武俠世界

今朝看我（南宮雪傳奇故事集）傅紅雪・著

柳花花被竹下三枝挾持私奔，不知所踪，唐山幫情急之下欲對大和會攤牌。豈料精明的竹下登樹不見張一斧露面，遂大胆地游說天龍幫組成聯軍，先下手為强，全面攻擊唐山幫。唐山幫不妨有此，被殺得措手不及，兵敗如山倒，瀕於覆滅之境，幸南宮雪及時率援救駕，奮勇無敵，終殺開一條血路，安全撤〼血神島………



第30年

27

$ 8.00

編者話

傅紅雪先生所著「南宮雪傳奇故事」之「今朝看我」在今期和大家見面，柳花花被竹下三枝所挾持，不知所踪，唐山幫的幫主張一斧在緊要關頭不曾露面，引起大和會竹下登樹的懷疑，至使大和會游說天龍幫組成聯軍，全面攻擊唐山幫，唐山幫不防有此，被殺得措手不及，兵敗如山倒，瀕於覆滅之境，幸而南宮雪及時率援救駕，最後更殺開一條血路……故事內容曲折緊張，激鬥場面壯觀慘烈，佳作當前，不容錯過！

☆ ☆ ☆

傅摩斯先生新作「末日之鑽」也在今期開始刋載，這是一篇既有趣味又有邏輯的科幻小說，內容生動活潑，題材新穎，請大家細心欣賞！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刋登狄心先生所著「義薄雲天」，知己深交，推心置腹，可以不惜兩脅插刀，人際之間，本來就微妙得難以解釋，其中也矛盾重重，爲何會如此？本故事是描述兩個表面冷酷的青年殺手韋清風和柳忘命的眞摯友誼。

☆ ☆ ☆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216.00
	一年港幣	$43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245.00
	一年港幣	$489.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302.00
	一年港幣	$60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 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0年

第27期

（總號152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八元 ·
H.K.$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南宮雪傳奇故事集／傅紅雪·文
可飛·圖

今朝看我



談判決裂　戰雲密佈

柳花花有驚無險的通過了大內皇宮的面試，取得了明日比武大會的資格之後，便與王雪濤先行離去，不想在皇宮外面碰到了竹下三枝。竹下三枝藉交還衣物求與柳花花共聚「最後午餐」，柳花花本已拒絕，却又興不忍之心，遂與之共飲短叙，豈料竹下三枝早於佐料中暗下毒葯，使得柳花花中毒而失去了內功。竹下三枝脅迫柳花花共同遠走高飛，離開琉球島，否則與之同歸於盡。柳花花迫於形勢只得答應，正欲登車離去時，山本五十六正好出現，驚動了王雪濤，竹下三枝情急生智，詭稱已生擒柳花花，命山本五十六阻止王雪濤追擊，引起了一場大混亂。竹下三枝乘亂換車，以「金蟬脫殼」之計擺脫了王雪濤。王雪濤驚懼之餘，亦心生一計，智擒急追而來之山本五十六，企圖以山本五十六換回柳花花……

王雪濤用刀背將山本五十六擊昏於地時，乘坐馬車追來的倭奴人已然迫近！

王雪濤探手將吐血昏迷的山本五十六放到車上，然後轉身大喝一聲：「弟兄們，殺！」

話聲一落，十來二十名的唐山幫兒郎早已如兇神惡煞般的一湧而上！

倭奴人約莫也只有十來人，當然也紛紛跳下馬車，舉刀而上！

一場血戰立即展開。

以數量來說，雙方自是差不多的；但若以質素論，唐山幫無疑要佔了極大優勢，因爲他這邊多了一個當家大總管王雪濤。

事實上，大和會的人馬並非精銳之師，僅是在皇宮外面等候的車伕守卒們，他們的武功自然平淡無奇，無論如何非王雪濤之對手。

但只見王雪濤手起刀落，便將倭奴人殺得潰不成軍，一片血雨激噴、嗥聲震起，瞬間已死得七七八八！

倭奴人一不見竹下三枝，二不見山本五十六，氣勢上已打了一個大折扣，再加上王雪濤如兇神惡煞般的大發神威，早把他們嚇破了膽，那敢戀戰，紛紛四散竄逃，兵敗如山倒！

唐山幫的兒郎們當然乘勝追擊，力圖來個大殲剿，叫鬼子一個也走不脫，却聞王雪濤大喝道：「弟兄們，窮寇莫追，讓他們走吧！」

一頓，他鼓足中氣，對着倉惶而逃的倭奴人倏然大喝：「倭奴鬼子，你們聽着，回去告訴你們幫主，山本五十六落在本幫手中，若想他活命，請他以仇八來交換，日落以前，本幫等候他的答覆！」

＊　＊　＊

倭奴人敗走之後，王雪濤清點己方人員，很幸運無人傷亡，乃命手下將敵人之屍骸棄置於道路旁隱蔽處，正想登車打道回府之時，忽見前頭沙塵滾滾，蹄聲震天，心中一凜，以爲是大和會的大隊人馬趕來赴援，再凝眸細瞧，原來是己方的人馬，不禁鬆下了一口氣。

爲首標來的兩騎正是英姿凜凜、俏美絕倫的南宮雪與張京京。

她們趕到之後，矯捷的翻身下馬，南宮雪一臉焦急道：「王大總管，柳……哦，仇教頭他怎樣了？」

張京京也急急道：「二叔，沒事嗎？」

王雪濤苦澀一歎：「上車裡說吧。」

＊　＊　＊

車裡只有王雪濤、南宮雪與張京京，還有仍昏迷不醒的山本五十六。

王雪濤面色晦澀，語調低沉的把事情經過告訴了南宮雪與張京京。

南宮雪與張京京當然震駭不已！

南宮雪花容失色：「那小子，果眞被倭奴鬼子抓去了？」

張京京也難以置信的說：「二叔，柳花花武功那麼好，怎有可能被竹下三枝制服？」

王雪濤面色灰敗：「看來，竹下三枝是在酒菜裡下了毒……」

「不可能，」南宮雪急道：「那小子精得很，而且對毒物十分內行，怎會這般輕易中了敵人的道兒？」

王雪濤苦笑：「或許，柳花花只精通中原之毒，對倭奴人放毒的手法不甚瞭解吧……」

「可惡的賤人！」張京京咬牙罵道：「柳大少曾救了她，她却恩將仇報，下毒擄走他……」

南宮雪的面色十分難看：「那小子，爲甚麼要跟那女人吃飯呢！難道他忘了她是敵人？」

「也不能怪他，」王雪濤輕歎一聲：「他們陷入危林時，曾經共患難過，柳大少曾救過她，她也曾經幫過他，要是我，也絕想不到她會包藏禍心，暗佈毒計……何況當時她顯得是那麼誠懇，而且又是在光天化日下，衆目睽睽的皇宮前頭大街上，誰會想到她膽大包天，竟敢行兇擄人呢？」

「王大總管，我們現在應該怎麼辦？」本是沉着冷靜的南宮雪顯得有點六神無主，用幾乎哭出來的聲音說：「倭奴鬼子會不會殺了他？」

「我想不會……」

「爲甚麼？」

「竹下三枝要殺他，剛才便可一刀殺了他，何必擄走他？」王雪濤沉聲道：「竹下登樹是個很精的人，他應該已判斷得出我們把比武大會的希望全部放在柳大少身上，他若悍然殺了他，無異逼我們唐山幫與大和會全面攤牌，以目前的情況來說，他不希望見到這種事情發生，因爲他知道他會付出極爲慘重的代價……」

一頓，續道：「更何況，明日就是比武大會，他們很有機會奪得駙馬榮銜，大可以藉皇室壯大自己，何須冒險一拚？」

「那，」張京京問：「倭奴鬼子擄走柳大少的用意在那裡？」

王雪濤說：「也許，他們想藉此機會敲詐勒索我們……記得兩三年前，他們就曾經綁走我們的侍衛隊長陸少儼，命我們交出兩百條黃金贖人，後經我們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也綁了他們一名堂主犬養裕次郎……」

張京京接口說：「結果那次事件，雙方進行一次『換俘』，鬼子一毛錢也沒得到……二叔，您的意思，鬼子會以柳大少狠狠敲我們一筆？」

「我想是的，」王雪濤點點頭：「竹下三枝顯然下的只是去功毒，使柳大少暫時失去內功，然後將之擄走，換句話說，她若想殺他的話，她大可以下穿腸毒葯，讓柳大少一命嗚呼，既俐落又省事，不是嗎？」

一聽柳花花不會死，南宮雪不禁鬆了一口氣，很快便回復了鎮定，人一鎮定腦筋便反應靈活敏捷，她瞥了一眼座椅上昏迷不醒的山本五十六，張聲問：「總管，您生擒那傢伙，就是打算以他來交換柳花花？」

「是的，」王雪濤頷首道：「總算我們的運氣不錯，生擒了這傢伙，可以再來一次『換俘』……」

「但是，」南宮雪有些憂慮的說：「鬼子肯換人嗎？」

「應該肯的，」王雪濤說：「誰都知道山本五十六與鶴田浩二是竹下登樹最鍾愛的兩大愛將之一，更何況，據我們所知道，這傢伙和竹下三枝還是情侶，竹下登樹怎捨得他死？」

南宮雪點點頭，但仍忍不住問了一聲：「假設他們不肯換人呢？」

「如果他們拒絕換俘，」王雪濤忽咬了咬牙：「那我們唐山幫便背水一戰，與他們決一生死！」

南宮雪問：「我們的勝算有多少？」

「一半一半，」王雪濤說：「本來我們的贏面要多一點，但我們已損失了一位傑出的幫主：也許……」

他忽面色一黯，雙眸浮起薄薄淚光：「也許我們連一半的機會也沒有，如果我們對大和會發動全面攻擊，弟兄們見不到幫主親臨督陣，士氣肯定大打折扣，幫主是我們唐山幫的靈魂，弟兄們不能沒有他……大哥！雪濤無能，您一死，雪濤便保不住柳大少的安全，大哥，您原諒我……」

他忽然掩袖而泣！

「二叔，」張京京心中一陣悲慟，心如刀割，淚水奪眶而出：「您不要哭，爹走了，弟兄們更需要您，您要堅強點，您都這麼勸京京的……柳大少的被擄，不是您的錯……」

「王大總管，」南宮雪心中十分難過，泫然欲涕：「柳花花被擒，是他自己疏忽，不能怪任何人，您不必自責……」

王雪濤非常堅强，他很快抹去淚痕，咬牙道：「現在不是哭的時候，我們務必要救出柳大少，唐山幫已失去了一位英明的幫主，如果再失去柳大少的話，明日便無人參加比武大會，唐山幫勢必一蹶不振，甚至遭到覆滅的命運……」

「可是，」南宮雪說：「我們如果對大和會發動全面攻擊，必定會付出慘重代價，兩敗俱傷……」

張京京也說：「如此一來，縱使我們能贏，虎視眈眈的天龍幫一定會趁機攻擊我們，到時……」

「顧不了那麼多了！」王雪濤冷聲道：「眼前的局勢，天龍幫的儲客申已在今天的面試被淘汰，看這光景，駙馬之爭就屬我唐山幫與大和會，如今柳大少被擒，若救不回他，天下便成了大和會的了，所以我們無論如何要發動攻擊，縱使天龍幫趁火打劫，落井下石而消滅了我們，我們也心甘情願，畢竟天龍幫也是唐人，讓他檢便宜總好過讓鬼子雄霸天下！」

南宮雪與張京京默默無語。

她們對王雪濤肅然起敬！

寧願讓天龍幫佔便宜，也不讓大和會雄霸天下，從這點來看，王雪濤是個具有强烈民族意識的人——這種人當然值得尊敬！

另外，他對張一斧之死，悲痛不自禁，淚洒腸寸斷，令人心酸——像他如此重情義之人，有可能毒殺張一斧嗎？可能嗎？

南宮雪與張京京對王雪濤既尊敬又迷惑。

然而目前的局勢却不容她們去追查張一斧是否為王雪濤所殺，因為還有一件比這更緊急，更重要的事——救出柳花花！

他們救得了柳花花嗎？

只怕很難！

因為他們始終不瞭解竹下三枝劫擄柳花花完全是「私人行動」，竹下登樹毫不知情，況且她現在已順利的將柳花花擄到早已準備好的大船上，並已成功的揚帆啓航，駛離了琉球島，如何來得及救人？

* * *

快回到唐山幫時，王雪濤忽想起了一個問題：「京京，妳怎麼離開了妳爹的書房？」

張京京望住他道：「二叔，我一聽到柳大少出事的消息便即刻率大隊弟兄趕來……」

王雪濤沉聲說：「妳離開了書房，萬一有人進入妳爹的……」

張京京截口道：「不會的，我已命陸少儼守住父親書房，不准任何人進入打擾父親『睡眠』……」

「萬一妳娘要進去呢？」王雪濤說：「陸少儼無論如何不敢阻擋夫人去探望妳爹……」

「娘她早上已來過，我已順利的打發她走了，我想她應該不會再來的。」張京京說。

王雪濤點點頭，不再說話。

「二叔，」張京京凝視着他，張口叫了一聲，忽欲言又止。

「甚麼事？」王雪濤看看她。

「沒甚麼……」張京京本想單刀直入，表示對父親的死因懷疑，但一想此刻實不宜再節外生枝，最重要的是先救出柳花花再說，因此岔開話題道：「如果鬼子不肯換人，咱們何時發動攻擊？」

「今晚！」

「今晚？不嫌太匆促點了嗎？」

「是匆促了些，」王雪濤苦笑道：「但我們已無選擇的餘地，明天就是比武大會的日子，我們如果不能在此之前救出柳大少，豈非為時已晚？」

他轉首望向沉默不語的南宮雪：「南宮姑娘，妳請放心，本幫一定會竭盡所能救出柳大少！」

南宮雪朝他笑笑，忽緩緩道：「我覺得這件事有點奇怪……」

張京京問：「怎樣奇怪？」

南宮雪面泛疑惑：「大和會既然膽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而且是在皇宮面前大街上公然擄走人質，除了大膽之外，更說明了他們精於心計……我感到奇怪的是，竹下三枝既已得手，而且順利逃脫，為何山本五十六會冒冒失失的追上來被總管生擒活捉呢？」

「我的看法是，」王雪濤說：「竹下三枝料不到我會緊追不放，於是中途跳車，循小路逃走，山本五十六不明究裡……」

「那就更奇怪了，」南宮雪插嘴道：「竹下三枝既已活捉柳花花，她就不需中途跳車，她大可以以柳花花的生命威脅總管，總管必投鼠忌器而不敢動手的。再說，她既明知山本五十六從後追來，在形勢上，她根本不需懼怕總管的追擊，不是嗎？」

「是呀，」張京京也發現不對：「大和會發動這樁精密的擄人行動，照說一定會預先安排好路線逃走，也一定會在半途預先埋伏接應與反追擊的狙擊手才是，但總管未受到任何伏擊，眞令人啓疑……」

「最令人啓疑的是，」南宮雪接口道：「竹下三枝既已成功的制住柳花花，為何會在街上引起大騷動呢？照講，她應該可以順利的登上馬車……」

「妳這麼一講，我倒想起來了，」王雪濤忽失聲道：「我是聽到山本五十六的喝聲才趕前來的，我好像聽到他在責怪竹下三枝不該和柳大少在一起。待我趕到時，竹下三枝才把刀架在大少頸上，並命山本五十六阻止我追擊……這麼看來，山本五十六好像根本不知道這件事，他是剛剛面試完畢，從皇宮裡走出來……」

張京京凝聲道：「大和會選擇在比武的前夕與皇宮面前的大街上進行擄人行動，從時間與地點來看，是非常不智的……」

她望住南宮雪問：「妳是否覺得這件事很不合理，疑竇叢生？」

「如果我猜測不錯的話，」南宮雪面色凝重：「這件事也許根本就是竹下三枝的個人行動。」

「個人行動？」王雪濤驚異道：「妳是說，竹下登樹並不知道這件事？」

「我希望我的猜測錯誤，」南宮雪露出一個苦笑：「否則只怕我們很難救出柳花花……」

張京京詫異道：「竹下三枝為何要私自劫走柳大少？她的目的在那裡？」

「我不知道，」南宮雪搖頭苦笑：「也許，我只能提醒妳，竹下三枝是個女人，而柳花花那傢伙正好是個花花公子……」

「妳的意思，是竹下三枝愛上了柳大少？」張京京睜大了眼，隨即失聲道：「呀，我想起來了！在密林中的時候，竹下三枝會對他依依不捨，含淚道別……」

「怎有可能，」王雪濤難以置信道：「他們是敵人，竹下三枝怎有可能愛上柳大少？」

「敵人也是人，」南宮雪的苦笑更濃：「我國的稗官野史中，樊梨花不也愛上了她的敵人薛丁山嗎？」

王雪濤呆了一呆。

張京京却突然鬆了一口氣。

南宮雪把目光投向她。

張京京含笑道：「如果是這樣，那我們就不必為柳大少的安危擔心了……」

「為甚麼？」南宮雪問。

「竹下三枝既然愛上他，當然就不可能殺他，妳不認為是？」

「問題不在此，」南宮雪輕歎了一口氣：「我擔心的是，竹下三枝的行動如果眞如所推測的是私人行動，根本未獲她兄長的允准，換句話說，她不可能將柳花花劫持到大和會……」

王雪濤吃驚道：「妳的意思，她的目的是脅迫柳大少私奔？」

南宮雪苦澀一笑：「除此之外，您有更好的解釋嗎？」

王雪濤瞠目道：「眞叫人難以置信，撇開敵對身份不談，他們相識也不過兩天而已，竹下三枝竟會不顧一切的愛上他？」

「時代不同了，」南宮雪美目微瞇，喃喃道：「現在的年輕人，對感情的態度是『想愛就愛，想恨就恨』，他們可以在兩目相投便愛得死去活來，也可以在打了一個噴嚏之後視同陌路，彷彿彼此根本從未相識過，忘記得一乾二淨……」

王雪濤忍不住搖頭苦笑，歎了一口氣說：「這種現象，究竟是進步還是荒唐？」

南宮雪與張京京默默無語。

她們也分不清竹下三枝的舉動是屬開放進步，抑或荒唐大膽？

張京京憂慮道：「如果竹下三枝當眞挾持柳大少私奔，那此刻一定已遠離琉球島，咱們怎辦？」

王雪濤略一沉思：「事已至此，柳

大少若被逼遠走高飛，本幫便已失去爭奪駙馬之機會，也只好放手一搏，與大和會決一雌雄了！」

南宮雪緘默無語。

她彷彿陷入了沉思。

車窗外金澄的陽光溫柔的照到她姣美的臉龐上，除了讓人覺得她越來越有女人魅力之外，實際上還叫人深深感到她已是個十分成熟的女人。

她究竟在想甚麼？

* * *

王雪濤回到幫裡，即刻下令緊急備戰，但只見整個唐山幫陷入了緊張的氣氛，人人全副武裝，刀劍不離身，戰馬不卸鞍，劍拔弩張，森嚴冷肅，似乎一場前所未有的大厮殺便要展開！

未幾，便見張帥帥帶領着入宮面試的弟兄急急趕回來，他對王雪濤說：「二叔，我聽說鬼子挾持了柳大少可是眞的？」

「是眞的，」王雪濤問：「帥帥，你離宮時，竹下登樹是否仍在宮裡？」

「不，他急急趕回去了！」張帥帥焦急問：「二叔，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王雪濤把經過概略的說給他聽。

張帥帥一臉凝重：「這麼說，大和會如果不交人，咱們便跟他們拚了？」

「是的，我們已無選擇的餘地。」

「爹呢？怎不見老人家？」

「你爹身子不舒服，讓他休息，」王雪濤沉聲道：「帥帥，你要代替你爹指揮弟兄，衝鋒陷陣，我會在你身邊保護你，知道嗎？」

「是。」張帥帥微露緊張之色：「我可不可以去看看爹？」

「他剛剛睡着，別去打擾他。」王雪濤拉住他說：「走，二叔陪你去檢閱弟兄們，看看他們是否準備好了，你是未來幫主，去爲弟兄們打打氣！」

南宮雪也陪着張京京在整頓集合部隊，在唐山幫廣場上穿梭來往着。

不及黃昏，大和會便已派人前來商談「換俘」之事。

* * *

兩年多以前，大和會生擒了唐山幫的年輕好手陸少儼，藉此向唐山幫敲詐兩百條黃金；幸好唐山幫也及時活捉了大和會一名堂主犬養裕次郎，結果雙方互換俘虜，誰也沒有佔到便宜。

那次是唐山幫與大和會首次的換俘行動，而且也是一次和平而不流血的換俘行動。

之所以能成功換俘，除了雙方有誠意之外，最主要的因素是他們換俘的方式設計得相當完美——他們把換俘的地點選在鬧區當中一家琉球人開的客棧，如此一來，雙方皆不敢耍詐而導致火併。

這一次當然也不例外。

現在，雙方便各派出五人，帶着人質在上次那間琉球客棧裡的一間大房間交換俘虜。

唐山幫這邊是王雪濤，南宮雪、張京京、張帥帥與陸少儼五人。

大和會那邊是竹下登樹，鶴田浩二、犬養裕次郎，田中角榮與岸信介五人。

可惜這次換俘却徹底失敗了。

因爲唐山幫依約帶着山本五十六前來，大和會却未帶着柳花花來赴約。

「竹下幫主，」王雪濤憤怒的瞪住他：「你是甚麼意思？爲何空手而來？人呢？」

「王大總管，」竹下登樹看來氣色不比王雪濤好到那裡，他深沉道：「如果說，仇敎頭不在我手裡，你可相信？」

王雪濤心中一沉，不覺脫口道：「爲甚麼不在你手裡？莫非仇敎頭眞被你妹子綁走了？」

「原來你們心中有數，」竹下登樹苦澀一笑：「那更好，我可以省下很多口舌使你們相信，擄走仇敎頭之事完全是舍妹一己之意，我完全不知情，我接到消息趕回幫裡時，發現少了一條船與五十名弟兄，顯然舍妹與仇敎頭已遠走高飛……」

王雪濤面色倏地蒼白！

張京京與南宮雪不禁互望一眼，驚愕得說不出話來，面色疾沉！

場中氣氛陡地陷入一片怪異的沉寂。

倒是被制住穴道的山本五十六却忽然嘶聲大叫起來：「不可能！三枝絕不可能與那臭小子遠走高飛，我不相信！我不……」

話落一半，王雪濤伸指疾點他昏睡穴，他才安靜了下來。

「竹下幫主，」王雪濤冷冷道：「你別要甚麼詭計，我如何相信你說的是實話？」

「你非相信我不可，」竹下登樹面色相當難看：「我乃大和會堂堂一幫主，竹下三枝乃我妹子，她與仇敎頭遠走高飛，對我大和會來說，是件相當難堪尷尬之事，我怎會撒這種謊？」

「喂！」張京京冷冷道：「並非是仇敎頭願意跟你妹子遠走高飛，是她脅迫他私奔的，你可要搞清楚點，可別損及仇敎頭之名譽！」

竹下登樹瞇眼望了她一眼，苦笑道：「我知道，就是因爲如此，你們更加要相信仇敎頭並不在我手中，我沒騙你們……」

「那你來幹甚麼？」張京京咄咄逼人：「你拿甚麼來交換？你的人頭？」

「京京姑娘愛說笑了，我的人頭只有一顆，怎能拿來交換？」竹下登樹每見張京京一次，便覺得她的魅力更强一分，不知怎地，他對她說話的神情與語氣，總是保持着一定的風度：「我知道這件事非同小可，照現在的情形看來，我們很難在短時間內找到他們，至少絕無法在明日的比武大會開鑼

之前找回他們，而仇敎頭是貴幫中唯一參加比武大會的人選……」

「別嚕囌！」張京京很不客氣的打斷他的話說：「你現在打算怎樣？」

竹下登樹不慍不怒：「我已命人出海尋找他們的下落，一有消息，即刻與你們交換人質，我能做到的只是這一點……」

「能在比武大會之前找回他們嗎？」

「我說過，很難。」

「那我們之間還有甚麼好談的？」王雪濤冷冷道：「竹下登樹，你不是蠢人，你應該心中有數，仇敎頭若無法趕回來參加比武大會，我唐山幫只好提前與你大和會決一死戰！」

「我知道，」竹下登樹點點頭：「我更知道以目前貴我兩方的實力來衡量，肯定是兩敗俱傷，對誰都沒益處，因此我才要來赴約，目的便是大家心平氣和的面對面商談，看看是否能找出避免全面衝突的折衷辦法？」

王雪濤冷笑：「你現在當然不願意與我們火併，天龍幫的儲客申已被淘汰，我唐山幫的仇八又被你妹子擄走，目前的形勢，如無意外的話，駙馬似乎已是大和會的囊中物，你自是可以慢慢來，不想與我唐山幫全面厮殺，決一勝負，你以爲我不知道你的用意？」

「不錯，」竹下登樹淡淡一笑：「有鞋穿的人永不與赤脚人拚命，換做是你，你也會和我一樣，王大總管，你不妨提出你的要求，如何才能避免我兩幫大流血？請儘管提出來。」

「條件只有一個，交出仇敎頭！」

張京京冷聲道：「當然是要安好無恙，而且是在比武之前交出！」

「京京小姐，」竹下登樹目光溫和的望住她：「我已經說過，並非是我不想交出仇八，而是我無法交出，請妳瞭解這一點。」

張京京瞪住他：「竹下三枝是你親妹子，你應知道她會跑到那裡去躲藏的，不是嗎？」

竹下登樹露出一個苦笑：「就因爲她是我妹子，所以我瞭解她一旦做出這種事，她是會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切都豁出去，我絕難找到她，至少絕無法在短時間內找到她。妳或許可以想像得到，他們也許去了東瀛，也許去了中原，也有可能去了呂宋……不管他們去了那裡，要想找到他們，最快只怕也得一年半載吧？」

一頓，他吐了一口氣，徐徐道：「大家都不是蠢人，請別再在這個問題上浪費時間，不如談些實際而有建設性的提議吧！」

「好！」張京京怒目道：「那你是否有比較實際而又有建設性的提議呢？」

這時，一直沒有開口的南宮雪忽然開腔：「我倒有一個建議。」

「仇姑娘，請說。」竹下登樹朝她笑笑。

南宮雪凝眸道：「若要避免大流血，依我看，只有一個辦法可行……」

大家都把目光望向她。

南宮雪緩緩接下去：「那就是你們大和會退出明日的比武大會！」

「什麼？」竹下登樹吃了一驚：「要我們退出比武大會？」

「是的，」南宮雪淡淡一笑：「你們擄走了我哥哥，使得本幫喪失了參加比武大會的機會，爲了公平起見，也請你們放棄參加比武大會，如此一來，貴我兩幫仍保持現狀，誰也不會成爲駙馬而與皇室力量掛鈎，對雙方都不會產生重大威脅……」

「有道理！」張京京接口道：「天龍幫無疑也將喪失比武大會，如果你們大和會也放棄比武大會，那麼島上三大幫派的勢力仍保持現狀，大家或許還可以維持現有的和平局面，至少不需要面臨攤牌火併的階段……竹下幫主，如果你同意的話，咱們可以再來一次合作，共同派人出海尋找三枝小姐與仇敎頭的下落……」

竹下登樹朝她微微一笑：「這的確是個好建議，可惜……」

「可惜什麼？」張京京問。

「可惜我不會接受。」竹下登樹咀角微掀。

「爲什麼？」張京京眸光倏冷。

竹下登樹沉聲道：「目前的形勢，誰都看得出，天龍幫的儲客申與貴幫的仇八既已無法參加比武大會，駙馬之位明顯的已是我大和會之囊中物，我敢說，除非有意外，否則我大和會的鶴田浩二必是皇室的新貴駙馬無疑，在這種情況下，我豈肯輕易放棄參加比武大會？」

「你不肯放棄，」王雪濤冷笑：「那我唐山幫只好對你大和會展開全面攻擊，竹下登樹，你是個聰明人，我唐山幫雖無絕對必勝的把握，但肯定會叫你大和會付出慘重的代價，你希望這種情形發生嗎？」

「當然不喜歡，」竹下登樹凝聲道：「若非如此，我大和會不用你唐山幫來攻擊，我早就攻打你們了，何需等到現在？」

一頓，微微一笑，續道：「貴我兩幫全面火併，無論誰贏誰輸，最後的勝利者肯定是坐收漁人之利的天龍幫，王大總管難道沒想到這點？」

「我想過了，」王雪濤眸光冷冷：「我寧願讓天龍幫撿便宜，也不讓你大和會主宰島上江湖！」

「爲什麼？」竹下登樹一楞。

「很簡單，」張京京抿咀道：「天龍幫雖與我唐山幫不和，但終究是唐人，你懂我的意思嗎？」

竹下登樹瞇了瞇眼：「那又何必？天龍幫雖是你們同胞，但儲老頭無時無刻在暗中打擊你們，就拿這次我妹子之所以會對仇八發生感情，其實天龍幫應負上相當責任……」

「關天龍幫什麼事？」張京京哼聲

問。

「仇八挾持令妹的時候，天龍幫派人伏擊，企圖引起火併，逼得仇八挾着我妹子逃入密林中，」竹下登樹沉聲道：「他們在密林裡渡過了兩天一夜的驚險歷程，彼此患難相扶，所以才會產生了感情，也所以才會令我妹子不顧一切劫擄仇八遠走高飛……妳說，若非有天龍幫搞鬼，怎會有今天？」

他停了一下，接着說：「嚴格說來，我們兩幫是共同受害者，不找天龍幫算賬已屬客氣，如今竟要全面火併，讓天龍幫漁翁得利，豈非蠢極？」

「竹下登樹，」王雪濤冷冷一笑：「我承認你說的是事實，但，你們大和會奪得了駙馬與琉球皇室掛鈎，最終你將會消滅島上之唐人勢力，與其如此，我寧願讓天龍幫得益，也不會……」

「不，不，」竹下登樹插咀道：「事情並非如你想像的那樣，其實，貴我兩幫也並非要拚個你死我活不可，你不認爲我們可以放棄敵對，彼此合作，和平共存嗎？」

「和平共存？」王雪濤哈哈一笑：「竹下幫主，別當我們是兩歲半小孩，島上江湖，局勢複雜，大吃小，强凌弱，所謂的和平共存，實際上就是强存弱亡，最起碼就是强者支配或控制弱者吧了！」

一頓，王雪濤冷聲道：「告訴你，你別做夢，我絕不會讓島上唐人受你們倭奴人支配與控制！只要我唐山幫還有一口氣在，必與你大和會力拚到底！」

「要和平共存也不難，」張京京接口道：「只要你們大和會肯拿出誠意來……」

竹下登樹連忙說：「我當然是有誠意，否則我又何必提出來？」

「江湖鬥爭，又非像小孩子玩耍，光靠咀巴說說，誰不會呢？」張京京語鋒尖銳：「如果說，我要你們大和會把所有的物業產權交歸我們唐山幫管理，我保證會善待你們倭奴人，你肯相信嗎？」

竹下登樹苦笑：「那，請問京京小姐，妳要如何才肯相信我的誠意？」

「很簡單，」張京京冷嗤一聲：「只要你答應不參加明日的比武大會，我們便相信你有誠意。」

「辦不到！」竹下登樹斷然拒絕：「琉球駙馬已是我大和會之囊中物，垂手可得，此後我大和會勢將平步青雲，扶搖直上，君臨天下，除非我是白痴，否則我永不會答應妳這個條件！」

「那，」張京京冷叱道：「咱們也無謂再說什麼了，刀上見眞章吧！」

一頓，轉首對陸少儼喝道：「先殺了那個山本五十六開個利市！」

「妳敢？」鶴田浩二倏然睜目暴喝：「妳敢在市區殺人？」

「有什麼不敢？」張京京咬牙道：「事已至此，我唐山幫已決定與你們決一死戰，早已置生死於度外，別說是市區殺人，就是在琉球王面前也照殺不誤，陸隊長，給山本五十六一刀，送他見閻王去！」

「好！」陸少儼嗆的一聲已抽出了佩刀，便想朝昏坐於椅上的山本五十六砍下！

「等一等！」竹下登樹變色道：「我有些話還沒說完！」

「你還有什麼屁要放？」張京京冷瞪住他，同時擧手示意陸少儼刀下留人。

竹下登樹深呼吸了一口氣，這才緩緩道：「現在的情況已很明顯，舍妹與仇八已遠走高飛，換句話說，他們已結成了連理夫妻……」

「那是你妹子不要臉逼他的，」沉默的南宮雪倏然睜目道：「我哥哥才不願意跟她做夫妻……」

竹下登樹截口道：「仇姑娘，我現在只是在强調一項事實，無論仇八是被逼的也好，或是自願的也好，總之他們已生米成飯，造成了既定事實，換句話說，唐山幫與我大和會已有了姻親關係……」

「誰跟你姻親關係？」張京京鄙夷道：「臭婊子，沒人要，硬逼……」

「喂，妳罵誰？」竹下登樹愀然變色。

張京京用眼角看他，冷冷一哼：「當然是罵你那個不要臉的妹子啦……」

「八該呀路！」鶴田浩二忍不住大罵一聲，驀然拔刀！

「來呀！」張京京瞪住他：「也好，乾脆我們幾個在這裡先幹一場再說！」

「好！」南宮雪大聲附和：「先幹掉那個鶴田浩二，他們便當不成駙馬啦！」

場中情勢倏然變得火爆而惡劣，眼看一場廝殺流血便要展開！

「等等！」竹下登樹却驀然狂吼：「讓我再說一句話！」

「你爲什麼有這麼多屁要放？」張京京手持一對利森森的匕首，一副英姿凜凜。

「我不是放屁，我只是想提醒你們別自尋死路！」竹下登樹冷漠的掃了她一眼，然後把目光放在王雪濤臉上：「王大總管，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訴你，若果你們敢貿然發動攻勢，那麼唐山幫便將淪於萬劫不復之地……」

「我說過，你們也要付出巨大而慘重的代價，」王雪濤冷聲道：「縱使我唐山幫覆滅了，你們大和會恐怕也要煙灰雲散，同歸於盡！」

「不！」竹下登樹咀角忽浮起一絲詭笑：「我們不會與你們同歸於盡，這一戰，你們註定要失敗！」

「你爲何如此有自信？」張京京冷笑：「你是否在客棧四週佈有人馬？哼，別以爲世上只你一個聰明人，告訴你，我們也早佈置了……」

「我不是指這個，」竹下登樹截口道：「張京京，妳是否可以回答我一個問題？」

「什麼鬼問題？」

「妳父親呢？」

張京京一楞：「我爹關你什麼事？」

竹下登樹淡淡一笑：「我們大和會最顧忌的人就是妳爹，若非他那把斧頭太厲害，我們早就對你唐山幫大肆攻擊了……」

「是呀，」站在竹下登樹身旁的鶴田浩二突然道：「幫主，今天這麼重要的場合，爲何不見張一斧那傢伙前來？」

「何只是這個場合他未出現，」竹下登樹目光如炬：「昨日他兒子與女兒身陷密林遭到火攻，以及今天的比武面試，他都沒有出現……」

「莫非他已病得不能行動了？」鶴田浩二精神猛地一振。

「說不定已經死了呢！」竹下登樹注視着王雪濤的表情。

「媽的！你敢咒我爹！」張帥帥陡然大怒，長劍倏揚，便要撲出。

王雪濤與張京京面色倏變，南宮雪則拉住了張帥帥，低喝一聲：「別妄動！」

她隨即瞪視着竹下登樹，冷聲道：「竹下登樹，我想，我們也無須在此多說了，這樣吧，我們給你時間考慮，若無法在午夜之前答應我們的條件，退出比武大會，那就休怪我們唐山幫對你們大擧進攻！」

說罷，轉首對王雪濤恭敬道：「總管，咱們是否可以走了？」

「好吧，」王雪濤點點頭，目光投向竹下登樹：「記住，最後期限在今天午夜之前，若你不識時務的話，大家戰場上見！」

竹下登樹冷笑。

王雪濤正欲率衆人離去時，忽聞竹下登樹開聲道：「請等一下！」

張京京迴身望住他，冰冷道：「怎麼？你改變主意了？」

「我不會改變主意的，這一仗我大和會其實已經贏了，」竹下登樹瞇眼望着她：「張一斧不能出戰，對我大和會來說，士氣肯定大振；對你們唐山幫來說，却會造成軍心動搖，因爲張一斧一直是你們唐山幫的靈魂，靈魂已失，剩下的軀殼怎能作戰呢？」

王雪濤怒聲道：「竹下登樹，你今夜就會知道我大哥的厲害了……」

「我知道他的厲害，而且也怕他的厲害。」竹下登樹神態輕鬆：「王大總管，請你也別把我當做三歲小孩，傳聞張一斧身染小恙，已頗令人啓疑，而這兩天來，在這如此重要的骨節眼上，居然未見他露面，這是非常不合情理的……」

「有什麼不合情理？」張京京冷冷截口道：「我爹貴爲一幫之主，綜理幫中全部事務，因此而分不開身，有什麼好奇怪的？」

「是嗎？」竹下登樹忽凝聲道：「這樣吧，我們長話短說，你們要我大和會放棄參加明日的比武大會，以避免雙方拚鬥厮殺，保持現狀，好，我答應你們……」

「眞的？」張京京一怔。

「但有一個條件！」竹下登樹掃了她一眼：「如果你們答應了我這個條件，那麼我大和會便放棄參加明日的比武大會……」

「什麼條件？」王雪濤沉聲問。

竹下登樹緩緩道：「我這個條件其實很簡單，只要請張一斧跟我當面談談便可以了！」

王雪濤、南宮雪與張京京的面色倏變！而且竟皆說不出話來。

他們想不到竹下登樹竟會提出這種條件來。

這個條件，憑心而論，不僅不苛刻，而且十分合理，竹下登樹身爲大和會之主，在江湖禮節上來說，他當然有權要求會見張一斧。

問題是，張一斧根本就已經死了，王雪濤如何能答應他的條件？

因此他呆立着無法答覆。

「怎麼？」竹下登樹目光如電的注視着他的表情：「我的要求很過份嗎？」

「不過份！」張帥帥並不知道父親已死，他見王雪濤與南宮雪、張京京不答話，遂大聲道：「我即刻命人去請我父親前來，你可要言而有信！」

「君子一言既出，駟馬難追！」竹下登樹淡定道：「只要張幫主前來，本人便放棄參加明日的比武大會，決不反悔！」

「好！」張帥帥大聲道：「我馬上去請我父親前來……」

「不必！」張京京忽開聲道：「我爹已授命二叔全權處理此事，竹下幫主，你知道，我二叔說的話向來就如同我爹說的話一樣有效力……」

「不，不一樣！」竹下登樹截口道：「我知道張幫主一向最信任王大總管，但幫主與總管畢竟不同，我非與張幫主親自洽談不可！」

「不必多說了，」南宮雪冷冷道：「你若有誠意的話，跟誰談都一樣，何需我們幫主親自出面？簡直多此一擧！」

南宮雪一看情勢不妙，立刻向王雪濤打了個眼色：「啓稟總管，屬下建議無謂再多費唇舌了，若在午夜之前，他們不肯答應我們的要求，那大家便在戰場上一爭高下吧！」

王雪濤懂她的意思，實已不宜再談下去了，立刻說：「竹下幫主，今天我們的會談就到此結束，午夜之前，你若派人來通知我們你已改變了主意，那麼我們可以再回到這個地方來繼續商談，若不，對不起，大家準備硬碰硬吧！」

說畢，率衆人離開琉球客棧，一場「換俘行動」已告徹底失敗。

* * *

竹下登樹並未跟着離開客棧，他命鶴田浩二斟杯酒給他，低首輕啜，似乎陷入了沉思……

「幫主，」鶴田浩二垂手立在他身後，恭聲問：「咱們應該怎麼辦？」

「坐，」竹下登樹放下酒杯，淡淡的應了一聲：「你們都坐下來吧。」

鶴田浩二、犬養裕次郎、田中角榮與岸信介四人都坐了下來。

「你們有什麼意見？」竹下登樹掃視衆人一眼：「你們都是我最信任的心腹，有什麼意見盡管提出來，大家研究研究。」

「幫主，」首先開腔的是犬養裕次郎，他是大和會的「兵庫堂」堂主，他的個子要比竹下登樹高大，年紀也要大些，約莫年近四旬，武功相當不錯，帶兵作戰尤有一套，很得竹下登樹的喜愛，他恭聲道：「山本五十六落在他們手裡，如果我們不答應他們的條件，那麼山本五十六便首先要犧牲……」

「犧牲也沒辦法，」大和會的「山口組」組長田中角榮插咀道：「目前情勢，對我大和會十分有利，幾乎可以肯定駙馬之銜非我會莫屬，我們不能因爲一個山本五十六而放棄這大好機會。」

田中角榮和犬養裕次郎年紀相若，俱是竹下登樹的父親所培養出來的傑出幹部，他有一對很令人注目的眉毛，又濃又黑，活像刷子似的，說話的神情自信而有力：「任何成功都要付出代價，犧性在所難免，雖然山本五十六是位優秀而重要的弟兄，但爲了本幫的巨大的利益，也只好犧牲他了。」

「犧牲的不只是山本五十六，」說話的是岸信介，在座的幾個人屬他年紀最大，已近花甲之年，而且資格也最老，是竹下登樹的爺爺所遺留下的三朝老臣，也是一位重臣，長久以來，他一直管理着大和會的財務與人事大權，任勞任怨，忠心耿耿的輔助着竹下登樹，竹下登樹尊敬他就像張京京尊敬王雪濤一樣，他顯得老成持重的說：「唐山幫被逼背水一戰，勢必傾巢而出，兩軍相拚，死傷可想而知，到時縱使我們能擊敗唐山幫，只怕也已元氣大損，一旁虎視眈眈的天龍幫一定會趁機攻打我們，如此一來，我們大和會仍不免被殲滅，幫主宜請三思……」

「你呢？」竹下登樹望住鶴田浩二道：「浩二，你是主戰還是主和？」

鶴田浩二並沒有立刻回答，他垂眸沉思着，似是在考慮……

鶴田浩二與山本五十六同是竹下登樹一手調敎出來的，在竹下登樹衆多的心腹中，他是最年輕的一個，但也是竹下登樹最喜愛的一個，因爲他除了武功好之外，腦筋尤其靈活，往往能見微知著，屢獻奇謀，是個智勇雙全的好幫手。

竹下登樹很重視他的意見。

大家靜待他的回答。

鶴田浩二並未考慮多久，他緩緩啓口道：「幫主，請恕屬下無法直接回答這個問題……」

「爲什麼？」竹下登樹有點意外。

「因爲，」鶴田浩二恭聲道：「屬下最有希望成爲琉球駙馬，若果主戰，怕有人誤以爲屬下只爲個人利益着想，因此……」

「浩二！」竹下登樹頗爲不悅的道：「在這種骨節眼上，你爲何如此吞吞吐吐、畏首畏尾的？我不喜歡你這種態度！」

「那屬下便斗膽直說，」鶴田浩二連忙道：「屬下認爲，本幫千萬不可放棄比武大會，儘管放手與唐山幫一搏！」

一頓，他鏗鏘有力的補上一句：「因爲我們必能獲得全勝！」

「爲什麼？」竹下登樹瞇眼望住他：「你爲何如此有自信我們可以獲得全勝？」

鶴田浩二從容淡定的說：「我們有兩個理由可以全面擊敗唐山幫。」

「那兩個理由？」岸信介開聲問：「你的第一個理由是什麼？」

鶴田浩二微微一笑：「首先是那個仇八，我們雖然不很清楚他的來歷，不過已經見識過他的武功，的確是個令人頭痛的高手，唐山幫顯然把爭奪的駙馬的希望全寄望在他身上，換句話說，他加入唐山幫的時間雖短，但無疑是唐山幫的重心人物，他被三枝小姐擄劫，肯定已無法參加比武大會，對整個唐山幫來說，無疑是一項沉重的打擊……」

「第二個理由呢？」竹下登樹含笑問。

「第二個理由也是最重要的理由，」鶴田浩二徐徐回答道：「今天這麼重要的場合，張一斧居然沒有露面，這是非常不合常理的事，我們可以很大膽的推測，張一斧患的絕非微恙小疾，也許他早已沉痾不起，只不過是唐山幫基於利害關係而不敢聲張……」

「不錯，」犬養裕次郎忽若有所悟道：「適才幫主要唐山幫請出張一斧前來洽談，便答應他們的條件，他們居然一口回絕，眞不合常理，莫非張一斧眞是病得連路都走不動了？」

「甚至，」鶴田浩二一雙星眸閃着智慧的光芒：「我們可以更大膽的推測，也許張一斧根本就已經死了，早就不在人間啦！」

犬養裕次郎、田中角榮與岸信介俱皆相視震驚，唯獨竹下登樹含笑不語。

「張一斧那傢伙死了？」田中角榮睜大着眼珠子：「有可能嗎？」

「不管有沒有可能，這只不過是我們的推測，」鶴田浩二正色道：「我們就當他眞死了，把這消息以最快的速度發佈出去，如此一來，我方人馬必定軍心大振，那還會懼怕唐山幫？」

「是呀！」犬養裕次郎擊掌道：「不僅我方兒郎聽到這個消息，士氣大振，若果唐山幫眞是封鎖着張一斧卧病不起的消息，他們聽到我們散佈出去的謠言，必會驚懼恐慌，因爲長久以來張一斧是他們的靈魂重心……哈！我們大和會最顧忌的也就是張一斧那傢伙，這樣一來，雙方士氣，敵消我長，這一仗，我方必可獲得大勝！幫主，您是否同意？」

竹下登樹大笑：「我本就這麼認爲，否則我爲何要他們請出張一斧呢？」

「既是如此，」岸信介沉聲道：「只好犧牲山本五十六與他們一戰了！」

「戰是要戰，」竹下登樹把目光望向鶴田浩二道：「問題是，這一仗，我們是該採取主動還是被動呢？」

鶴田浩二馬上答道：「主動！」

「爲什麼？」竹下登樹問道：「以逸待勞，不是更好嗎？」

「屬下認爲，先發制人，後發被人制，」鶴田浩二說：「唐山幫要我們在午夜前給他們答覆，換句話說，他們將會在午夜之後才會對我們發動攻擊，與其等待他們來攻打，倒不如我們在午夜之前突然發動襲擊，殺他們一個措手不及，必能大獲全勝！」

「好！」竹下登樹點頭道：「就照你的意思，先下手爲强！」

* * *

王雪濤、南宮雪、張京京、張帥帥、陸少儼五人同坐一部馬車回唐山幫時，大家都沒有說話。

似乎大家的心情都很沈重。

王雪濤、南宮雪與張京京心中都有一個共同感覺，竹下登樹太厲害了。

他顯然已發覺張一斧「有問題」。

張帥帥與陸少儼眼裡有狐疑之色——他們不明白爲何王雪濤他們不肯答應竹下登樹的要求，請出張一斧跟他會商？

張帥帥好幾次想張嘴問王雪濤，但他一向服從慣了，只好壓住心中的疑問；倒是陸少儼，他終於忍不住沈默，嚅嘴問道：「總管，屬下是否可以發問一個問題？」

王雪濤望了望他，心中已知道他想問什麼，於是便說：「少儼，現在是緊急時刻，有什麼問題以後再問吧。現在最重要的是，你回去之後，即刻調派所有的船隻出海，分頭去追擊攔截竹下三枝，救回仇敎頭……」

「王總管，」南宮雪插嘴說：「茫茫大海，如何找得到他們？縱使找得到也絕非是一兩天之事，於事無補，何必分散力量？」

「不，」王雪濤說：「柳大少是義務前來幫助我們的，我們有責任維護他的安全，一定要派船去追尋他們，同時，我也希望妳能前去……」

「爲什麼？」南宮雪一楞：「此時此刻，面臨生死決戰，我怎能離開唐山幫？」

「這一仗是生死之戰，」王雪濤沈聲道：「我們沒有理由拖妳下水……」

「什麼話！」南宮雪截嘴道：「你以爲我南宮雪是個貪生怕死之人？」

張京京說：「二叔的意思，兵兇戰危，不想累妳犧牲。」

「怎麼連妳也這麼說了？」南宮雪有些不悅：「我本來就是前來幫助唐山幫的……」

「不，」王雪濤截口說：「當初我們是逼於無奈脅迫妳來的，目的是想請柳大少幫我們奪得駙馬之銜，現在，事情有了變化，我們不想連累妳戰死沙場，我們無權要求妳與我們共生死……」

南宮雪心中湧起了一股波瀾。

王雪濤眸光誠摯：「很對不起，我們無法保護柳大少的安全，心中已十分愧疚不安，無論如何不能再使妳……」

「請不要這樣說，」南宮雪忍不住打斷他的話：「雖然當初你們是用脅迫手段使我們前來本島，但柳花花已無條件答應全力幫你們，我是他的朋友，我也有責任幫你們，我絕不會在你們最危難的時候離開你們，因爲我不是這種人！」

王雪濤張口欲言，南宮雪立刻又態度堅決而誠懇的說：「王總管，請您不要再說了，我瞭解您的好意，但也請您明白我的心意，即使今天您我素不相識，我也絕不會袖手不管……」

她頓了一頓，語氣鏗鏘的說：「柳花花說得好，唐山幫與大和會之事，不是一般江湖幫派或是私人恩怨之鬥爭，而是我們唐人與倭奴人之爭，我南宮雪是唐人，血濃於水，我沒有理由坐視不理……」

話未完，張京京已忍不住抱住她：「謝謝妳，南宮雪！」

王雪濤十分感動，忍不住說道：「南宮雪，妳是個了不起的女人……」

「沒什麼，」南宮雪看來無意謙虛，美麗的臉龐漾起了幾分自負，語氣也包含着大有「今朝看我」的豪氣：「我不認爲我是個了不起的女人，但我知道我絕不是個『花瓶』，也不可能是個臨危而逃的膽小女人，我深信我留在此，對唐山幫，甚至對島上的所有唐人，肯定有一定程度的幫助！」

這時，已回到了唐山幫大門口。

王雪濤回到唐山幫，召集八大堂主到大堂集會，傳令準備午夜之後與大和會決一死戰。他同時命幫中所有的大小船隻準備出海。一來是企圖追擊竹下三枝的船隻，救回柳大少；二來是將幫中的老弱婦孺與貴重的金銀器皿撤退到船上，避免戰敗之後爲敵人所擄獲。

他撥出一堂的兵力護駕船隻出海，而負責指揮的人並非所屬堂主，竟是張帥帥。

王雪濤發佈這道命令時，張京京曾很驚異的問：「二叔，爲什麼要遣帥帥出海？」

「他是少幫主，他理應身先士卒，率領弟兄衝鋒陷陣，不是嗎？這一仗，也許是玉石俱焚，兩敗俱傷，」王雪濤沈聲道：「帥帥除了有責任追查柳大少的下落之外，他更加有責任保護幫中老弱婦孺，若本幫不幸被敵人擊垮，他可以回中原延續本幫命脈，有朝一日，在帥帥的領導下，可以捲土重來……」

張京京心中很感動。

很顯然的，王雪濤不但忠心耿耿，與唐山幫共生死，而且還不遺餘力的維護故人之子張帥帥之生命安危——如果說，是他毒殺了張一斧，誰肯相信？

張一斧究竟是不是王雪濤毒殺的？

這個問題，顯然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向唐山幫弟兄解釋張一斧的遲遲不露面？

這是一個很傷腦筋的問題。

大堂上的弟兄都退下去各司其事，只剩下王雪濤、南宮雪與張京京三人在場時，張京京以頗爲憂慮的口吻提出了這個疑問。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王雪濤淚光浮動的輕歎了一口氣：「我只知道此時此刻無論如何不能發佈幫主的死訊，那只有使幫中弟兄心生恐慌而致動搖軍心，結果更糟糕……」

「但是，」張京京說：「在這關鍵生死存亡的時刻，爹身爲一幫之主居然不露面，難保弟兄們心中不會起疑？」

王雪濤苦歎：「起疑都好過讓他們知道眞相，除此之外，妳認爲還有更好的辦法嗎？」

張京京把目光投向南宮雪。

南宮雪默默無語，她顯然也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但她却忽然問了一句：「既然張幫主之死影响軍心這麼大，我們又何須冒險向倭奴人發動攻擊呢？」

「我們並不想在這時候向他們攻擊，」王雪濤苦笑：「但若讓他們奪得駙馬的話，我們更加無法對抗他們，到時琉球王一定會幫他們的，不是嗎？」

「是否，」南宮雪凝眸問：「只要大和會不贏得新貴駙馬，咱們便不需孤注一擲與他們力拚是不？」

「是呀，」張京京點頭道：「只要鶴田浩二不成爲小甜兒的駙馬爺，那麼大和會的勢力也不會因爲與皇室掛鈎而引致力量急劇膨脹，所以我們堅持要他們放棄明日的比武大會，目的就是保持現狀，維持均勢，那麼這一仗便不需打了……」

「可是，」南宮雪道：「縱使他們肯答應，若日後他們知悉張幫主已死，他們終究會對我唐山幫攻擊的，不是嗎？」

微一頓，她補上一句：「大和會之所以遲遲不與我們全面攤牌，最主要的原因便是顧忌張幫主的存在，而我們終究無法長久掩蓋幫主之死，到時……」

「我瞭解妳的意思，」王雪濤接道：「唐山幫與大和會終需一戰，特別是當他們知悉幫主已死，十之八九會主動向我們發動全面攻擊，但那個情況不同，我們雖無法長久隱瞞幫主之死，但最起碼我們可以擁有較多時間從容佈置，不需如此急急力求一戰，勝算無疑也要大一點，不是嗎？」

南宮雪點點頭：「換言之，要他們放棄比武大會，無非也是緩兵之計……」

張京京凝聲道：「依我看，十之八九，他們是絕不會放棄的，今晚之戰勢不可免！」

「如果，」南宮雪忽然道：「我說鶴田浩二絕對無法被小甜兒選爲駙馬，你們可相信？」

王雪濤與張京京倏地一楞！

張京京苦澀一笑：「目前的情勢，天龍幫與我唐山幫因儲客申的被淘汰與柳大少被擄走，大和會的鶴田浩二肯定已無敵手，而且誰也不敢否認他是現今參加比武大會中最標青俊帥的一個，若說小甜兒不選他爲駙馬，只怕誰也不相信。」

王雪濤也道：「或許小甜兒不會選他爲駙馬，但我們不能抱那種僥倖心理，一旦等到鶴田浩二成爲駙馬，我們再想攻擊他們已太遲了，到時琉球王一定會發兵幫助他們的，我們連拚的機會也沒有……」

「我知道，」南宮雪凝聲道：「我不是抱僥倖心理，我有辦法使小甜兒不選鶴田浩二爲駙馬，你們是否相信？」

王雪濤與張京京似乎聽不清楚南宮雪在說什麼，以爲南宮雪說鶴田浩二未必當上駙馬，現在南宮雪把話意說得更清楚，這令到他們齊齊一怔。

「妳說什麼？」張京京睜大了眼：「妳有辦法使小甜兒不選鶴田浩二爲駙馬？」

「是的！」南宮雪用力的點了一下頭。

「南宮雪，」王雪濤難以置信的望着她：「妳有什麼辦法不使小甜兒選鶴田浩二爲駙馬？」

「您先別問這個，」南宮雪道：「如果我有辦法做到這點，是否便可以免去今晚這一戰？」

「當然可以，」王雪濤道：「只要駙馬不落在大和會手中，我們可以從長計議，不需如此冒險求戰，孤注一擲，至少我們可以全力去追尋竹下三枝，儘快救回柳大少……」

「好！」南宮雪凝眸正色道：「事已至此，我不得不對你們說實話了……」

張京京問：「什麼實話？」

南宮雪將入宮之後所發生的事，一五一十的說了出來。

王雪濤與張京京聽完之後目定口

呆，久久說不出一句話來。

「原來，」王雪濤難以置信的道：「小甜兒與潘猛是同父異母的兄妹，他們暗中計劃造反，企圖打倒琉球王……」

「而且，」張京京睜大着眸子，接着道：「他們早就內定柳大少爲駙馬，企圖拉我們唐山幫下水，幫他們造反……」

「本來這件事我受小甜兒與潘猛所托，不想告訴你們的，」南宮雪道：「但是，事情到了這種地步，不說也不行了……」

「造反是件大事，可不是說着玩的，」張京京把目光投向王雪濤：「二叔，您看這件事……」

「事已至此，」王雪濤凝聲道：「我們已無選擇的餘地，只好如此啦。」

一頓，接着正色道：「就算沒發生柳大少被擄劫之事，南宮姑娘既已答應人家，即使是赴湯蹈火，我們也不能反悔，畢竟南宮姑娘在島上的一言一行，本幫義無反顧，必需負責到底！」

南宮雪心中不由得湧起一股波濤！

王雪濤那句話令她覺得受重視，更令她覺得自己是唐山幫的一份子！

她忍不住灼灼的凝注着王雪濤：「柳花花沒看錯人，他說您與張幫主是重情義、可交之人，我南宮雪即使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誓與唐山幫共存亡！」

王雪濤激動的握住她的手：「謝謝妳！南宮雪！謝謝妳！」

張京京美眸閃着喜悅的淚光。「那麼，咱們今夜是否需與大和會一戰了？」

「不需要，」南宮雪道：「小甜兒無論如何不會選鶴田浩二爲駙馬的！」

「但是，」王雪濤道：「柳大少已無法參加比武大會，小甜兒將怎麼辦？她的造反大業需要外力幫助，在無可選擇之下，難保她不會改變主意……」

「放心！」南宮雪信心十足的道：「我現在就進宮去對她說，我們唐山幫已答應幫她打天下，她必不會選鶴田浩二爲駙馬！」

「南宮雪，」張京京望住她：「本幫的生死存亡就看妳的了。」

「我知道，」南宮雪豪氣干雲的接了一句：「今朝看我！」

在張京京的悉心裝扮下，南宮雪再度從一個美麗的女人變成了一個帥美絕倫的大男人。

然後她單騎快馬的望郊外急馳，來到了巴拉西族的神廟後院，撥開重重密草，進入掩飾得極佳的秘道，直奔小甜兒寢宮。

她順利的見到小甜兒。

小甜兒又驚又喜，一見到她便撲進她懷裡，喃喃道：「小子，你怎麼來了？啊！小子，今天你不穿軍裝，可眞帥死了哪！」

她熱情的送上一個香吻！

南宮雪不想一見面便拒絕她，免得讓她起疑，勉爲其難的和她擁吻了一番。

這一吻，竟讓她一陣心神蕩漾，她這時候才知道女人和女人接吻也同樣會有令人情不自禁的衝動，害得她趕緊推開她熱烘烘、軟綿綿的胴體，急聲道：「公主，我是有急事來找妳的！」

「什麼事？」小甜兒嫵媚的瞟着她，眸光裡漾着濃濃的愛意。

「柳花花被大和會的竹下三枝擄走了，已無法參加明日的比武大會了，妳知道嗎？」

「什麼？」小甜兒大吃一驚，急聲道：「自從三哥潘猛走後，還未選定一個適合的人與我連絡消息，宮中外面發生的事情我都不知道，你說柳花花被人擄走了？怎麼會這樣？」

南宮雪將事情說給了她聽。

「居然有這種事？」小甜兒吃驚道：「倭奴女人居然脅迫他私奔？我的天，他究竟是怎樣的一個男人？我看他並不比你小子來得迷人嘛。」

南宮雪沒心情跟她打情罵俏，她接着道：「我還有一個壞消息告訴妳……」

「什麼壞消息？」小甜兒顯得有點緊張：「是不是血神島那邊的弟兄出事了？」

「不，是張一斧死了！」

「張一斧死了？」小甜兒睜大了眼：「他是怎麼死的？」

「病死的！」南宮雪其實懷疑張一斧是被王雪濤毒死的，但已無時間去查証這件事，而且她跟王雪濤接觸越深，越覺得他不可能是個弒主犯上的人，因此她不想在這件事多作說明，馬上帶入正題：「公主，唐山幫面臨這兩大巨變，逼得不得不在今夜與大和會決一死戰，妳看怎麼辦？」

「千萬不可！」小甜兒連忙道：「唐山幫雖是島上第一大幫，但大和會可也不是省油之燈，眞打起來唐山幫未必能勝，就算能，只怕也要付出極慘重的代價，肯定元氣大傷，萬一遭到虎視眈眈的天龍幫落井下石，打落水狗，恐怕唐山幫要徹底垮了！」

一頓，嚥了一口口沫，急着又道：「即使不是這樣，張一斧剛死，對唐山幫軍心不利，只怕非大和會的對手，據我所知，倭奴人最懼怕的就是張幫主那一把利斧，這一戰，說不定唐山幫要大敗哩！」

「可是，唐山幫已沒有選擇的餘地，」南宮雪說：「張幫主之死，唐山幫暫時還可以隱瞞，拖他一拖；但柳花花現已被竹下三枝劫持出海，肯定無法參加明日之比武大會，唐山幫恐怕大和會拿得駙馬榮銜，只好孤注一擲……」

「傻瓜！」小甜兒截口道：「你知道我不會讓大和會的人入宮的，事情到

了這種緊急地步，你爲何不向王雪濤明說？」

「我說了，」南宮雪說：「但他們擔心公主可能會改變主意……」

「傻小子，」小甜兒瞪了她一眼：「公主我愛的是你，而你又是唐山幫的人，我怎會選唐山幫的死對頭爲駙馬？你怎如此不開竅？」

「不是我不開竅，」南宮雪連忙說：「是他們要我來問一下公主對這件事的看法……」

「放心！」小甜兒截口道：「這次比武大會，不管是誰入了前五名，我都不會選他爲駙馬，這樣你滿意了吧？」

「眞的？」南宮雪大喜。

「小子，你不相信我？」小甜兒有些不高興的噘起了小嘴兒。

「相信！相信！」南宮雪連忙陪笑道。

小甜兒轉顏逐笑，忽又想起什麼，眨着水靈靈的眸子問：「哦，對了，小子，我問你，你不是去血神島的嗎？怎麼又回唐山幫去了？」

「是妳兄長潘軍長要我回去的，」南宮雪隱瞞了潘猛要她回去的眞正理由，她撒了一個謊：「妳三哥說，我還是呆在唐山幫好，到時起義的時候，我可以從旁勸說唐山幫參加義舉。」

「這樣也好，」小甜兒點點頭，又問：「妳見到我母親的族人了吧？他們都好吧？」

南宮雪臉色一黯：「對不起，爲了我，他們被天龍幫逼進了城裡……」

她將巴拉西乞兒的情形說給了小甜兒聽。

小甜兒聽完之後，泫然欲淚，歎氣道：「可憐的族人，再忍耐一下，他們便可重見天日了……」

「都是我不好……」南宮雪心中十分難過，眼眶也紅紅的。

「不能怪你，」小甜兒嫣嫣一笑：「你不殺自己同胞，顯示你是個不忘本之人，小子，我喜歡你這種人……」

「公主，」南宮雪突然想起一個問題：「我覺得很奇怪，妳母親的族人爲什麼非當乞丐不可呢？妳幫不上他們的忙嗎？」

「如何幫忙？」小甜兒苦澀一笑：「是否要我說服琉球王善待他們？」

「琉球王不是很疼妳？事事依妳嗎？」

「不，他疼我只限『父女親情』，凡涉國家大事，他是全權做主，不會聽任何人的。」小甜兒眼裡有悲戚之色。

「那，」南宮雪說：「妳可以在金錢上資助他們呀，不是嗎？」

小甜兒苦笑：「我沒有錢。」

南宮雪一楞：「公主乃帝王之女，要什麼有什麼，怎會沒錢？」

小甜兒苦笑更濃：「既然你知道我要什麼有什麼，不愁吃穿，食衣住行樣樣有人服待得好好的，那我還要錢幹什麼？」

「說得也是，」南宮雪不禁也露出了一個苦笑：「錢是用來買東西的，公主樣樣東西都不缺，要錢幹什麼呢？我怎沒想到這點？」

「其實，」小甜兒忽輕歎一聲：「做公主最乏味、最無聊，像鳥籠裡的金絲雀吧了，一點自由也沒有，我寧願是個平民百姓，至少可以優哉悠哉的逛逛街市，買買自己喜歡的東西……」

一頓，眸光痴痴的望住南宮雪：「小子，將來我們完成大業之後，我不想再做公主，我跟你一起回中原做對平民夫妻好不？」

南宮雪忍不住將她摟入懷裡，她這時候才知道生長在帝王之家並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她心裡不禁很同情小甜兒。

「你答不答應我嘛？」小甜兒仰着一張清秀絕倫的臉龐問。

「我當然答應妳，公主說什麼，我就做什麼。」南宮雪說這句話時，心中竟覺得十分沈重，她覺得自己欺騙了小甜兒，將來她發現眞相時，她會怎樣？她是否受得了這個打擊？

這一瞬間，南宮雪湧起一股衝動，眞想把自己的身份老老實實的說出來！

然而她最後還是沒有說。

——她不想在這個時候節外生枝，萬一觸怒了小甜兒，那可眞害了一大堆人哪！

她只好痛苦的繼續隱瞞下去。

當她接觸到小甜兒那雙美麗的眼睛裝滿了神馳的憧憬與深深的愛意時，她心中竟有一股罪惡感——她覺得她欺騙了一個女人的純眞感情！

因此，小甜兒情不自禁的吻住她的時候，南宮雪竟不忍心拒絕她！

小甜兒的吻，又香、又甜、又熱、又勁，竟吻得南宮雪意亂情迷，心搖目眩！

女人吻女人，這似乎並非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南宮雪與小甜兒的關係本就建立在「非正常」的環境下。

當小甜兒如癱瘓般的倒在南宮雪的懷裡的時候，她竟忍不住想伸手去撫摸小甜兒那高聳的乳峯！

但她竭力克制自己！

她知道那是不應該的、不對的！

她努力的想推開小甜兒那充滿彈性，而又燙熱得像一塊烙鐵的胴體時，小甜兒似乎也已陷入了意亂情迷的境地——她媚眼如絲、嬌喘連連！

「小子，吻我……抱我……摸我……」她呻吟似的囈語着，竟抓住南宮雪的手按在自己的胸脯上！

南宮雪像觸電般的震了一下！

她驚駭的抽回手！

可是，小甜兒却用力的抓住它，而且竟將它「塞」進自己的衣服裡！

南宮雪實實在在的摸觸到了小甜兒飽滿、結實、堅挺的乳峯！

南宮雪幾乎昏眩！

她竟不自覺的輕輕握了一下！

當她盈盈握住小甜兒溫馨的乳房時，她腦海裡不期然的想起柳花花第一次撫摸她的情景——那一次，她幾乎昏死過去！

現在，她居然也有那種感覺！

她感覺得出小腹有團熊熊烈火在燃燒着，燒得她口乾舌燥，呼吸困難！

小甜兒在顫慄着。

她期待着南宮雪更進一步，她已發出强烈的訊息——她竟主動的解下裙帶，一雙筆直修長、白得像水晶的美腿赫然映入南宮雪赤紅的眼簾！

更甚的是，她竟還引領南宮雪的另一隻手去撫摸她的大腿！

南宮雪的心房幾乎爆裂！

她已經沸騰起來！

她已忍不住要將小甜兒放到床上去，然後脫光她的衣服，然後……

「不！」南宮雪忽地跳了起來，急急將小甜兒推開：「公主，我們不能這樣……」

「爲什麼不能？」小甜兒顯然也已激情盪漾，她緊摟住南宮雪不放，口中呢喃道：「我們相愛，我們即將成爲夫妻，爲何不能……」

南宮雪掙開她的擁抱，步履踉蹌的奔到一張小几前，拿起一隻精緻的雕花茶壺，對嘴便咕咕的狂飲了一大半壺冷茶，然後長長的透了一口氣：「公主，我們有約在先，在洞房花燭夜之前，妳必須保持處女之身……」

小甜兒鬢絲散亂，紅潮滿頰：「但現在情勢已不同，我已說過我不會選任何人爲駙馬，我們已無所顧忌，我們可以……」

「不可以！」南宮雪截然道：「公主，我必須趕回唐山幫去……」

「爲甚麼要急着趕回去？」小甜兒如花的面龐上泛起一抹不悅。

「王雪濤與張京京在等我的消息，」南宮雪避開她的熱情如火的眸光，暗自調息着體內氣息，逐漸壓抑下了心中那股情慾：「我若遲了回去，恐怕他們以爲出了甚麼變化，萬一因此鋌而走險對大和會發動攻擊，那就不妙了啦！」

說畢，不待小甜兒回答，便走去推動衣櫥：「公主，再見！」

「等等，小子！」小甜兒急急奔上前來：「你不跟我吻別就要走嗎？」

「下次吧！」南宮雪頭也不回，飛也似的跳入秘道裡。

「小子，有空你要來看我喲！」小甜兒的聲音在震顫着。

南宮雪忍不住迴首望了她一眼。

這一迴眸，她看見小甜兒那雙美麗的眼睛竟已掛上兩行清澈的淚珠兒！

這一刹，南宮雪也幾乎忍不住要熱淚奔流！

「小子，讓我送你一程！」小甜兒顯然十分捨不得南宮雪離去，竟也要跳下秘道來。

「不要！不要！」南宮雪已無法制止眼中的淚水奪眶而出：「公主，我很快就會回來看妳！」

「眞的？」

「眞的！」

南宮雪已隱沒於地道中。

她一面奔跑，心中一面吶喊着：「公主，對不起，我欺騙了妳，請妳原諒我……」

兩方結盟　互相拚搏

衝出了地道，回到了巴拉西族人的破廟後院時，南宮雪心中的情緒仍無法平復。

她覺得難過！

她甚至覺得罪惡——她不僅玩弄了小甜兒的感情，而且還「玩弄」了她的肉體！

她憎恨自己的行爲！

她覺得自己是一個醜陋的女人！

「我爲甚麼會變得這麼醜陋？我居然有『佔有』她的慾念？」南宮雪步履踉蹌的來到了荒蕪破舊的神廟大堂上，跌坐地上，口裡喃喃自語着：「爲甚麼？爲甚麼？我會變得這樣？啊！原來我南宮雪眞是一個醜陋卑鄙無耻的女人嗎……」

她忍不住掩面痛哭！

南宮雪是否是個「醜陋的女人」？

不，她絕不是一個醜陋的女人，她和世上千千萬萬的女人一樣善良可愛，只不過是「環境的激變」而使她不自覺的趨向於「醜陋的一面」！

——有人說：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那麼，「環境」是否猶如水一樣既能「載人」，也能「覆人」？

不錯，人類自豪是萬物的主宰者，不斷創造環境，但無可否認的也不斷的「被環境創造」——若非如此，孟母三遷，爲何會成爲佳話？

究竟，南宮雪是受了甚麼環境的影响，而差點淪爲醜陋的女人？

這大概要從她的心態意識談起——

首先，她母親出身青樓，更不幸遭到了南宮世家的拋棄，南宮雪自小的心靈上便刻上了無可彌補的創傷，使得她憎恨她親生父親南宮長恨的無情(雖然南宮長恨並非有意拋棄她們母女，他只不過是受到了他父親南宮極的壓力與葉霜成親，南宮長恨或許有錯，但肯定不必承擔所有責任，畢竟他爲人之子，「父命難違」啊！)而且也因此而憎恨全天下的男人，換句話說，南宮雪自小便有「男人是壞人、女人是好人」的偏激觀念與錯誤心態。

她這種「不良意識」一直維持到她認錢來爺爲父親，以及愛上了柳花花之後，才逐漸泯滅消失——親情與愛情使她回復成「正常的女人」。

但，自從她「將錯就錯」與柳花花上了床之後，她的心思歷程又慢慢在

改變。

——母親的被遺棄、師父的失戀、銀刀的畸戀、杏子的悲戀……以及她感受到目前的青年男女視婚姻如兒戲，令到她對婚姻有一股莫名的恐懼，因此不知不覺的成了一個「拒絕結婚的女人」，只想做一個豪放、新潮、「享受性愛的女强人」。但，她一旦與柳花花上了床之後，却又希望能一輩子佔有他！

因爲她發現自己實在太愛柳花花了！

偏偏柳花花正好又是個花花公子，而且還是個「拒絕結婚的男人」，南宮雪很懷疑自己是否有辦法一世都佔有他，特別是她看到張京京睡在柳花花懷中時，她忍不住醋勁大發而摑了張京京一耳光，並對柳花花大發脾氣，不想柳花花却一點都「不賣賬」，這令到南宮雪心中十分痛苦。當時，她雖然很快「認錯」，並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其實不過是把臉上的眼淚裝進肚子裡去吧了。

江湖歷練，讓她深深瞭解到凡事必需講究技巧與手段，講難聽點就是「心機」，愛情也不例外，尤其需要花心機去追求，因此她無論如何要阻止柳花花成爲琉球駙馬，待日後回中原之後，再好好的將那個死花花「置於掌握之中」。

——這也是爲甚麼她在掌摑張京京之後，一見柳花花生氣，立刻收住脾氣，當場向張京京道歉的原因了，只因爲她不想與柳花花鬧僵。

但，想不到「忍」過了張京京，却又突然跑出了一個竹下三枝！

雖然南宮雪並不清楚柳花花與竹下三枝之間曾發生過甚麼事，但她是女人，她瞭解竹下三枝不可能無緣無故的脅迫柳花花「私奔」，一定是那傢伙曾對竹下三枝做出了甚麼「不可告人之事」，才會引致竹下三枝不顧一切的做出如此「驚天動地之事」！

這算甚麼？

南宮雪心底深處眞有點憎恨柳花花的「花」！她覺得他太過份了！

她甚至氣得想還以顏色，也想找個男人「花一花」，看看那傢伙的心中感受如何？

然而想歸想，南宮雪始終沒那個膽子做個「花花女人」，她很肯定她這世人再怎樣也不會去找第二個男人談情說愛。

她終究還是個保守的女人，雖然她已經大膽的和柳花花上了床。

這使她覺得做女人實在是件「吃虧」的事，她眞希望自己是個男人，也可以大大方方的風流快活而無所顧忌！

她眞有點不甘心！

可惜不管她如何不甘心，肯定永遠也無法變成男人，但却有一個例外——她在小甜兒眼中却是一個英俊瀟洒的大男人！

小甜兒對她情有獨鍾，以身相許，投懷送抱，這令到南宮雪有「吐氣揚眉」的感覺，同時潛意識裡那股想找個人「花一花」，以報復柳花花的意念，竟不知不覺的轉移到小甜兒身上！

——這純粹是一種「心理補償作用」。

同時，柳花花的被迫私奔，不知所踪，也不知何年何月何日才能回來，南宮雪心情當然很惡劣；最糟糕的是，處在唐山幫風雨飄搖的骨節眼上，南宮雪不僅不便露出心中的焦慮，也不能丟下唐山幫不管，乘船出海去找尋柳花花——她其實很想去找，她無論如何不想失去柳花花，但她偏又不是個臨危棄友不顧之人，她已把唐山幫視爲朋友！

南宮雪夾在這微妙而矛盾的處境上，心情更覺痛苦，甚至徬徨！

她有點想逃避的心理。

——就在她的「補償心理」與「逃避心理」的影響下，加諸碰上小甜兒的激情挑逗，使得南宮雪差點成爲「醜陋的女人」！

幸好她及時懸崖勒馬。

但她却不肯原諒自己荒唐的行爲，她甚至懷疑自己是否屬於「變態之人」？

她顯得無助的坐在廟堂上掩面哭泣！

廟堂已殘，神像已破，但南宮雪此刻心靈空虛而矛盾，她覺得需要藉「神」的力量使她紛亂痛苦的心情趨於平靜。

她靜靜的跪在神殿上懺悔、禱告……

說也奇怪，殿堂上的神像早已殘破不堪，東倒西歪的散佈在地上，但南宮雪的虔誠禱告居然令到她很快的平靜下來！

——神在你心中！

南宮雪終於領悟了這句話。

* * *

南宮雪跨上馬鞍時，又恢復了她一貫的冷靜與沈着、堅强與勇敢。

她快馬加鞭的趕回唐山幫。

她深信王雪濤與張京京知悉她已成功的說服了小甜兒不會選鶴田浩二爲駙馬時，一定會高興得跳了起來，今夜之戰可以不必冒險了。

她同時計劃好劇戰既然可免，那麼她便可以出海去找尋柳花花，雖然她知道在茫茫大海中找人不是件易事，不過她始終認爲自己是個運氣很好的女人，自出江湖以來，歷盡了無數艱險困厄，也都安然渡過，她相信這決定也能順利「抓」回柳花花。

她滿懷興奮的趕回唐山幫。

可是，當她急急趕回唐山幫時，她整個人只感到驚駭、震怒！

因爲，偌大的唐山幫竟然已變成了一個殺聲冲天、血肉模糊的戰場！

——大和會正對唐山幫展開瘋狂而無情的總攻擊！

更令她血脈賁張的是：攻擊唐山幫的人馬不只大和會一路人馬，居然同是唐人的天龍幫也加入了這次的攻擊行動！

* * *

王雪濤怒睜着眼，眼睛是赤紅的；雪白的衣袍也變成了紅色，是被腥熱的鮮血濺紅的，有敵人的血和他自己的血——他殺了無數的敵人，但也不幸中了竹下登樹一刀，左肩上露出一道鮮血汨汨的傷口，右腋下也被儲敢當從背後刺了一劍。

他已負傷。

但他仍奮勇殺敵！

當他看見不遠處的張帥帥正受到一大羣的敵人圍攻，岌岌可危時，他猛地大吼一聲，一刀逼退了面色森冷的竹下登樹，並且驚險的避開了一臉獰笑的儲敢當的淩厲一劍，然後飛身撲向張帥帥解圍！

「帥帥，二叔來了，振作點！」話聲中，王雪濤那染滿鮮血的刀鋒已劈爛了至少五個敵人的腦袋瓜兒，並且一脚把疾撲而來的一名倭奴鬼子的肋骨踢斷，當場昏死地下！

「多謝二叔！」張帥帥精神一振，手中長劍疾揮猛掄，竟把眼前的敵人殺得人仰馬翻！

「帥帥，京京呢？」王雪濤一招「橫掃千軍」激起了一排血箭，數名敵人肚破腸流！

「她在後院保護娘她們。」帥帥壓力驟減，不覺喘了一口氣，但隨即又見一抹刀光劈來，他連忙後退，幸好王雪濤及時幫他解圍，一刀斬斷了那傢伙的咽喉，腥熱的血噴了王雪濤滿頭滿臉！

「帥帥，你快趕去後院，帶領着妳娘與姐姐逃走！」王雪濤大聲說：「無恥的天龍幫竟和倭奴鬼子聯手攻擊我們，我們已是凶多吉少，不能戀戰，否則準死無生，快去呀，你還站在這裡幹甚麼？」

「二叔，您呢？」張帥帥也渾身浴血，他也知道今晚這一仗唐山幫完了。

「別管我！」

「你們兩個誰也別想逃！」話聲中，竹下登樹與儲敢當已殺了過來。

這時候，左側園林湧出了一大羣唐山幫兒郎，殺聲震天的猛衝而來，但右側甬道也殺出了一大羣的大和會與天龍幫的聯軍。

血戰更加白熱化！

但只見刀光血影，殘肢斷手此起彼落，以及冷厲的喝殺聲與悲悽的哀號聲，交織成了一副恐怖、慘烈、無情冷酷的場面！

* * *

後院的血戰更激烈。

張京京正與陸少儼率領着第一堂與第二堂的弟兄與敵人展開肉搏血戰。

對付他們的敵人則有大和會的鶴田浩二、犬養裕次郎、田中角榮，以及天龍幫的儲客申與顏白——當然還有更多的「聯軍」！

唐山幫兒郎個個勇猛抗敵，前仆後繼，特別是張京京，但只見她一對鋒利的匕首鮮血淋漓，不知殺死了多少敵人，可惜敵人也非省油之燈，個個如豺狼般兇惡，而且人數也遠超過他們，因此唐山幫一直都處在極爲惡劣的下風！

看這情景，後院的情形比前院更慘，也許支持不了多久便要全軍覆沒！

儘管如此，唐山兒郎仍前倒後湧，不肯棄械投降，似乎他們打算與敵人戰至一兵一卒！

驀地，儲客申大吼一聲：「住手！」

短短兩個字聲若洪鐘，震人耳膜發疼，竟令所有的人不由自主的停了下來！

大家都把驚異的目光投向儲客申，顯然沒有一個人明白他爲何大喝住手。

「客申兄，」鶴田浩二詫異道：「我們很快便要消滅敵人了，爲何要停下來？」

儲客申面色冷漠，既不看他也不回答他，逕自對滿身浴血的張京京說：「京京姑娘，你們已經輸了，何必再做無謂的抗拒，徒增流血……」

「呸！」張京京鄙夷的朝地下吐了一口口水，憤怒的瞪住他：「你這個無恥的狗腿子，竟幫着倭奴鬼子攻打我唐山幫，怎麼？想勸我們投降是不？告訴你，我寧願死在鬼子刀下，也絕不會向你這個不要臉、喪盡天良的無恥之徒投降……」

話未完，站在儲客申旁邊的顏白徒然喝道：「臭女人，別不識好歹，我家公子可是大發慈悲，不忍見你全部死絕，所以才特別開恩對你們勸降……」

「做夢！」陸少儼暴然大喝，雙目倏睜：「我唐山幫不像你們天龍幫那般軟骨頭，要我們投降，請先問問我手上這把刀！」

話聲中，已一刀劈向顏白！

殘餘的唐山幫兒郎也皆撲身而出！

「住手！」儲客申倏又大大喝道：「請諸位聽我一言再動手不遲！」

張京京見已方處於劣勢，想藉此拖延一下，除了令弟兄們可以喘一口氣之外，順便看看前院的弟兄是否會過來支援，因此也大喝道：「弟兄們！暫且先聽聽那傢伙有甚麼話要說！」

唐山幫軍令如山，張京京一聲令下，全都持刀而退，靜立不動。

儲客申目光嚴肅的望住張京京：「京京姑娘，我並非勸你們投降，我只想提醒你們，今夜這一戰，唐山幫大勢已去，何必頑抗到底，何不率着你們殘餘的弟兄遠走高飛？」

此語一出，全場的人皆驚楞住！

「少幫主，」顏白吃驚道：「您，您要放他們逃……」

話落一半，儲客申忽冷冷的瞪了他一眼：「顏白，從現在起，沒我的允許，你若敢再多說一句的話，本少幫主立刻以幫規送你上天堂，懂嗎？」

「懂！」顏白嚇出了一身冷汗。

「客申兄，」鶴田浩二却開口道：「你怎能放敵人逃走？豈非縱虎歸山？」

儲客申冷冷的掃了他一眼：「怎麼？本幫無權放他們一條生路嗎？」

「當然無權！」鶴田浩二憤怒的說：「咱們兩幫既已組成聯軍，你當然無權擅做主張……」

犬養裕次郎也十分不悅的說：「儲公子，你要搞清楚，你雖貴爲天龍幫的少幫主，但畢竟是你父親當家作主，最起碼你也得問問你父親……」

「不必！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儲客申冷睨了他一眼：「家父那邊我自會全權負責，不必你多管閑事替我操心！」

「儲公子，你這是甚麼意思？」鶴田浩二面色一沉：「貴我兩幫有約在先，這次狙擊行動，大家共進退，你無權擅做主張，任何決定需得到我們的同意，否則無效，你忘了嗎？」

「我們的目的只不過志在擊垮唐山幫，攫取共同利益，並沒有說明非得把他們全殺光不可，不是嗎？」儲客申也沉着臉說：「如今，唐山幫已垮，目的已達，反正他們也爬不起來了，何不放他們一條生路？」

「不！」鶴田浩二大聲道：「我奉本幫主之命，除了張京京必須生擒活捉之外，其餘的唐鬼子一律格殺勿論……」

話未完，儲客申忽然睜目道：「鶴田浩二，我警告你，你若敢在我面前再提『唐鬼子』三個字，我保証立刻跟你反臉成仇！」

鶴田浩二猛地窒住！

他氣得說不出話來！

儲客申索性冷冷的說：「我乾脆告訴你，我不理你願不願意，如果你們大和會有誰敢阻攔我的決定，我立刻倒戈相向，與唐山幫聯手對付你們！」

犬養裕次郎按捺不住，陡然大喝：「你這個無恥的唐鬼子……」

「唐鬼子」一出口，他忽然又悚然住口！

因爲儲客申竟然眞的給了他一劍！

犬養裕次郎不防有此，嚇得面色發白，他只覺得儲客申那一劍快得令他無從招架，便已對正他的喉嚨……

幸好鶴田浩二眼明手快，一刀架住了他的劍鋒：「儲客申，你眞敢動手？」

儲客申冷冷收劍，語音極冷：「我再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警告你們，別在我面前提『唐鬼子』三字！」

「媽的！」犬養裕次郎驚魂甫定，氣得一刀向他劈了過去！

「不可妄動！」鶴田浩二低喝道：「別搞得窩裡鬥，豈非益了敵人？」

犬養裕次郎只好快快收刀。

「好！」鶴田浩二爲免情勢惡化下去，只好退而求其次：「如果你堅持要這麼做，我只好先去把你父親與本幫幫主請來！」

說畢，便要向前院掠去。

「等一等！」儲客申忽冷聲叫住他。

「怎麼？」鶴田浩二回首瞪住他：「莫非你怕我見你爹？」

儲客申冷笑：「我只是奉勸你，最好都把你的人都調到前院去，這裡已不需要你們！」

「爲甚麼要調走我的人？」

「我說過，這裡已不需要你們了。」

「如果我不肯調走呢？」

「最好調走，」儲客申忽朝他露出一個古怪的微笑：「因爲我發現我越來越瞧你們倭奴人不順眼，我只怕會控制不住自己，萬一突然把刀鋒改向你們，那就不太妙了，不是嗎？」

鶴田浩二氣得直咬牙：「儲客申，你居然用這種態度對待盟友……」

「我們不是盟友！」儲客申冷冷道：「我們只是爲了一時的共同利益而結成盟友吧了，別以爲我不知道你們倭奴人的意圖，唐山幫垮了之後，你們接着很快會把矛頭對準我們天龍幫，不是嗎？」

鶴田浩二楞了一楞，隨即瞇眼瞧了瞧儲客申，然後大手一揮：「弟兄們，走！」

所有的倭奴人立刻跟着他趕到前院去，後院裡只剩下了唐山幫的與天龍幫的人。

「儲客申，」張京京難以置信的望住他：「你眞的要放我們走？」

「是的！」儲客申用力點了一下頭。

「爲甚麼？」張京京不明白他的用意，她懷疑他佈有甚麼陰謀詭計。

「不爲甚麼，」儲客申目光變得溫和：「只因爲我們同是唐人，我們在別人的土地上自相殘殺已是丟臉至極，何忍趕盡殺絕？」

張京京忽然激動的叫起來：「你既然知道同胞相殘是丟臉的事，爲何還要與鬼子聯手攻擊我們？」

「我沒有辦法，」儲客申俊帥的臉孔忽湧上一抹痛苦之色：「畢竟天龍幫是我爹當家做主，我身爲人子，我不能不聽他的……」

一頓，急急催促道：「別說這麼多了，我最大能力只能做到放你們一條生路，再不走的話，我爹他們立刻會趕來，那時便遲了！」

張京京却冷聲道：「不！我們不走！」

「你們已經完了，」儲客申急聲道：「你們唐山幫已死傷泰半，今晚之戰，除非奇蹟出現，否則難挽覆滅的命運，識時務者爲俊傑，爲何不快逃呢？」

「我不能畏死而逃，」張京京大聲說：「前院還有我唐山幫大半弟兄陷入重圍中，除非他們也能順利撤走，否則……」

「別傻了！」儲客申插嘴道：「前院有我爹與竹下登樹率着兩幫主力壓着你們打，只怕一個也走不了，妳此去無異自投羅網，準死無疑！」

儲客申說的是事實，從頭開始，大和會與天龍幫便將唐山幫殺得措手不及，兵敗如山倒，張京京若不趁此機會逃走，委實太傻了！

然而張京京無論如何丟不下二叔王雪濤，弟弟張帥帥與衆多的唐山幫兒郎獨自逃生，她銀牙猛挫，對陸少儼大聲道：「你快帶領一半弟兄護送我娘他們從後門逃走，快！」

「小姐，妳呢？」陸少儼也已渾身是血，不知道是他自己的血還是敵人的血。

「別管我！」張京京道：「我要去救總管與帥帥他們，你們先走吧！」

「不！」陸少儼大聲道：「小姐，請妳派別人護送夫人逃走吧，我不走，我要……」

張京京怒叱道：「你敢抗命，我就一刀斃了你！快去啊！」

陸少儼似想再說話，但張京京那「抗命」二字震懾了他，畢竟他生於唐山幫，長於唐山幫，一向忠心耿耿，那敢抗命？他嚅了嚅嘴，忍不住熱淚奪眶而出：「小姐，妳要保重……」

張京京却面無表情的瞪住他：「你要好好保護夫人的安全，若有閃失，我唯你是問！」

「是！」陸少儼忍住淚水，他知道現在不是流淚的時候，也不是逞强的時候，立刻轉身環視身後的弟兄，舉刀一指，大聲道：「這一半的弟兄跟着我來保護幫主夫人安全撤走！」

「是！」

陸少儼帶着約莫百來名的弟兄離開了後院。同一時間，張京京倏地冷喝道：「剩下的弟兄們，跟我衝到前院去！」

「是！」

張京京率領着百餘名唐山幫兒郎向前院衝去時，天龍幫的人馬本欲攔阻，但一見儲客申佇立不動，並未下達攻擊命令，只好按兵不動，眼睜睜的看着他們走。

然而張京京到達前院時，已見鶴田浩二他們帶着一大幫人排山倒海般的殺了過來。

哦，居然還有密密痲痲的天龍幫兒郎——他們緊隨在一臉怒容的儲敢當後面。

一場血戰，立刻展開！

儲敢當揮舞着一把五尺長的金光大刀，切菜斬瓜似的劈倒了至少有五、六名的唐山兒郎，然後一個凌空翻飛，朝後院疾疾掠去！

一到了後院，見到他兒子儲客申皆同一班手下站立不動時，忍不住咆哮起來：「你們都死了不成？爲什麼都站在那裡不動？快去殺敵呀！」

「是！」顏白一聲洪諾，立刻大手一揮，帶領着弟兄急急朝前院衝去。

獨有儲客申仍兀立不動。

「你！」儲敢當朝他大聲一吼：「畜牲！你是什麼意思？聽說你想放敵人逃走，是不是眞的？」

儲客申低了一下頭，然後抬眼道：「爹，唐山幫已經垮了，何必趕盡殺絕呢？」

「你這個畜牲！」儲敢當突然怒不可遏的給了他一耳光：「你是否想活活氣死老子？先前參加比武面試慘被淘汰，枉費我已經爲你準備好比武時的殺手鐧；如今却又莫名其妙的想放走敵人，你究竟想怎樣？」

儲客申不閃不避，結結實實的挨了父親一記狠狠的耳光子，一縷血絲緩緩流出咀角，但他却倔强的不肯去擦拭它，仍然堅定的說：「爹，念在唐山幫與我們同是唐人同胞的份上，請您……」

「住口！」儲敢當驀然大吼：「兩軍厮殺，六親不認，那還顧得什麼同胞不同胞的？你這個不孝子，誰叫你無法參加比武大會？現在的局勢很明顯，唐山幫的張一斧已死，仇八又被擄走，駙馬之爭已非大和會莫屬，換句話說，大和會的勢力將日漸强大，我們爲了生存，爲了本身利益，只好與大和會結盟，那是情勢所逼，出於無奈，你要老子說幾遍你才會明白？」

「但，」儲客申眸孔忽泛起一層淚光：「將來有一天，大和會還是會掉轉槍頭消滅我們的，爹，您可有想到這一點？」

「你這個呆子！」儲敢當氣呼呼道：「我們已經與布政司司長雷根建立起關係，將來可以透過他强大自己的實力；若不行，大不了我們臣服於大和會旗下，照樣可以生存下去，我不是已經跟你分析過這層利害關係了嗎？爲何仍如此不開竅？」

一頓，瞋目冷叱道：「別再廢話連篇了，快跟我殺敵去！」

儲客申含淚道：「爹，請恕孩兒不孝，我已經殺了太多的唐人同胞，我再也殺不下手，我覺得自己滿身罪孽……」

「畜牲！逆子！你幾時變得如此膽大包天，居然連老子的話都敢不聽？」儲敢當氣得暴怒：「你難道想讓天下人罵你是個不孝子？」

儲客申痛苦的低下頭。

「走啊！」儲敢當大吼道：「再不走的話，老子一劍斬死你！」

儲客申倏然抬頭，咬着牙根說：「爹，您殺了我……！」

儲敢當陡然呆住！

他萬料不到一向最孝順、最聽話的兒子居然敢如此頂撞他！

他氣得臉色發白，鬚髮怒張，幾乎眞的想一劍劈死了他！

他當然沒有這樣做。

畢竟，儲客申是他唯一最鍾愛的親骨肉，他怎捨得殺了他？

他同時有點疑惑，忍不住問：「記得你曾經在爹面前誇下豪語，總有一天要徹底打垮唐山幫，殺得他們寸草不留，是什麼原因使你改變了？」

儲客申嚅了嚅咀，並未作答。只因那個原因說來話長，而且複雜得很，尤其是牽涉到雷根之子小太保與大耳聾之死，實不宜吐露。

他歎了一口氣，目露央求之色：「爹，過些時候，孩兒自會將眞相向您稟報……爹，孩兒祈求您老人家，唐山幫已被重創，勢難東山再起，何必將之趕盡殺絕呢？爹，孩兒懇請您老人家高抬貴手……」

「辦不到！」儲敢當冷冷喝斷他的話：「江湖斷殺，除非你不能，否則非斬草除根不可，免得日後夜長夢多，自掘墳墓，這麼簡單的道理你都不懂？將來如何接掌天龍幫啊？」

一頓，冷聲道：「況且，目前的情勢乃我幫與大和會共同行動，爹也無權獨斷獨行，我們若私自放走敵人，無異留下日後大和會與我們翻臉的藉口！客申，你一向精乖得很，怎麼連這麼簡單的利害關係都不懂？」

儲客申搖搖頭：「爹，原諒孩兒不孝，我眞的不忍心再殘殺自己的同胞了……」

「你這個畜牲！」儲敢當見兒子一再抗命，心中怒火油然又起，忍不住又飛過了一巴掌，打得儲客申踉蹌而退：「畜牲！你若再敢跟老子頂咀的話，我便將你活活打死！」

罵聲中，又「霹靂叭啦」的怒打了儲客申幾個耳光，儲客申不敢還手，也不肯閃避，竟被老父打跌於地，兩頰浮腫，牙血淋淋……

打在兒身，痛在父心，儲敢當雖怒火中燒，濃深的父子情，令到他不忍再打下去，他甚至想彎身去扶起兒子，但「父親的尊嚴」使得他不得不板着臉孔，怒哼道：「小兔崽子，待老子收拾了敵人再回頭來收拾你，老子就不信教不好你這個孽畜！」

說罷，氣沖沖的掠身而去！

儲客申痛苦的跌坐地上。

他的臉上有血，却也有更多的淚，他淚眼模糊的目送着父親遠去的背影時，心中難過得說不出話來，因爲他從未如此抗拒過父親。

他本是個孝順的兒子。

而且，本也是個極具雄心與野心的天龍幫未來接班人，他一直盼望自己能有擊垮、甚至是殲滅唐山幫的一天！

但，他的觀念却因南宮雪而完全改變了——南宮雪本可以一劍殺死他，却念在本是唐人同胞的份上而饒他不死！

從那一時刻起，儲客申便有了强烈的「民族意識」觀念！

當竹下登樹親自登門，游說他父親共同聯手狙擊唐山幫時，儲客申曾經大力反對。但儲敢當鑒於形勢的改變——大和會穩奪琉球駙馬，勢力無疑將日漸坐大，加諸竹下登樹告訴他張一斧已死，（這當然是竹下登樹的推斷。）唐山幫失去靈魂人物，無疑是殲滅唐山幫的大好機會，因此一口答應了下來。

儲客申身爲少幫主，在父命難違的情況下，只好懷着一顆痛苦的心情，率領着弟兄們衝鋒陷陣。當他見到唐山幫被殺得土崩瓦解、兵敗如山倒，特別是目睹自己的同胞一個個死在倭奴人鋒利的刀鋒下時，他幾乎忍不住想將刀鋒砍在倭奴人身上！

在那種情況下，他當然沒法那樣做，但他却在緊要關頭放張京京他們逃走。

也因此，他觸怒了他父親！

他成了父親眼中的「不孝子」！

——百善孝爲先，孝字大過天。

任何子女若拒絕或違背父母的要求或旨意，立刻便淪爲「忤逆」、「不孝子」，甚至是人盡可誅的「畜牲」！

孝，當然是一件善行，世上任何做子女的理所當然的應該孝順父母；只是，是否父母的任何要求子女都要無條件的依順呢？

——當子女爲了「孝順」父母而放棄了自己的主見，處處以父母的意思爲意思，如此一來，子女如何培養自己的「獨立思想」？如何培育自己的「創新觀念」？

——中國人一代不如一代，喪失了「創意」，至今仍空淪爲「文明古國」，在政治與經濟上依然遠遠落後於列强諸國，儒家思想的「愚孝」是否起了一定程度的負面作用呢？

儒家思想當然有它的優點；但，是否也存在着無可否認的「當然缺點」呢？

儲客申開始懷疑。

他爲了孝順父親，失去了與楚楚雙雙結合的機會；他爲了孝順父親，不得不與倭奴鬼子聯手殘殺自己的同胞！

這，就是孝順的眞諦嗎？

儲客申跌坐地上久久不肯起來，他不想站起來，他眞希望就這樣死去最好，或許他便不會這麼痛苦了！

然而他却突然跳了起來，而且是以最敏捷快速的身手跳起來——因爲他驀地看見後院殺進了一大堆人來！

* * *

儲客申跳起來的時候，除了看見後院衝進一大羣人來之外，同時還聽見前院的斷殺聲忽然加劇，他立刻判斷出前院也有敵人殺進去！



南宮雪正與儲敢當激戰。

儲客申很驚異，當他看見那本已是奉命保護幫主夫人撤走的陸少儼時，他以爲是唐山幫的人去而復返，可是他定睛一瞧，同來之人居然還有密密麻麻的琉球人——有喀巴族人、瓜拉尼族人、巴拉西族人、東班牙族人與阿美族人等。

令他瞠目結舌的是，他居然還看見了那曾經饒他一命的「喂」——南宮雪！

南宮雪也一臉驚異。

但她的驚異顯然並非全是見到了儲客申，而是不見張京京在後院，她當機立斷的大喝一聲：「弟兄們！都殺到前院去！」

「呀！天龍幫的儲客申那小子居然一個人在這裡，好機會，先殺了他！」喝叫的人正是跟在南宮雪身後的米不達。

「不！」南宮雪立刻大聲道：「是他放走了幫主夫人，不可殺他！弟兄們！快趕去前院救駕！」

「是！」陸少儼一馬當先的撲身而去，口中大喊道：「弟兄們快跟我來！」

* * *

事情有了令人意想不到的變化。

大和會與天龍幫的「聯軍」猛攻唐山幫，眼看就要全面勝利之際，不想唐山幫有了援軍，而且居然也是「聯軍」，一下子使戰情有了急劇的變化——本是呈一面倒的戰局立刻成了勢均力敵的白熱戰！

這一戰，有唐人、倭奴人、琉球人，眞可說是一場大會戰，殺得日月無光，驚天地、泣鬼神，草木爲之含悲，山河爲之變色！

然而南宮雪並未衝到前院去參加戰役，因爲儲客申叫住了她。

南宮雪急於救人，本不想停下的，但她一見到儲客申那副見到自己時的驚喜表情，以及她從陸少儼口中知悉儲客申在緊要關頭放了張京京一馬，於是便讓聯軍殺進去救人，自己則留在後院。

「喂，」儲客申不知道南宮雪的姓名，只好叫她「喂」，他臉上驚喜的表情始終不曾消失：「原來你是唐山幫的人？」

「是的，」南宮雪現在犯不着保密身份了，含笑說：「我就是仇八的妹子仇九。」

「妳是仇九？」儲客申睜大了眼：「原來妳是女扮男裝？」

「對不起，礙於情勢，我那天不便向你表明身份。」南宮雪說：「儲公子，多謝你高抬貴手，放走了本幫幫主夫人……」

「不！」儲客申痛苦的說：「仇姑娘饒過我一命，如果我早知道妳是唐山幫的人，我誓死也會說服我爹不與倭奴鬼子聯手……」

「儲公子，我不怪你，我瞭解你的處境，你身爲人子，只好依父命行事

；」南宮雪心懸張京京他們的安危，不想久談，於是急急打斷他的話說：「儲公子，對不起，我必須要去救我的弟兄，有什麼話我們以後再聊吧——如果這一仗我們都不死的話！」

說畢，便要掠身而去！

「仇姑娘，」儲客申急道：「我只問妳一件事，那些琉球人爲什麼肯幫妳呢？」

「因爲他們是我的朋友！」話聲中，南宮雪已凌空而去！

儲客申呆立着。

他忽然喃喃自語道：「琉球人都願意爲唐山幫流血犧牲，而我天龍幫與唐山幫同是唐人同胞，却幫着倭奴鬼子狙殺唐山幫……天！那我天龍幫豈非比異族人還要不如？」

他痛苦得握緊了拳頭，內心在激烈的衝激着：「仇九放我一命，而且還當我是朋友……琉球人都幫她了，我如何能不幫她？但是……我爹呢？啊——天呀！我該怎麼辦？」

儲客申心痛如絞，恨不得立刻死去！

＊　＊　＊

南宮雪臉罩寒霜，劍鋒猛掄，三名向她急撲而來的倭奴人立刻應聲而倒，再反手一劍，狠狠的穿破了由背後想向她偷襲的倭奴人的腦心！然後一個斜掠，一脚把擋住她去路的兩名天龍幫兒郎踢得前仰後仆，順利的來到了滿身浴血，正努力殺敵的張京京身側！

「京京，妳沒事吧？我來啦！」話聲中，南宮雪已刺穿了一名狂撲而來的敵人的咽喉，鮮血像怒矢般的急噴而出！

「妳幹的好！」張京京鼓起餘勇，左一刀紮進了敵人的胸膛，右一刀切斷了一名鬼子的臂膀，鮮血濺得她滿身，她興奮的說：「若非妳及時帶救兵來，大夥肯定都完了！」

「總管和帥帥呢？」南宮雪起手兩劍，把正在圍攻張京京的鬼子斬倒於血泊中，一面游目四顧，却見不到王雪濤與張帥帥，心中頗爲焦慮：「京京，他們不會有事吧？」

張京京壓力驟減，終於可以暫時喘一口氣：「我不知道，他們在前院廣場中……」

「我們殺過去與他們會合。」

「好！」

幾句話中，南宮雪手起劍落，兇神惡煞般斬斃了足足近十名的敵人。一時間，但只見血雨紛飛、嗥聲如鬼，令到敵人爲之膽寒心破！

好一個南宮雪，一夫當關，萬夫莫敵，殺得敵人雞飛狗走，望風而倒，很快便殺出了一條血路！正當她想向前院廣場撲去時，忽見鶴田浩二斜刺裡一刀狂劈而來，同時犬養裕次郎也已朝她腰際刺來！

南宮雪悚然一驚！

但只覺鶴田浩二的刀法快速如神，彈指便飛到了南宮雪面門，把她逼得身形一窒，無法越雷池一步，眞不愧是大和會的高手！

匆忙閃過他一刀，南宮雪本欲狠狠反擊，但犬養裕次郎那一刀又逼得她踉蹌而退！

「小子，我來啦！」一聲狂吼，米不達已掄刀飛身而來！

他舉刀劈向犬養裕次郎，口中大叫：「倭奴鬼子！讓我送你上西天！」

同時，張京京已經對住了鶴田浩二。

南宮雪終於可以站穩陣脚。

米不達似與犬養裕次郎的武功在伯仲間，殺得難分難解。

張京京的武功看來則不及鶴田浩二，但却也虎虎生威，將他逼得連連後退——只因爲鶴田浩二奉竹下登樹之命務必要生擒張京京，因此鶴田浩二有點窒手窒脚，無法全力進攻。

南宮雪知敵人厲害，要想殺到前院去救王雪濤與張帥帥恐非易事，除非先殺一兩名敵人的主將，令敵人軍心動搖才有機可乘，因此她當機立斷，企圖先幫張京京殺了鶴田浩二再說！

然而她心念甫定，忽見兩條身影如狂風掃落葉般向她猛撲而來！

「幫主，殺死焦大總管的就是這個臭小子！」那兩人正是儲敢當與顏白。

「好小子！殺了你替焦總管報仇！吃老夫一劍！」儲敢當人老劍不老，一劍凌厲無比的飛了過來，竟差點叫南宮雪吃了他一劍。

南宮雪不敢輕敵，閃過儲敢當一劍之後，立刻吸氣縱身，驀地宛似旱地拔葱般的凌空而起，血淋淋的劍鋒直指顏白咽喉！

顏白曾經目覩南宮雪猝然一劍殺死了焦巴，曉得她的厲害，因此心懷戒懼，一見南宮雪飛撲而來，立刻機警的閃身而退！

南宮雪一劍刺了個空！

但顏白却忽地慘叫一聲，當場倒卧血泊中！

——他只顧閃避南宮雪，却忽略了陸少儼從他右側翻飛而去，正好冷冷給了他一刀！

刀鋒不偏不倚的劈在他的腰裡，顏白立刻變成了顏紅——血腸濺了他滿頭滿臉，一命嗚呼矣！

「陸少儼，納命來！」儲敢當見狀鬚髮皆張，倏地狂吼一聲，長劍陡如毒蛇出洞般的急掄猛振，壯碩的身子也驀地騰空而起，如泰山壓頂般的蓋向陸少儼！

人未至，冷冷的劍鋒已疾指陸少儼咽喉！

陸少儼乃張一斧的貼身侍衛，武功甚是了得，遠遠超過張京京與張帥帥兩兄妹，是唐山幫年輕輩份中的第一高手，但無論如何不是身經百戰，足智多謀的儲敢當的對手，竟被儲敢當逼得險象環生！

儲敢當一劍逼得陸少儼急急挪閃，再一劍劈下，陸少儼陡然走了位、失了重心，猝然跌跤於地！

儲敢當的第三劍無疑可以將之置於死地！

幸好南宮雪及時趕到，奮然一劍格住了儲敢當的劍鋒！

陸少儼趁機彈跳而起，驀又見幾名倭奴人狂撲而至，他重心未穩，只得踉蹌而退，差點中了敵人一刀，幸好幾名眼明手快的唐山幫兒郎撲上來解圍，陸少儼總算死裡逃生。

陸少儼驚魂未定，眼角瞥見張京京被鶴田浩二一輪猛攻，逼得有點招架不住，立刻狂吼一聲，凌空撲向鶴田浩二！

戰況如火如荼的展開着！

儲敢當對住南宮雪。

他的心情既震怒又駭異。

震怒的是，他的愛將焦巴原來就是被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子」殺死的，他恨不得將南宮雪劈成肉醬，以消心頭之恨！

駭異的是，他發現無論自己如何努力，不僅無法將之剁成肉醬，而且竟還被逼得手忙脚亂，顯得有點狼狽不堪！

南宮雪咬牙切齒！

她不耻儲敢當的作爲，她認爲儲敢當與倭奴鬼子聯手屠殺同胞，是件不可饒恕的罪行！

她立意殺死他！

她使出了渾身解數，不過幾個照面，已把儲敢當打得馬步浮動，章法紊亂！

儲敢當很精，一看不對勁，立刻閃身而退，口中大喝道：「弟兄們，替老夫殺了那小子！」

一大羣的天龍幫兒郎立刻吆喝着撲向南宮雪，刀劍如雨，逼得南宮雪爲之一窒！

南宮雪身經百戰，殺人如蟻，當然毫無懼色，手中之劍如鬼魅般的把敵人殺得屁滾尿流！

好一個南宮雪！

可惜的是，單她一個人好沒用，畢竟獨木難支大廈，南宮雪再威猛神勇亦無法力挽狂瀾——怪只怪唐山幫死傷太多，雖然在緊急危難中，南宮雪帶了大批援軍趕到救駕，在數量上或許能與敵人相抗衡，但在質素上却難望敵人之項背！

——唐山幫的人數有八百餘名之多，天龍幫有六百多人，大和會則僅五百人左右。唐山幫在人數上吃大虧，加諸張一斧之死訊至此已無法隱瞞，因此在士氣上敵長我消，很快便潰不成軍，死傷竟逾泰半，而敵人則僅損失百來人而已。而南宮雪帶來的援軍雖也有六七百之多，無奈琉球人的資質與能力終究差唐人與倭奴人一綫，他們的救援，雖曾使唐山幫士氣爲之一振，並且給予大和會與天龍幫一定程度的壓力，但轉戰衝鋒，血肉拚搏，很快便分出高下了。

唐山幫與琉球人的聯軍依然難敵大和會與天龍幫的聯軍！

戰局逐漸呈一面倒的狀況！

南宮雪作戰經驗豐富，一看情形不對，立刻殺到張京京身邊說：「京京，敵人太強橫了，再打下去我方必然潰不成軍，三十六計走爲上策！」

話聲中，南宮雪閃過了敵人凌厲的刀鋒，一劍狠狠刺去，將一名倭奴鬼子送回姥姥家，她接着說：「我們集中力量殺到前院去與王總管、帥帥他們結合，然後殺出重圍，逃到安全的地方去！」

「好」張京京一面揮着匕首，一面應道：「照妳的意思做！」

南宮雪手起劍落，將飛撲而來的敵人殺得人仰馬翻，血雨紛飛；然後一個漂亮而詭異的凌空斜掠，欺近了正努力與敵人格鬥厮殺的米不達身邊說：「『番鬼仔』，命令弟兄們全力衝殺到前院去，然後準備突圍撤退！」

「好！」米不達大聲應道。

南宮雪一馬當先，再次殺開一條血路向前院廣場衝去！

「往那裡逃？」正以一敵二的鶴田浩二撇開張帥帥與陸少儼，一個漂亮的騰空迴旋，飛身擋住南宮雪去路，「刷」的一聲，一刀劈向南宮雪晶白如玉的頸項，快如激星，惡過毒蛇！

「擋我者死！」南宮雪眼皮微撩，面不改色，冷冷一哼，劍出如風，一劍化解了鶴田浩二凌厲的攻勢，再一劍逼得鶴田浩二失勢走位，慌忙招架不迭！南宮雪得勢不饒人，立刻放手狂攻，立意置鶴田浩二於死地，以撼敵人軍心！

鶴田浩二似是料不到南宮雪武功如此了得，劍法高到令他心驚膽跳，匆忙急閃，眼睜睜的見南宮雪將血淋淋的劍刺向自己胸膛，竟無還手之力！

鶴田浩二神色大變！

他驚駭無助！

眼見他要血濺五步，當場死在南宮雪劍下，說時遲，那時快，一條人影電光火石般撲來，一聲大喝如焦雷響起：「大膽唐鬼子，吃我一刀！」

喝聲中，一抹絕冷的刀光如銀蛇閃電般的飛到了南宮雪肩側！

南宮雪眼角瞟動，一看來襲之人正是犬養裕次郎，只見她緊抿的唇角忽又用力一抿，居然不閃不避，對敵人凌厲的一刀置若罔視，反將手中之劍加速朝驚惶失措的鶴田浩二刺去！

她準備以一刀換一劍！

——她不想放棄殺死鶴田浩二的大好機會，即使因此而挨了犬養裕次郎一刀。

犬養裕次郎那一刀或許要不了她的命，但肯定會令她身負創傷！

南宮雪顧不得那麼多了，她只知道這一戰無論如何不能拖下去，否則只怕會全軍盡墨，只要能殺了鶴田浩

二，或許能令戰局改觀！

她已豁出去！

驀地，一道血箭激噴而起！

只聽鶴田浩二慘嚎一聲，南宮雪鋒利的劍鋒已成功的貫穿了鶴田浩二寬厚而結實的胸膛，當場倒地，氣絕身死！

就在南宮雪狠狠拔出熱血濃濃的劍鋒時，犬養裕次郎的刀鋒也正好嵌入了她的左肩！

一道殷紅刺目的血箭再次噴起！

然而，南宮雪却沒有死，也沒有哀叫，她甚至連眉頭都不肯皺動一下，彷彿那一刀並非是砍在她身上似的，她居然還浮起一絲冷笑，颯的一聲，反手一劍刺向一臉得意的犬養裕次郎！

犬養裕次郎一見鶴田浩二慘死在南宮雪劍下，心中大駭，但一見南宮雪吃上自己一刀，不禁泛起得意的獰笑！然而倏又見南宮雪令人匪夷所思的一劍刺來，當場嚇得目瞪口呆！

他以爲自己碰到了鬼！

他明明見到自己將南宮雪劈得鮮血噴起，不見她哀號慘叫也罷了，居然還有餘力反刺一劍，而且那一劍竟如此詭異快速，簡直是不可能之事！

他驚異得忘記了應該閃避或招架，或許南宮雪那一劍快得讓他無法閃避或招架吧——他竟眼睁睁的讓南宮雪的劍鋒刺進了他高突的喉結！

南宮雪狠狠抽回劍鋒時，犬養裕次郎瞠睜着眼，眼裡充滿着痛苦而驚懼之色，他急急丟棄手中之倭刀，兩手緊箍着咽喉，鮮血如噴泉般的從他指縫間湧出！他拚命睜大眼，赤紅的眼球彷彿要跳出了來似的！他同時還張大着長滿了短髭的大嘴，拚命在吸着氣。但只見他每喘一口氣，指縫間便冒出了大灘的鮮血，很快便染紅了他雙手；同時，似乎還有一陣急促、低沈，聽起來異常怪異的「咕嚕」聲自他喉中發出，有點像是年邁遲暮的老人喉中有一口「積年老痰」哽在那裡，他費盡全身力氣想將它吐出……

結果，他終於還是沒能吐出什麼東西來，哦，不，有的，他畢竟吐出了他這一生中的最後一口氣——當他仆跌於鶴田浩二身旁的時候。

全場驚鎭住了！

他們當然不是被犬養裕次郎可怖的死狀驚懾住，似乎他們不太肯相信南宮雪居然能一舉殺了鶴田浩二與犬養裕次郎，因爲誰都知道他們兩個，特別是鶴田浩二，可說是大和會的佼佼者，想殺他們絕非易事，只怕得付出相當代價，而南宮雪看來只負一點小傷而已，便輕易將他送上了鬼門關！

好個南宮雪！

她在短短一刻當中，快速而準確的制住肩上的穴道，以防傷口流血不止，然後驀地大喝一聲：「弟兄們！殺到前院去！」

話聲中，她已如怒矢般的急撲而去！

唐山幫與琉球人的「聯軍」立刻跟着殺了出去，大和會與天龍幫的「聯軍」想制止已來不及了！

南宮雪終於成功的殺到了前院，也終於見到了浴血而戰的王雪濤與張帥帥！

勢難力敵　乘船撤退

一輪皎潔的明月，掩照在小甜兒的臉龐上時，任何人見了都不免有我見猶憐的愛意，特別是她此刻正坐在御花園中聚精會神的彈奏着動聽的曲子。

琉球王靜靜的坐在她旁邊，兩眸微垂，不時輕拂頷下長鬚，顯然陶醉在小甜兒悠美的琴聲裡。

驀地，琴聲中斷，小甜兒抬眸道：「父王，有人來了！」

琉球王其實也已經聽到一陣細碎急促的脚步聲傳來，他臉上現出了不悅之色，似乎很不高興有人膽敢打斷他聽女兒彈琴的雅興。

可是當他看清來人竟是他寵愛的雷根時，臉上的表情立刻換上了驚異之色。

因爲他知道雷根向來最瞭解他的脾氣，除非有急事，他絕不會冒冒失失的前來打擾他在後宮的生活。

果然雷根施行大禮之後，便慌慌張張說：「啓奏聖上，郊外有人廝殺……」

「去！」琉球王大感不悅道：「這種小事也要來稟報？」

「此事非同小可，」雷根連忙道：「大和會和天龍幫聯手狙擊唐山幫，正殺得不可開交，血流成河，全城百姓皆人心惶惶，遠遠駐足觀看……」

「有這種事？」小甜兒吃了一驚，插嘴問：「情況怎樣了？」

「回稟公主，」雷根說：「聽說張一斧已死，唐山幫陷入苦戰，只怕要被殲滅……」

小甜兒芳心暗跳，連忙對琉球王說：「父王，是否該制止他們血拚廝殺？」

「爲什麼要制止他們？」琉球王輕描淡寫的說：「本王一向不過問江湖廝殺，何況他們都是外族人，鬼打鬼，誰勝誰敗，與我們何干？」

唐山幫的興亡關係着小甜兒「造反大業」的成敗，她當然關心了，她尤其關心「心上人」南宮雪的安危，但她却不敢露出任何聲色，以免引起琉球王的懷疑，只是淡淡的說：「島上三大幫派大火併，只怕會殃及無辜，令百姓人心惶惶，如何能坐視不理？」

琉球王笑了笑：「本王只規定他們不准在市區裡打打殺殺，他們並未違反禁令，由他們打吧！」

「但是，」小甜兒企圖說服他：「唐山幫一向代理承辦朝廷的官窰販賣權

，看這情景，唐山幫只怕難敵大和會與天龍幫的聯手，唐山幫若垮了，朝廷豈不蒙受了損失？」

「這倒不會，」琉球王胸有成竹：「到時將官窰販賣權交給大和會或天龍幫管理，一切損失概由他們代墊，不就得了嗎？」

小甜兒嚅嘴欲言，忽又見琉球王說：「唐山幫的勢力漸漸有一枝獨秀的趨勢，本王正想用什麼方法遏止他們的氣焰，以免日益坐大，養成了尾大不掉那才糟呢，如今正好趁這個機會，藉別人之手消滅他們，本王落個輕鬆，哈，再好也不過了！」

一頓，朝雷根揮揮手道：「這種小事別來煩我，去吧，別打擾本王的興緻！」

「啓稟聖上，」雷根恭恭敬敬道：「臣並非有意冒犯聖上興緻，而是因爲那場廝殺竟有我們琉球人參與，所以……」

「什麼？」琉球王驚詫道：「有本國人介入？是什麼？」

「據報，有喀巴族人、瓜拉尼族人、東班牙族、阿美族與巴拉西族人等幫助唐山幫抗敵……」

「人數有多少？」

「有六、七百人之多。」

「這麼多？」琉球王十分驚訝：「他們爲什麼要幫唐山幫？」

「臣無法知悉，」雷根說：「他們此刻正殺得眼赤刀紅，除非派兵介入，制止他們廝殺，否則無法查問他們爲何要介入外族人之爭……」

一頓，誠惶誠恐問：「只因有本國人參予廝殺，因此臣才特來請示聖上是否要發兵干預？」

「是呀，」小甜兒順水推舟：「父王，既然涉及本國人之戰事，怎能袖手旁觀，不聞不問？」

琉球王沒應她，逕自問雷根道：「有沒有我們麻仙族人介入？」

「回聖上，沒有。」

「那好，」琉球王揮揮袍袖：「那些刁民愛管閑事，竟幫着外族人流血拚命，死了活該，別管他們的死活了！」

「是！臣遵旨！」雷根躬身彎腰：「聖上若無其他聖諭，老臣告退。」

「等一等，」琉球王忽又說：「派人嚴密注視情況，隨時奏上！」

「是！」

「另外，」琉球王又發令道：「唐山幫既然敵不住大和會與天龍幫的聯手，必會四散逃竄，逃往郊外或海上者，由得他們，無須過問；若逃入市區裡，則務必維持法令，不准任何人廝殺血拚，以免擾亂百姓安寧，而壞了本王威信，因此你傳本王命令，今晚在街上多派重兵巡守，以靖戰禍！」

「臣遵旨！」雷根領諭而去。

雷根走後，小甜兒開口說：「父王，喀巴族人、瓜拉尼族人，他們都是您的子民，如何能置之不顧？」

「小乖乖，」琉球王含笑道：「本王說過，什麼都依妳，就是國家大事不准妳過問，妳忘了嗎？」

小甜兒噘起了櫻桃小嘴：「不問就不問嘛，有什麼了不起！」

說着，用力推琴而起，轉身便要離開御花園，琉球王連忙張聲問：「小甜兒，妳要去那裡？」

「回房睡覺啦！」小甜兒頭也不回。

「父王還要聽妳彈琴呀！」

「不彈了！」小甜兒冷冷的頂了一句：「本公主今天沒興趣彈了！」

琉球王素知小甜兒的脾氣，通常遇到這種情形，他總是會依她而取她歡心，但逢到「國家大事」他大都不願讓別人左右他的意見，他是個堅持己見而相當固執的人，因此他見到了小甜兒發脾氣，只是搖搖頭、苦笑一下，便命佇立一旁的宮娥護送小甜兒回宮，自己也在太監與侍衛的護駕下回宮寢息。

* * *

小甜兒疾步走回寢宮，忽地把房門用力關上，將宮娥們擋在外邊。

「公主請開門，」爲首的一名宮女低聲下氣，小心翼翼道：「讓奴婢們進去服侍公主寢息……」

「不必！」小甜兒的聲音冷冷的傳出來：「本公主今晚心情不好，誰都不要惹我，否則準叫她們吃不了兜着走！」

一頓，冷冷的說：「記住！天亮以前，誰都不准來打擾我，懂嗎？」

「是，公主！」宮女們當然瞭解小甜兒的脾氣，應了一聲，全都退走。

* * *

唐山幫的前院廣場是用來集合、檢閱、訓練手下的地方，當然又廣又闊，足可容納幾千人，因此這場戰役，雙方的主力都放在這裡。

廝殺的情況自然慘過後院！

王雪濤率領着唐山幫八堂中的六堂兵力對抗敵人，但此刻居然只剩三堂人馬不夠，只餘兩百多人浴血作戰，而且六個堂主竟皆全部殉亡！

王雪濤本身也已吃了竹下登樹一刀與儲敢當一劍，血披滿身！

張帥帥却安然無恙。

那是因爲王雪濤拚命保護他的緣故。

很明顯的，王雪濤已將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只盼能保全張帥帥的性命，爲張一斧留一個後。

只可惜敵我懸殊，王雪濤無法帶着張帥帥突出重圍，幸好緊急關頭有一批琉球人衝殺而來，幫他們對抗敵人，使得王雪濤壓力驟減。

對於琉球人的出現，王雪濤自然又驚又喜，他起初不明白爲何會有這幫人拔刀相助，但由於南宮雪業已將「血神島」之事全盤告訴他，他很快明白那些人是南宮雪帶來的救兵。

他當然精神大振，更加搏命殺敵。他心知南宮雪兵分兩路，她一定

到了後院救援張京京，於是便想殺到後院與之會合，無奈敵人攻勢太猛，幾次突圍俱皆失敗，心中正憂慮時，幸好南宮雪殺過來了。

南宮雪帶領着張京京他們殺到前院，儲敢當自然尾隨殺來，至此，兩個戰場結合為一，全部集中在前院廣場了。

然而戰況並未改觀，無論如何唐山幫已折損太多人馬，元氣大傷，救駕的琉球援軍的素質與作戰能力，究竟與大和會、天龍幫的聯軍差上一截，他們雖給予敵人一定程度的壓力，卻始終無法扭轉戰局，依然陷入苦戰，屈居下風！

南宮雪也已全身浴血，但她神勇異常，如出柙之虎，銳不可當的殺到了王雪濤身邊，大聲說：「總管，不可戀戰，咱們突圍吧！」

「好！」王雪濤大聲說：「妳先走，讓我來壓陣斷後！」

「不！還是總管帶着帥帥先走！」

南宮雪一劍劈死了兩名鬼子！

這時，張京京與陸少儼、米不達也殺了過來。

張京京見王雪濤與張帥帥仍活着，顯得頗為激動道：「二叔，您負傷了，快先走吧，讓京京與敵人週旋，快走啊！」

南宮雪亦急促道：「海口備有船隻，幫主夫人業已安全上了船……」

話聲未完，忽見一抹絕冷刀光急飛而來！

南宮雪抬眼一望，發現是竹下登樹，當下不敢大意，連忙挪身閃避！

竹下登樹大概已知悉愛將鶴田浩二與犬養裕次郎已死於南宮雪劍下，但只見他一臉憤怒之色，一面舉刀，一面怒罵道：「狗小子，納命來！」

這時，儲敢當也飛撲而來，一劍刺向王雪濤！

同時，田中角榮也颯的一刀，怒劈米不達的頸項！

一場龍爭虎鬥已展開！

南宮雪雖勇猛如虎，無奈業已吃了犬養裕次郎一刀，多少影響了她的功力，因此不敢與竹下登樹力拚，採取避重就輕的游鬥方式。然而竹下登樹身為一幫之主，武功甚是了得，一把鋒利的倭刀舞得出神入化、凜凜生威，南宮雪處於被動狀態……

張京京見狀，立刻撲前來助南宮雪一臂之力，口中叫道：「讓我來！」

話聲中，鋒利的匕首已如毒蛇吐信般的直戳竹下登樹咽喉！

竹下登樹一見張京京，虎目裡泛起一抹複雜的神色，一邊閃避一邊說：「張京京，你們已經失敗了，困獸之鬥徒增流血而已，何不放下武器，乖乖投降，本幫主定當網開一面，饒妳不死……」

「放你媽的狗屁！」張京京一刀緊過一刀，攻勢如排山倒海般的壓向竹下登樹，怒不可遏道：「要我們投降，呸！做夢！」

很奇怪的是，竹下登樹似乎極不願意傷害張京京，只是閃避，並不出招，竟然被逼得連連後退，顯得有點進退失據……

張京京一見機不可失，放手搶攻，使出渾身解數，立意置竹下登樹於死地！

竹下登樹被逼得忍無可忍，驀地大喝一聲，倭刀陡如幽靈般的斜斜劈出，一刀化解了張京京凌厲的攻勢，再一刀便把張京京逼得一窒！

「京京，妳不是他的對手，讓我來！」南宮雪得到了片刻的休息，趁機調息了一下體內的眞氣，勇猛的架住了竹下登樹的刀鋒，一面對張京京大聲道：「快帶着弟兄們殺出去！快啊！」

張京京很機靈，心知此刻並非逞強的時刻，馬上大喝：「弟兄們！跟我走！」

她率先突圍而出！

「往那裡逃？」幾聲暴喝驟然響起，一大堆的敵人如豺狼般的急撲而來！

「擋我者死！」張京京銀牙猛挫，兩目赤紅，殺得敵人鬼哭神號，陣脚大亂！

這當中，陸少儼與張帥帥已帶着一大幫的弟兄跟在她後面，企圖殺開一條血路，殺聲震天！

戰局已到了最後關頭，唐山幫若突圍失敗，只怕結局將非常淒慘矣！

* * *

南宮雪沈着的對付着竹下登樹。

她本想伺機制住對方，來個擒賊擒王，若能順利活抓或殺死竹下登樹，無疑能使戰局改觀，縱使不能反敗為勝，也一定可以成功突圍。但竹下登樹的武功委實不可小覷，南宮雪不易擊敗他，加諸敵人實在太多，不時有人向她偷襲，弄得她無法全力對付竹下登樹，因此南宮雪不僅無法如願制服竹下登樹，反而處處被對方佔先搶攻，顯得被動異常。

「原來你這狗小子就是仇九？」竹下登樹似乎這時候才看清楚南宮雪是女扮男裝，顯得十分驚異道：「我知你是何方神聖，仇九，妳哥哥仇八既已與我妹妹結為一家人，咱們也算是一家親了，快放下武器，本幫主決不會虧待妳的……」

「放屁！」南宮雪一聽柳花花與竹下三枝的事，頓時火冒萬丈，怒不可遏的掄劍狂攻，殺得竹下登樹慌忙閃避不止！

趁這機會，南宮雪溜目遠望，發現張京京他們正與敵人僵持不下，無法突圍，心念一動，立刻撇下竹下登樹不理，一個飛身，如離弦之箭般的射向正對王雪濤展開猛烈攻勢的儲敢當！

王雪濤的武功本與儲敢當不相上下，旗鼓相當，只因他早先受到儲敢

當與竹下登樹的聯手圍攻，吃了他們一刀一劍，功力大減，自己非儲敢當之對手，所以一直處於挨打局面。

南宮雪如大鵬般的衝過來，把儲敢當逼得身形一窒，持劍而退，王雪濤才得到了片刻喘息的機會……

「總管！快去助京京他們突圍！」

南宮雪勇不可擋的化解了儲敢當的凌厲攻勢，一面大聲道：「快啊！遲了就不妙啦！」

「不！你們先走，讓我來斷後！」

王雪濤是張一斧生前最信任的弟兄，他一生愚忠，身先士卒，絕不肯率先逃走。

南宮雪見他不走，有點生氣，語氣不客氣的說：「總管，莫非你要見到大夥死在一塊你才甘心？快走啊！」

一語驚醒夢中人，王雪濤總算被南宮雪喝醒了，立刻舉刀騰空而去！

「往那裡走？」竹下登樹一聲冷叱，一抹絕冷的刀光幽靈般的劈向王雪濤下盤！

「竹下登樹，休得猖狂！」南宮雪眼明手快，趁着躲閃儲敢當劍勢之際，斜身揮劍，驚險的擋住了竹下登樹凌厲的一刀。

王雪濤已疾撲而去，閃進敵羣中，手起刀落，順利的殺到張京京身邊，只聽得他猛然大喝：「弟兄們，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大家跟着我衝出去，君子報仇，十年不晚！」

王雪濤乃唐山幫的第二號人物，在幫中的聲望自然非同小可，經他這麼一喝叫，唐山幫兒郎個個精神陡地一振，紛紛鼓起餘勇，爭先殺敵，一時士氣如虹，竟將團團圍住他們的敵人殺得節節後退……

當然，那些琉球援兵也跟着他們共同努力，殺開了一條血路！

不過短短工夫，王雪濤已一馬當先的殺出了重圍，率領着部卒衝出了唐山幫大門！

竹下登樹見狀，立刻拋下南宮雪不管，飛身撲起，口中大喝道：「弟兄們！追！殺他個寸草不留，一個也別讓他們走脫了！」

南宮雪亦立刻掠到正與田中角榮殺得難分難解的米不達身邊，大聲說：「『番鬼仔』，別玩了，還不快跟我走呀！」

米不達被南宮雪這麼一喝，這才發現偌大的廣場上，除了滿佈死屍之外，大家正紛紛往外逃跑，立刻應道：「媽的，大家都走了，我當然不玩啦！唐鬼子，我跟你一起走！」

話聲中，他機警的閃過了田中角榮凌厲的刀鋒，便與南宮雪飛掠而去！

儲敢當與田中角榮當然在後面疾疾追趕！

* * *

御書房只有兩人。

一個是琉球王；另一個是雷根。

琉球王的表情頗為凝肅，靜靜的

聆聽着雷根的報告：「……據調查，是因為大和會的竹下三枝擄劫唐山幫的仇八，致引起唐山幫的憤怒，而欲與大和會攤牌；不想大和會不知怎地知悉唐山幫幫主張一斧已死，遂說服天龍幫合作，來個先下手為强，猝然偷襲唐山幫，殺得唐山幫措手不及，兵敗如山倒……」

雷根即使是與琉球王獨處，仍然表現得畢恭畢敬，雖然琉球王賜他相對而坐，他照樣正襟危坐，垂眸挺胸：「雖然於緊要關頭，有幾百名本國人增援唐山幫，但最終仍難挽回大局……」

「唐山幫覆滅了？」琉球王問。

「是的，唐山幫已經垮了，」雷根回道：「不過他們並未全軍盡墨，業已突圍而出……」

「哦？」

「不久之前，接到新任御林軍長圖絡活的報告說，唐山幫在幾經艱辛的狀況下，殺開了一條血路，雖然大和會與天龍幫的聯軍予以狠狠追擊，仍然成功的逃離了戰場……」

「他們逃往那裡去？」

「一部份逃離海上，一部份則逃竄於市區中隱匿；另外聽說有部份人被生擒活捉……」

「戰事已結束了？」

「基本上可說結束了，」雷根說：「僅在郊外仍有零星戰鬥，大和會與天龍幫企圖對那些來不及登船逃亡，以及無法逃入市區裏的唐山幫殘兵敗卒，來個斬草除根，以絕後患……」

「雙雙傷亡情況如何？」

「據初步估計，唐山幫死傷最為慘重，八堂人馬僅剩兩堂人多一點，聽說八名堂主全部犧牲，精銳盡失，而且王雪濤還負傷累累，身中數刀……」

雷根接着說：「大和會比天龍幫的傷亡要輕，僅死傷百來名而已，但卻損失了幾員大將，計有鶴田浩二、山本五十六與犬養裕次郎等，因此聽說竹下登樹十分惱怒，在刼掠了唐山幫的財產物業之後，一把火燒了唐山幫的山門大寨，到現在，幾里之外仍可見火光冲天，濃煙密佈呢……」

琉球王忽輕歎了一口氣：「唉，唐山幫本是島上第一大幫，財大勢大，不想卻落得如此下場，眞是世事難料啊……」

「關鍵在於張一斧，他若不死，大和會與天龍幫絕沒那個膽子發動攻擊……」

「張一斧，他的確是個出色的唐人，本王一直很賞識他，而且也一直很顧忌他，他如果是我們痲仙人，本王一定重用他……」琉球王與張一斧因官窰販賣權的授與，一年之中定期見幾次面，他對張一斧留下深刻印象，曾當面讚譽他是島上最傑出的唐人，他似乎十分惋惜張一斧之死：「張一斧是怎麼死的？」

「據說大和會因在幾次重要場合不見張一斧露面，乃大膽推測他已病入膏肓或病故……」雷根微微一頓：「果然不錯，唐山幫敗走之後，大和會與天龍幫大肆搜掠唐山幫的財物，發現張一斧早已死在書房裡，屍體還經過防腐劑處理呢……」

「倭奴鬼子一向忌恨張一斧，」琉球王輕啜了一口中原長白山的參茶，「張一斧的屍體落在他們手裡，只怕會被千刀萬斬吧？」

「也許會吧，不過老臣並未接到這樣的報告……」雷根說。

「張一斧死了就死了，不關我們事，」琉球王放下茶盅，道：「本王想知道的是，我們琉球人死了多少？」

「少說也有一兩百人。」

琉球王凝聲問：「可查出他們為何要替唐山幫流血賣命？」

「暫時還查不出。」

「奇怪，」琉球王眼泛疑惑：「江湖上，本國人與外族人一向涇渭分明，不相來往，他們竟然甘為唐山幫肝腦塗地，你不覺得可疑嗎？」

「也許，」雷根謹慎的說：「張一斧的為人一向比較豁達，而且頗重情義，本國人民對他的印象一直都不錯，或許，他們激於義憤，而對唐山幫施以援手吧，除此之外，很難找出合理的解釋……」

琉球王忽截口道：「你有沒有注意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請問聖上，甚麼問題？」

琉球王凝眸道：「自統一戰爭之後，本島江湖之勢力已被瓦解，因環境所需，故暫時允許唐人與倭奴人結黨營幫，自成集團勢力，但本國人民全部納於本王之控制下，並無有組織之幫派存在，充其量只剩巴拉西那種少數民族仍聚集營生，但數量極少，僅三兩百人而已，力量微不足道，為何在短短時間，突然跑出了喀巴族，瓜拉尼族、東班牙族、阿美族、巴拉西族的聯手？他們聯手增援唐山幫，難道這還不足以說明他們之間原來早就有聯絡，甚至是具備有組織形態的關係？」

「是呀！」雷根脫口道：「他們能在倉猝間組成聯軍援救唐山幫，必然是聽命行事，否則無法如此快速組織成軍，我怎沒想到這一點？」

琉球王冷冷的注視著他。

雷根額角冒出了冷汗：「老臣該死！老臣即刻命人調查此事……」

琉球王冷冷一哼：「如何調查？」

雷根說：「抓他們幾個來嚴查拷問，必能水落石出。」

「那豈非打草驚蛇？」

「聖上的意思……」

「很明顯的，」琉球王濃眉下的眼神閃著一縷精明狡黠：「島上似乎潛伏著我們不知道的勢力組織，特別是喀巴族與瓜拉尼族人，他們一直很不滿我們痲仙人統治他們……其實，本王也心知肚明，我們雖然口口聲聲强調

島上各民族一律平等，實則一直偏袒本族人的利益，其他各大小種族或多或少心懷怨懟……」

一頓，聲音轉沈，續道：「本王只怕，他們暗地裡互相勾結，組成了可怕的勢力集團，甚至與唐山幫互通聲氣，企圖謀反，否則他們怎會如此快速組軍援助唐山幫呢？」

雷根冷汗簌簌！

「當然，這只是推測吧了，」琉球王輕咳一聲，眸光轉厲：「然而唐人有句話：居安思危，雖然我們痲仙族人已有效統治本島多年，但卻不可躭於安樂，否則一待事變，則噬臍莫悔矣！」

「是！老臣謹記聖上明諭！」雷根連忙離座躬身彎腰。

「為免打草驚蛇，」琉球王冷沈道：「最好派出精明幹練的手下，打扮成平民百姓，暗中調查他們的動靜，然後再作決定，懂了嗎？」

「是！」雷根匍伏於地。

琉球王淡淡的擺了擺手，示意雷根回坐之後，忽又道：「對了，這幾天宮裡忙著準備明日的比武大會，本王倒忘記問你，可有潘猛那厮的下落？」

「正加緊追查中。」雷根小心翼翼的回答：「除非他逃離海外，否則早晚會落網。」

「我有一點想不通，」琉球王沈聲說：「公主經過驗身仍是完璧之身，這証明潘猛並無對公主做出任何越禮之行為，那麼，他為何經常偷偷到公主房裡去呢？他的目的在那裡？」

「可惜老臣派去監視潘猛的人被他殺了，否則必能知悉他的意圖……」雷根停了一下，小心的問：「聖上不是問過公主了嗎？她怎麼說？」

「公主酷愛武功，她說他們只是在房裡談論武學之道罷了。」琉球王說。

雷根嚅了嚅咀，欲言又止……

「你想說甚麼？」琉球王望住他。

「沒甚麼……」雷根吞吐著。

「是否，」琉球王問：「你懷疑公主的說詞？」

雷根察言觀色，遲疑了一陣，才措詞謹慎的說：「公主之言不無道理，只不過，談論武學之道為何非在房中不可？特別是潘猛，他是個相當精明的小子，況且身為御林軍之長，明知擅入公主寢宮乃殺頭之罪，他為何不在公開的場所與公主談論武學之道呢？他的作法令人匪夷所思……」

琉球王沈默不語。

雷根見狀，顯得有點緊張，以為自己說錯了話，連忙又說：「老臣之言並無對公主不敬之意，只是說潘猛他……」

琉球王淡淡截口道：「本王沒怪你，事實上，本王一直頗為懷疑公主與潘猛之間的關係，但，他們之間既無亂搞男女關係，也實在想不出他們之間……」

話落一半，琉球王忽又沈默了下來，似乎墜入了沈思……

雷根不敢打擾他，也跟著靜下來。

偌大的御書房頓時一片安靜，明亮柔和的燈光照在琉球王紅光滿面的臉上，令人覺得他是一個强壯的老人；尤其是他沈思的時侯，眉宇間閃漾着沈著冷靜的神采，更讓人覺得他實際上是一個胸腑極深的「明君」——至少你不會說他是「何不食肉糜」的昏庸之君！

忽然，琉球王抬眼望住雷根，緩緩打破了沈寂：「有一個問題，你要老老實實回答我！」

雷根連忙恭聲想道：「臣一向是對聖上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請聖上明鑒……」

琉球王抿咀問：「你認為公主像不像本王？」

雷根猛地楞了一下，竟無法作答，他似乎弄不清楚琉球王的話意：「老臣愚鈍……」

「本王是說，公主的長相是否酷肖本王？」琉球王頓了頓，接上一句：「你要老老實實的回答本王，不准推搪！」

雷根連忙道：「回聖上，公主的長相酷似已過世的貴皇妃。」

貴皇妃便是小甜兒的母親，琉球王十分寵溺貴皇妃，貴皇妃死後，琉球王便將愛意轉授到小甜兒身上，視為掌上珠，心頭肉。

琉球王似是不太滿意雷根的回答，語氣有些不悅：「本王只問你公主像不像本王？」

雷根只好據實回答：「不……像……」

琉球王忽又問：「你是否覺得她有點像另外一個人……」

「是的，公主很像貴皇妃……」

「不，」琉球王截口道：「除了貴皇妃之外，她還像誰？」

雷根呆了一呆。

他顯然料不到琉球王有此一問，要不便是不知道小甜兒還像誰，竟一時間怔住……

琉球王瞇了瞇眼：「你或許答不出這個問題，畢竟……」

話落一半，他突然兩眸倏睜，單手一探，倏地抓住了放置於案頭上的寶劍，陡然大喝一聲，驀地騰空掠身而出！

嘩啦一聲大响，琉球王碩大的身形如大鵬般的撞破了窗子，衝出了御書房外面！

雷根是個機警而謹慎的人，他立刻跟著掠身而出，同時口中大喝道：「甚麼人在外面？」

琉球王衝出窗外時，只見一條黑影急速竄起，待他兩脚落地尚未站穩，黑影已成了一個黑點，迅即消失於叢林裡，琉球王正想縱身追去，忽見四週湧來了一大片御林軍，驚惶問道：「聖上，發生了甚麼事？」

乎是想知道本王對島上出現了不知名的本國人勢力集團作何反應……」

雷根小心的問：「公主既有如此嫌疑，聖上爲何不下令緝捕她？」

「別操之過急，」琉球王抿咀道：「在還未找到足夠的証據之前不宜妄動，否則打草驚蛇，讓幕後之人提高警覺，隱蟄不出，豈不前功盡棄？」

一頓，冷冷又道：「目前，只需派幾個精明幹練之人嚴密監視公主的一舉一動，隨時隨地向本王匯報，懂嗎？」

「老臣遵旨！」

* * *

世上有很多痛苦之事，其中最大的痛苦莫過於「戰敗」！

戰敗比戰死還要更令人難過不堪，因爲戰死沙場一了百了，甚至還可贏得後人推崇與尊敬，被稱爲「烈士」，名垂千古。而戰敗仍活下來之人的感受就不同了，那種心靈的創傷與自尊心的受挫，實非局外人可領受得到的，特別是你曾經眼睜睜的目睹自己親暱的戰友被氣焰囂張的敵人活活斬死，而自己又無能爲力扭轉戰局，只得含辱敗走，那種痛苦，豈是筆墨所能形容的？

——歷史上，西楚霸王項羽垓下一戰，兵敗如山倒，不肯渡江寧願自刎而死，就是受不了戰敗的恥辱與痛苦啊！

——歷史上，曾國藩屢戰屢敗，但他在寫給皇上的奏表上卻將「屢戰屢敗」寫成了「屢敗屢戰」，因而感動了皇帝，堅定的支持他，而不將他撤換，終使曾國藩反敗爲勝，揚眉吐氣，一洗戰敗之恥，贏得青史留名，萬古流芳！那是因爲他忍受了無數次戰敗的痛苦與恥辱，所以才有成功的一天啊！

張京京的感受如何？

她的心境是像項羽抑或曾國藩呢？

南宮雪很關注張京京，知道她的感受一定很痛苦，正想給她安慰之時，不想張京京居然一臉笑容的對她說：「南宮雪，謝謝妳，這次若不是妳，唐山幫眞要被敵人殺得鷄犬不留，片瓦無存啦！」

南宮雪鬆了一口氣。

——看來張京京比曾國藩還要堅强勇敢！

她們此刻正在一條船上。

這條船並非是唐山幫的船——大和會與天龍幫在偷襲唐山幫的同時，派出一支精銳的狙擊部隊，將唐山幫停泊在海口的數十艘大小船隻，全部擄掠駛走，以防唐山幫出海逃走——而是琉球人的船隻，大和會與天龍幫料不到會有琉球人支援唐山幫，因此來不及準備船隻追擊，只好眼睜睜的看着他們揚帆逸去。

船上當然擠滿了人，足足有幾百人坐一條大船，幾乎擠得水洩不通，不過秩序卻出奇的好，大家排排而坐，鴉雀無聲——也許他們疲憊，也許他們因戰敗而難過得說不出話來吧。

當然，這些僥倖上了船的逃生者並非全部安然無恙，其中不乏身負創傷者，因此可以看到甲板上躺著不少血流滿身的傷者，一些人正努力的爲他們止血，包紮傷口，間中可以聽到此起彼落的呻吟聲。

南宮雪也受了傷，但她卻咬著牙沒有呻吟出來，當張京京小心翼翼的爲她處理好傷口之時，忍不住吁了一口氣說：「還好，刀鋒偏了一點，否則妳這條臂膀便要報廢了，好險哪！」

「總管的傷勢如何？」南宮雪靠坐船舷上，運功調息了一會，覺得身子還能支撐下去，活動了一下，說：「帶我過去看看總管他們……」

「剛敷了葯，他已在船艙裡睡著了……」

「那就讓他休息吧。」南宮雪望望她：「妳呢？妳沒受傷吧？」

「我沒事，」張京京歎了一口氣，眸角浮起淡淡淚光：「我應該戰死沙場才對的……」

「別這麼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南宮雪安慰她：「一次失敗並不表示永遠失敗，人生總是有起有跌的時候，不是嗎？」

張京京吸了一口氣，强行忍住了奪眶而出的淚水，悲聲道：「這一戰，本幫已元氣大傷，死傷慘重，只怕難再有翻身的機會了……」

「別這麼悲觀，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南宮雪用力拍了一下她的肩：「別忘記咱們還有血神島上的盟友，總有一天可以再次君臨天下！」

張京京是個樂觀活潑的女人，只是環境的慘變才令她感到沮喪，在南宮雪的安慰鼓勵下，她總算堅强的挺了下來，「這次眞虧血神島的朋友拔刀相助，否則眞是不堪設想……」

一頓，她頗爲疑惑的問：「南宮雪，妳怎有辦法在緊要關頭召集那麼多琉球朋友趕來救援？妳不是入宮去見小甜兒公主的嗎？」

南宮雪說：「與公主談妥事情之後，快馬加鞭趕回來，老遠便見到戰事發生，心頭大駭，當下便想衝進來與敵人廝殺，可是當我看清敵人竟是大和會與天龍幫的聯手時，心知本幫必將潰敗無疑，憑我一人之力，無異杯水車薪，無濟於事，於是我情急生智，立刻趕到市區去召集巴拉西族人前來助陣……」

頓了一頓，她繼續說：「我在市區找到了米不達之後，他一口應承我召集所有弟兄前來赴戰，他是個很講義氣的人……」

「除了巴拉西族人之外，」張京京問：「妳爲何還能召集到那麼多的喀巴族、瓜拉尼族、東班牙族、阿美族……前來助陣呢？」

「是米不達提醒我的，」南宮雪說

「你們這羣飯桶！」雷根怒不可遏道：「快去抓人呀！有人偷聽聖上講話，你們是幹甚麼的？竟一點警覺心也沒有？」

衛士們一聽，臉都變了色，立刻發喊道：「有刺客潛入宮中，快敲警鐘！」

「不用了！」琉球王忽冷冷道：「刺客武功高强，輕功十分了得，此刻只怕早已逃逸得無影無踪了，再追也是枉然！」

他頓了一頓，冷冷又道：「一切裝作沒事發生一祥，懂嗎？」

「是！」衛士們齊聲應諾。

雷根心裡卻昇起了一絲疑惑……

* * *

回到御書房之後，琉球王若無其事的輕啜著人參茶；雷根心中卻有些忐忑不安，終於忍不住開口問：「聖上，您爲何不下令緝捕刺客？」

「那不是刺客，」琉球王慢慢的放下瓷盅：「本王並未遭到刺殺，不是嗎？」

一頓，淡淡一笑：「充其量，那傢伙不過是想偷聽我們說話吧了。」

雷根驚疑道：「是甚麼人如此大膽竟敢潛入宮中偷聽聖上講話，那也是罪無可恕之事，老臣不明白聖上爲何不予追究？」

琉球王淡淡一笑，忽道：「大內深宮乃天下禁地，一般外人豈敢擅自潛入？再說，那人用意似乎只是限於竊聽我們的談話……」

雷根心中一動，脫口道：「聖上的意思，偷聽之人是宮裡的人？」

琉球王含笑不語。

雷根更加駭異：「聖上可看清楚了那人是誰？」

「沒有，本王未看清那人面孔，」琉球王淡淡道：「但我心中已有數，那人可能是誰……」

「是誰？」雷根吃驚道：「聖上何不下令緝捕那人嚴加究辦？」

琉球王目露深沈，忽岔開話題道：「這件事暫時別理他，你還沒回答本王原先的問題，你說小公主除了貌似她母之外，還像那一個人？」

雷根一楞：「老臣不知道……」

琉球王望了望他，緩緩道：「你不認爲她有點像潘辛嗎？」

「潘辛？」雷根整個人僵住！

「你覺得像不像？」

「老臣……不敢確定……」

「別吞吞吐吐，本王要你說實話！」琉球王眼露嚴厲之色。

「是……是有……有點像……」雷根一向瞭解琉球王的脾氣，當他要你說實話時，你便必須知無不言，因此他鼓起勇氣說：「聖上是否懷疑小公主是……是……是……」

「是甚麼？說呀！」

雷根察言觀色，終於放膽說了：「聖上是否懷疑小公主是潘辛所生？」

「不錯！」琉球王瞇了瞇眼：「從側影看去，她的面孔輪廓其實有幾分頗似潘辛……這兩年來，我甚至還覺得她的個性頗似潘辛固執而倔强，令我不得不懷疑，在本王納她母親爲妃子時，貴皇妃實際上已與潘辛珠胎暗結……」

雷根靜默著。

他是個知進退之人，否則便不會受到琉球王之重用寵信，他當然知道這種事以他做臣子的身份不宜參加意見，無論如何間不疏親是個聰明人該懂得的最基本道理。

琉球王眼神趨於複雜：「當御醫驗明小公主仍是處子之身時，本王更加懷疑她與潘猛實際上是兄妹關係，否則他們怎會孤男寡女獨處一室而不及於亂？」

雷根聽得直頷首。

「如果本王推測正確的話，貴皇妃生前定曾將秘密告知小公主，」琉球王沈聲續道：「本王甚至敢大膽的說，他們早已知悉潘辛是被我們逼死的，他們在秘密謀反報仇……」

雷根大驚失色！

琉球王面色陰晴不定：「潘猛憑一個人之力竟能逃出宮中，緊急關頭時還有蒙面人物幫助他逃走，而且到現在還不知他下落，說明了潘猛後面有一股不知名的勢力集團在支持他……」

他吐了一口氣，緩緩又道：「今晚的江湖血戰，竟有本國人援助唐山幫，這不禁使本王聯想到，在昨天比武面試的時候，小公主極力主張讓唐山幫的仇八參加比武大會……再者，方才在御花園的時候，小公主一聽到唐山幫被狙擊，目露焦灼之色，而且一再主張發兵制止戰事，本王不依，她便怒氣沖沖掉頭而走……」

琉球王說到末後，忽地輕歎了一口氣，搖了搖頭，默默不語……

雷根舐了舐咀角，小心翼翼的說：「聖上的意思是懷疑小公主與潘猛秘密組織勢力集團，並與唐山幫有所勾結，企圖謀反？」

「從這麼多疑點來判斷，你不認爲這個可能性極高？」

「聖上英明，」雷根這句話並非阿諛之詞，他的確佩服琉球王的推斷力，尤其他看到琉球王方才衝出窗外的一幕，他這才深深感覺到琉球王老當益壯，腦筋與身手依然像年輕時那般犀利，雄風不減當年，當下佩服得五體投地說：「吾王英明睿智，洞燭機先，任何賊子之陰謀狡計必難於得逞，老臣定當效犬馬之勞，執轡衝鋒陷陣，以報聖上隆恩……」

說了一番肉麻的話後，雷根試着低聲問：「方才在窗外偷聽之人，聖上是否已看清楚是公主？」

琉球王忽輕歎了一口氣：「本王不太敢確定，不過十之八九是她，因爲只有她才熟悉宮中的崗哨伏樁，外人絕無法神不知鬼不覺的欺近內宮重地偷窺本王動靜，而她偷聽的理由，以

：「他知道我身上有一塊公主送我的金質『孔雀令牌』，他告訴我，憑那塊令牌，我可以調動隱伏在市區中的所有弟兄，他教我將孔雀令牌掛在胸前，沿著大街走動，果然便有人迎駕我，並帶我去與秘密基地的首腦柴吉爾見面，我向他要求支援……」

「原來如此。」

南宮雪續道：「我率著大隊人馬急急趕來支援時，正好半路上碰到陸少儼一班弟兄保護著幫主夫人與幫中老弱婦孺撤退，於是便命柴吉爾與米不達撥出一部份人護送幫主夫人到安全之地。從陸少儼口中，我們知悉戰局吃緊，於是便要求他們調派船隻在海口等候，以便不時之需……」

張京京忍不住又說：「這次若不是妳，唐山幫眞是連條老鼠也難逃一死……」

「快別這麼說，」南宮雪撇了撇唇角：「我們早已是自己人了，為何還要說這等客套話，豈非顯得見外了嗎？」

「不！」張京京顯得有幾分激動：「妳是被我逼來琉球島的，這本不關妳的事，是我唐山幫拖妳下水，我……」

「那都是已經過去的事了，還提它幹嘛？」南宮雪截咀道：「有道是不打不相識，我們既然已成了朋友，便要患難扶持，否則要朋友來幹甚麼？」

「南宮雪！」張京京緊握住她的手，淚水在眼眶裡打轉：「我相信，我這一生中再也交不到像妳這麼夠義氣的朋友了！」

南宮雪也緊握她的手：「很多人不願跟我做朋友，因為我是個脾氣不好的女人，那天我打了妳一記耳光，妳不怪我吧？」

這時，忽見米不達與柴吉爾走前來，南宮雪幫他們介紹，張京京感激道：「兩位，多虧您們援手相救，請受張京京一拜……」

「拜甚麼拜，」米不達是個粗獷豪邁之人，插咀道：「都是自己人了，何需客氣？」

「說得是，」柴吉爾外形魁梧高大，面貌輪廓分明，持別是鼻子相當高挺突出，是個典型的喀巴族人，模樣兒有幾分似潘猛，他看來也是個相當豪氣的人，他朗聲道：「今天我助你，他日你幫我，這個世界越來越小了，不是嗎？」

他這句話贏得了南宮雪與張京京的好感——現在的江湖世界，像柴吉爾那種想法的人似乎越來越少了。

——在「功利主義」過度的膨脹下，不只是已經到了「親兄弟明算賬」的地步，甚至連父子，母女間都已經錙銖必較、毫釐必爭了！

——即連共睡一張床被的夫妻，也都「這是我的，那是你的」分得清清楚楚，令你越來越懷疑千百年後的人類是否還有「親情」與「愛情」這些東西存在。

米不達與柴吉爾顯然不是那種人，因此張京京很快便與他們建立起了濃深的友情——千百年後的人類，「友情」這兩個字大概也成了歷史名詞吧。

由於船隻是柴吉爾調派出來的，因此上了船之後，一直由他負責指揮船上的水手，米不達則從旁助理，負責監看大和會與天龍幫是否派出船隻追來，直到現在他們才有空過來看南宮雪與張京京。

「唐鬼子，你的傷勢如何？」米不達很關心南宮雪，他似乎還不知道南宮雪是女兒身，他挨近她細心的查看她的傷口是否包紮妥當。

「放心，死不了。」南宮雪頗為感動。

米不達鬆了一口氣，笑着說：「嘩！小子眞要得，竟連鶴田浩二也殺了，還有那個狗養裕次郎也送他上了西天……」

「不是狗養裕次郎，是犬養裕次郎。」柴吉爾笑着說。

「犬就是狗，狗就犬；犬養不也就是狗養的意思嗎？」

南宮雪與張京京噗嗤而笑。

南宮雪回首望了望黑沉沉的海邊，問：「敵人沒有追來吧？」

「沒有，」柴吉爾回答：「敵人顯然料不到我們備有船隻，想派出船隻追擊已經來不及了，咱們已經走遠啦……」

「只怕他們不死心，稍遲會追來也說不定。」張京京咬着銀牙，眼露仇恨之火：「敵人立意殲滅我唐山幫，他們不會輕易罷手的。」

柴吉爾含笑說：「放心，等他們揚帆出海，咱們已潛藏到血神島，他們追不到我們。」

「噫，」南宮雪忽發現了甚麼：「我們的船好像不是開往血神島的……」

張京京也發現了這個情形，伸手指道：「血神島在那邊，我們的方向好像不對……」

柴吉爾不慌不忙的說：「我們坐的是大船，若直接航向血神島，萬一被岸邊的敵人看見那就不妙得很，為了安全起見，我們必須繞一個大圈，引開敵人的注意，以免洩露行藏……」

「原來如此！」南宮雪輕歎了一聲：「你們如此小心謹慎，怪不得數十年以來，你們的秘密組織安然無恙，琉球王從沒發現你們。」

「造反乃是大事業，做大事業怎能不小心謹慎？」柴吉爾淡淡一笑，一雙星辰也似的眸子忽露出了一抹憂慮之色：「但經過今晚這次戰役，我想，琉球王大概也會有所警覺了……」

「為甚麼？」南宮雪問。

「因為琉球王本就是個精明如鬼的老狐狸，」柴吉爾顯得有些憂心忡忡的說：「我擔心我們發動了這麼多人參加這次戰役，無異是『現形』，琉球王必然會暗中嚴加追查，只怕隱伏在市區裡的各大小基地會遭到可怕的壓力……」

「對不起，都是我唐山幫連累了你們。」張京京心中十分不安。

「別這麼說，」柴吉爾連忙含笑道：「其實我們的計劃本就是想拉你們唐山幫加入我們的造反大業，我們早已視唐山幫為伙伴，你們有難，我們出兵相救，是理所當然之事，不是嗎？」

一頓，岔開話題問：「只是，不知道大和會與天龍幫為何會突然聯合起來對付你們？」

張京京苦澀一歎，目含淚光道：「導火線是起於仇敎頭被竹下三枝擄劫而起，本幫意欲向大和會攤牌，不想竹下登樹那個老狐狸見我爹不露面，揣測我爹若非已病故便是病情極端嚴重，於是來個先下手為强，殺得本幫措手不及……」

「最可惡的是天龍幫，」米不達憤憤道：「他竟也恬不知耻淌這趟渾水！」

南宮雪長長一歎：「時勢所逼，天龍幫因見儲客申無法參加比武大會，大和會把仇八被劫與本幫幫主避不露面之事告訴了他們，明顯的大和會將贏得比武大會與對唐山幫之仗，天龍幫見風轉舵，為了求取利益，於是便也與大和會聯手出兵了……」

「天龍幫是羣不講道義的唐鬼子！」米不達對天龍幫的印象最惡劣，他朝海裡吐了一口口水：「有朝一日，若咱們的造反大業成功，一定將天龍幫殺個鷄犬不留，片瓦不存！」

驀地，忽見遠處的岸邊竄起了一片熊熊火光，照得滿天通紅！

船上衆人驚疑的起身眺望！

忽聽有人驚叫了起來：「呀！是大和會的鬼子與天龍幫的賊子放火燒了我們唐山幫的家園！」

船中立刻騷動起來，殘餘的唐山幫兒郎個個悲憤塡膺，有人已經嘶聲哭叫了起來：「媽的！殺千刀的鬼子！咱們回去跟他們拚了！」

「我們回去跟他們拚命！」

「殺一個算一個！」

「總管呢？我們要求總管帶我們回去向賊人報仇雪恨！」

「鬼子與天龍幫殺我們的弟兄、搶我們的女人、劫我們的財物、燒我們的家園……」一個激動得淚流滿面的唐山幫兒郎，握着拳、咬着牙、睜着眼，悲聲號叫着：「此仇不報非君子，我們不能畏縮逃走，如何對得起死去的弟兄？」

「對！我們不能逃走！」

「我們要報仇！以血還血！」

「殺鬼子！」

「殺天龍幫的無耻賊子！」

「總管！總管！您在那裡？幫主死了，您必須帶我們打回去，您不能帶我們像龜孫子般的畏縮潛逃！我們不能眼睜睜的看着賊人燒燬幫主帶領着我們辛辛苦苦建立的基業啊！如何對得起幫主在天之靈啊！」

一時間，本是像戰敗的公鷄，一直垂頭喪氣不語的唐山幫兒郎，忽似死火山爆發般的沸騰起來，羣情洶湧，鼓噪不安！

張京京遙望着烈焰火光，心如刀割，淚水忍不住奪眶而出！

但她一見船上的弟兄們騷動起來，身為幫主千金的她只好挺身而出，强抑心中的悲痛，走上前去安撫他們：「弟兄們，請冷靜……」

話未完，羣情激動的唐山幫兒郎已湧上來圍住她。

「大小姐，我們不想苟且偷生，讓我們回去與敵人決一死戰！」

「大小姐，士可殺，不可辱，我們要吃敵人的肉，喝敵人的血！」

「不殺鬼子誓不為人！」

「不殺賊子死不瞑目！」

大家你一句，我一言爭先的嚷叫着，張京京竟無機會開口說話，她正想大聲喝住他們時，忽聽得陸少儼的聲音傳來：「幫主夫人與總管駕到！」

衆人立刻安靜了下來。

＊　＊　＊

島上的人都認為唐山幫是張一斧建立起來的，也都知道王雪濤居功至偉，從頭至尾都是張一斧最得力的助手，在唐山幫兒郎的心目中，特別是此刻的心情，大家都視王雪濤為繼續張一斧之後的「當然領導人」，因此大家一聽到王雪濤出來之時，不約而同的安靜了下來。

除此之外，大家對張一斧的夫人容婉嫻更是敬愛有加，她在唐山幫創立的早期，與張一斧胼手胝足、同甘共苦、流血流汗，付出了無數汗馬功勞，不過是近幾年來，唐山幫趨於安定，加上她身子不太好之後，她才逐漸淡出，不再過問幫中事務。儘管如此，唐山幫兒郎上上下下對她的尊敬與愛戴絕不下於張一斧。

她的出現，令唐山幫兒郎不由自主的想起了張一斧，忽有人忍不住痛哭失聲起來：「夫人！請您帶領弟兄們復仇雪恨！」

「夫人，鬼子燒了我們的家園……」

「夫人，鬼子搶走了我們的女人……」

「夫人，弟兄們需要您……」

一時間，本是激動狂吼的唐山幫兒郎忽紛紛跪地號哭起來！

他們見到了容婉嫻就像是受了極度挫敗的遊子見到了慈母一樣，欲將心中的委屈、耻辱、悲傷、憤怒……完全哭訴出來！

滿船艙哭聲震天！

那情景，令到琉球人也為之心酸悲惻，很多人都跟着淚流滿面。

張京京當然也哭了！

即連南宮雪、米不達與柴吉爾也被感染得鼻尖兒酸酸、眼眶兒紅紅的……

容婉嫻却沒有哭，她甚至連一顆眼淚也沒有掉下，她看來堅强無比，

蒼白而緊抿的唇角洋溢着無比的毅力，她像一尊鐵石心腸的銅像佇立於舷側，默默的凝注着岸上的濃煙烈火……

儘管船隻離岸已遠，但漫天的火光仍照得衆人滿臉通紅，再加上潔白的月光掩映下，容婉嫻那張輪廓秀美的臉龐上，透着一片湛然……

南宮雪目不轉睛的注視着她。

她心中忽湧上一股奇異的感覺！

——她發現站在容婉嫻身旁的王雪濤竟也一臉湛然之色！

王雪濤沒有哭。

也沒有流淚。

他看來非常專心凝注着容婉嫻。

那神情，似乎超出了「恭敬」的範圍——下屬對主人恭敬的範圍。

南宮雪是個很敏感的女人。

特別是她已墜入愛河，對於男女間的感情總是有一股說不出的的敏銳觸覺。

她似乎覺得王雪濤那凝注的神情裡彷彿包含着非常眞摯之愛——對容婉嫻的愛！

在這一刹間，南宮雪心中很大膽的下了一個揣測——王雪濤與容婉嫻之間似乎隱藏着一股不爲外人所知的「不尋常關係」！

* * *

船上的鼓噪並未平息下去，南宮雪本以爲容婉嫻或是王雪濤會出言安撫他們，但他們誰也沒有開口說話，只是靜靜的凝視着天空中的火光。

南宮雪怕場面會越來越亂，正想挺身而出時，忽見容婉嫻轉身對身後垂手肅立的張帥帥與陸少儼開口道：

「把我的畫具拿來。」

張帥帥與陸少儼楞了一下，他們顯然不明白她此刻要畫具幹甚麼。

「拿我的畫具來，我要畫畫。」容婉嫻不過問幫中事務之後，便專心習畫，幾年下來，唐山幫上上下下都知道她繪得一手好畫。

但此刻却沒有一個人能瞭解她爲何要在此時此地繪畫？

——値此喪師新敗逃亡海上，目睹着家園被燬，容婉嫻竟有心情畫畫？

——她想畫甚麼？

大家都被她怪異的舉動引得面面相覷。

張帥帥與陸少儼依言從船艙中拿出畫具之後，容婉嫻竟在甲板上當着大家的面開始作畫！

大家忽然靜了下來。

大家都想知道她究竟想畫甚麼！

有人說繪畫是藝術。

其實它也是一種力量！

——當容婉嫻在明媚皎潔的月光下，快速而熟練的完成了兩幅畫時，一股看不見的力量已在她的畫筆下沛然凝聚！

她畫好兩幅畫之後，便命張帥帥與陸少儼高高舉起，面向大家。

「各位弟兄，可識得這兩幅畫？」容婉嫻環視了衆人一眼，終於開始說話。

「識得！」有人高聲回答：「第一幅畫是項羽自刎烏江，第二幅畫是勾踐卧薪嘗膽！」

「很好！」容婉嫻忽提高聲音，語氣鏗鏘有力：「項羽與勾踐俱是我國歷史上傑出的風雲人物，他們在人生旅途上曾經遭遇到與我們一樣痛苦的挫敗，結果項羽自殺了，煙消雲散，贏得千古儒夫之名！勾踐則十年生聚教訓，忍辱負重，終於成了春秋五霸之一！」

大家屏息靜氣。

「世上絕無不敗之師，勝敗本就是兵家常事！」容婉嫻此刻看來又回復了當年陪伴她丈夫張一斧打天下時的豪氣模樣，她神情凜肅的說：「戰敗，是一種恥辱，是一種痛苦！歷史告訴我們，要洗刷這種恥辱與痛苦，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如項羽自殺，一了百了，二是如勾踐捲土再來，東山再起！」

容婉嫻的語調愈來愈激昂：「弟兄們！常言說得好：敗軍之將不足以言勇！我們既已戰敗，就不該再說些無謂的話，一切恥辱與痛苦都要自己承擔，現在，諸位身上都有力，請將它發揮出來！」

「嗆……」唐山幫兒郎全都金刀出鞘！

「好！」容婉嫻目光冷峻的掃視了衆人一眼，大聲道：「刀，是來殺人的，只不過有點分別，殺敵人之刀是英雄，殺自己之刀是儒夫，你們自己選擇吧！」

「夫人！」有人激動大叫：「我們不做自殺的儒夫，我們要殺大和會的鬼子！我們要殺天龍幫的賊子！我們要復仇雪恥！」

「對！我們要報仇……」

「夫人，請讓我們打回去……」

大家爭先嘶嚷着，情緒又激動了起來！

「安靜！」容婉嫻倏地大喝一聲。

衆人果然安靜了下來。

「你們知不知道甚麼叫報仇？」容婉嫻忽臉罩寒霜，厲聲道：「自古江湖勝王敗寇！報仇要的是實力，絕不是空談口號！我們既已被敵人擊垮！若非琉球朋友拋頭顱、洒熱血，助我們一臂之力，只怕諸位早成了鬼子與賊子的刀下鬼，請問，我們拿甚麼東西去報仇？熱血？義憤？悲痛？有用嗎？那豈非是燈蛾撲火，自取滅亡？與其如此，爲何不學項羽自行了斷？雖淪爲千古儒夫之臭名，至少可免却不自量力與愚蠢幼稚之譏，各位弟兄，如果你們堅持現在便要找敵人報仇，請用手中之刀先殺了我吧！因爲我不願眼睜睜的看着大家前往送死，徒然增加我唐山幫的恥辱罷了！」

衆人沉默着……

容婉嫻冷冷的環視着衆人：「我忝爲幫主夫人，我的心境比諸位更加難過痛苦，但我絕對不會答應你們的要求將船掉轉回頭，琉球朋友出生入死，好不容易將我們救出來，他們也犧牲了不少弟兄，我們如果憑一時血氣之勇回去送死，如何對得起他們？他們的血豈非白流？你們能心安嗎？」

唐山幫兒郎忽都把頭都低垂了下去……

容婉嫻冷冷的又道：「船不是我們的，我們無權要求琉球朋友把船開回去，更無權要求琉球朋友陪我們送死！」

語音一頓，她忽然奪下陸少儼手中高舉的那幅「項羽自刎烏江圖」丟下海中，冷漠的說：「想回去報仇的弟兄，我不想阻止他，不過請他自行跳海，帶着那幅畫去接受敵人的嘲笑吧！」

衆人的頭垂得更低了！

「跳呀！」容婉嫻忽厲聲大喝道：「爲甚麼不跳呢？」

沒有人跳海。

相反的，唐山幫兒郎忽都長刀入鞘，有人揚聲大叫：「夫人，我們不做跳海儒夫，我們願意追隨夫人效法勾踐卧薪嘗膽。」

那人淚流滿面的自人羣中衝了出來，恭敬的自張帥帥手中接過「勾踐卧薪嘗膽圖」，高舉過頂，哽咽道：「從現在起，我們願意用我們的生命保存這幅圖畫，一直到我們把敵人擊垮爲止！」

說着，那人在容婉嫻面前跪了下來！

唐山幫兒郎也全都跟着跪在甲板上——包括王雪濤在內！

南宮雪很感動，她不由自主的也跟着跪了下去！

她一跪，身邊的米不達與柴吉爾互望了一眼，竟也跟着下跪！

船上的琉球人見米不達與柴吉爾跪下，也都隨着跪了下來。

容婉嫻早已淚含滿眶！

* * *

容婉嫻總算成功的安撫了歷經挫敗創傷的唐山幫兒郎，而且也贏得了琉球朋友的無比尊敬。

她不愧是幫主夫人，她趁這個機會向弟兄們說明了與血神島的關係與今後行動的方向。

同時，她還當衆推舉王雪濤爲新幫主。

「不！」誰知王雪濤却說：「帥帥是少幫主，他理應繼任幫主之職！」

容婉嫻說：「帥帥年輕識淺，本幫値此非常時期，非你擔此大任不可！」

王雪濤堅決推辭：「幫有幫規，幫主仙逝，少幫主接任乃理所當然之事，雪濤萬死不敢有所僭越，請夫人收回成命！」

張帥帥恭謹道：「二叔，娘說的是，帥帥才疏學淺，難以擔當幫主重位，懇請二叔……」

話未完，王雪濤已肅容截口道：「帥帥乃幫主之當然繼承人，雪濤誓死輔佐效忠帥帥東山再起，絕不敢……」

「二叔，」張京京見王雪濤堅持己見，於是插嘴道：「帥帥的確年輕了些，況且本幫正面臨艱困危厄之境，正需您的領導，您就別推辭吧！」

這時，唐山幫兒郎有人開聲道：「總管，我們希望您能接任幫主領導我們！」

「我們歡迎總管繼任幫主！」

「總管請別推辭！」

一時間，衆多唐山幫兒郎紛紛要求王雪濤繼任新幫主！

「雪濤，」容婉嫻溫柔的望住他：「既然弟兄們都擁戴你，你何忍拒絕他們？」

「夫人，恕雪濤礙難從命，」王雪濤堅持不肯接受，他忽含淚道：「大哥待雪濤情逾手足，恩重如山，雪濤無論如何要扶持帥帥繼任幫主，否則雪濤日後無顏相見大哥於九泉之下！」

「不，那是兩回事，你不能混爲一談，除了你之外，本幫再也找不出更適合的人選了，臨危受命，雪濤，你是義不容辭啊！」容婉嫻美麗的眼角忽也泛起了淡淡淚光：「一斧生前最誇[illegible]你，我相信，他在天之靈一定樂於見到你接他的棒子的……」

這時，忽有人跪地道：「屬下懇請總管出任幫主，扶持本幫東山再起！」

「總管請三思！」其他的唐山幫兒郎也紛紛跪下，不約而同道：「國不可一日無君，幫不可一日無主，本幫需要一位强有力的領導人，總管是我們心目中最恰當的人選！」

張帥帥也跪着含淚道：「二叔爲了保護帥帥，身負創傷，帥帥銘感於心，衷心擁護二叔出任幫主，二叔若不答應，帥帥長跪不起！」

「帥帥，千萬別這樣！」王雪濤慌忙伸手欲扶起張帥帥，但張帥帥執意不肯起來。

這時，跪地不起的唐山幫兒郎也同聲道：「總管若不肯接任幫主，屬下亦長跪不起！」

王雪濤見狀，激動得淚流滿面：「各位弟兄請起，雪濤答應就是了……」

衆人歡欣而起！

「但，」王雪濤接道：「雪濤有言在先，一俟敵人消滅，本幫有幸君臨天下之時，雪濤立刻退位讓賢，由帥帥少幫主接任！」

衆人歡欣雷動，紛紛鼓掌喝采。

就這樣，在逃亡的路上與大家的期望下，容婉嫻當衆宣佈王雪濤爲唐山幫新任幫主！

王雪濤登上幫主之位的第一件事便是，率領所有弟兄面向家園，跪拜張一斧在天之靈以及陣亡將士之英魂，宣誓效法勾踐復國，重振唐山幫昔日風光。

王雪濤在祭張一斧英靈時，哀慟

逾恒，聲淚俱下，使得滿船人又陷入了悲傷的氣氛；但他顯然是一位堅强傑出的新幫主，他很快收斂淚痕，重新整編殘餘的部屬，將約莫僅剩三百餘名的弟兄編成三個堂口。每個堂口百人，堂以下設兩個部，每部五十人，部以下設伍；每十人爲一伍……

王雪濤本爲一幫之大總管，幫中之人事財政等大權他瞭如指掌，因此他接任幫主之後，在人事上的任命與權力分配輕車駕熟，很快將四分五裂的「殘兵敗軍」重新組合起來，並納入了正軌，使得漸於接近滅亡邊緣的唐山幫進入了一個新氣象！

南宮雪一向不是幫派人物，她默默的觀看王雪濤發號施令，心中暗暗佩服王雪濤的果斷明決，同時自覺在他身上學得了不少的統御能力。

王雪濤任命了三位堂主，兩個部長，三十名伍長之後，並命張京京爲統攬大權的總管。

「二叔……哦，不，啓稟幫主，」張京京叫慣了嘴，一下改不了口，仍稱王雪濤爲二叔，她顯得有些驚異的說：「我接管您位置？這不太好吧……」

「那裡不好？」

「京京是女人……」

王雪濤截口道：「以妳的能力，其實幫主之職是應該由妳來當的了，如今命妳接總管一職，已經是委屈了妳……」

一頓，接口道：「本幫主面臨非常時期，今後的任務除了要對付大和會與天龍幫之外，還要與血神島的弟兄合作打倒琉球王，因此我們已無須遵照琉球王『女人不得當家作主』的律令……」

話聲未完，已有多人拍掌喝叫：

「歡迎京京大小姐出任大總管！」

一時間甲板上歡聲雷動！

張京京只好含笑受命，正式成爲唐山幫的新任大總管。

「小的拜見總管大人！」南宮雪趨前朝張京京長拜於地。

「幹嘛妳？」張京京楞住。

「拍馬屁呀！」南宮雪含笑說。

「去妳的，少作弄我！」張京京氣得美眸微嗔，作狀要打南宮雪。

南宮雪笑着避了開去。

「別跑，妳也有份！」王雪濤忽走前來，溫和的拉住南宮雪。

南宮雪楞住：「我有甚麼份？」

王雪濤神情嚴肅的執住她的手，面向衆人沉聲道：「各位弟兄，本幫主鄭重聘請仇姑娘，不，是南宮雪，南宮姑娘爲本幫全權大使！」

南宮雪又是一楞。

「南宮雪姑娘與仇教頭，不，是柳花花，柳大少義不容辭助我唐山幫一臂之力，若非她在危難之時帶領琉球朋友前來助陣解圍，我唐山幫早已煙消雲散，滅於敵人之手，」王雪濤沉聲道：「因此本幫主特命南宮姑娘爲全權大使，對內，她有權命令幫中任何弟兄做任何一件事；對外，她有權向任何人或幫派團體做出任何協商或承諾！換句話說，她在幫中的地位與本幫主無分軒輊！」

南宮雪傻了眼，慌忙道：「王總管，不，王幫主，千萬使不得……」

王雪濤目光灼灼道：「南宮雪，妳知道，此時此境本幫更需要妳，尤其是本幫將撤退至血神島與琉球朋友共襄義擧，而妳早已加入了血神島的行列，妳無疑可以居中調和本幫與血神島的相處與合作，因此我必須賦予妳絕對權力，不必事事請示我，讓妳更能放手做事，全權大使就是爲妳專設之新職，妳明白我的意思嗎？」

「二叔，您的構想的確好，京京擧雙手贊成，」張京京湊前來低聲道：「但是……」

「但是甚麼？」

「您爲何要公佈柳花花與南宮雪的眞姓名呢？他們不想以眞名示人，而且南宮雪現在是女扮男裝，您這麼一宣佈，豈非……」

王雪濤淡淡一笑：「我知道柳大少淡泊名利，故不以眞名示人，但局勢已有變化，他們爲了我們唐山幫竭力賣命，居功至偉，今後無論本幫是成是敗，在琉球江湖史上肯定要留下可歌可泣，不可磨滅的一頁，他們本就有權將眞姓名展露爲世人所流傳，不是嗎？」

微微一頓，目光溫和的望住南宮雪，續道：「至於妳的女扮男裝，大和會與天龍幫已經知悉，相信血神島上的朋友很快也會知道眞相，既是如此，何不爽爽快快公開……」

南宮雪接口道：「不錯，朋友相處貴於誠，我若要一意孤行隱瞞女兒身，只怕會更加引起不必要的誤會，幫主，南宮雪同意您的觀點。」

王雪濤含笑問：「那麼，妳是否也接受本幫的全權大使呢？」

「我……」南宮雪略顯猶疑：「我……我能勝任嗎？」

「妳是個出色的女人！」王雪濤堅定道：「我深信，除了妳之外，再也無人能勝任此職了！」

一頓，面向衆人大聲問：「弟兄們！你們是否歡迎南宮雪姑娘成爲本幫的全權大使？」

「歡迎！」

「贊成！」

一陣歡呼聲陡然响起！

南宮雪很感動，終於頷首應承王雪濤的要求，成爲唐山幫的全權大使。

王雪濤一臉興奮：「要不要跟弟兄們講幾句話？」

南宮雪本想拒絕，她從未有面對這麼多人講話的經驗，心中毫無準備，一時間也不知該說些甚麼，可是環視見到所有的唐山幫兒郎皆面露企盼之色，而且有人率先熱烈鼓掌，陡見

掌聲如過年的爆竹聲响徹雲霄，令到南宮雪更加感動，終於使她鼓起勇氣高擧雙手，做出了她有生以來的第一次「訓話演講」。

她的「講詞」奇短無比。

但却受到了想像不到的熱烈反應！

——套句時髦話，她的講詞有如女人的「迷你裙」短到令你熱血沸騰！

她的講詞是：

「弟兄們！以血還血！今朝看我！」

以血還血！

今朝看我！

多麼雄壯有力的句子啊！

特別是對新創傷的唐山幫兒郎，與久受琉球王壓榨剝削的琉球弟兄而言，他們的感觸更深、更强、更烈！

他們突然情緒高昂的高擧雙手，瘋狂的跟着南宮雪大喊大叫：

「以血還血！」

「今朝看我！」

聲音之洪亮，足以撼山倒海！

氣勢之磅礴，足以石破驚天！

古人云：一言足以興邦。

南宮雪的一言，激起了大家的士氣與鬥志！

她堅定站立在甲板上，月光照在她姣美的臉龐上，清秀的眉宇間漾起了無比堅强的意志，緊抿的唇角，流露着她天生不移的倔强！

嗯，如果你再細瞧她一眼的話，你甚至會强烈的感受到她渾身上下無不散發着「今朝看我」的干雲豪氣與磅礴氣勢！

＊　＊　＊

當滿船人正興奮的高喊着口號，久久不肯歇止時，南宮雪瞥見米不達正以非常訝異的眼光緊緊盯住她瞧時，她悄悄的走近他問：「米不達，你怎麼了？是否嫌我說得不夠好？」

「不，妳表現得好極了，弟兄們都被妳激起了高昂的士氣……」

「你怎麼用那種眼光看我？不認識我啦？」南宮雪拍拍他的肩。

「妳……」米不達望了望肩上的手，顯得有些不自在：「妳……是女人？」

南宮雪有點不好意思的挪開手：「對不起，米不達，你不會怪我騙了你吧？」

「妳眞的是女人？」

「方才王幫主不是說得很清楚嗎？」南宮雪洒脫一笑：「你不相信？」

「我只是有點懷疑，」米不達眨着眼：「我，我只是從沒見過連鬼都不怕的女人，而且……」

「而且怎樣？」

「而且我聽說，中原女人都是把脚包紮得像小粽子似的，連路都走不好……」

「那是從前的事啦，現在的中原女人早就强過男人啦！」南宮雪大吹大擂：「告訴你，番鬼仔，我算是最差的啦，現在的中原女人個個上山能打虎，下海能擒蛟，別小看我們中原女人哪！」

米不達縮着脖子：「唐鬼子，哦，不，我該叫妳南宮大小姐啦，我想收回先前對妳的承諾……」

「甚麼承諾？」

「記得我跟妳說過，在打倒琉球王完成了大業之後，我要跟妳到中原上國走一趟，增加見聞……」

「那是極好的主意啊，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增加見聞對你日後帶領你的族人走向富强之路極有幫助的，不是嗎？」

「我不想去中原了……」

「爲甚麼？」

「因爲，」米不達一本正經：「如果中原女人個個都像妳這樣的話，嚇都嚇死我了，妳說我怎還敢去啊？我……」

「去你的！」南宮雪一拳揮了過去：「死番鬼子！你幾時學會說話拐彎抹角諷刺人的？」

米不達抱頭躲避，同時哇哇大叫道：「我是跟你們唐鬼子學的呀！」

船上之人哄然大笑！

豪語千雲　今朝看我

柳花花的臉上沒有任何一絲笑容。

他是個很懂得保持微笑的人，而且他的微笑總是那麼洒脫、迷人——這也是爲甚麼他能成爲衆多女人喜歡的花花公子的原因之一。

然而，自從他被竹下三枝挾持上船出海之後，他的微笑就不見了。

他實在笑不出來。

他其實想哭！

他心繫着明日的比武大會。

唐山幫欲奪駙馬的希望全寄在他身上，他無論如何不能與竹下三枝「私奔」！

即使不是這樣，他也絕不願意偕同竹下三枝遠走高飛——截至目前爲止，他還不曾認眞想過要和那個女人成親，即使是他最愛的獨孤美，他也僅止於「考慮中」，根本未曾向她談論過婚事。

他當然更不願意與竹下三枝建立任何關係，雖然他與她曾經有過旖旎而浪漫的纏綿，但他不認爲自己應對竹下三枝負上甚麼責任，因爲在「成事」之前，他已把他的意向清清楚楚的向竹下三枝表明。

竹下三枝並非未成年女人，她是在心甘情願，甚至可說是主動對柳花花投懷送抱，在法理上來說，她是無權向柳花花要求甚麼的。

即使是在道德觀點（今天的道德觀點）來說，充其量只能說（不是指責）柳花花的「私生活」不太檢點吧——千多年前的「先賢」都說過「大人不護小節」，私生活浪漫點有何不可呢？

因此柳花花對竹下三枝的挾持行動，心中其實充滿了無比的憤怒與厭惡！

然而他身中竹下三枝於菜餚佐料中下的毒，內功全失，只好乖乖的跟她「私奔」。

他的情人獨孤美是玩毒專家，他身上一直攜帶有她送給他的解藥，只可惜他與竹下三枝迷失於原始叢林的時候，由於部份衣物被貝族人取走，柳花花爲免竹下三枝衣不蔽體而致「走光」，於是乃將自己的衣袍披在她身上，後因碰上林火以及和貝族人厮殺，柳花花竟忘記向竹下三枝索回隨身物——竹下三枝就是利用交還柳花花那包隨身物與那件袍衫爲藉口，而强邀柳花花共吃「最後的午餐」，趁機在菜中下毒的。

竹下三枝既懂得下毒，當然也分辨得出解藥，因此在她交還柳花花那些隨身物時，她早將解藥掉包，柳花花徒呼奈何！

先前柳花花還有點希望，據他所知，大凡使人暫時失去內功的毒藥，通常藥力不會超過一個時辰，可是一個時辰過去之後，內功依然不會恢復，甚至現在船早已航行到了大海中，已經遠離了琉球島，依然看不出內功有恢復的跡象，至此柳花花才明白竹下三枝原來也是一位玩毒高手。

這種情況下，你叫他如何笑得出來？

最令柳花花生氣的是，一上船之後，竹下三枝便將他關在一間艙房，她自己則在甲板上命船長全速航行，並嚴密注視唐山幫或大和會是否派出船隻追截，令柳花花無法說服她放棄挾持行動。他曾想衝出艙房找她，無奈艙房門口有兩名孔武有力的倭奴武士看守，柳花花武功盡失，連門檻都跨不出去。

一直到夜幕降臨的時候，柳花花才見到竹下三枝笑瞇瞇的走進來。

進來的不只她一個，幾名面貌頗姣的婢女跟在她後面魚貫而入，手裡俱捧着熱騰騰的晚膳。

* * *

晚膳頗爲豐盛，葷素俱備，香氣噴噴，令人垂涎三尺。

竹下三枝的裝扮極爲美艷，宛似夏日的玫瑰，令人怦然心動。

但，無論是晚膳或是竹下三枝，都無法引起柳花花的慾念。

他目光頗冷的瞪視着她不發一言！

「對不起，我不是有意冷落你，」竹下三枝像個溫柔的小妻子，一面殷勤的爲柳花花挾菜斟酒，春風滿面的說：「我必需親自在甲板上監督押陣，我擔心他們會派出船隻追擊，現在好啦，他們無論如何再也找不到我們啦，啊，從今之後，海闊天空，任我倆飛翔遨遊，世界屬於我們兩人的……」

柳花花抿嘴不語。

「別這樣，」竹下三枝挨近他，眸光痴迷的說：「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氣，但我沒有辦法，爲了與你長相厮守，我只好鋌而走險……」

柳花花乾脆連冷漠的眼光都不給她，逕自望向艙外的夜空，他顯得極爲厭惡竹下三枝！

竹下三枝有點傷心，但她仍含笑說：「你餓了，快吃點東西吧。」

柳花花把嘴巴閉得緊緊的，活像啞巴似的！

竹下三枝顯得很有耐性，溫柔的說：「喏，我餵你吃好不好？」

柳花花索性連眼睛都閉了起來！

「不要這樣嘛，大呆，」竹下三枝把嬌軀偎住他：「你不是也喜歡我的嗎？爲甚麼要用這種態度對我？不嫌得太小家子氣了嗎？」

柳花花當然不是小家子氣的男人，否則高傲的竹下三枝也不會爲他如此着迷了。

他只不過是心情惡劣，他急着想趕回琉球島去參加明日的比武大會，他本想試圖說服竹下三枝改變心意的，不過他知道竹下三枝既已不顧一切的做出一般女人不敢輕易做的「强迫私奔」舉動，要想勸服她放棄，只怕比登天還難！

因此他只好以沉默表示抗議！

他不吃飯，不說話，不理睬竹下三枝，以「三不政策」對付竹下三枝。

竹下三枝却以「九點方案」對付他——她對他溫柔、體貼、殷勤、細微、笑靨、低語、濃情、蜜意與千依百順。

不，除上述的「九點方案」之外，她還採取了女人最原始，也是最有力的「獻身政策」——她羞怯的褪去身上的衣服，露出了令上帝也瘋狂的軀體，像水蛇般的鑽進了柳花花的懷抱！

但柳花花仍毫無反應！

他居然像個被閹割了的太監一樣，居然做到了如傳說中的柳下惠坐懷不亂！

他堅持「三不政策」——不看、不摸、不「上」！

好一個柳花花。

竹下三枝自信攻無不破的「九點方案」與「獻身政策」竟然全盤失敗！

但她不氣餒。

她改用「三通政策」。

第一通是「通舌」——她主動湊上烈焰紅唇吻住了柳花花。

可惜並未達到「通舌」的目的——柳花花牙關緊咬，竹下三枝的丁香小舌只能徘徊於「關外」，難越雷池一步。

通舌失敗，接下去的三通——「通乳」與「通幽」——當然也無法進行了。

竹下三枝終於傷心的哭泣起來：「大呆，請你不要用這種態度對我，我知道你生我的氣，我寧願你罵我，打我來得令我好受些……」

竹下三枝的眼淚沾濕了柳花花的

胸膛，他的「三不政策」終於被她的淚水軟化，他輕歎了一口氣：「三枝，我的態度令妳難受，但是妳有沒有想到妳强迫我跟妳遠走高飛的態度，何嘗不使我難受呢？」

見他開了金口，竹下三枝立刻破涕爲笑：「那是因爲我愛你才會這樣做呀！」

「但妳這樣做徒然使我厭惡妳罷了！」

「你厭惡我？」竹下三枝的淚水又奪眶而出：「在森林中的時候，你親口說過喜歡我的，你這麼快就忘記了？難道你是騙我的？」

「我沒有忘記，我也沒有騙妳，」柳花花苦澀一笑：「妳是個討人喜歡的女人，不只是我，我想一般男人都會喜歡妳的，只是……」

「只是甚麼？」

「只是妳竟用如此手法强逼我去做我所不願意做的事，我再如何喜歡妳也會變得厭惡妳了，」柳花花補上了一句：「甚至會變得憎恨妳！」

「你恨我？」竹下三枝震了一下。

「是的！」柳花花用力點了一下頭，眼神堅定的望住她：「如果妳不肯中止妳的行動，我肯定我會恨妳一輩子！」

「不！」竹下三枝把臉蛋埋在他胸前，哭着說：「我不要你恨我，我要你愛我……大呆，我的目的只想你愛我一輩子……」

柳花花長長喟歎一聲：「但妳的方法與手段却足以使我恨妳一輩子！」

「我不明白，」竹下三枝凄迷的望着他：「你既然喜歡我，我們遠走高飛共渡二人世界，你應該會很快樂的，爲甚麼要恨我呢？」

她迷惘的接着說：「我知道我的行爲會引起你的不高興，但絕沒想到你會恨我……」

「因爲妳使我背棄了唐山幫，妳讓我一世人心中感到不安，」柳花花見她淚流滿面，心有點軟，語氣也軟了：「我明瞭妳的動機是善意的，但善意的動機往往會構成對別人的傷害，三枝，妳的行動無疑已深深傷害了我，妳若一意孤行到底的話，我至死都不會原諒妳！」

「唐山幫對你那麼重要嗎？」竹下三枝仰臉問：「你只是新加盟唐山幫罷了，爲甚麼你對唐山幫有那麼濃厚的感情？」

「我或許對唐山幫沒甚麼深厚感情，到現在爲止，唐山幫裡的弟兄我實際上識不了幾個，」柳花花頓了一頓，語氣忽轉爲鏗鏘：「但，他們全都是我的同胞，血濃於水，我有義務與責任幫助他們在異國生存，更何況我已答應爲他們奪取琉球駙馬，以取得巨大利益，我這麼一走……」

「原來你只想成爲琉球駙馬，」竹下三枝截口道：「我知道我不如小甜兒公主來得美麗動人，也不能像她供給你榮華富貴，但我自認我的容貌也不會太差，而且我也帶了足夠我們一輩子吃用不完的金銀錢財……」

「不，我的目的不在於此，」柳花花連忙說：「美貌與富貴雖是人人想得到的，但對我來說，我已經擁有太多了，我並不稀罕，我只想幫助唐山幫，因爲他們是我的同胞，妳聽懂了我的意思嗎？」

「懂了……」竹下三枝輕歎了一口氣：「原來你是個具有强烈民族意識與同胞愛的人，大呆，你眞是了不起……」

柳花花淡淡一笑：「任何人都應具有民族意識與同胞愛，那沒甚麼了不起……妳不也有民族意識與同胞愛嗎？」

「我不如你，」竹下三枝垂眸低首：「我不顧我的族人同胞，私自挾持你捲款而逃……他們此刻一定在罵我是個無恥的女人……」

柳花花看到了她眸中泛起愧疚之色，連忙打鐵趁熱說：「我們如果現在趕回去，也許還來得及，遲了妳只怕眞要贏得千古罵名呢！」

「不，現在回去已經太遲了，島上的人肯定全都知道了這件事，我還有何面目回去？」

「事情也許不是如妳所想像的那麼壞，」柳花花見有轉機，心中狂喜：「三枝，妳要當機立斷，馬上命妳的手下將船隻掉頭……」

「不！」竹下三枝却咬牙道：「我在做這件事時已決定豁出一切，我是絕不可能回去的！」

柳花花呆了呆，費了這麼多口舌仍然說服不了她，不覺帶着央求的口吻說：「三枝，就算是我求妳，妳也不肯答應嗎？」

「不是我不肯答應你，而是我已無面目回去，」竹下三枝痛苦道：「大呆，我知道我錯了，但我已無法回頭，我只好錯到底，原諒我不能帶你回去……」

「我不會原諒妳！」柳花花突然用力推開她：「我一世人都不會原諒妳！」

竹下三枝掩面痛哭：「大呆，你罵我吧，你打我吧……」

柳花花憤怒的走前去，揚起了手掌……

竹下三枝仰起淚臉，不閃不避：「你打吧，只要你心中能好過點，你儘管打吧！」

竹下三枝模樣兒楚楚可憐，特別是她仍赤裸着令人心悸的胴體，本就憐香惜玉的柳花花那打得下手？他苦澀一歎，抓起她的衣衫拋過去，冷冷道：「快把衣服穿上吧！」

竹下三枝依言低首穿衣……

柳花花忽心中一動，張口道：「妳說除了讓我回琉球島之外，甚麼事情都肯答應我？」

「是的，」竹下三枝穿好衣服，眸

光痴痴的望住他：「只要能使你高興，而且我能力做得到的，我都答應你……」

「好，這是妳說的，不準妳食言，否則我發誓連話都不會跟妳說，休想要我對妳好，」柳花花忽瞪眼伸手道：「拿來！」

竹下三枝一楞：「甚麼東西拿來？」

「解藥呀！妳忘了我身中妳下的毒藥，至今內功仍全失，難過死了，快把解藥給我吧！」柳花花的如意算盤是先使武功恢復，然後再設法制服竹下三枝與船上之倭奴人，逼迫他們將船開回去，那麼他便來得及參加明日的比武大會了。

豈料竹下三枝却道：「對不起，我沒有解藥，我讓你吃下去的只是使你的內功暫失而已，不是穿腸毒藥，不需任何解藥，只消七十二個時辰，藥力便會逐漸消失，到時你的武功便會自動恢復了……」

「七十二個時辰？」柳花花傻了眼，七十二個時辰之後一切都無法挽回啦，比武大會早就閉幕，連駙馬都已經選出來了啦！

「這是東瀛本土『赤軍派』的獨門毒藥，藥力比一般毒藥來得持久，」竹下三枝溫柔的說：「不過，它却有一個長處，你除了無法凝聚眞氣之外，不會有頭暈，心悶的感覺……」

柳花花截口道：「妳騙我，妳分明是不肯交出解藥！」

「我沒有騙你，我發誓！」

柳花花見她神情認眞，心知她沒有說謊，(其實就算知道她說謊，柳花花又能拿她怎樣？)他只好悶悶不樂的跌坐椅上……

竹下三枝一心想取悅他，溫柔道：「大呆，吃點東西吧……」

「我不是大呆！」柳花花心情惡劣，驀然大吼：「警告妳，別再叫我大呆，我看妳才是世上最呆的女人，妳才是大呆！」

「是，我是大呆，我不叫你大呆就是了，」竹下三枝竟能忍下柳花花吼聲，出奇的溫馴的接着說：「仇八，你吃點東西吧……」

「我也不叫仇八！」柳花花又是一陣吼聲：「告訴妳，本大爺的眞名眞姓叫柳花花，是中原江湖最花的花花公子，妳聽懂了沒有？」

「你，」竹下三枝忽美眸圓睜：「原來你就是中原江湖鼎鼎有名的花花大少，柳花花？」

「妳聽過我的名字吧？」柳花花眸光冷冷，態度惡劣。

「聽過，」竹下三枝驚異的望住他：「原來妳就是柳花花，怪不得……」

「怪不得怎樣？」

「怪不得我這麼喜歡你……」

「妳這個蠢女人！」柳花花跳了起來：「既知我是個花花公子，妳還想跟我一起？妳不怕我會喜新厭舊，早晚把妳像爛鞋一樣踢得老遠？」

竹下三枝忽咬牙道：「如果你眞踢掉我，我就自殺！」

柳花花倏然呆住！

他頹然坐回椅上，不禁抱頭喃喃自語：「天呀，甚麼時代了，居然還有妳這種腦筋生銹的女人，妳為我這種花心男人自殺，值得嗎？」

竹下三枝却一臉堅定的說：「我心甘情願，至死不悔！」

柳花花突像受不了似的跳了起來，忽奔向前去，竟粗魯的吼道：「好！既然妳這麼愛我，那就趕快脫光衣服，讓我×妳！」

他竟然說出這種不文之語！

竹下三枝驚呆住。

「脫呀，」柳花花突像一頭失去了理智的瘋獸，竟動手去剝，不，是撕她的衣服！

「不要這樣……」竹下三枝像受驚的小白兔，連忙後退。

「脫呀！為甚麼不脫？」柳花花似乎失去了控制，竟撲身而上：「妳不是愛我嗎？妳不是要我當妳的丈夫嗎？既然如此，我這個丈夫要×妳，妳為甚麼還不脫光衣服上床呢？」

竹下三枝退到角落，退無可退，柳花花已如野獸般的欺近她！

他咬牙切齒，怒目瞪睜，一副猙獰可怖的樣子，彷彿要把竹下三枝吞進肚子裡似的！

竹下三枝嚇得面色都變白了，她以為柳花花發了瘋，忽見他獰笑着伸手抓向她高聳的胸脯，她一聲驚叫，本能的自衛意識令她狠狠擊出了一拳！

一拳正好擊在他的肚子上！

「哇！」柳花花武功盡失，被打得口吐鮮血，痛苦的捂着肚子跪到了地下去！

但他很快的站了起來，身子如疾風中的殘燭，搖搖晃晃，嘴角溢滿了鮮血……

竹下三枝見狀，芳心一陣刺痛，慌忙上前扶住他，口中急道：「大呆，哦，不，仇八，哦，不不不……柳，柳花花，你，你沒事吧……」

「打呀！妳最好打死我好過被妳玩死！」柳花花忽怒極而笑：「妳玩我，妳想像魔鬼般的玩死我！玩呀！玩我吧！反正我已被皇甫霏、紀小翠、薛靈芸玩殘了，不在乎多妳一個人玩我！玩呀，儘量玩死我吧！哈哈哈——天下女人，去他媽的！」

竹下三枝見他語無倫次，急得哭了起來：「不！我不是玩你，我愛你……」

「放屁！」柳花花極少說這種粗話，但他此刻連行動都粗魯不堪起來，他竟又伸掌抓向竹下三枝胸脯：「妳懂得甚麼叫做愛？妳搞得我像龜孫子似的，這叫做愛我？愛是這樣子的嗎？愛是可以胡亂來、橫行無忌的嗎？妳根本就不理我的意願與感受，強逼我

做不願意做的事情，這也叫做愛？好！我愛妳，我現在要剝光妳衣服，妳為甚麼不遵從我呢？來呀，我愛妳呀，哈哈哈哈！眞好笑，世上的人每天都在高喊我愛你，但是每天都有人殺人、人吃人的事發生，每天都有情人相棄、夫妻離異、反目成仇之事發生，愛在那裡呢……」

柳花花瘋了！

竹下三枝呆呆站立着。

她沒有再打柳花花，也沒有拒絕他的行動——把她的衣服剝光，不，撕光的行動！

當柳花花像個粗魯的暴徒撕光竹下三枝身上所有的衣服之後，便又粗魯的將她按倒於地上，然後獰笑着趴了上去……

他就這樣與竹下三枝翻雲覆雨！

沒有任何的「戲前愛撫」，也沒有一絲的愛憐，完全像「野獸交配」一樣！

竹下三枝閉着眼、咬着牙！

一顆晶瑩的淚水自她蒼白美麗的眼角悄悄滑下，一直滴到了她不住顫抖的唇角……

她沒有任何一絲快感！

她難過極了！

她只覺得自己像被人強姦了一樣！

她默默的承受着……

——承受着柳花花的粗暴、狂魯與肆無忌憚而持久的「攻擊」！

當柳花花滿身汗的伏在她的胴體上喘息時，淚水早已浸濕了她的髮絲！

她的心也早已碎了！

* * *

柳花花對竹下三枝不僅沒有做到「戲前愛撫」，即連「戲後蜜語」也欠奉，「完事」之後便伏在她的胴體上呼呼大睡！

他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當他醒過來的時候，發現自己睡在一張舒適的床上。

他環眼四望，不見竹下三枝，房中只剩他一人，他坐起身子，正想穿衣時，忽見竹下三枝端着一盆熱水走進來。

她見柳花花醒來，立刻浮起一絲笑容：「你醒來正好，喏，我幫你淨身……」

柳花花冷冷的別過頭去！

竹下三枝似已習慣他的冷漠態度，她默默的擰着毛巾，然後溫柔而細心為柳花花擦拭身體……

柳花花沒有拒絕，但也沒跟她說話，他顯然對她採取了「冷戰態度」。

竹下三枝為他抹乾淨身子之後，又小心翼翼的為他穿上衣服、梳髮……

——她竟眞的像小妻子似的服侍着柳花花！

然而柳花花却對她有說不出的厭惡，衣服穿好之後，索性又睡倒床上，閉起眼睛不理睬她！

竹下三枝任勞任怨，默默的寬衣解帶，在他身邊睡了下來。

豈知，柳花花突然冷喝道：「我不想跟妳睡，妳睡到地板去吧！」

竹下三枝楞了一下，竟依言起來睡在地板！

柳花花忽然跳下床，一把揪住她，有點竭斯底里的叫了起來：「喂！妳死了不成？我這麼粗魯的男人，妳竟要跟我在一起？妳為甚麼不趕我走呢？」

「你不是粗魯的男人，」竹下三枝却平靜道：「我知道你想激怒我，你想使我討厭你，我不會上你的當，我可以忍受……」

「天呀！」柳花花叫了起來：「我到底要用甚麼方法才能擺脫妳呢？」

竹下三枝忽然說：「你只要睡上一覺便可以擺脫我了……」

「甚麼意思？」柳花花楞了一下。

竹下三枝靜靜的注視着他：「因為你一覺醒過來之後，你會發覺你已經回到了琉球島，到時你自然便可以擺脫我了……」

「眞的？」柳花花睜大了眼！

竹下三枝語音平靜：「我已決定照你的意思將船掉頭……」

柳花花激動的扳住她的肩：「妳說的可是眞的？不是騙我吧？」

「此時此刻我有必要騙你嗎？」

柳花花有些懷疑的望着她，當他看到她眸中湛然之色，他忍不住興奮的抱住她，喃喃道：「三枝，謝謝妳，我會感激妳一輩子！」

但他隨即推開她，疑惑問道：「妳為何改變主意了呢？是否我方才的粗魯態度讓妳討厭了我？」

「不！」竹下三枝灼灼的注視着他：「我只想証明我並不是在玩你！」

「三枝！」柳花花心中倏地翻起一股波瀾，忍不住將她緊緊摟在懷裡，激動道：「謝謝妳，今生今世我永不會忘記妳對我的情意！」

竹下三枝忽也激動的摟抱着他，喃喃哭道：「大呆，請讓我這樣叫你，大呆，請你相信我，我眞的不是在玩你……」

「我知道，小呆……」

柳花花忍不住吻住了她的櫻唇！

當他的舌尖與她的丁香絞合在一起時，他竟也忍不住淚水奔流！

「你哭了？」竹下三枝含淚微笑：「呆子，你應該高興才是，怎麼哭了呢？不過也好，我從未見過你哭，原來你哭起來也是這麼迷人的……」

她溫柔的輕拭着他臉上的淚痕，柔聲道：「你都沒吃過東西，我看你還是吃東西再休息好吧？」

「不，我不想吃東西……」

「不吃怎行，會餓壞身子呀。」

「我現在只想吃一樣東西……」

「甚麼東西？」

「狐狸！」

「狐狸？」竹下三枝愣住：「船上那有狐狸可吃呀？」

「爲甚麼沒有？」柳花花忽將她攔腰抱起：「妳不就是一頭美麗的狐狸精嗎？」

「你！」

柳花花將她放在床上時，一隻手像水蛇般的溜進了她的裙子裡，竹下三枝滿臉通紅，嬌羞道：「喂，你幹甚麼？」

「吃狐狸精呀！」

「你……方才不是已經吃過了嗎？」

「還想吃呀。」

「你不怕吃壞身子？」

「怎會，狐狸肉最補呀！」

「……」竹下三枝忽然沉默了下來。

哦，不，她已開始呻吟……

* * *

這一回，柳花花不再是個粗魯的男人了，倒是竹下三枝顯得粗魯起來了——她不僅又哼又叫，而且不斷的用手抓、用口咬柳花花的肩、背、臂膀……

那模樣，豈止是狐狸精，簡直是條母獅哪！

這種女人，又豈是一般男人能輕易忘得了的——柳花花忘得了她嗎？

* * *

高潮已過。

快感却仍盤旋不去。

兩人的軀體仍密合着。

「啊，眞美妙……」柳花花長長的吁了一口氣：「小呆，我眞怕了妳，我以爲我會被妳吃了呢……」

「……」竹下三枝兩臂抱着他的頸子，兩腿纏着他的腰，活像八爪魚。

「妳怎不說話？」柳花花輕捏着她小巧挺直而仍淌着汗水的鼻尖。

「……」竹下三枝長長的、彎彎的睫毛有如蜜蜂振翅般的顫動着。

「喂，妳說話呀！」

「呀！」竹下三枝總算悠悠的吐了一口氣，聲音在顫抖着：「我以爲我死了，我不知道我還能說話……大呆，我才眞怕了你哪……不來了，我累死了啦，我想睡，請讓我睡一覺好不？」

她忽又接着說：「呀，我不能睡，你還沒吃東西哩……」

「沒關係，我不很餓，妳累了，還是先睡一覺再說吧。」

「怎麼可以？自你上船到現在都沒吃過東西，會餓壞身子的哪！」

「沒關係的啦，妳儘管睡吧！」

「不，我去命人下厨去……」竹下三枝銷魂過後看來眞有點疲憊了，但她一心懸念着柳花花未曾進食，堅持起身下床。

她穿好衣服之後，深情的在柳花花的臉頰上吻了一下，這才走出去。

望着她婀娜嬌美的背影，柳花花的胸臆忽湧起了一股莫名的波瀾！

* * *

飯香。

菜也香。

酒更加香。

但柳花花却吃得神情落寞，悒鬱寡歡。

竹下三枝啜了一口熱湯，輕輕放下湯碗，柔聲問：「飯菜不對胃口？」

柳花花低首吃菜吃飯，搖了搖頭。

「幹嘛不說話？學孔夫子食不言、寢不語，想當聖人呀？」

柳花花抬眼望了望她，欲言又止，匆匆吃完飯，放下碗筷，跑到床上仰頭倒下，悶聲不哼……

「怎麼你？」竹下三枝也放下筷箸，坐上床沿，關注的摸了摸他的額頭：「你怎吃得這麼少？是否身子不舒服？」

柳花花忽又翻過身子，背向着她，仍一語不發……

竹下三枝有些困惑：「哦，我知道了，你是否懷疑我在玩你，騙說要送你回去？」

「不，我相信妳。」柳花花總算說話了。

「那？」竹下三枝眸珠子轉了轉：「噢，是否因爲你武功無法即刻恢復，回去之後依然無法參加比武大會，所以在生我的氣……對不起啦，大呆，我眞的是沒解葯……」

「回到唐山幫我自會有解葯，這一點我倒不擔心。」柳花花說的是實話，只要見到南宮雪，她身上也携帶有獨狐美的獨門解葯，恢復武功不是大問題。

「那你擔心甚麼？」竹下三枝扳過柳花花的身子，焦灼道：「你幾時變得婆婆媽媽的男人了？請你別急死我好不？」

柳花花深沉的注視着她：「三枝，我很感激妳放我回去，但是妳怎麼辦？」

竹下三枝楞了一下，隨即淡淡道：「我還有怎麼辦？我當然是回大和會去呀。」

「別騙我！」柳花花盯住她的眸子，彷彿想穿透她的心裡似的：「妳眞會回去？」

「我爲甚麼不回去？大和會是我的家呀！」竹下三枝避開他的眼光，聳聳肩：「你這人眞奇怪，我不回去要去哪？你怎會想到這種問題？」

「妳回去之後，妳哥哥肯原諒妳嗎？」柳花花輕輕抬住她美麗的下巴兒，似乎不願她逃避他的眼睛：「就算妳哥哥肯原諒妳，妳有勇氣面對妳的族人嗎？他們會用怎樣的眼光看妳？」

竹下三枝眸光一直望着他處，不肯與柳花花的眼睛接觸，她若無其事的笑了笑：「別忘記我可是大和會的千金大小姐哪，我哥哥最疼我啦，大不了他罵我一頓算啦，甚麼了不起的？至於我的族人，他們更不敢拿我怎樣，老娘我才不理睬他們用甚麼眼光看

我……」

柳花花忽冷沉的截斷她的話語：「妳爲甚麼不肯看着我的眼睛？」

「你的眼睛有甚麼好看的？」竹下三枝忽冷冷的擰過頭去！

「看着我！」柳花花却用力的捏着她的下巴兒：「告訴我，妳根本就不會回大和會去對不對？」

「你弄痛我了！」竹下三枝推開他的手，並跑了開去，端起桌上的酒壺對着嘴咕咕的喝了幾口，冷冷道：「你果然是個粗魯的男人，我發現越來越討厭你啦……」

柳花花跳下床，一把搶過她的酒壺：「告訴我，妳不會做出甚麼傻事吧？」

「甚麼傻事？」竹下三枝別過頭去，打了一個酒呃，冷笑了一聲：「你是個傻裡傻氣的呆子，你才會做傻事呢！」

她說着，忽然眼淚奪眶而出！

但她仍然別着頭，似乎不願讓柳花花見到她臉上的淚水。

柳花花却早已看到了。

這一剎那，他突然心如刀割！

因爲他已經確定，竹下三枝在送他回去之後，她絕不可能回大和會去！

她是個性格剛烈的女人！

當然也是個愛顏面的女人！

——她挾持柳花花私奔，已是島上人盡皆知之事，她怎有面目回去面對他們？

她不回去，將會去那裡？

柳花花也已經知道，她肯定會到地獄去——她會尋死！

柳花花跟蹌的跌坐椅上。

他希望回唐山幫去！

但他不希望竹下三枝死！

然而他若回唐山幫去，竹下三枝的選擇却只有死亡！

他該怎麼辦？

「答應我！」柳花花痛苦的捂着臉，喃喃道：「妳會勇敢的活下去，我不希望妳因我而死，那是蠢人做的事……」

「太遲了……」竹下三枝凄然一笑：「當我挾持你私奔時，註定我已無回頭路可走，除非你願意跟我遠走高飛……」

「既然如此，妳爲何要放我回去呢？」柳花花痛苦的望着她：「妳大可以繼續挾持我的，不是嗎？」

「我說過，我只想証明我不是在玩你，」竹下三枝淚眼模糊的看着他；肝腸寸斷的說：「大呆，我是眞的愛你……」

「妳不該愛我，那是一個錯誤……」

「我知道，可是我克制不住……」

「其實我也有錯，我不該和妳……」

「不能怪你，當初是我主動的……」

「我應該拒絕妳才是……」

「現在說這個有甚麼用？」

「是無用了，」柳花花閉了閉眼，一顆淚珠倏然滑下：「天啊，誰能告訴我，究竟要怎樣才能使妳繼續活下去呢？」

「只有一個方法，除非你願意跟我走……」竹下三枝眼中泛起祈求之色。

「我不能一走了之，唐山幫需要我……」柳花花搖搖頭：「我若不顧一切跟妳走，我將一輩子心中難安，而且肯定終生無法快樂起來……」

「既是如此，那你就回去吧，」竹下三枝凄清一笑：「我已經不勉强你了，不是嗎？」

可是，我若回去，妳便要自殺，我心中一樣不安，一樣不快樂……」

「我其實也不想自殺，但我實在沒有勇氣面對我的哥哥，面對我的族人，面對島上的任何一個人，我除了一死謝罪之外，難道還有其他更好的選擇？」竹下三枝苦澀一歎：「其實這件事是我一手造成的，本就該承擔一切後果，我死不足惜，可說是咎由自取，你無須爲我難過，更不用悲傷……」

「人非草木，誰能無情？妳因我而死，若說我不難過悲傷，豈非成了冷血動物？」

「時間會令你淡忘一切的……」

柳花花忽走前去握住她的手說：「妳不敢回去面對島上的人，我可以瞭解妳的感受，但妳不一定要尋死，妳暫時到東瀛、中原、夷洲或呂宋甚麼的，過一陣子再回來，正如妳說的，時間可以淡忘一切，到時島上的人都已忘記了這件事，不是嗎？」

竹下三枝搖搖頭：「我在島上出生、長大，沒出過遠門，我一個人在異地……」

柳花花截口道：「妳怎會一個人？妳不是帶了一船手下嗎？」

竹下三枝苦笑一下：「不瞞你說，我雖帶了一船人，但他們都不知道我的目的是挾持你私奔，如果他們知道肯定不會聽我命令的。我騙他們說我是奉我哥哥之命擄劫你，目的是爲了阻止你參加比武大會，並趁此向唐山幫勒索鉅額贖金。我對他們說，爲了防止唐山幫救人，所以才乘船出海，先到外地隱藏起來……」

她悲凄的閉了閉眼，接着說：「我的本意是，如果你願意跟我走的話，到了某地之後，咱們便遠走高飛，他們找不到我們，自然便會回去……」

柳花花呆了一呆。

至此，他方知竹下三枝的擄劫行動，完全是憑她一人策動的，竟連船上的手下都被矇在鼓裡！

她眞是個大膽的女人！

「坦白說，」竹下三枝幽幽一歎：「我雖非皇親貴族，可也是嬌生慣養的千金大小姐，要我獨自在異地生活，對我來說，簡直是生不如死……」

「妳有武功，又帶有錢，況且只是

暫避性質，並非永遠不回來，有甚麼不能過的呢？」柳花花說：「妳聰明機智，只要肯忍耐一下，不會有事的！」

「說比做容易，」竹下三枝苦笑：「其實我比誰都清楚，我只是一個任性而非堅强的女人，否則我也就不會挾持你私奔了，要我一個人孤零零的在外地生活，擧目無親、人地生疏的環境下，短暫幾天或許可以忍受，但長日子便絕對受不住了……」

「不需要長日子，」柳花花努力說服她：「頂多一年半載便可以啦！」

「一年半載或許不是長日子，但對我來說，却已經很長時間啦！」竹下三枝淒然一笑：「最主要的是，我背叛人，心中已有愧疚，而我最後又沒有得到你，換句話說，我到頭來弄得兩頭空，這種打擊，早就使我不想活下去了……」

柳花花喟然長歎！

他發現竹下三枝實在是個坦率可愛的女人，她竟不諱言的承認自己任性而不夠堅强，承認自己愧對族人、承認自己嬌生慣養……

——有人說：如果你想期待女人跟你自動承認缺點的話，倒不如期望鯨魚爬樹來得容易些！

如果此說屬實，竹下三枝實在是個可愛的女人，至少應該是個很特殊的女人——她有膽量愛上敵人，而且竟敢不顧一切挾持私奔，最後却又無條件放人，並願意以死謝罪，這豈是一般女人敢做的？

柳花花忍不住將她攬入懷中：「不！我絕不希望妳死，我要妳活下去！」

竹下三枝的淚水又湧了出來：「我已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氣……」

「我有一個辦法！」

「甚麼辦法？」

「妳可以到中原去找我的朋友司馬老鬼，他會照顧妳的生活起居，以及生命安全，」柳花花興奮的說：「司馬老鬼是我一生中最要好的朋友，而且他也是中原江湖幫派實力最爲雄厚的『飛鷹堡』堡主，江湖上連瞎子都認識他，妳只要到了中原便絕對找到他，妳帶着我的親筆信去找他，他肯定會像仙子般的照顧妳……」

「司馬老鬼？」竹下三枝睜大了眼：「我們倭奴人有人取名叫甚麼鬼甚麼鬼的，怎麼你們唐人也有這麼難聽的名字嗎？」

「他叫司馬如虹，」柳花花連忙含笑道：「司馬老鬼是我對他的暱稱，憑這妳就知道我和他的關係如何了，妳去找他準沒錯！」

吞了一口口水，他興奮的接着說：「妳暫且到那裡住下，待我在琉球島的事情辦完之後，我便會趕回中原去，到時我可以帶妳四處走走，一段時期之後，我再送妳回琉球，妳說好不好？」

「眞的？」竹下三枝張大着眼。

「當然是眞的！」柳花花說：「這種事我怎會騙妳？」

竹下三枝忽皺起柳葉眉兒：「你若成了琉球駙馬，怎有可能回中原去？」

「我一定會回去的！」柳花花堅定的說：「老實告訴妳，我只是幫唐山幫的忙，並非想當甚麼鬼駙馬的，到時若眞成了琉球駙馬，我照樣會想出脫身之計，悄悄的回中原，所以我才要用仇八這假名呀，妳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如果是這樣最好了！」竹下三枝也興奮了起來：「我到中原去，你若也回中原的話，我也不想回琉球來了，反正我已無顏面再見兄長族人，我寧願歸化成唐人，這樣便可以跟你永遠在一起了……」

「妳回不回來我不管，」柳花花鄭重的說：「妳若長住中原，我們是可以常見面的，但我可得跟妳說清楚，妳千萬別抱希望我會做妳的丈夫……」

「做朋友總可以吧？」竹下三枝噘起了小嘴兒。

「那沒問題。」

竹下三枝忽咬着他的耳朵說：「我的意思，是像我們現在這樣可以摟抱着的朋友……」

「最好不要……」

「爲甚麼？」竹下三枝的嘴巴又翹了起來。

「因爲，」柳花花一本正經：「我怕終有一天，我會全身上下都有妳的爪痕與齒印，到時我豈不成『紋身的男人』？」

「去你的！」竹下三枝嬌羞的捶了他一下，瞋目道：「總有一天我會連你的鼻子都咬下……」

「那沒關係，」柳花花居然說：「只要妳別把我的『命根子』咬掉就好啦……唉唷！」

話未完，竹下三枝早已擰了他一把，紅着臉罵道：「越說越不像話了，沒見過你這種厚臉皮的男人，我眞不明白，我怎會喜歡你……」

柳花花斂起嬉態，正色道：「玩笑歸玩笑，正事得趕快辦哩，快準備筆紙，讓我修書給妳帶去晋見司馬老鬼，他認得出我的筆跡，一看此信便會替妳安排得妥妥當當的，信可千萬別丟了呀！」

竹下三枝朝他扮了一個鬼臉：「是！奴家立刻爲相公準備文房四寶！」

柳花花瞪了她一眼：「別叫相公，怪難聽的，我不喜歡這樣叫呼。」

「爲什麼？」竹下三枝心情特別好，一面準備筆紙墨硯，一面笑問：「你們中原女人不是叫自己的男人叫相公的嗎？」

「現在的相公，是打痳將多了或少了牌，才被叫相公，意思是中看不中吃……你看我像是中看不中吃的男人嗎？」

「馬馬虎虎啦，勉强可以用用

啦。」竹下三枝一面跟他打情駡俏，一面用力磨墨。

磨完墨之後，她便彎腰擺手：「大文豪，請！」

「唔哼！」柳花花板着臉，輕咳了一聲，大搖大擺的坐定之後，便振筆疾書。

「大文豪請慢慢落筆，你方才咳嗽不止，當心有肺癆病哪。」竹下三枝高興得像執到寶的小頑童，妙語如珠的打趣着說。

她殷勤的轉身去爲柳花花斟杯酒，豈知端過酒來却見柳花花坐着不動。

「咦，你怎麼不寫了？」

「寫好啦！」

「寫好啦？這麼快？」

「當然啦，大文豪嘛。」

「讓老娘過目。」

竹下三枝拿起紙箋一看，整個人突像冰雕般的呆立住！

「我的天，」她終於叫了起來：「你這封信是什麼鬼信，我怎麼一點都看不懂？」

「開玩笑，」柳花花慢條斯理的啜着酒，「我寫的信連三歲小孩都看得懂，難道妳連三歲小孩都不如？沒見過妳這麼沒學問的女人。」

竹下三枝瞪了他一眼：「喂，小子，玩笑歸玩笑，辦正經事怎可以如此亂來？」

「我幾時亂來了？妳只要拿我這封信去找司馬老鬼，一切事情便可迎刃而解。」

「別騙我了，老娘雖讀書不多，可也識得幾個字，你這封信壓根兒沒寫一個字，只有四個鬼畫符的圖案……嗯，第一個圖案是……我看出來了，是一副棺材裝着一個老人……第二個圖案……哦，原來畫的是一碗飯……第三個圖案很好認，是一張床……第四個圖案是更好認，是一朵花……」

「妳不是都說出來了嗎？還說看不懂，女人就是這麼口是心非……」

「什麼？原來你這副圖案就代表一封信？」竹下三枝睜大了水汪汪的眸珠兒。

「是呀，」柳花花不慌不忙道：「第一幅畫棺材裝着老人，意思即是老鬼的意思，也就是司馬老鬼的簡稱。第二幅與第三幅是一碗飯與一張床，意思是要他管妳吃住，也就是要他照顧妳的意思……」

「我明白了，」竹下三枝翻着眼，沒好氣道：「第四幅畫是一朵花，代表你柳花花是不？」

「妳眞聰明，說頭便知尾。」

「你和那個老鬼誰是文盲？」

「都不是，我才高八斗，他比我差一點，只有七斗……」

「你眞要我拿這封信給他？」竹下三枝又好氣又好笑。

「當然是眞的，」柳花花正色道：「告訴妳，現在的人越來越老奸了，模仿筆跡的人也越來越多了，我這封信可不是一般人模仿得來的哪，這是我和老鬼的特別暗號，他一看便知啦，妳明白我的意思了嗎？」

竹下三枝怔怔的望着他。

當她確定柳花花不是在開玩笑的時候，她忍不住歎了一口氣：「我聽說中原上國人材輩出，原來瘋子也不少……」

柳花花哈哈大笑。

驀地，門外忽傳來急促的敲門聲！

竹下三枝用倭奴語喝問了一聲。門外之人立刻用倭語回答。

柳花花聽不懂倭奴話，但他知道有事情發生了，因爲他看見竹下三枝的面色忽地凝重了起來！

「發生了什麼事？」門外之人離去之後，柳花花馬上問道。

竹下三枝將信箋摺妥放入懷裡，緩聲回答：「有不明船隻向我們迫近！」

「是不是唐山幫或大和會的船？」

「應該不是，」竹下三枝在案頭上取下兩把長短各一的倭刀插在腰間：「因爲我是繞別條航道回去，爲的就怕遇上他們……」

「那會是誰的船呢？」柳花花問：「會不會是琉球王的船？」

「若果琉球王的船那就好了，不會有事的，」竹下三枝用一條絲帶把長髮綁好，顯得英氣凜凜：「我擔心的是，若是碰上海盜船，那就痲煩了……」

「此處有海盜？」

「爲什麼沒有，陸上有陸盜，山上有山盜，海上當然有海盜啦。」竹下三枝說：「我繞的這條航道，附近有些無名島嶼，據說是海盜的窩藏地，也許我們眞的碰上了海盜……」

「會不會幹起來？」

「你怕？」

「當然怕呀，」柳花花瞪眼道：「老子我現在可是武功全失哪！」

「對不起，我一時忘記啦，」竹下三枝忽又笑瞇瞇的說：「別怕，有老娘我保護你，一切妖魔鬼怪殺得他屁滾尿流……走吧！我們到甲板上面去看看！」

她豪氣的拉住柳花花走上甲板時，仍不忘對他補上一句：「放心啦，今朝看我吧！」

究竟，他們是否眞的碰到了海盜船？

而竹下三枝 又能保護得了柳花花嗎？

南宮雪說：「今朝看我！」

竹下三枝也說：「今朝看我！」

到底你說要看誰的？

——要知道柳花花如何返回琉球島力挽狂瀾，助唐山幫重振雄風，請繼續閱看南宮雪故事集「王見王」便知啦！

（本篇完）

三國演義之二

董卓進京（三）

徐正・編繪



73　董卓大驚，連忙下了馬，拜見少帝。



74　當天回到宮中，見了何太后，人人痛哭。把宮中查點了一下，發現丟失了傳國玉璽。



75　董卓駐兵城外，亩帶着一隊鐵甲騎兵入城，橫行街市，鬧得老百姓惶惶不安。

76　董卓還帶着寶劍出入宮廷，毫無忌憚。衆官都看出他的野心，但朝廷剛剛安定，誰也不敢出來多事。



77　李儒知道蔡邕很有才學，勸董卓擢用名流，以收人望，便把蔡邕推薦給他。董卓點點頭，派人去請蔡邕來。



78　蔡邕不願在董卓手下做官，婉言謝絕。董卓知道了，大爲生氣，再派人去威脅蔡邕：「你如果不出來，當心要滅你的九族！」

79　蔡邕害怕了，只得應命而來。董卓見了他，很高興。在一個月之內，連升三次官，拜爲侍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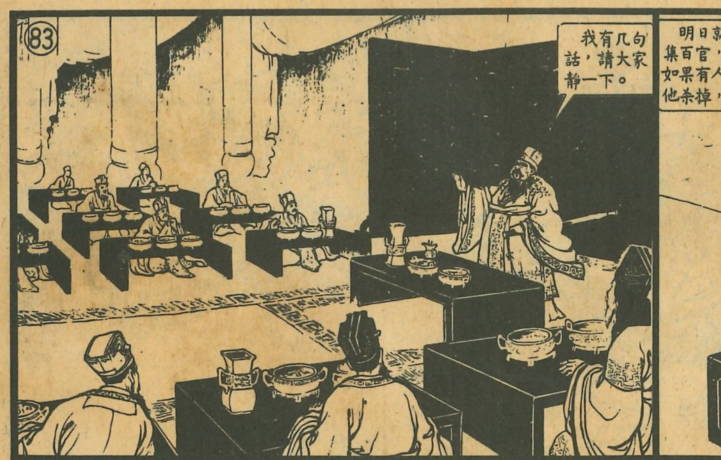


80　一天，董卓私下和李儒商量，打算廢了少帝，改立陳留王，以便霸持朝政，樹立權威。李儒便給他出了一個主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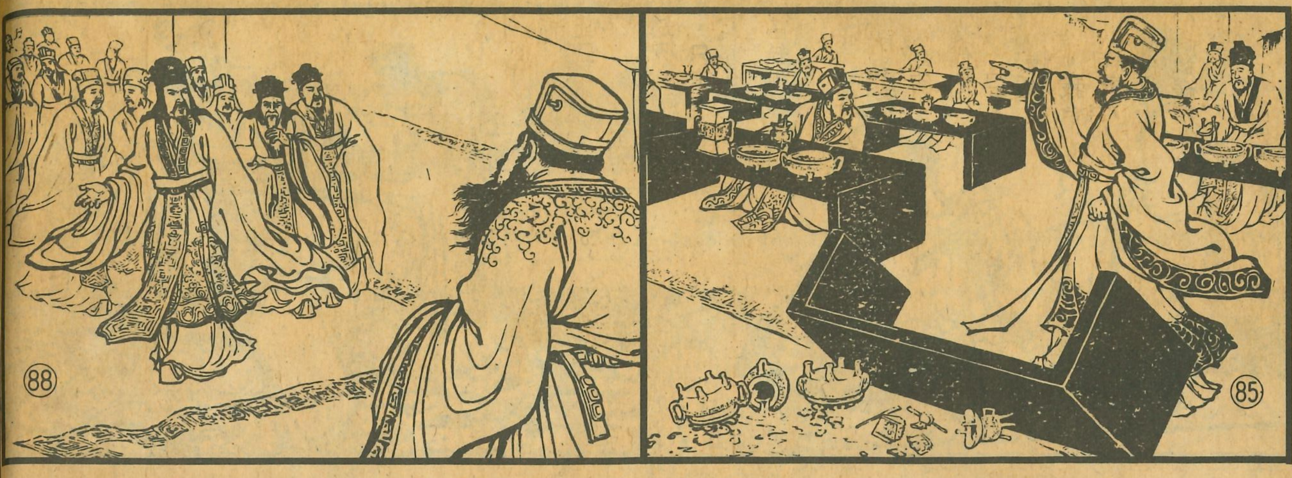
81　第二天，董卓在溫明園中大擺筵席，邀請所有的公卿大臣赴宴。這些大臣懼怕董卓的勢力，不敢不來。

82　百官到齊後，董卓才騎着馬慢騰騰的來到，腰間還帶着寶劍，大模大樣的入了席。



83　大家靜靜地喝着酒，聽着音樂。剛喝了三杯，董卓忽然下令停酒止樂，板着臉孔站起來說話。衆官都側着耳朵聽着。

84　董卓說道：「皇帝是萬民之主，一定要有很好的才能。現在的皇帝懦弱無能，沒有陳留王聰明好學，我想廢了皇帝，另立陳留王，衆位以爲如何？」說完，眼睛向四週掃了一下。



85　衆大臣聽了，面面相覷，不敢出聲。忽有一人把桌子一推，怒氣冲冲的站起來斥責董卓道：「不可！不可！你是甚麼人，竟敢說這樣的大話？」

88　董卓又問百官：「我的話可公道嗎？」盧植道：「明公錯了，皇帝雖然年幼，可是沒有絲毫過失。你是外郡的一個刺史，從來不曾參與國政，怎麼可以出這種主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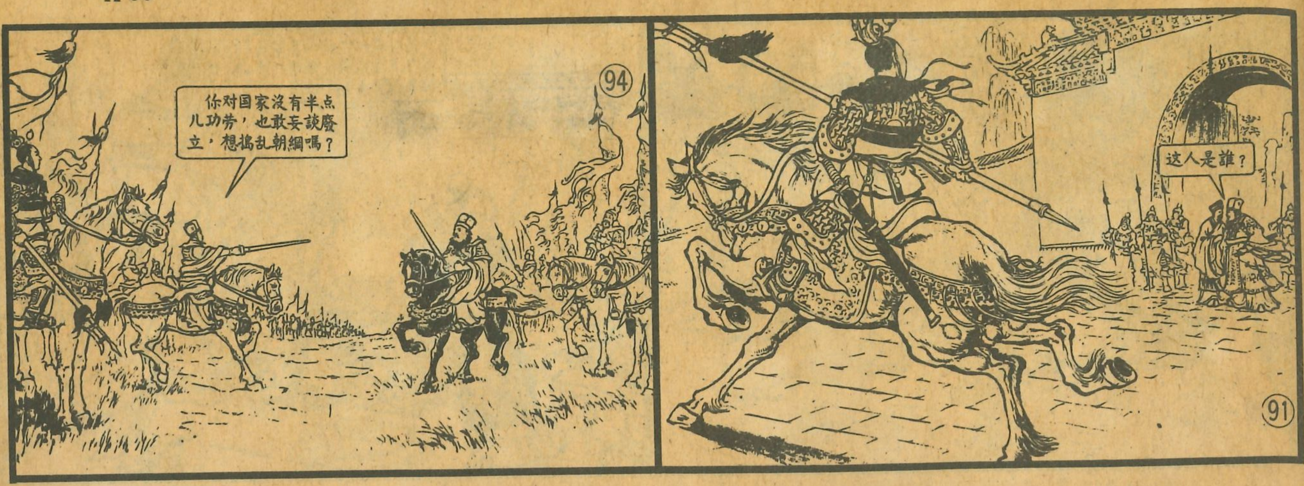
86　董卓一看，說話的人是荊州刺史丁原。當即氣往上冲：「順我者生，逆我者死！」嗶啦一聲，抽出寶劍，要殺丁原。

89　董卓大怒，又拔劍要殺盧植。衆官慌忙勸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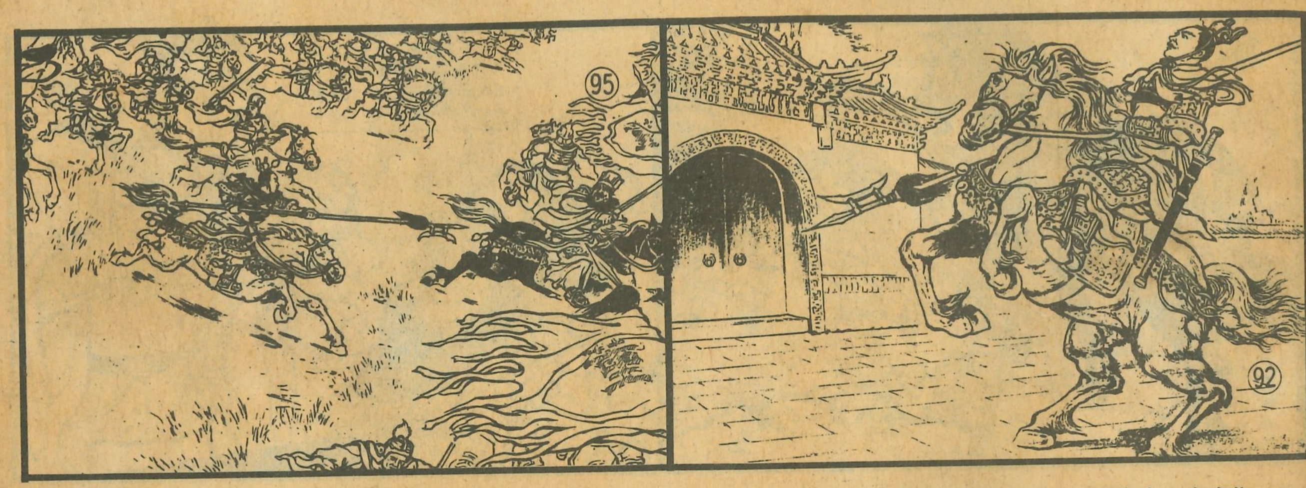
87　這時，李儒看到丁原背後站着一人，身材魁偉，威風凜凜，手裏拿着方天畫戟，惡狠狠的瞪着兩眼。李儒連忙上前勸住董卓。衆大臣也把丁原勸走。

90　這時，司徒王允從旁說道：「廢立大事不宜在酒後商談，我們改日再議吧。」於是衆官紛紛走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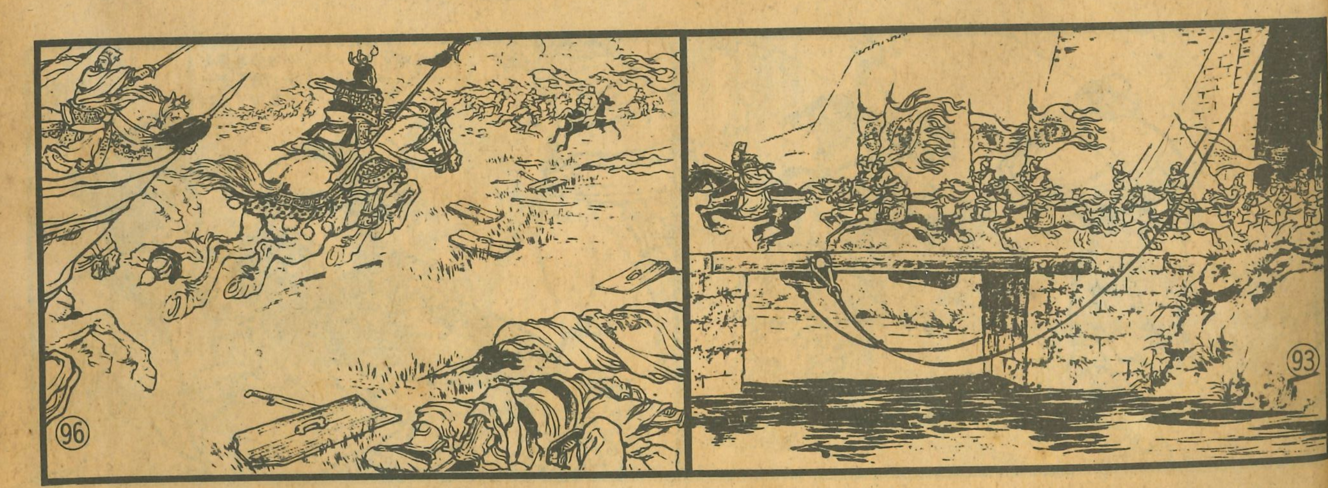
91　百官散去後，董卓手按着寶劍，站在園門口，忽然看見一員武將挺戟躍馬，在園外來回奔馳。董卓不認識，便問李儒。

94　雙方擺開陣勢，只見呂布頭戴束髮金冠，身披百花戰袍，挺戟躍馬，跟着丁原來到陣前，丁原指着董卓，潑口大罵。



92　李儒道：「他是丁原的義子，姓呂名布，字奉先，勇力過人。主公最好暫時躲避一下。」董卓便悄悄地回到園中避開了。

95　董卓還沒有來得及答話，呂布早已飛馬殺來。董卓撥拔轉馬頭就逃，頓時陣勢大亂。



93　第二天，人報丁原領兵在城外挑戰。董卓一聽大怒，馬上同李儒帶着人馬出去迎戰。

96　丁原率領大軍，乘勢追殺了一陣，董卓大敗，折了好些人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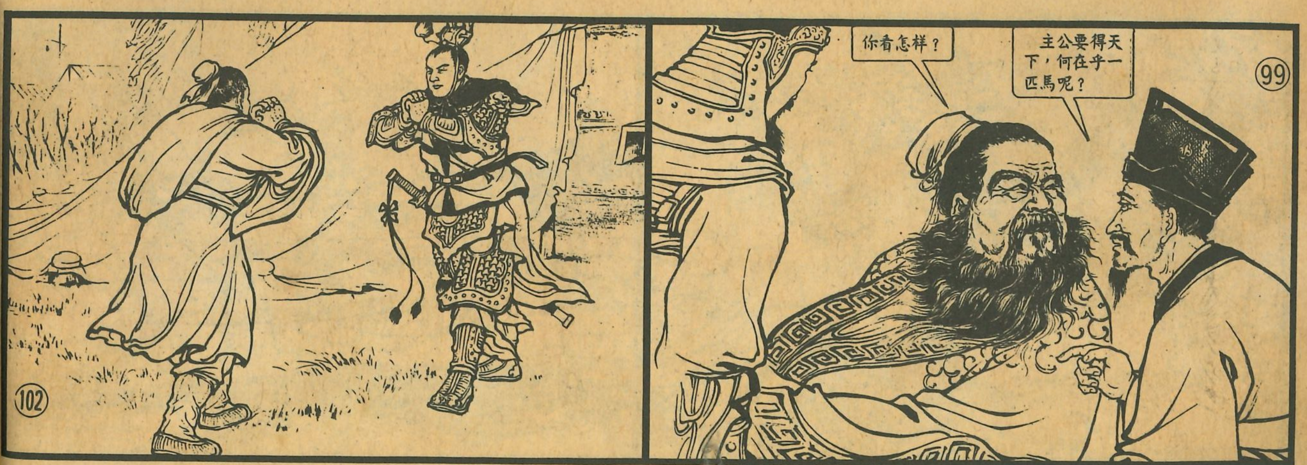
97　董卓回來後，召集衆將商議對策。他口口聲聲稱讚呂布是個人才，虎賁中郎將李肅挺身而出，情願去見呂布，勸他來降。董卓大喜。

100　董卓欣然叫人牽來了赤兔馬，又取出黃金一千兩以及明珠十顆，玉帶一條，一併交給了李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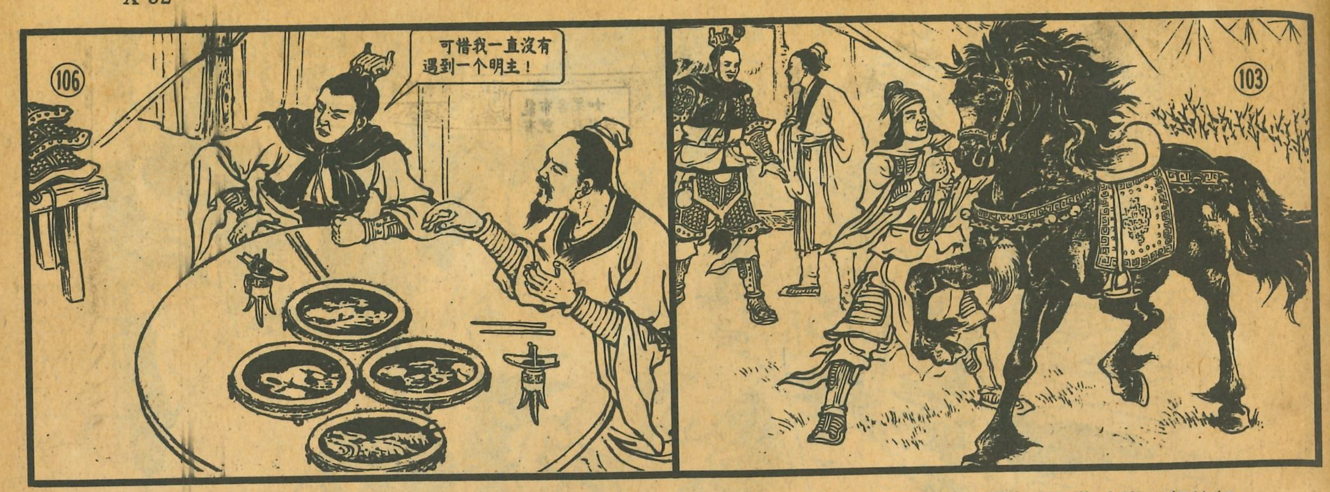
98　董卓忙問用甚麼辦法去說降呂布。李肅道：「我聽說主公有一匹寶馬，名叫『赤兔』，能夠日行千里，只要這匹馬，再加上金珠寶物，一定能叫呂布背叛丁原，投降主公。」

101　李肅帶着金珠、玉帶，牽着馬悄悄地向呂布的營寨走來。半路上遇見伏路的小兵，李肅便命通報呂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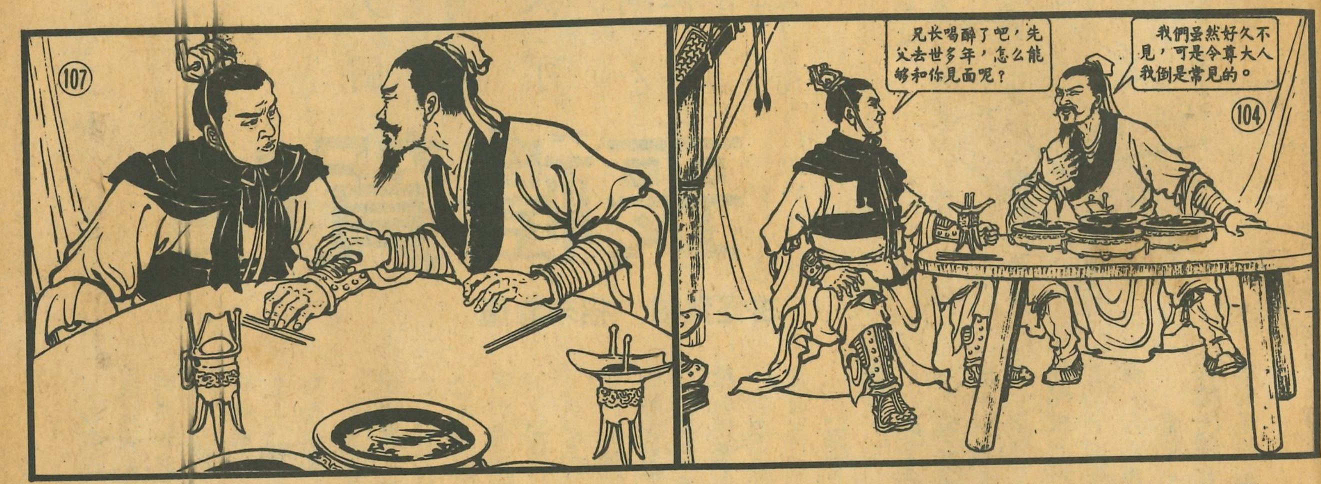
99　董卓聽完，半信半疑。他最捨不得這匹赤兔馬，想了好久，又回頭詢問李儒的意見。李儒卻勸他答應。

102　呂布把李肅接進帳去。兩人見面十分親熱。呂布道：「兄長從哪裏來？」李肅道：「我現在做了虎賁中郎將。聽說賢弟很得意，我特地送來一匹好馬，也好壯壯你的威風。」



103　呂布一看那馬兒，渾身上下像火炭一般的紅，沒有一根雜朵毛；身長一丈，高達八尺，嘶鳴咆哮，像要騰空下海一樣。他喜愛得不得了，再三向李肅道謝。

106　李肅道：「賢弟有擎天駕海的本領，四海之內，誰不佩服！功名富貴，就像探囊取物，你說不得已，這是從何說起？」呂布不禁慨嘆起來。



104　呂布設宴招待李肅，兩人邊喝邊談，喝到酒酣耳熱的時候，李肅挑逗呂布。呂布以爲他喝醉了酒，說的是醉話。

107　李肅忙又湊近呂布，挑逗他道：「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賢弟要早打主意才好！」呂布道：「兄長一向在朝廷裡，總知道誰是英雄吧？」



105　李肅大笑起來，說他說的是丁原。呂布滿面通紅，忸怩地說道：「我在丁原那裡，也是出於不得已的。」

108　李肅見問，滿心歡喜，便把董卓大大的吹噓了一番。呂布只恨沒有門路前去投奔，拍案嘆息。

（待續）



社會秘聞／狄奇・文／可飛・圖

喪禮賀咭

古怪賀咭　招來麻煩

平日，公司可沒有這麼寧靜，但這幾天，却和平日截然不同，因爲公司裏缺少了平日那份吵鬧聲。

「喂，森文。」人事部的李植明在叫喚着。

「喲！」森文正埋首工作，冷不防有人叫他，驚愕地回答。

「今日又可清靜了，你的拍檔何彬還沒有上班呢！」

「對，清靜多了。」

「所以，你和女朋友在電話中的喁喁細語也給我們聽到了。」

「是嗎？」森文脹紅着臉。

「是啊！」

李植明拍一拍森文的膊頭，森文的臉就更加紅起來。

「怕什麼？你們不是天生一對，地設一雙嗎！」

「不要笑我了！」森文不好意思地答道。

「好了，好了，不笑你了，繼續工作吧。」

森文無可奈何地笑了一笑。

李植明正想離開，突然又回轉頭。

「對了，如果你聯絡何彬，記得代我問候一句。」

「一定，一定。」森文點點頭應道。

原來，何彬這個人，是公司裏最大嗓門的人，他是一個樂天派，公司裏有了他，根本上甚麼陰雲靄氣都會一掃而清，使疾病幾乎與他絕緣，但這一回却不同，他已經三天沒有上班，而且今天早上還預告了翌日的病假。

而一連四天的病假，使善良本性的森文開始擔心起何彬來，甚至恨不得他立刻回來上班。只是……

「如果我眞的病了，你還不知道有沒有這麼緊張呢！」森文的女友麗萍撒着嬌說。

「會，我會很緊張你的。」

「鬼才相信你，我相信你連花也不會送我一枝呢！」

「不會的，不會的。」森文一臉小孩子着急的樣子。

「好了，算了，不和你說笑了，我們等會兒去探病怎麼樣？」麗萍建議。

「探病？」

森文可沒有想過。

「你不是很擔心何彬的病嗎？」

「是，不過……」

「做人不要婆婆媽媽的，探病又不是什麼事，還要猶猶豫豫。」

「唔。」森文又好像沒有什麼主意。

「我和你一起去吧，你知道何彬的地址嗎？」

「好像有，讓我看看。」

森文打開記事簿，找了一遍後，終於找到何彬的地址。

「好吧，我們坐小巴去。」

「如果坐小巴，我們要走一大段路

才可以到的。」

「那麼坐的士吧！」

「都不可以，我們還是坐廿三號巴士吧，在蒲飛路走到青蓮台總比其他方法好。」

「好吧，依你的。」

兩人登上了一部開往蒲飛路的廿三號巴士，一直向西環方面進發。

「你們做了幾年同事，眞不相信你一次也沒有探過他。」

「是啊，他是不喜歡別人騷擾的。」

「眞是怪人！」

「對，他在公司是樂天派，但是他對自己的私事總是相當保留，所以我們知道他的背景不多。」

「就連帶你這個工作上的拍檔也是如此了。」

「到了，到了。」

森文不想和麗萍談論這個問題，而湊巧這時巴士亦已駛到蒲飛路總站。

「地址上寫着是八十五號，我看是這裏了。」

「對，這裏是八十五號，我們上去吧。」

「地址上寫着是頂層，看看有沒有電梯吧？」

「你眞傻，這些唐樓又那有電梯呢，用你的脚吧。」麗萍說。

森文和麗萍於是一步一步的走上那舊式的樓梯，好不容易才走到上頂樓。

「敲門吧！」麗萍說。

森文正不停地喘氣。

「讓我回回氣吧。」

「看你那副樣子，遲兩天我要你去跟我運動一下。」

森文祇是在喘氣，完全不懂回答。

森文按了一下電鈴，但隔了一分鐘也沒有回應。

「再按吧，何彬應該在家的。」麗萍說。

森文再按電鈴，仍然沒有人回應，於是他改用手拍門，怎知一用力，門就打開了。

「何彬，我是森文，你在家嗎？」

麗萍緊跟着森文入屋。

通過一條走廊，兩人走進屋內，但明顯地屋裏並沒有人。

「可能在房內。」麗萍指着房間說。

「好吧，試試看。」

森文敲敲房門，但又沒有回應。

「推開門看看。」麗萍說。

「不好意思吧！」

「怕什麼，我相信何彬不會怪你的。」

「好吧。」

森文推開房門，停脚站住。他發覺裏面床上的被是鋪得好好的，不知誰在睡覺。

「看他睡覺也幪着頭。」麗萍說。

森文過去推推睡在床上的何彬，但他一動也不動。

「喂，何彬。」

但被裏的人仍然一動也不動，絲毫沒有反應。

「森文，我看有點不對。」麗萍緊張地說。

「我也是這樣想。」

「怎樣？」

「揭開那張被吧。」麗萍指指那被鋪。

「我？」

「當然啦！」

森文的心臟猛然地跳動着，然後走過去揭開那被窩。

就在那刹那間，森文和麗萍都講不出話來，因爲他們看到的，簡直令他們大大的詫異。而躺在被窩裏，既不是活的何彬，亦不是死的何彬，而那人根本不是何彬。

那個人年約六十歲，穿着一套白色的唐裝衣服，而胸前却有一大堆的血漬，顯然是已被人殺掉。

「哇！」

麗萍突然一下子撲向森文，嚇得森文也倒掉了兩步，原來麗萍同時在鏡的反映中看到何彬。

何彬被麗萍這樣一嚇，也哇一聲大叫起來。這時，三個人都互相嚇到目定口呆。

「何彬，你……殺……死人。」森文驚慌地說道。

「不是，不是我殺的。」

「你還否認。」還是麗萍胆量夠，用手指指着何彬。

「我是無辜的，我根本沒有殺過人。」

「那麼床上的那個人是誰殺的？」麗萍質問着。

「我眞的不知道，不過我回家的時候，這個死屍已經躺在床上。」何彬口吃地說。

「那麼你爲什麼不報警，況且你仍敢躭在這裏。」

「森文，其實我是很怕的，我這幾天都沒有好好睡過，而且我眞的不知道如何去處理，而剛才我還是在街上附近躲着，直至我看到你們兩人上來，我才有胆再跟着入屋。」

「那麼你現在打算怎樣？」

「我眞的不知道，你們可以幫我忙嗎？」

「我想你還是快報警吧！」

「但……」何彬稍有猶豫。

「不要怕，你先躲着吧，至水落石出時，你才再現身吧。」麗萍說。

「不過，我現在可以躲到那裏呢？」何彬無奈地望着森文，森文也搖了搖頭。

「啊，有了。」麗萍突然很像有所悟地說。

「到那裏？」森文和何彬不約而同地追問着。

麗萍望望森文，森文似乎是明白

甚麼的一回事。

「喂，麗萍，你不是說……」

「對，我看唯一可以給何彬藏身的地方，就是你的家。」

「你不是說我要跟一個殺人……」

「喂，森文，你也懷疑我殺了人嗎？」

「不是，不是，我只是說……」

「不要爭吵了，否則何彬就不能脫身了。」

「眞多謝你們，他日如果可以沉冤得雪，眞不知如何去多謝你們。」

「希望不要惹來一身蟻吧。」森文說。

「來，你將整件事的經過詳細對我們說清楚吧。」麗萍對何彬說。

「好吧，我說給你們聽。就是那天晚上，當我放工回來……」何彬回憶起當天所發生的事。

如果何彬所說是事實，則這件兇殺案便和他沒有關係了，但是森文和麗萍仍然保留審愼的態度。

「好吧，我們先報警，而你就躲藏在森文的家裏吧。」麗萍說。

* * *

被害人的身份很快就查出來，他是住在何彬隔壁的人，名叫九叔。

去認屍的九嬸見到九叔的屍體，哭泣到有如淚人一樣，在未走出殮房之前，已經陷入半昏迷狀態。因此，警方也得不到進一步的綫索。

根據驗屍官的報告，死者死亡的時間約爲下午五時至七時左右，這與何彬放工的時間相當吻合，所以何彬仍然是最大的一個嫌疑者，更何況他還突然失了踪，幾乎警方就相信他是殺人兇手。

負責這件案件的是魏林幫辦，他一直找一些死者的親戚及朋友查問，以幫助他去破案。

終於，魏林找到了死者的弟弟十叔。

「你是死者的弟弟嗎？」魏林看見進來的男人已經滿頭斑白，所以有點疑問。

「是的，我叫黎金生，人們都叫我十叔。」

「很抱歉我是要調查你哥哥的死因的，所以我才麻煩你來協助一下。」

「不要緊。不過最近家門認眞不幸，一單喪事未辦完，又接連有第二單。」

「是嗎？」魏林詫異地問，不期然亦留意到十叔衣襟上的那一小塊黑布。

「是的，爸爸剛過身，現在哥哥又被人謀殺。」十叔嘆一口氣說。

「唔，令兄是被人謀殺的，但不知道你能否猜得出兇手是誰呢？」

「嗯，我想一定是何彬這個傢伙。」十叔憤怒地說。

「你認識何彬這個人嗎？」魏林問。

「雖然我只見過這傢伙兩次，但我已經知道他不是好人，況且他時常和老九爭吵，他們一直都有積怨的，但想不到他竟然會施毒手。」

「你這麼肯定何彬殺人？」魏林再一次質疑地問着。

「對呀，我相信除了何彬以外，老九再也沒有仇人了。」

「你相信何彬會爲一點小事殺人嗎？」

「不算是小事，我相信一定是賀咭的事。」

「賀咭？什麼賀咭？」魏林眞的被攪得有點一頭霧水。

「你不知道，父親逝世的那天，何彬竟然寄了一張咭來。」

「你不是說他寄來了一張賀咭嗎？」魏林睜大了眼說。

「正是，這個何彬不知在那間百貨公司買了一張賀咭，上面好像寫着：『祝令尊之喪，何彬賀。』」

「這怎麼可能？」魏林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也不相信，但我親眼看見，又使我不由得不相信。」

「那麼，老九有什麼反應？」

「他憤怒極了，馬上就要去找何彬，但我們阻止着他，怕會鬧出人命。」

「那即是說老九當時衝動得要殺人嗎？」

「對，他幾乎想拿一把刀去殺死何彬。」

「及後他又怎麼樣？」

「一直至喪禮結束的時候，老九都相當憤怒，其後在大殮以後的事，我就不清楚了，如果你想知道，就一定要問九嫂了。」

魏林知道在這個時候去問九嫂，未必會有什麼答案，但他也一定要試試。

魏林和李沙展到九叔家，看見未亡人的九嫂，面色十分蒼白，那呆滯的面部表情，使人感覺到睡在床上的是一具死屍。

「對不起，我想問一下……」

「唔，你想問老九的死，是嗎？」

魏林再看清楚這個睡在床上的未亡人，面色雖然蒼白，但看來一點老態也沒有，與死者的年齡簡直是相差了一截。

「老九這個傢伙，竟然這樣被人殺死！」

九嬸這個答覆，倒使魏林有點意料之外，因爲她並沒有責備任何人，甚至沒有衝動得說是何彬害死老九的。

「關於賀咭之事……」

「賀咭？」

「對，何彬的賀咭，你知道嗎？」

「知道。」

「那麼，我想問你先生的反應怎樣？」

「他很衝動，衝動得要殺人。」

「那麼你們怎麼樣？」

「我們只有阻止着他，結果他也沒有生事，沒料到……」九嬸又哭起來。

「喪事的最後，我知道你們是往哥連臣角火葬場的，對嗎？」

「是的。」

「那麼九叔那時怎麼樣呢？」

「因爲當時實在太忙，我根本沒有留意，但到所有的事做完後，他說要到外面走一下，本來我說要陪他一起去，但他又拒絕了，而我見他當時沒有什麼異樣，所以就放心由他去，但沒料到一直都沒見他回家，我才開始担心。」

「那麼妳沒有想到要報警嗎？」

「我想也沒有什麼事的，所以沒想到要報警。」

「沒有想到他會找何彬算帳嗎？」

「沒有想到，何況那封賀咭的事，我也忘記了。」

「現在何彬的下落不明，我們已經在通緝他。不過，除了何彬以外，你還認爲有什麼人可疑的嗎？」

「你們警方也相信何彬是兇手？」

「是，我們很懷疑是他做的。」魏林嚴肅地說。

「我不相信這件案是何彬先生做的。」九嬸搖搖頭。

「哦，爲什麼？」魏林覺得相當奇怪。

「對，我先生雖然時常和何彬吵架，但他們畢竟是一對好朋友。」

「好朋友？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就是說，這幾年，他們雖然不停的吵架，但他們就像一對歡喜冤家一樣，他們的吵架是自得其樂的。」

「那即是說，他們根本沒有心病？」

「沒有。而且那張賀咭雖然令老九很生氣，但我絕對不相信這會做成謀殺或被殺的局面，因爲我熟悉老九的脾氣。」

這出乎意料之外的「談話」，倒使魏林摸不着頭腦。

不過，在同時，魏林又回憶起死者被殺的一切——死者的衣服沒有破裂，也沒有縐亂，同時也沒有打過架的痕跡，死者祗是心口被人刺了一刀後，就被安放睡在被中，然後覆蓋住，一點也不像被人生氣殺掉的樣子。由此種種，魏林更覺得困惑，因爲他根本找不到其他的線索。

如果兇手是另有其人，那又會是誰呢？魏林半點頭緒也沒有。

* * *

森文和麗萍暫時讓何彬藏在他的家，他們雖然相信何彬沒有殺人，但是在某種程度上，他們還有保留。

「我們可以自己去調查一下嗎？」麗萍說。

「可是……」森文皺一皺眉頭。

「喂，何彬現在處於極度不利的處境，我們是應該幫幫他的。」

「但我們又不是偵探，我們可以幫到他嗎？」

「試試吧！」

兩人邊行邊說，已經回到森文的住所。

「爲什麼是黑沉沉的？」森文疑問看。

「何彬會不會自己走出來呢？但現在風聲那般緊。」

「相信不會吧。嗨你聽聽……」

就像是機器鑽地的聲音，一下又一下的。

當森文亮着燈光時，他們看到何彬仰臥在房中，發出巨大的鼾聲。

「誰會相信一個殺人兇手可以睡得那樣安詳呢？」麗萍看。

森文亦同意地點點頭。

「讓我燒飯給你們吃吧，我相信何彬亦一定餓了。」麗萍說。

* * *

「這個世界已經沒有了正義！」何彬不滿地說。

「何彬……。」

何彬阻止森文的說話，將碗遞給麗萍。

「再給我一碗吧。」

這個感嘆世界上沒有正義的人已經吃第五碗飯了，食量實在驚人。

「麗萍！妳烹調的手法確一流，森文他確是有福氣。」

「你又來這一套了。」森文倒有點不好意思起來。

「何彬，你打算怎麼樣？」麗萍帶開了話題。

「坐以待斃吧。」何彬打趣地說。

麗萍倒沒奈他何，一個通緝犯竟然可以這樣的輕鬆。

「可是，你躲起來也不是辦法呢！」森文說。

「那有什麼關係吧！」何彬滿不在乎地說：「反正遲早都會捉到眞正的兇手。」

「你相信警方這麼快可以幫你破案嗎？」麗萍問。

「當然不是啦，求人不如求己，我是相信自己啊，那是我向來的原則。」

「你不是說自己去查吧？」

「當然啦」何彬認眞地答。

「但是……萬一你被發現……」

「放心吧，我會小心的，而且我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誰也不會留意的。」何彬不以爲然地答道。

「但有什麼事發生，我們就……」

森文眞的有點担心，他怕何彬一出門口就已經被警察逮捕住了。

「不錯，這樣出去是甚爲不方便的，所以也要靠你們。」

「不要緊，你說吧。」

「你們可否代我去九嬸那裏查查，或者那裏會有一些線索。」

「好吧。」

* * *

「在這個時候來打擾你，眞的不好意思。」麗萍說。

九嬸知道森文和麗萍的來意後，歎氣地說：「其實我不大相信這宗案件是何先生做的，因爲我不信他是這類

人。」

「但是……」

「對，許多人都懷疑我先生生前和何彬是對立的，是互相結怨的，但老實說，沒有人比我更了解他們，我知道他們之間根本沒有什麼仇怨，因爲他每次和何彬吵架之後，他們很快就和好如初，簡直是一對活寶貝，所以他們之間根本就沒有殺害對方的動機。反而，如果要說動機，我覺得還有人更值得可疑。」

「誰呀？」麗萍好奇地追問下去。

「我先生生前和他的弟弟老十，與及老十的太太，都曾經爲錢財的問題，互相各不讓步。」

「哦，有這種事？」

「不瞞你說，在老頭子過身的時候，他們爲了房屋、股票，甚至是現金的問題，都曾經爭吵過。」九嬸搖搖頭。

「但你又怎樣看呢？」

「我根本不想參加意見，因爲我當初嫁給老九做塡房的時候，就有許多閒言閒語，說我爲了錢才結婚的，所以到這個時候，我就更加不加任何主意了。」

麗萍和森文看看眼前的九嬸，祇是一個四十剛出頭的女人，難怪說和九叔年齡相差了一截。

「我希望你們可以盡快找到眞正的兇手，同時你也應該找老十問問。」

「好的。」

九嬸的一番說話，確是對森文和麗萍有相當的價值，因爲他們知道還有兩個人值得懷疑的。

森文和麗萍由九嬸口中探到地址後，便走到十叔和十嬸的舖子去。

十叔是經營小規模的超級市場的，地址在土瓜灣，那邊有幾個屋邨，生意總算過得去。

森文和麗萍走進店內，還是麗萍比較圓滑，很快就打開了話匣子。

「我們經營這類店舖很辛苦的，而且便利店又時常搶我們的生意。」

「不過，生意仍不錯嘛。」森文看見客人光顧的情形說。

「都是熟客街坊支持，否則我們已經捱不住了。」

「哦，你剛才說九嫂是狐狸精，爲甚麼？」麗萍問。

「哼，那人稱甚麼九嫂，我看她連狗都不如，因爲誰都看得出她是爲了錢才嫁的，而我和我先生都阻止過這樁婚事，可惜仍是沒辦法。」

由十嫂說話的音調看，她確是對那未亡人有很大的偏見的。

「說不定，那女人才是眞正的兇手。」十嫂激憤地說。

「你爲甚麼這樣說呢？」十叔有點不滿地插嘴。

「你還偏幫着她！」

「我不是，祇不過……。」

十叔看到太太那副兇惡的樣子，不禁又退縮起來。

「我知道你對那女人有野心，對嗎？」十嫂接着說。

這個乾癟的老太婆，倒像眞的動起火來。

「老十，我告訴你，你別想打女人的主意，否則我不會對你客氣。」

「喂，你想到那裏去了，難道你懷疑我害死我的哥哥，來打這個女人的主意嗎！」

「天曉得，那只有你才知道了。」

「你……」

「我甚麼，難道沒有這個可能嗎？」

兩夫婦之間就是你一言我一語的互相爭吵着。

森文和麗萍見勸也勸不來，又不想再躭下去，就趁着他們吵架的時間偷偷地溜走了。

「眞不好意思，我們又幫不到何彬。」森文對麗萍說。

「對啊，眞不知道回去如何向何彬交代。」

「對……」森文正想接下去。

「交代？」一把陌生的聲音，使森文和麗萍同時也嚇了一跳。

當兩個人不約而同地轉過頭，他們見到魏林幫辦。

「魏幫辦，我們……」

「不用多說了，其實我一早就知道何彬藏在森文的家裏。」

「但爲甚麼你又不採取行動呢？」

「何必着急呢？反正何彬也逃不了。不過，你們藏匿逃犯，可知道是很大罪的呢？」

「我們知道，不過，我們只不過是不相信何彬是殺人兇手吧。」

「哼，你們是憑直覺判斷的，但你們是否知道這是很危險的嗎？萬一你們猜錯了，那麼兇手不是可以逍遙法外嗎？」

「不過……」

「不要不過了，我們一起去捉兇手吧。」

「去捉何彬？」森文驚愕地說。

「何彬？哈哈，你以爲何彬是殺人兇手嗎？」魏幫辦拍拍森文的膊頭。

「如果不是，是誰呢？」

「你跟我來吧。」

於是，森文和麗萍只好跟着魏帮辦一起走。

魏帮辦胸有成竹地駕着車子。相反，森文和麗萍就噤若寒蟬地坐在車後不敢做聲。

「到了。」車子駛到森文的住宅附近。

「現在就上去捉何彬嗎？」森文問。

「不是，現在應該留在車子裏，等候眞兇的出現。」魏林冷靜地答道。

「眞兇？」森文和麗萍不約而同地一起說。

「對，是殺死九叔的眞兇。」

「那麼你也不相信何彬是兇手，是嗎？」森文說。

「何彬？你相信會是何彬嗎？」魏林並沒有正面回答。

「不過，還有誰呢？其他人雖然有可疑，但也不致要殺九叔呢！不過……」

「你們想想，誰最可疑？」魏林在引導他們猜這個啞謎。

「唔……好像不是九嬸。」

「爲什麼？」魏林問。

「假使是九嬸殺夫的說話，她爲什麼還會袒護受到懷疑的何彬呢？」

「哦。照你這麼說，可疑的人是十叔和十嬸。」

「我總覺得他們兩人的可能性比較大。」

「爲了財產問題？」魏林問。

「我想是的，但是兄弟相煎，又是我不相信的。」

「不過，那張賀咭又有什麼解釋呢？」魏林問。

「對，這是我們一直無法解釋得到的。」森文說。

「你們只有注意到賀咭的內容，但似乎沒有注意得到賀咭的眞正意思是什麼。」魏林說。

「眞正的意思是什麼？我眞的有點不明白。」麗萍詫異地問。

「你們每一個人都相信那封賀咭是一張惡意的賀咭，而何彬也沒有向你們解釋過那份誤會，所以才引起你們一直錯覺那張賀咭的用意。」

「對啊，帮辦，我們一直都不知道那張賀咭的用意是什麼。」麗萍說。

「幸好，我今午已經由何彬口中得到一些重要的証供，同時我亦在等候化驗報告。」

「我不明白爲什麼要等化驗報告？」森文被弄得一頭霧水。

「告訴你們吧，是九叔父親的化驗報告。」

「我愈來愈不明白了。」

「這也難怪你們不明白，如果何彬不和我合作，至今我還有許多疑點未弄清楚呢！」

「但剛才你說九叔父親的化驗報告，不過九叔的父親不是已經燒成骨灰嗎？」

「不錯，雖然已經成骨灰，仍然可以化驗的。」

「化驗什麼呢？」麗萍好奇地問。

「唔……好吧，就告訴你們，是化驗藥物。」

「化驗藥物？難道警方懷疑他自殺吧？」

「不，不是自殺，是被殺！」

「那我更不明白了。」

「好吧，讓我告訴你，何彬第一天告病假的時候，他確是患上感冒，要在家休息，而且他有醫生証明，我查過亦是眞事。當晚半夜他已經沒事，而且舒服多了，但肚子很餓，想想家裏沒有什麼可以吃的東西，於是走到附近的便利店購買，就在這個時候，他看到九嬸提着一包東西，小心翼翼的走出家外，放入附近的垃圾桶內，他感到興趣，就靜靜地把那包東西拾回來，一看之下，原來是一樽藥，他心中覺得事有蹺蹊，翌日再得知九叔父親的死訊，他心中就明白是什麼一回事，所以就送了一張賀咭過去，而何彬這樣當然觸怒了九叔，於是九叔就想找他算帳。」

「那麼九叔眞是何彬殺的！」森文驚訝地說。

「如果九叔眞的找着何彬，雙方爭執起來，這也未可逆料，但當九叔找何彬的時候，何彬恰好又去了澳門。」

「去了澳門？」

「對，何彬趁着有醫生紙可以告病假，所以他就走了去澳門搏殺，而就在這個時候，九叔就在何彬的家裏被人殺掉。」

「那麼何彬眞的不是兇手了！」麗萍說。

「對，經過和人民入境事務處及驗屍官報告的相配下，何彬確是無辜的。」

「那麼兇手是誰呢？」

「看，就是他。」

魏林指着遠處一個鬼鬼祟祟的男子。

森文和麗萍不約而同地一齊望去，不禁訝然地叫了出來：「是十叔！」

「對，就是他。」

「但是，他怎會殺死他的兄弟呢？」森文詫異地問。

「不是爲了錢，以及爲了情嗎！」

「錢和情！」森文完全不明白。

「道理很簡單，他們的父親剩下一大筆遺產，雖然他們兄弟有多人，但在生的就只有他們兩個，反所以十叔殺哥哥的其中一個動機就是爲錢。」

「那麼爲什麼又會爲情呢？」麗萍好奇地問。

「很簡單，九叔大九嬸相當多，所以雙方面的年齡有很明顯的差距，而且十叔對九嬸有非份之想，所以爲情殺人是第二個動機。」

「難怪十叔頻頻替九嬸說好話了。」麗萍若有所悟地說。

「如果水落石出的話，何彬的逃亡生活就可以結束了。」森文說。

「對。不過要將兇手繩之於法，還要有相當的証據的，所以我就與何彬聯絡好，讓他冒一次險去收集證據。」

「那麼，何彬有危險嗎？」

「你放心，我已經預先安排好探員和錄影機在屋裏面，待何彬引他們說出眞相後，我們就可以將眞正的殺人兇手逮捕了。」

不久，探員已經押解着十叔和九嬸下樓，而何彬亦一同在大夥內。

森文和麗萍立刻和魏帮辦一起下車走上前去。何彬拍拍森文的膊頭，輕鬆地上了警車。

（全文完）



科幻小說／傅摩斯．文

可飛．圖

末日之鑽（一）

魔鑽出現珠寶店　眞鑽瞬間變假鑽

據當今世界的宇宙論，宇宙中的星球在演化的最後階段最終會坍縮，這種坍縮將無休止地進行下去。何處是坍縮的終極？何處是坍縮的盡頭？無限的坍縮將使這個星球變成一個不可思議的黑洞世界。我們居住的地球，據說也難逃這種可怕的厄運……

*　*　*

整整十多年了，我離開香港去了美國。雖然我已習慣了在美國的生活，但我依然牢記着九龍彌敦道的「榮華珠寶店」，因此，九月的假期一到，我就急着溜回香港了。

說是「溜」，是由於我特殊的身份，出外旅遊極費周折。但我可不管這些，而且總算如願所償，此刻我就坐在飛去香港的航機上。說眞的，如果有誰阻撓我，我準會跟他拚命。香港是我出世、長大、讀書的地方，還有我讀大學時的老同學顧依依。我永遠忘不了她那圓眼睛，那清脆的尖叫聲，自然還有她那獨特的女人的香味。

在啓德機場出了閘口，我就趕着給她先撥個電話。

她寫字樓的電話沒人聽，只好把電話擱下，但我的手還沒有鬆開，身邊已站了一個彪形大漢，大概也是急着用電話，我向他抱歉的笑笑，手依然沒鬆開，千不該萬不該，等我先打通這個電話，管你接着打一千九百萬個！我拿這個理由來安慰自己。

我與顧依依十多年前已經是一對親密的戀人，她發誓非我不嫁，我許願非她不娶；但十多年來我倆依然沒有結婚，並非我老想過王老五生涯，只是她太固執，她矢誓：她在事業上的成就如果比不上我，她就永遠不會答應跟我結婚！哎！她老跟我鬥氣似的，我去了美國研讀物理，她居然拋開「大學文學系畢業生」的銜頭，跑去一家珠寶店當學徒；我在美國終於取得博士學位，她在香港與人合股開了一家珠寶店；我被美國國防部聘爲「星球大戰」基地設計總工程師，她居然獨資開了這家叫「榮華」的珠寶店。聽她說，她這間珠寶店在香港珠寶行裡還是數一數二哩！哎，眞拿她沒辦法。

我想着，手却沒閑着，終於，電話撥通了，那一陣接一陣的「嘟……」聲，在我聽來，就猶如九重天上降下的曲樂！

但話機裡傳來一位陌生女子的聲音，而且還老大沒好氣似的。

「我姓傅，找你們的老板顧依依小姐！」我說。

「啊！你就是她……那位傅摩斯先生？對不起！下面鋪面很亂，企櫃的職員控制不住局面，顧小姐已跑下去了！」寫字樓女職員說，她的口氣放緩了，大概是記起老板有這位姓傅的老情人吧。

「發生甚麼事？打劫麼？」我登時嚇了一跳。這次回港渡假，滿心以爲可以過幾天依依偎偎的甜蜜日子，但假若碰上這等事，這假期的快活就註定告吹了，因爲如果連顧依依心裡藏不住一粒沙子的脾性也不知道，我就該叫「糊塗蟲」。

誰料這情形比我所想像的更糟，這從女職員抖顫的語音中便可知道了。

「可不得了！……今早開鋪不到半小時，一大班人湧了進來，氣勢凶凶的直嚷：他們在榮華珠寶店買的鑽石首飾，戒指呀！頸鍊呀！鑽石鐲呀，等等，全部都是假貨！幹珠寶這行，信譽最重要，這麼大的一家珠寶店買假鑽石，傳出去這還得了麼？讓人拿槍劫了去不打緊，保險公司可賠償損失給珠寶店的，但敗壞了信譽，可就關門大吉哪！」

「你們沒這樣幹吧？」

「開甚麼玩笑！傅先生！顧小姐的脾性難道你不知道？她怎會幹這個？」

「哪好吧！你下去悄悄地告訴她，姓傅的馬上趕來，說不定能幫她一把哩！」

於是我立即跳上一部的士直駛九龍彌敦道。

在遠處，我看到榮華珠寶店門口兩邊的飾櫃依然像往日般耀眼。但鋪內却擠滿了人。「慘咯！我買的那隻一卡的鑽石戒，竟然是假貨！瞧，這是他們的發票，寫明是鑽石哪，可是我拿去讓人家鑑定，證明這是假貨！」「我買的這條鑽石鍊，一樣是假貨！五萬三千元哪！足足五百六十張一百元的鈔票！排起來是有三丈長哪！」「慘咯！慘咯……」「這不是珠寶店，是食人肉的賊店哪！」這些人像被人捏着脖子似的瘋狂地大吵大罵，女人們像末日來臨般地呼號，男子們的眼珠怒凸着，額上的汗珠嘩嘩的往外冒，頸圍的青筋像蚯蚓在水裡蠕動，口沫橫飛像花灑般四周飛濺，手揮舞着、捏緊着，滙成一個又一個鎚子般的拳頭，在珠寶店內外激烈的晃動。對他們來說，一切的解釋都成了多餘。

這時，我看見顧依依在人堆裡轉着，她的脚步顯然有點凌亂了，但她的臉上透出從容嫻靜的笑容！但她顯然不精於排解此道，她越是誠心誠意的解釋，人客的情緒就越來越激動，眼看場面已到了不受控制的地步，終於，她也絕望的歎了口氣，靈貓般的圓眼睛也有點呆滯，無助地向四周張望。

我的心不禁一酸，連忙推開人羣，硬擠了進去。在她面前，我不怕她凶，也不怕她哭，但最怕看到她這種絕望而呆滯的目光，只要她拿這種目光望着我，我就會心痛得寧願讓自己死去。事實上，我與她相處的一段日子中，只觸過她一次這樣的目光，那是她父母親雙雙死去的那一天晚上。

我擠近她的身邊，輕輕的喚了一聲。她猛的扭過頭來，看見是我，臉上立刻泛起羞惱的紅暈。

「你……是你！早不來遲不來，爲甚麼偏偏這個時候來……來瞧熱鬧麼？」

顧依依沒頭沒腦的低嚷了一句。我自然明白她此刻的心理，但我顧不得理會這個。

「依依！告訴我，肯定店裡眞的沒出錯誤麼？」我非常認眞的虎着臉孔低聲問她。

「你！你……」她兇巴巴的瞪了我一眼，氣得把臉扭開了，也沒說出一句「是」或「否」的話來。

她這副模樣，却把我心裡擱着的刀子終於移開，我暗地鬆了口氣，她還是我熟悉的顧依依！我肯定了這點，這就足夠令我相信她是無辜。眼前的形勢不容我再猶豫，先助她渡過眼前這難關再說。於是我也沒徵求她的同意，就大膽的擅作主張起來。

「快！你去鑑定室，把你的X光檢驗儀器全部搬出來！對啦，你們不是還有一部鑽石鑑定光度計麼？也搬出來！」我狐假虎威的運用顧依依的老板大權，對身邊的幾位珠寶店職員命令說。

他們瞪着我，却動也不動，直到顧依依終於略一點頭，才如飛的跑了進去。

僅片刻功夫，現在市面上最先進的鑽石鑑定儀器就全部搬了出來。於是，我跳上一張椅子，猛地大叫了幾聲，我這下舉動把喧鬧的人羣鎮住了，就連吵得最厲害的人客亦張大了嘴巴望着我，像瞧戲班裏的一頭頑猴。我大聲說：「各位！我是這店裡的營業部總理……」我望了顧依依一眼，接着說：「我相信這是一場誤會，我以榮華珠寶店的名譽擔保，本店賣出的首飾，絕對是貨眞價實，絕無欺詐成份！本店的鑑定儀器，全部符合國際標準。爲表示公平起見，我歡迎各位把首飾拿出來，當衆檢驗，如果發現有假貨，本店願意雙倍價錢收回。當然，本店賣出去的鑽石首飾，全部有『標記』，有『出世紙』，所以我也提醒各位，切勿混水摸魚，否則本店保留法律追究權！」

人羣靜了一瞬，立刻就有人大聲叫道：「這些鑑定儀器，我們都不懂得，誰敢擔保沒有人在這裡面事先做了手脚？」這人話音剛落，馬上又騰起一片附和的喧叫。

我鎮靜的微笑一下，我的目光落在叫得最响的光腦袋的中年人身上，突然，我問他說：「那麼，你除了在本店外，在別家店號可有購買鑽石首飾？」

光腦袋頭一揚，挺神氣的答道：「當然！我在利利珠寶店也買了一隻鑽石戒指，人家是如假包換的正貨！」言下之意，他已斷定在榮華買的是假貨。

我笑笑，說：「好吧，請你把兩家店號的鑽石戒指拿出來，在這兒當衆

鑑定比較一下，眞貨假貨不是可以判斷清楚麼！」

我這麼提議，居然贏來不少的附和聲。事實上，這是一個最有效的辦法，兩隻鑽石戒擺在一起，只要確定其中一隻是眞貨，假的一隻就會在鑑定儀器上暴露出來，這個辦法就連目不識丁的老太婆也一清二楚。不過，負責檢定的人可要冒風險，萬一眞的驗出是假鑽，不被他們活活的撕成兩片才是怪事！在這一霎間，我不禁猶豫起來，我瞥了顧依依一眼，是她那雙清澈的圓眼睛給了我信心。

光禿腦袋果然掏出兩隻鑽石戒指，這兩隻戒指都附有利利和榮華的購買單據，我撿起榮華買出的那隻，遞給顧依依，她仔細的瞧了一會，肯定地點了點頭，表示這確是本店號的。我指着那些鑽石鑑定儀器，解釋說：「各位，爲公平起見，我先給各位介紹一下這些儀器的使用方法。這是紫外線，即X光光譜儀，在紫外線照射下，眞鑽石發出的是變幻無定的藍色螢光；而假鑽石則絕對無此幻變的螢光。這是鑽石鑑定光度計，鑽石的折光率是二點四一七，而任何假鑽石的材料都沒有這種折光率。現在我就當衆鑑定這兩隻鑽戒給你們看，你們可要瞧清楚啦！」

我吩咐職員把儀器搬到門邊的一張放鑽石鎊的枱子上。這枱的前面就是門口的兩個特大的飾櫃，裡面擺了不少精雕細琢的金銀鑽石首飾，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中擺在正中的一粒兩卡左右的散裝鑽石，它在飾櫃的射燈輝映下，發出一道極强烈幻變着的藍色螢光，這藍色螢光通常只有在特定的紫外線照射下才會發出來，但這粒鑽石居然在普通的射燈下發出。更令人吃驚的是，這種藍色螢光不見猶好，只要觸着了，立刻心神動蕩，被它吸引住，情不自禁地向它走近去，直到鼻子眼睛被厚厚的防盜玻璃擋住了，才無奈的退開，心裡塞滿了失落的迷惘。我乍然觸着了這粒鑽石的藍色螢光，心頭也禁不住猛烈地一跳，這到底是一種甚麼樣的魔力？

這種奇異的念頭只是在我心裡一閃而過，世上能令我長期困惑的事不多，況且眼下這種場面也不容我思索。我驀地轉過頭來，對那位光腦袋的客人說：「厤煩你幫我一下！」

「怎麼樣？」光腦袋躍躍欲試了。

「你先把利利珠寶店買來的那顆鑽戒放進X光光譜儀去！」

我說，光腦袋照着做了。我小心地按了一下快門，光譜儀的X光發出來了，透射過鑽石，在下面的顯示板上變幻着鑽石特有的藍色螢光。

「對啦！照你說的，我這粒鑽石是眞貨了吧？」光腦袋拍着手掌洋洋得意的說。

我自然明白他的意思，但我沒理他：「對！你說對了。現在把榮華珠寶店的鑽戒放進去！」

光腦袋照做了。我的手伸向快門，但在這霎那間，我不禁又猶豫了一下。這一按下去，眞假立斷，眞的自然皆大歡喜，但假的後果就不堪設想！我雖然絕對相信顧依依經商的殷實，但樹大有枯枝，一家大珠寶店，誰敢擔保沒出老鼠？

我這一猶豫，冷眼旁觀的顧依依立刻察覺到，她狠狠的瞪了我一眼，就迅速的向快門按下去。

我心裡驚呼了一聲，她那隻按向快門的手指就好像一柄鋒利的刀子猛地擱在我的心臟上面！我期待而又恐懼地向顯示板上飛快的瞥了一眼，啊！上帝保佑！顯示板上同樣變幻着藍色的螢光！

「看！和利利的一樣結果！」人客中馬上有人尖叫起來。

我高興極了，馬上大聲說：「對呀！各位，剛才的檢驗結果你們都親眼見到了，結果是一模一樣！這就是說，利利的鑽石是眞的，榮華的鑽石也同樣是眞的！各位可以放心吧？榮華珠寶店有卓著的信譽！」

事實總勝過空洞的千言萬語，事實清清楚楚的明擺着，來勢凶凶的人客很快就和緩下來，就連那個吵得最凶的光腦袋也住了聲，他小心奕奕的收藏好那兩隻鑽戒，朝我扮了個鬼臉，轉身就走。在門口，他還拉走了幾位不好意思咧嘴笑着的人客，片刻後，衆人也散了，珠寶店又像平日一樣的招待着出入的人客。

我的法子奏效了，我衝着顧依依得意的笑着。

* * *

一連幾天，我和顧依依都浸在老情人相聚的愛河中。這天晚上八時，我一個人呆在尖沙咀一間酒店的雙人豪華套房裡，計算一下這幾天顧依依所付出的費用，不禁好氣又好笑。大約也花了幾萬元了，這都是顧依依一切自作主張，根本不容我插嘴的結果，別的不說，就拿那晚在港島吃的那條「老鼠斑」，也是她非要點的菜色。她一面吃着，一面笑着說：「欲吃海上鮮，莫計腰中錢！」我能說甚麼！回到酒店，她就扳着臉孔認眞的說：「傅摩斯！你幫了我個大忙，這幾天的用費就算是我付給你的報酬！此後各不相欠，你可不要在我面前擺甚麼功臣的架子！」我想說一句甚麼，她却又猛地摟着我，把我的耳朵緊貼在她的胸懷中，悄聲說：「你聽到我心跳聲吧？它說：『我對你是認認眞眞的！今生永遠不變！』」說完，她就走了。說是鋪裡有個會議等她回去主持，要晚上十一點才回酒店來。

我獨自在想着，心兒一忽兒冷一忽兒熱，我狠狠的對自己說：傅摩斯啊傅摩斯，她明擺着是一頭野貓兒，你爲甚麼却偏偏被她迷住！

嘟！……電話又响了。

我拿起話筒，但却寂然無聲，我氣得狠狠的把話筒一摔。這沒頭沒腦的電話，在我來香港後已經是第八次了。不論到甚麼地方，只要超過一個小時，這鬼電話就準會响起來，而每次我拿起電話筒詢問時，對方就立刻收線。這就連顧依依也懷疑起來，我瞧着她那神色，我知道她怎麼想，我對她說：「別用這目光看我，以後凡有電話一概由你聽，這樣總可以了吧？」其實，她這是白擔心的，我對女色不感興趣她是知道的，又並非今日才認識！但話又說回來，如果你愛着的女人對你不呷醋，那你就該哭了。無論如何，我對這個沒頭沒腦的電話是越來越感氣怒，如果是在我的實驗室裏發生這種事情，讓我查出這惡作劇者是誰，我準會拿鐳射槍去對付他！這次返港渡假，我的行踪除了顧依依之外，任何人也不知道，但偏偏有人對我的行踪一清二楚，所以我在氣怒中，又有點吃驚，畢竟我是美國中央情報局排名第十位的保護對象！

嘟……偏偏這時電話又响了，我想不理它，但電話鈴聲却响個不停，我猛地拿起話筒，滿肚子的火氣傾瀉而出：「鬼東西！你到底是誰！啊？是你……」話筒中傳來的聲音却像巨壩般把我的怒氣擋住，「對不起，沒甚麼，剛才又是那個鬼電話！甚麼事啦，依依！」我說，口氣立刻就軟柔下來。

顧依依却根本沒心情領略我這份鐵漢柔情，她急促的說了幾句顚三倒四的話來。好半天，我才明白她所說的大概意思，這立刻使我的心爲之抽緊了。如果她所說的沒半句誇大，那麼，這事就的確不可思議！

「依依！你冷靜點，一切等我趕來再說！」

我匆匆的嚷了一句，便把電話一摔，衝出房間去。

我趕到榮華珠寶店，已經是晚上十時許。珠寶店早就拉上鐵閘關了鋪，我走到後門，按响傳呼機，來開門的竟是顧依依。她一見我，就劈頭蓋腦的尖叫道：「傅摩斯！我這裡準是有甚麼妖魔鬼怪在作祟！」

我伸手摸摸頭殼，「這事不會是眞的吧？或許是你眼花看錯哩！在電話裏你顚三倒四的說，到底是怎麼回事？」我故作鎭靜的說，其實這時我的心也噗噗的猛跳！

顧依依狠狠的瞪了我一眼，這通常是她撒野的先兆，我預備裝聾扮啞去應付，但她竟然一句話也沒說，只是用勁的握着我的手臂，把我拉扯到她這家珠寶店的禁地——保險庫裡去。

榮華珠寶店是全港數一數二的大珠寶店，這個珠寶保險庫自然也不會寒酸，非但不寒酸，還有如走進金山銀礦般的使人眼花撩亂。但顧依依却根本不容我發出一聲驚歎，就快速的把我扯到鑽石櫃前，她輕喘了口氣，急促的說：「你相信麼！這櫃裡的二卡以上的鑽石首飾，幾乎全部變成了假貨！天哪！這是幾百萬買回來的鑽石呀！」

「除了你之外，還有誰能夠進這保險庫裡來？我意思是說……」

「我明白！你是指店裡的職員作怪！不，這根本不可能！這個保險庫除了我，就只有總經理一個人能夠進來！」

「總經理是你的胞妹，這可能性就極少了，但會不會有人偸溜進來呢？」

「嘿！你以爲我這個保險庫是豆腐做的麼？告訴你，你替我設計的鐳射防盜系統我早就悄悄地裝在這裡，剛才如果你不是跟着我走，錯踏一步，你身上就會多了一個鐳射光的洞！」

我嚇了一跳！「依依！怎不早告訴我？」

「這是我定下的規矩，任何人都要保守店裡的重大秘密，我訂下的規矩，我怎能自己帶頭破壞？假若不是發生這事，你也不會跟我進到這裏來！這樣你明白了吧，人爲的可能性極少了吧？一百二十八粒二卡以上鑽石首飾幾乎全變了假貨，天！就算你是孫悟空，也沒這個通天本領！」

顧依依尖聲的嘶叫道，她的臉色非常蒼白，挺聳的胸部在急促的起伏。

我的心裡一動，「爲甚麼你說是『幾乎』呢？難道還有例外麼？」我問她。

「對！是剩下一粒二卡半鑽石沒變，但這是令我更吃驚的！爲甚麼偏偏就只剩下這一粒！如果是人爲因素，爲甚麼放過這一粒？最外行的人，一看它的藍光就知道它是最值錢的哪！如果是鬼怪作祟，那大概連妖魔鬼怪也被它迷得不忍心下手吧！嘿嘿……」顧依依驚怒交集的說：「損失了這幾百萬還是小事，我就怕店裡賣出去的鑽石首飾有些眞的是假貨，哪我這店子就別想再開下去啦！甚至還會給弄到法庭去吃官司！天哪！是誰跟我開這個奪命玩笑！」說着，顧依依軟軟的跌坐在地上。

我沒有安慰她，因爲我知道對她來說，空洞的言語根本就起不了作用。碰上現下這情形，要麼是拿出辦法，要麼就是沉默。

「這情形你是甚麼時候發現的？」好一會，我問她。

「就是今天晚上……開完行政會議，我照例和總經理一道進保險庫作收鋪檢查，當抽檢到鑽石首飾類，就發現了這問題！」

「你是說和總經理一道，就是說你的妹妹，她呢？」

「碰上這情形，她哭哭啼啼的，把人煩死了，我把她先趕回家去了！」

「你肯定所有二卡以上的鑽石首飾都檢驗過了麼？我是說，是認眞的鑑定！」

「當然，不然的話，我也不會驚動你趕來！」顧依依頭一昂說。

在眼下的情形，她還有心情跟我鬥氣！我不禁又好氣又好笑。

「我是說認真的，依依！我打算重新把所有的鑽石首飾重新再行鑑定！」我說。

碰上我認爲是必須要做的事，哪怕天打雷劈，我也決不會改變主意。她自然清楚我這副脾性，不然她就不算是顧依依，所以她盡管有點猶豫，到底還是同意了。

很快，我和顧依依就把榮華珠寶店鑑定寶石的最先進的「鑽石鑑定光度計」、「鑽石鎊」等等，甚至連美國寶石研究院最新發明的「光學比較儀」也被我堅持着搬來了。這副「光學比較儀」在美國是屬於禁制出口的光學儀器，但我憑着「星球大戰基地總工程師」的特殊身份，到底還是替顧依依弄到一台，平日她輕易不準職員使用。說實在的，也難怪她這般小氣，因爲全香港就只有這唯一的一台，試問她怎能不當作心肝寶貝？但不管怎樣，我爲了弄出一個確實的結果，到底還是虎着臉孔搬來了。

到深夜十二時左右，全部二卡以上的鑽石首飾都仔細的鑑定過了，鑑定的結果是令人沮喪的字眼：假貨！當我把第一百二十八粒鑽石從「光學比較儀」上拆下時，我抬起通紅的眼睛，望着顧依依苦笑一下。憑這笑容，她就已經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了！她突然尖聲的笑起來。

「還是有一粒！這是第一百二十九粒！最後的一粒！爲甚麼你放過了它？哈哈！傅摩斯，還有最後一個等你去判死刑哩！」

顧依依的笑聲比哭更難聽，我好像被一條冰窟裡的蛇咬了一口，我抖顫了一下。好半晌，我下意識的往首飾盤上那最後一粒鑽石瞥了一眼，心裡一陣難過，就好像被歹徒用槍頂着，要我去判一個未成年的孩子死刑。終於，我咬一咬牙，用鑷子把最後一粒鑽石挾起來。

剛一掂上手，我就感覺到這粒鑽石有點異樣；我把它移近眼前，我的心不禁突突的跳了，眞想不到，這竟然是擺在飾櫃正中的那粒異樣的鑽石！在這霎間，我心裡同樣有一種異樣的感覺，我甚至不忍心把它放進「紫外線光譜儀」裡去，因爲我恐怕在顯示板上射出的並非藍色的螢光！但是我終於還是把它放進去了，我的手指尖一按快門，突然間，我和顧依依不約而同的驚呼一聲！

這粒鑽石在紫外線映射下，竟然發出如此强烈的藍色螢光，以至整個保險庫均被這股强烈無比、變幻的藍色螢光籠罩住了。

「如假包換的鑽石！」顧依依尖叫道。

我沒作聲，緊咬着牙關把其餘的「鑽石鑑定光度計」、「鑽石比重計」等鑑定項目做了一遍，最後，我抑制住心臟的劇跳，做完「光學比較儀」這決定性的最後鑑定，我的腦神經發漲了，這明擺着的，但又簡直不可思議的鑑定結果，猶如驚雷般震撼着我的心弦，乃至短霎間我的腦袋一片空白。

「怎麼樣？你說。」顧依依滿懷期待的望着我說。

「鑽石！百分之百的鑽石！不！不！絕不！」我根本就沒聽清顧依依的話，自言自語嚷着。

「怎麼啦？你！到底你想說甚麼？」顧依依尖叫。

「……嘿嘿！它是百分之一千！不，百分之一萬的鑽石！」我忘形的手舞足蹈。

「你！你！你見鬼了麼？傅摩斯！」

顧依依被我這模樣嚇得要命，這比她自己發現假鑽更吃驚，因爲她知道，對於我這個物理學博士，美國「星球大戰」基地總工程師來說，世上能令我吃驚的事畢竟很少。她的感情終於衝破了她的矜持，她撲進我的懷裡，雙手一個勁的拍打着我的臉頰，她認定我是中了邪了。

我拚命的晃了晃腦袋，苦笑了一下，突然把顧依依像娃娃似的抱得緊緊的，我直盯着她的眼珠，唯恐她聽不清楚一字一句的問她說：「聽着！依依！告訴我，這粒鑽石你是從那兒進貨的，你想清楚再告訴我！」

「啊哈，看你，急成這傻樣！這不是容易麼？查一查鑽石進貨表就知道嘛！」

「去！去！請你快去查一查！」

我一疊連聲的嚷道。顧依依這時居然變得很聽話，她一把推開我，就飛快的跑了出去，而且僅片刻間，她就重新跑進來，看她的神情我就知道，她已經成竹在胸。看來她對店裡的大小事務均瞭如指掌，光憑這一點，我就知道她能有今日的成就並非僥倖而得。

「查出了！是從一位叫比蘭度的南非鑽石商那裡入貨的！」顧依依說，她迅速的瞥了我一眼，「但你到底探出甚麼鬼玄虛！」

我苦笑一下，「這粒鑽石不是你經手入貨的麼？」

「不是！鑽石入貨的事，全是我妹妹經手。」

「她沒跟你說過有甚麼異樣麼？」

「沒有呀！」

「嘿嘿，你就錯過一個足以令世人震驚的探秘機會啦！」我歎了口氣說。

顧依依那靈貓般的圓眼睛是越睜越大了，大概是我這古怪的神情把她潛在的野性的一面誘發出來了，她野貓子般的盯着我，眼眸裡活像伸出一隻利爪，要把我所知道的一切攫抓出來。

這時，已經是第二天的凌晨二時

，除了彌敦道上偶爾傳進來的一兩聲汽車響按聲外，陷入地下的保險庫是死一般的沉寂。我敍述着，彷彿這兒不是現實世界，而突然掉進一個恐怖而又神秘的魔域。

「你知道麼？」我肅然的說：「這是我從事物理研究十幾年來第一次碰上這般不可思議的怪事，不錯，這是一顆如假包換的鑽石。」我一頓，瞥一眼首飾盤上那最後一粒鑽石，「它是百分之百的純碳晶體結構，色藍、完美無瑕，拿你們珠寶行的術語說，是一粒千年難得一見的水火鑽！但它的物理結構太神奇了，內部碳原子結構的緊密程度，竟然超越了地球上任何一種物質，因此它的體積與重量之比令人難以置信。通常鑽石的比重是五點五至三點六之間，但這顆鑽石的比重竟達三十點八！這就是說，跟相同體積的鑽石比較，它重了十倍，這在地球上是不可想像的。」

「難道地球上就沒有這麼重的物質？我是指特殊的情形。」顧依依說。

「不！絕對沒有可能。地球上已知物質中最重的是鉑，它的比重也只不過是二十一點四！如果不是我親手鑑定這粒鑽石，而是別人告訴我它的比重，我準認爲這人是吃了瘋藥！我可以肯定，據地球的地理物質條件，絕對不可能形成密度如此巨大的鑽石。」

「但也可能有某種未被人知的特殊情形。」

「絕對沒有可能！據我所知，當今世上最强力的壓縮機也不能把水的體積壓縮至原來的十分之一，更何況是所有已知物質中最硬的鑽石？把鑽石的體積壓縮十倍，你想想，這需要甚麼樣的壓力？我打個比方說，這就是等於把地球的半徑壓縮到只有一隻雞蛋的大小，大概連瘋子也不敢這麼想吧！它到底來自甚麼地方？我突然想起天文物理學家的一個預言……」

「預言？甚麼預言？你越說越玄虛！」

顧依依忍不住插嘴進來，我搖搖頭，苦笑。

「不不！你知道我是學物理的，人家說，世上最古板的是物理學家，但這顆鑽石確實太奇怪了，這使我只能想到那個同樣是不可思議的理論——黑洞理論！」

「黑洞理論！你在說甚麼？存心嚇唬人麼！」

「嘿嘿！天文物理學家根據廣義相對論和萬有引力論推測說，宇宙中有無數比地球大幾千萬倍的星球，在地球初生的階段，它們却已經到了坍縮的階段，坍縮的結果造成一種星球，在球體上所有的物質被不可想像的壓縮力壓到很小，但重量却非常驚人，雖毫米的東西就有三百億噸重，宇宙中無論甚麼東西碰上它都會被它扯吸進去，好像掉進無底洞——黑洞……」

「啊呀！」顧依依尖叫一聲：「你大概是想告訴我：這顆鑽石是來自那樣一個星球，這顆鑽石對於其他鑽石來說就是——黑洞……我幾乎已忍不住打電話去青山醫院，說這裏有個精神分裂漢啦！傅摩斯！」

「對啦！你說的對極了！」我突然興奮得跳起來嚷道，我根本就沒有留意顧依依對我狠狠的挖苦，我只聽清了她說的那句話——「這顆鑽石對於其他鑽石來說就是——黑洞」「快！依依，你快去弄一粒沒靠近過這顆鑽石的鑽石來……去呀！依依。」

顧依依狠狠的盯了我一眼，但到底還是一聲不響的跑了出去。這次她出去的時間足足有半個鐘頭，我想趁這段時間讓自己冷靜一下，但無論如何也辦不到，因爲我即將證實一種、也許是當今世上最轟動的太空秘密而激動。

顧依依滿頭細汗的跑進來，她果然弄來一粒鑽石。

「這是我打睡房枕頭裏挖出來的，還是你從美國帶來送我的那隻鑽戒！」她沒好氣的說。

我點點頭，既然是我送給她的那粒，那就肯定是百分之一百的眞鑽石，但我爲了愼重起見，還是仔細的鑑定了一次，結果自然是如假包換的鑽石。於是，我就把依依帶來的這隻鑽戒放進「紫外線光譜儀」裏，跟着我又把首飾盤上那粒不可思議的鑽石一道放進去，排列在一處，然後就按動了快門，光譜儀上的紫外線透射出來了，但我有意把它調得很低，就等於一個普通的强光燈泡所發出的紫外線量。我做這一切時，我非常專注，就好像此刻我並非在香港與情人約會，而是身處美國「星球大戰」基地研究實驗室中。

顧依依在旁一直冷冷的一聲不響，因爲她根本不相信我所說的那種荒謬的鬼名堂；但我知道她的眼睛其實也緊緊的盯着，因爲佔據她心靈的另一半是好奇。

終於，我又把兩粒鑽石從「光譜儀」上移走了，接着我把那顆異樣的鑽石單獨放入「光譜儀」，我按動快門，白色顯示板上又透出那股極强烈的藍色螢光，這證明它依然是那粒鑽石。接着我挾起顧依依帶進來的那粒鑽石，我的心一陣劇跳，假如結果如我所想像，這將是對整個太空科學的一項極重大的突破。

當我把它挾進「紫外線光譜儀」中，我抖顫着按動快門，我清清楚楚的看到白色顯示板上並沒有透出微弱的藍色螢光時，我連半句話也說不出來，我的心腔完全被極度的興奮和强烈的震撼充塞、包圍。

顧依依看着、看着，她的眼睛放亮了、放光了、睜大了，空白的白色顯示板，把她的眼睛和心吸住了，征服了，她的手不住地抖起來，中指上那隻玉戒指也幾乎甩脫了。

「黑洞……」

「黑洞！」

我倆幾乎在同一時間的嚷道。顧依依的眼睛從白色顯示板移到我的臉上，眼睛裏是一片空白的極度迷惘。

「是的，這是唯一的解釋！」我說：「試想想吧，一粒比普通重十倍的鑽石，當它靠近地球上普通的鑽石時，竟然把它身上的碳原子吸了進去，變成虛無！而且，我絕對肯定，它就是使一百二十八粒鑽石變成假的『罪魁禍首』！它簡直是一顆不可思議的魔鑽。」

「魔鑽？」

「對！魔鑽！地球上根本不能存在的魔鑽！只能說是來自黑洞的魔鑽……」我聳然動容的說。

顧依依抖顫一下。

「那豈不是說，我店裏所有的鑽石都已給它弄成假貨了麼？」

「不！據我所知，這種相吸現象，僅限於同一類型的元素，而且只有在一定的條件下才可能發生。例如說，在紫外線的長期照射作用下，或者彼此在一個特定的距離。所以，我猜想最可能發生的是飾櫃裏與它擺在一起的大粒鑽石，因為飾櫃裏的強聚光燈本來就含有一定量的紫外線，只要是曾擺在飾櫃裏的鑽石首飾，不管賣出還是未賣出，都有被它吸去鑽石特有元素的危機，這是造成這場鑽石危機唯一的解釋原因。」

「天方夜譚的原因！見鬼的理由！拿這去作解釋對付追究的人客，嘿嘿！如果你是顧客，你相信麼？」

「我不相信。」

「那就對啦，哈哈！我這店活脫就是一間謀人寺！蒼蠅也不敢跑進來的死店！還得面臨上法庭去接受欺詐的罪名！我顧依依在香港可當眞是一夜成名！哈哈……」

顧依依突然悽厲的笑了起來，這笑聲猶如一隻受創雌貓的尖嗥。

這笑聲，這夜晚，寂靜的死一般的珠寶寶險庫，在首飾盤上靜靜地躺着像魔鬼一般的那粒鑽石，這一切就在我身邊，我這位從來不相信妖魔鬼怪的物理學博士，腦殼就像被人注入冰水似的一片寒涼。

約半晌，我像發現一種追得上光速的航具似的跳起來，一把捏住顧依依的手臂，打衝鋒似的一口氣說：「有辦法！依依！只要找到那位南非鑽石商比蘭度，在他身上設法查探出這粒鑽石的來源，幸運的話，還可以找到眞憑實據，去證明這完全是一場非人為所造成的鑽石危機。去！去！我倆立即就去南非！」

我興奮的手舞足蹈，以最令人信服的理由去鼓動顧依依，這居然把她打動了。我的內心深處，除了為顧依依洗脫「罪名」，還有一半却沒有說出來，嘿嘿！假如能弄清楚這見鬼的魔鑽的原理，那麼，以激光為主體防衛武器的「星體大戰」計劃，就可以立即向前邁進十萬八千里。試想想吧，任何威力強大的核彈，只要碰上「魔鑽」這同類的東西，都會變成一顆廢彈。威脅着人類生存的所有核彈將因此被徹底消滅。人類渴望多年的世界和平將因此實現。這是一個多麼吸引人的前景……我為這念頭激動着，甚至我這次來港的唯一目的：與老情人共渡依依偎偎甜甜蜜蜜日子的快樂也忘掉！

* * *

離開榮華珠寶店，已是清晨五時，雖然整整一晚沒睡，但我却沒有半點倦意。在酒店撥了電話到美國駐港領事館去打點簽證往南非，然後準備出去了。

顧依依心事重重，我知道她是為了店裏的事擔心，我安慰她，她却說：「你少替我擔心，我總有辦法對付！」

我笑笑，沒再追問她。其實我對她的所謂辦法早就心中有數，大概是要她的妹妹在港擺「空城計」了。事實上，這是唯一的法子，否則，顧依依留港出面面對那些驚變的顧客，不被他們撕成兩塊才是怪事。

我持的是美國護照，而且我在美國駐港領事館有朋友幫助，往南非的簽證自然沒有問題，但顧依依的「香港英國屬土『海外』護照」辦起來就有點棘手，但有那位朋友的幫忙，終於也辦理妥當。我當時曾為有這些朋友而慶幸，以為這是預兆我和顧依依成功的，但想不到因為我身份特殊，因此引出極大麻煩。這眞是幸運潛伏不幸，不幸中却又帶來幸運；這是我往南非此行中終身難忘的教訓，雖然並不好受，而且，這種滋味在顧依依往南非的簽證發出後不到半小時就讓我嚐到了。

這是傍晚七時許，我一切已打點妥當，我隨身帶着的依然是來港時那個黑皮包，但現在裏面却藏着那粒令人莫測高深的魔鑽。顧依依還未趕來酒店，我們已約好乘搭今晚八點的那班機，先飛倫敦，然後轉赴南非約翰尼斯堡。而且，片刻前顧依依來電說，她已撥了電話往約翰尼斯堡，找到那位魔鑽商比蘭度，這位比蘭度被她鼓動得興致勃勃，答應在約翰尼斯堡等候，甚至在比利時安特衞普的「鑽石街」的赴會也臨時取消了。我開始對比蘭度產生興趣了，他到底是何方神聖，竟然弄到這麼一粒魔鑽！

暫時我也沒心思去細想，焦急的等着顧依依的到來。嘿嘿，眼下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了，只要找到這位比蘭度，尋根究底，這個勢將改變人類命運的空前大秘密就會揭開謎底……

這時電話却響起來了，我抄起話筒，僅幾句話，我的眉頭就扭成硬結，又是那個神秘的鬼電話。

「你到底是誰？怎知道我要去南非？鬼東西！」我惡狠狠的吼道。

對方卻沒受我的影響，我猜他連眉毛也沒動一下，依然是那副不死不活的冷靜、執着的腔調：「不是鬼東西，是人，奉命保你一切安全的人，任何時刻都不會離開你的人。」

我差點氣爆了。「現在我與老情人相聚，去見你的鬼，我有甚麼危險？我不需要你的保護！」

「不，你需要保護，你很快會明白，因為你的身份特殊，我永遠不會離開你，直到你安全回到美國為止！」對方說，然後聲音就戛然而止。

我氣得狠狠的摔下電話，咬牙切齒的繞室踱着，在氣怒中，我開始感到吃驚，對方到底是甚麼來頭？為甚麼對我的行動如此留意如此清楚？我剛剛辦妥去南非的簽證，他立刻知道，而且我乘幾點鐘的班機也瞭如指掌，幸好對方似乎並無惡意，否則我便死一千次也不知為何去見閻羅王。我想對方怎可能知道我上機的時間，原先我計劃第二天才上機，但顧依依堅持說如今晚不離開她的空成計就唱不成，因此才臨時改搭今晚八點那班機。為了禮貌起見，我曾經撥電話去美國駐港領事館，向那位朋友多謝一聲。這可以絕對肯定，知道這情況的人只有三個人，一個是顧依依，一個是美駐港領事中的朋友，一個是我自己；顧依依此行猶如「避難」，她自然不會暴露自己的行蹤；我自己除了與那位朋友提過，就再沒接觸第三者；因此唯一的可能是那位在駐港領事館做一等秘書的朋友透露出去，但他是我在美國的好朋友，我不相信他是如此不顧朋友道義。

我越想越感到迷惑，我氣恨恨的瞥了桌上的那電話一眼，突然，像電光火閃般，我想起我在「星球大戰」基地聽過時下最新式的「電話搖控偷聽器」，據說這種偷聽器非常厲害，只要掌握了對方的電話號碼照撥，遠在幾里外也能收聽電話的一切談話內容……如果問題果是如此，那一切就容易得多了。我心裏是又驚又氣，嘿嘿！我就來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妙法子，我在心裏狠狠的嚷道。

於是我立刻在電話機上做了一番手腳，說來也好笑，堂堂一個「星球大戰基地總工程師」，竟弄起這類小玩意來。

我剛剛做完這報復的工作，顧依依就趕到了。她打扮得很美，渾身素白，猶如坐在一朵白蓮上的仙女；但我却沒時間去欣賞她，我把她扯入化粧間。當我倆走出酒店時，我變成一個老頭，她則變成一個滿臉皺紋七老八十的老太婆。

我倆搭的士飛快地趕至飛機場，我知道顧依依心裏已在狠狠的痛罵着我，但我可管不了這許多，「一切待上了飛機再說！」我想。

一切都很順利，班機準時起飛，眨眨眼的功夫，香港啓德機場就在班機下面成了一道向後飛滑的灰白線條。

顧依依的臉一直望向機窗外，大概是怕讓我瞧見她被我弄成的醜八怪模樣，這時她忍不住的轉了開來，那野貓子般的圓眼噴着惱火，狠狠的盯着我，我已作好了挨罵的心理準備，但她卻格格的笑起來，她笑得連淚水也湧出來，「你！你！你看你自己的樣子……」她指着我的臉皮直嚷。

我這個「老頭」，額上和臉部的皺紋，是塗了一層使皮膚收縮的化學藥水，但時間一過，藥水的效力開始消失，臉上便會青紅黑白的變樣，想必好看得很。我也很想笑，但不是瞧見了顧依依的臉皮，而是我自己也極欣賞「請君入甕」的妙法子。

「傅摩斯！哎喲，你是打算把我笑死麼？你到底弄甚麼鬼把戲？現在該可以說了吧！」顧依依的笑聲終於停住，她的臉皮都繃緊了。

我不打算再瞞她。

「依依，我的身份你該知道吧？」我這樣問她說。

「你是美國那個甚麼大戰的基地總公程師嘛！但與這個有甚麼關係？」她睜圓了眼睛。

我往周圍瞥了一眼，機艙坐滿乘客，在我們之前是一對英國青年男女，隔了通道，右邊是一位閉目養神的美國男子，看他半死不活的模樣，我料他除了年紀大外，還有心臟病吧？不然幹麼在機上擺出這副戰戰兢兢的樣子？

瞧清了周圍的環境，我放心了，終於我也忍不住笑。

「你大概記得那個見鬼的電話吧？」我說。顧依依點點頭。「當時你還一口咬定是外面那些野女人打來的！剛才在酒店我終於聽到這鬼東西的聲音，他是個男的，百分之百的男子！他竟然知道我要去南非，知道我跟甚麼人同行，甚至連我倆臨時改乘八點夜航機也知道。這鬼東西勸我不要去南非，因為我的身份特殊，後來見不能改變我的主意，就改口說他定會隨時在我身邊保護我，我討厭那鬼東西，就想了個妙法子把他撇開了！」

顧依依的眼珠張得更大了：「所以你就要我扮成這鬼模樣？但我們離開酒店，他是監視你的，他一定會識穿你的詭計。」

我得意的搖搖頭，「嘿嘿！這只是一部份，你聽說過現在有一種最新式的電話竊聽器麼？這種竊聽器在幾里外弄到你的電話號碼就可以遙控偷聽。」

「所以你就在電話上做了手腳？」

「對啦！你果然聰明。他既然能夠偷聽我的電話，我錄好音，讓他偷聽個夠，我對着『電話錄音』說：依依呀，我看今天晚上上機可能要取消了，我有急事，我立刻來店裏找你。他自

然聽到這個電話錄音，他一定會馬上趕去彌敦道榮華珠寶店，但我倆却已經在機上了，哈哈！就讓他找！找！找他個大頭鬼去。」我開心的笑起來，因那個鬼電話惹來的一肚子怒火，總算讓我狠狠的發洩機會！「哈哈！我雖然不知道他是誰，但我估料他撲空的臉色，想必好看得很。」

顧依依眨着眼睛說：「你別窮開心，我看這事是越弄越複雜了，這人到底是誰？有甚麼企圖？看來你是一頭霧水，看來有人對你很感興趣哩！」

「他大概沒有甚麼惡意吧？不然，他隨時可以動手！」

「對你來說，好意惡意到最後才可以知道，因爲你是『星球大戰』基地的總工程師，許多人對你腦袋裏的東西有興趣，我甚至開始爲你擔心，這次去南非是否可以安然無恙的回來？」

「你後悔？」

「不！我決定的事從來不會後悔，發生了這事，我留在香港也不會好過，要我顧依依吃這場無頭鑽石官司，我寧願在冒險中死去。」

「你放心吧！依依，不會有事的，我們這次是靜悄悄地去，找到那位比蘭度，就可以查出魔鑽的秘密，你找到眞憑實據，人家就會相信你，賣假貨的罪名就可以洗脫！」

我極力的鼓舞依依的信心，但我那個更大的野心却深深的隱藏着；因爲我深知，假如這個秘密洩露出去，立刻就會在全世界惹起軒然大波，甚至會引起一場競相爭奪的慘酷大拚殺！魔鑽的原理可以造福人類亦可以毀滅人類，這麼一個驚天動地的秘密，就連地獄裏的惡魔也會動心！所以我只能深深的隱藏着，甚至摯親摯愛的人也絕不例外。我暗地決定：假若我選擇死亡或者洩秘，我會毫不猶豫的選擇死亡！

我倆在倫敦逗留了一晚，第二天即乘機往南非約翰尼斯堡去。

約翰尼斯堡原來只是一片蠻荒之地，自從這兒被發現了大量的黃金和鑽石，便慢慢的成爲一個全世界著名的「金鑽之城」，如果說香港是「寸金尺土」，那約翰尼斯堡便是「尺土寸金」，說的是尺土之下埋藏着寸金。

我瞧得出，顧依依的心情越來越緊張了，這從她偶爾急促的輕喘便可以瞧出來。

「比蘭度一定會在機場等我們！」顧依依心神有點恍惚的說。

我咧咧嘴，「你怎麼對他說？」

她說：「我說，我從他那裏買了一粒比普通重了十倍的鑽石，雖然就這麼一句，我想這已足夠令他跳起來了，我熟悉他這個人，別的地方都好，但喜歡投機冒險，是一位全世界滿天飛的老江湖！」

我笑笑，沒作聲。光「鑽石」這兩個字眼就足已令人犯罪，更何況是「重了十倍」的鑽石。我雖然沒有見過比蘭度其人，但他聽了這消息後的神態比發瘋好不了多少，我如果是鑽石商，我也會變得瘋狂。試想想吧，一粒鑽石可以賣上十倍的價錢，這是一個多麼誘人的天文數字。

顧依依果然沒有料錯，我倆剛走出約翰尼斯堡的機場大樓，那位叫比蘭度的鑽石商人就從守候着的汽車上「骨碌」的滾了下來，因爲他的肚皮實在太鼓圓了，胖墩墩的身子活像一頭企立的粗壯的胖肥豬。

但別看他身體肥胖，行動却是異常敏捷，他一溜小跑的向我倆迎過來，張開雙手，嘴裏連聲的嚷着：「來了！來了！你們終於來了！」他一手搶過依依的行李，毫不費力的用一根胖指頭就穩穩的鈎住了，他向我伸手，「這位是你的朋友？顧小姐！」他不等回答，就打算替我挽那黑色皮包。

「不！謝啦，比蘭度先生，我叫傅摩斯，在美國工作的香港人。」我右手緊捏着皮包，搶先的自我介紹，我身上已夠痲煩了，我不想再在任何人面前暴露我的身份。

比蘭度迅速的瞥了黑皮包一眼，小眼珠在我臉上溜了一圈，立刻眉開眼笑的說：「啊呀！歡迎你到約翰尼斯堡來，傅先生，我比蘭度可要好好盡地主之誼啦！你知道麼？我太太最喜歡英俊年輕的香港人，碰上了，她準親自下厨炒幾味小菜招呼！嘖嘖，她的手藝比得上你們香港的一流酒店。啊呀！你看我，自吹自擂的只管說廢話。先帶你們到酒店吧！」他一面嘮嘮叨叨的嚷着，手腳却異常勤快，搬行李，開車門，一眨眼，他就把車子開動了。

顧依依望了我一眼，說：「先去酒店吧！比蘭度先生，累死了，我得先睡一覺再說。」

「是啦！那就先去威廉酒店，那兒離我家近、甚麼時候我都樂意爲你們效勞。」比蘭度穩穩的駛着車子說着，一面不時的扭頭過來，悄聲問顧依依：「是啦，你說的那……事，簡直不可置信！那……東西，你帶來了麼？」

顧依依詢問似的瞥了我一眼，透過反射鏡，我瞧見比蘭度那小眼珠盡往放在我膝上的黑皮包上。

「當然啦，比蘭度先生，等會我們再約時間談談！」我乾脆爽快的說。我知道，這事要取得進展，就非得要扯緊這胖子不可。

比蘭度很高興的連連點着頭，說：「對！對極了！這可是大事情，你們先去酒店好好的睡覺，養足精神，然後我們齊心合力去斟酌！好，這就說定了，傍晚之時，我到酒店來！」他興奮的一拍響按，「叭」的一聲，車子就在一間很漂亮的酒店門口停下。

比蘭度確是這一個很好的地主，我們幾乎話也沒說上幾句，他就替我們打點好入住的一切手續。末了，他又再次鄭重其事的保證說六時他準時

到，臨走，居然還記得他在機場門口說的話，眉開眼笑的望着我倆說：「我太太炒的小菜，就只好等兩位有時間再嚐試啦！祝你倆睡個甜甜的！」說罷，他饒有深意的擠擠眼，就告辭走了。

望着他胖墩墩的背影，我忽然對他產生了一種莫名其妙的興趣，我恍惚見着他在比利時安特衞普鑽石街那間世界著名的「鑽石俱樂部」裏，在一個又高又長的廳堂，坐在光禿禿的椅上，面前是一張同樣光禿禿的枱子，上面鋪了白布，賣家把鑽石攤在白布上，他瞇縫着小眼珠，用鑷子挾起一粒，花上數小時去端詳，接着是無休無止的討價還價，末了總算完成交易，他滿臉又堆上笑容，眉開眼笑的跟人家握手，還記得說上一句行內話：好運興隆。

「你覺得比蘭度這人怎麼樣？」在管房領着進房途中，顧依依悄聲問我。我笑笑說：「他是一個熱情守信的鑽石商，同時也是一個狂熱的投機冒險家！」我說的是心裏話，我打算讓依依在他面前開誠公佈。不過，這只限於她知道的，而我要探究的那個大秘密我絕不會洩露。

比蘭度替我倆訂下的是威廉酒店六〇八號雙人套房，雖然比不上香港文華酒店的豪華，但在這個非洲荒漠南部的國家，算得上是第一流的了，最特別是每間雙人套房都裝了兩具電話，這大概是因爲光顧這間酒店的客人非金即鑽吧，對這些黃金、鑽石商來說，在這個「鑽石黃金城」裏，每個人都有無休無止買賣斟盤，甚至情侶也各自掖着算盤，這大概是雙人套房專門安了兩具電話的原因吧。

晚間來到，由於時差的關係，雖然只是下午四時，但在感覺上，却已經是香港的晚上十時。也許太疲倦了，我和顧依依分別爽爽的冲了個熱水涼，就相敬如賓的各據一床進入夢鄉。

「叮……」電話響了。

在感覺中，只睡了片刻，便被電話響聲吵醒，我瞥一眼腕錶，原來已是傍晚五時四十五分。依依也給吵醒了，她瞥我一眼，「誰打來的？」她的神情非常疑惑。

我忍不住笑：「嘻嘻！看你這麼緊張，這裏不是香港，除了比蘭度，還有誰知道我在酒店的電話，放心吧，我對這裏的黑皮膚女人不感興趣。」

誰料顧依依非常認眞的搖搖頭：「不！約好了六點鐘見面，比蘭度絕不會早半分遲半分！我看，八成是那古怪電話又來了！」

我哈哈大笑：「你太敏感了，依依，就算這人有通天本領，也不會這麼快就已跟到南非來。」我說，一面就抄起電話，我馬上就笑不出來了。

「我就是你說的那個鬼東西……」又是那個沉緩的男子聲線，而且劈頭就是這麼一句。

我氣得渾身打顫，如果這時他在我面前，我準會一拳把他揍扁，也許對方是故意的，他似乎連我被激怒了就不顧一切的這個脾性也摸準了。

「你這樣寃鬼似的纏住我，到底有甚麼企圖？你說！」我吼道。我滿肚子的怒火已衝破閘口，就要傾瀉而出。

對方依然是不急不慢的毫不動容，但却令我大吃一驚：「FBI『美國聯邦調查局』！直接向美國國防部負責，保護你的安全，這是上頭直接頒下的鐵命！」

「FBI」還要往下說，我把他打斷了！「爲什麼？」我問。我越來越感到震驚。「你有什麼憑據證明你是FBI！」

「你不是有一位叫約翰森的朋友在駐港領事館工作麼？我可以告訴你，你來南非的消息是他向我透露的，因爲他也屬於FBI！」

「是他？約翰森！這該死的！我一直當他是好朋友，他竟然出賣我！」

「不！你不要怪他，要怪只能怪你自己的特殊身份，在我們眼裏，你並不屬於自己，是屬於國家的，是美國國家安全的利益！你明白這個就夠了。」

「嘿嘿！FBI！你爲什麼不乾脆現身出來說清楚？香港那個電話錄音你領教過了吧？我討厭別人在我背後搗鬼！」

「別自作聰明了，傅摩斯先生。我根本就沒理會你那個電話錄音，因爲正常的電話是斷斷續續的，連貫的電話唯一能解釋的就是事先錄音！至於我爲什麼不現身，這是爲了你身份的保密！」FBI絲毫不帶感情的說，「因爲據我們掌握的情報，KGB對你很感興趣！他們是什麼手段也敢使用的！我受命不准干預你的行動自由，但我勸你最好不要超越美國勢力所能提供保護的範圍！祝你好運氣！傅摩斯先生。」

FBI說完，電話又戛然而止。

顧依依像野貓子發現陌生人似的盯着我，她的視線像鋒利的刮刀，要把她不知道的事剜挖出來！

我無可奈何的苦笑一下，說：「別這樣望着我，有些事情，不知道的人比知道的人幸運得多！我可以告訴你的，就是打這鬼電話的人，是美國FBI情報組的人，我能說的就這麼多……」我極力的掩飾着，正發愁不知如何向依依解釋清楚。幸好這時電話又響了，這次果然是比蘭度打來，我像覓得救星似的一跳，連忙說：「比蘭度先生來了！這就下餐廳去！」

顧依依狠狠的看了我一眼，一聲不響就走了出去。我知道她心裡正在惡狠狠的痛罵着我，但我只能無奈的苦笑。知道的事情越多就越痛苦，這世上就是這般的無可奈何！

* * *

比蘭度果然是一位狂熱的投機冒險家！這位鑽石商人性格的另一面，被顧依依極富鼓動的言辭引發了，他對「魔鑽」的事知道得越多，他的神情就越激動，他捏着這顆鑽石端詳的樣子，活像一頭餓急了的野狼，他的眼珠放着光，額上滲出白豆太的汗珠，胖臉上的肉團扭疊着迸出血般的漲紅，終於，他小心奕奕的把「魔鑽」放在我手心，鄭重其事的肅然地說：「這顆鑽石價值連城，我賣給顧小姐收普通價錢，這是我一生人最吃虧最慘的一次！但賣出的東西我絕不會反悔，這是我比蘭度做生意的規矩！你是顧小姐的朋友，你一定要替她好好保存，如果你賤賣出去，我比蘭度會找你算賬的！我們明天一早就出發到百慕達去！但我得事先聲明，在那裡如果再發現這種鑽石，我又得佔三分之一，這很公道吧？好，你們答應就算定了，明天上午八時，準時在機場見！」

比蘭度興衝衝的告辭走了，這時已經是深夜十二時多，他大概還要回去跟他的太太交待一番，看他興奮的模樣，這晚上他會睜着眼睜到天亮。

事情進展得很順利，在比蘭度口中，弄清這顆鑽石是他從百慕達羣島一個土人部落裡搜購的，代價只是一枝美國製造的新式雙管獵槍。

顧依依亦很興奮，她即將揭開「魔鑽」的秘密而激動着，說話也急促起來。我知道她並非渴望在那兒尋到什麼「魔鑽礦」，她最大的目的是揭開「魔鑽」的秘密，找到眞憑實據，洗脫「賣假貨」的罪名。女人的最大痛苦是被人冤枉，誰冤枉了女人，準會被她恨一輩子；顧依依是女人，她自然有這個弱點，所以她恨透使她蒙冤的「魔鑽」。雖然這顆鑽石在比蘭度眼裡是價值連城的珍寶，在顧依依眼中，却是猙獰怒目的惡魔！

但我隱隱覺得這事絕非想像般的順利，因爲我所知道的比她倆人多。這粒鑽石偏偏是在百慕達羣島得來的，這事情的本身就充滿神秘！雖然我不是那些先知先覺的科學幻想小說家，但我知道在百慕達三角海域裏常常發生種種離奇古怪的海、空難事件，這些海、空難事件是如此的神秘，以至根本不可能用現今世上的科學常理去解釋，因此一些科學幻想小說家就把這些與外星人聯繫起來，描繪了一幕幕令人目瞪口呆疑幻疑眞的幻景。

我是研究物理的人，而且我從事的又是最實際的科學研究工作，一向以來我對這些科學幻想小說家筆下的幻景只是一笑置之；但在香港的幾日，却動搖了我一向所抱的信念，我親身接觸了一顆只能被稱爲「魔鑽」的不可思議的鑽石，這種鑽石的結構原理唯一可以利用太空科學家推算的「黑洞原理」去解釋，而這粒「魔鑽」此刻就在我的身邊，它更把我帶到那充滿神秘的百慕達三角海域！這一切是如此的不可思議，以至使我這個物理學博士思路只能向幻想中的「外星人理論」聯繫！但這眞的是「幻想」麼？我在那兒能否發現什麼？我感到越來越迷茫了……這還只是其中的一面，還有那像魔鬼般緊纏着我的什麼「FBI」，對我發生興趣的「KGB」！我知道他們隨時隨地窺伺着我，但我却不能瞧見他們的廬山眞面……誰換了是我，也會被弄得瘋狂。

但我要探穿那個即將改變人類命運秘密的信心却絲毫沒因此動搖，事情越來越複雜、越艱險，我的興趣就越大，信心就越足，在美國有些朋友說：「傅摩斯比魔鬼更固執。」他們算是摸準了我的脾性。

第二天一早，我和顧依依就趕去約翰尼斯堡機場。

比蘭度果然是一位守信的冒險家，他早就在機場等候了。比蘭度一切都弄得妥妥當當，全副的探險裝備，甚至還弄了兩支帶瞄準器連發三十二彈的狙擊露加手槍！據比蘭度說，在百慕達羣島的土人部落裡什麼事都會發生，所以不能不作好防衛準備。他把其中一枝手槍塞給我，說我的任務是保護顧依依，其他危險的事就由他應付。

我們很快就坐在去美國諾福克的航機上，從美國諾福克乘船到百慕達較爲便利，所以我們選擇了這條航線。其實這是我的意思，因爲我想起「FBI」警告我不要超越美國保護勢力範圍的一番話。說實在的，我心裡開始對這位「鬼東西」產生了一種莫名其妙的好感，並非因爲他所說的「他是奉命保護我」的聯邦密探，而是我不能不佩服他那種超凡的判斷分析力，以及他似乎無處不在的非凡的身手。

旅途上並不寂寞，不說別的，光是有比蘭度在身邊，你的耳根就別想有片刻的淸靜。

比蘭度幾乎是無所不曉的，從鑽石的出處、典故、世上所有轟動的鑽石失竊案件、世上最大的離奇失踪的「印度之星」，等等，他不加思索便口若懸河，最令人吃驚的是，他對任何涉及的數字的記憶是如此的精確，以至我懷疑他腦裡是否藏了一部電子計算機！世上幾乎所有稀奇古怪的事在他腦裡都印有記號，從墨西哥南部禁地瑪雅叢林的史前太空火箭浮雕、薩哈拉大沙漠裡之千年前穿着太空服的人像、不可思議的埃及金字塔的建造、美國總統列根患了癌症、南非歧視黑人的通行證制度等等，他眨眨眼，嘎的一聲便淸晰的浮上腦來。

顧依依和我忍不住笑。「你簡直就是一部活電腦！比蘭度。」我說，我是越來越喜歡這位狂熱的冒險家秉生意家了。

「這跟你做鑽石生意有什麼關係？偏你總裝着這些古怪東西！」顧依依笑着挖苦比蘭度，她和比蘭度是生意上

的朋友，但私下間的感情亦很好，這在勾心鬥角的商場上是難能可貴的。

比蘭度瞇縫着小眼珠，一本正經的說：「有！有關係，你知道我是幹鑽石這行生意，少不了滿天飛，不注意世上的行情怎成？你知道麼？今年是哈雷彗星最接近地球的年份，我太太老說，彗星顯現，出門上路要格外小心！這就是注意世事的好處！」

「你不是在嚇人吧！」我知道比蘭度還有話留在心裡，故意刺了他一句。

「不！我發誓這決不是嚇人！」比蘭度果然挺認眞的接下去說：「你仔細算算，今年發生的災難有多少？美國大水災，法國火車慘劇，日本大空難，菲律賓大暴動，墨西哥大地震！光是這幾場災難，死去的人便有幾萬人！偏偏這些事都發生在今年，這怎麼說？哈雷千眞萬確是不祥之星哪！」比蘭度鄭重其事的重覆了一次。

我笑笑，沒再答話。比蘭度說的全是事實，但這只是自然災難，更慘烈的人爲災難他忽略了，例如是兩伊戰爭的死傷數字就遠超過所有自然災難的總和，還有什麼阿富汗、柬埔寨，成千上萬個懸在人類頭頂上的核彈等等，人類簡直就是躺在一個熾熱的火坑上，甚至就在這架航機上，圍繞着我，此刻也正展開着一場激烈的兩大勢力的暗鬥！這點，自然我是事後才知道的。

第二天中午終於抵達美國海岸城市諾福克機場。

「能弄到一隻遊艇就好了，我們可以駛去百慕達！這便可以神不知鬼不覺！」比蘭度在走出機場時，忽然提議說。

顧依依嚇了一驚，她瞪着比蘭度說：「你行麼？他和我不懂駕駛哪！百慕達三角海域可不是說着玩的！」

我却贊同比蘭度的想法，「我倒有辦法弄一隻遊艇來！要大的還是小的？」這兒畢竟是在美國，如果我連一隻遊艇也沒法去弄，那我這個「物理學博士」就算白當了。

比蘭度高興的一拍手掌，連聲說：「好極了！要中型的就行啦！你們放心，我比蘭度別的不行，弄這些玩意我可是此道高手哩！」

我們入住了酒店，安頓好行李，冲了個爽快的熱水涼，我對顧依依說：「你們在酒店等我，我出去一會！」

顧依依望我一眼，很不樂意的說：「什麼事？等一會不行麼？我看你不光是去借遊艇！」她剛剛浴罷出來，穿了一件雪白的睡衣，洗去了旅途困倦的她，這時顯得格外嬌俏迷人，至少在我這個老情人的眼中是如此。

我自然明白依依的心意，我倆是多天沒摟抱着睡上一覺了！我的心一蕩，猶豫了一下，但終於還是原來的打算佔了上風。「說眞的，我是另外有事，是有關基地的事……但別告訴比蘭度，只說我去借遊艇就是了！我很快就回來！依依！」

我把依依扯進懷裡，極甜蜜的親了一口，然後出去了。很快我就在赴伊利沙伯城海軍基地的途中，在車廂裡，我靠在軟椅背上，閤上眼皮養神，但腦袋如何也不能平靜。這十天八天裡發生的事實在太多了，以至身歷其境的我，滿腦子的撲溯迷離。我決定先弄清最緊逼的疑問再說，雖然我是中國人，但我亦是美國公民，我明白自己身份的特殊，因此，我不能不考慮到在我身上所牽連的美國國家的安全利益！

美國伊利沙伯城海軍基地戒備森嚴，莫說等閑人等，就連蚊子蒼蠅怕也難飛得進去，不說別的，單是在緊急情況下啓用的自重遙控鐳射光防衛網，就連衝進來的巨無霸坦克都會變成灰燼！因爲這兒表面上掛的是海軍基地的招牌，但這只是一個外殼，在外殼的掩罩下，才是眞正的核心，這個核心就是極度秘密的美國「星球大戰試驗基地」！自然，普天下，知道這秘密的人絕不會多，我是華人中僅有的一個。

幾道檢查網經過後，我總算進入這個海軍基地的核心。不過，盡管我是「星戰基地」總工程師，由於我是在休假期間，因此不能進我的辦公室去，這是基地的鐵則，任何人絕不例外。我簡略的向基地司令說明了情況，他破例同意讓我進入他的機要室。

在機要室，我逕直的撥了個電話去國防部，他們馬上同意派一位負責國防科研的將軍來基地見我。

派來的將軍是著名的Y將軍，是一位出了名的鷹派將領，核物理學家出身，他的老師，就是當年負責研究並製造投襲廣島第一顆原子彈的A教授。

Y將軍興衝衝的趕來，他剛走進機要室，就興奮的連連握着我的手說：「你發現的情況對我們的星戰計劃有重大幫助！這太好了，這事國防部已向總統閣下匯報，總統對這事極爲關注，親自下令要給你提供一切方便！你有什麼要求，盡量提出來，國防部優先考慮！」

我把「魔鑽」的事簡單扼要的說了一下。Y將軍非常專注的聽着，然後就陷入沉思。好一會，他霍的抬起眼來，說：「恭喜你！發現了這個具有重大價值的情況！這是美國的幸運，國家會感激你的！試想想吧，它的物質奇重，而且具有吸收異體物質的特性，如果把這種原理運用到軍事上，那北極熊手裡的核彈、潛艇、飛機、大炮、坦克全部都會失去作用！我們美利堅合衆國在地球上從此永無對手，嘿嘿！這是一個多麼誘人的前景……」他越說越興奮了，臉上也漲成血紅。

（未完．一）

上文提要：

被強盜擄上山的姬氏母子巧遇負傷的齊雲高，替他覓地療傷，齊並允收姬氏八歲兒子余顧南爲徒。但一天山寨被另一股盜匪攻破，母子二人被花利與歐陽開獻給「西天老魔」拓跋齊天，無意中顧南說出齊雲天之名，拓跋不願結此強敵，要花利等人帶他母子二人離開；此時正於後山療傷的齊雲天尚未知情。花利等人投奔姚景升，姚慫恿二人參與劫鏢行動……

天涯俠客無双刀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烽火孤雛

護鏢安全抵達　母子趁機脫逃

歐陽開尚在猶疑，花利已大聲呼手下鳴金集合，不一陣，二百個人已全齊集在山谷裡，宋新解與歐陽開走在前面，花利親自押後，姬氏母子則混在人羣中，至山下，取出馬匹馬車，便急急向東南方行去。

走了七八里路，前面又來了一個秦莊的食客李七，傳言點子已即至，又請各頭目以布包面，以免洩漏身份。當下衆人小跑起來。如此又走了五六里路，方至一座土包後，姚景升與他七八個親信，已伏在那裡了。

歐陽開下令在土包後休息，「莊主，點子到了沒有？他們共有多少個人？」

姚景升招他上土包，指着前面道：「你看！」

只見遠處有一行人走來，其中有八名大漢扛着一柩大棺材，背後跟着幾個穿孝服的漢子，歐陽開叫了一聲：「好狡猾的吳錦新！虧他想得出來，紅貨便在棺材內吧？」

「當然，那八個抬棺材的漢子是在東曹谷舖僱請的，背後那些孝子賢孫才是扎手的人物，那挑竹籮的中年漢，便是西威鏢局的大鏢頭吳錦新！」

歐陽開續問：「其他的也全是西威鏢局的鏢師麼？」

姚景升道：「根據得到的消息，其餘五人，三個是二鏢師，一個是大鏢師郗保庫，還有一個是趟子手老趙。」

「如此說來，除了吳錦新之外，就算郗保庫最扎手了？」歐陽開憑其經驗看出宋新解和李七之武功亦甚高，當下信心百倍，道：「這一鏢咱們是手到擒來！」

姚景升忽然輕噫一聲。「不好，他們好像已發現土包後有人埋伏，須先下手爲强！」他舉一舉手臂，便有人擂起鼓來，當下歐陽開大喝一聲，與花利率着嘍囉衝下土包。剎那間，土包後只剩下十來個弓箭手及姬氏母子。

余顧南慢慢爬上去，一個嘍囉喝住他，余顧南道：「俺偷偷瞧幾眼也不行？」當下不顧危險，爬至高處，伏在一塊大石後偷窺。

花利及歐陽開率着弓箭手先行，到射程之後，下令放箭，那邊的吳錦新亦下令扛夫將棺材拋下，衆人便匿在棺材後面，他揭開竹籮蓋子，自內取出兵器來，每人並分兩把弩。

頭頂上箭矢亂飛，棺材被箭射後，發出篤篤之聲，懾人心魄，看看腳步聲漸近，吳錦新突然舉起竹籮，一陣箭雨向竹籮射來，郗保庫突然探出頭去，手上兩把弩亂射。這種鋼弩經過特別設計，可連發三矢，一片慘叫聲中，立即有幾個嘍囉倒在地上，而鏢隊其他人亦依法炮製，這一陣箭雨，使嘍囉們氣勢爲之一窒，都慢了下來。

歐陽開大聲叫道：「兒郎們，棺材裡有價值幾十萬兩銀子的紅貨，大夥兒衝啊！」

花利接着叫道：「孩兒們，咱們幹刀頭舔血的沒本錢買賣，爲的是什麼？發了財大家都可以回家娶老婆！」嘍囉們又蠢蠢欲動，慢慢向棺材迫去，把弓拉得緊緊的。

忽然棺材後又飛出一隻竹籮來，衆人一驚，都把箭射了出去。西威鏢局的人，又乘機露身，這次不是用鋼弩，而是用噴筒，噴射鋼針，數量比上一次多得多，慘叫聲中，又見吳錦新手持兩隻噴筒，跳出棺材亂射，噴出的却是黑色的汁液！

緊接着，只見趟子手老趙，脫手自棺材後拋出一根火把，但聞「蓬」的一聲響，火舌一捲及地上那些黑的汁液，便如火龍吐舌般，霎時間，周圍已成爲一片火海！那些嘍囉們紛紛被火燒及，拋下弓箭，亡命逃奔，有的則和衣撲落地上滾動，秩序大亂。

西威鏢局的人又跳出用鋼弩發矢，幾乎矢無虛發，看來他們事前的準備功夫做得甚足。

姚景升隨後趕來，見狀大吃一驚，雖明知對方有了準備，但一來財迷心竅，加上自恃人多勢衆，仍然信心百倍，大聲呼喝，令人自火海兩側前進，他自己施展草上飛輕功，向左首掠去。

待他繞過那片火海，只見棺材已被移到一片亂石堆旁，西威鏢局的人已全不見，他不敢走近，大聲道：「請吳錦新說話！」

吳錦新應聲在一塊大石上出現，道：「閣下心腸惡毒，涼血凶殘，連死人也不放過，尚有什麼話好說？」

姚景升哈哈大笑：「吳鏢頭，眞人面前不說假話，你看看周圍的人，憑你們幾個人今日還能逃得掉麼？不如識相一點，把紅貨交出來，咱們便放汝等回去，彼此都有好處，又免傷和氣！」

吳錦新亦大笑道：「吳某根本不知道你在說些什麼！敝局接到一單護送屍體的生意，咱們做夥計的，老闆將任務派下來，便得盡力完成，豈有輕易將所保之物奉獻之理？至於說什麼彼此各有好處，眞是笑話！吳某以後無飯吃，又不能在江湖上立足，難道此亦是好處？」

姚景升道：「不用假惺惺了，不將紅貨交出來，咱們絕不罷休，今日你們幾個人，亦要埋屍於此，我給你一盞茶工夫考慮！吳鏢頭是聰明人，料不會幹蠢事！」

「請問閣下大名？」

姚景升冷哼一聲：「又非做親家，何須問底細！」

吳錦新重新縮到石後，姚景升與花利立即指揮嘍囉，將那幾堆亂石包圍起來。「花兄，歐陽兄呢？」

花利道：「他讓流矢射中大腿，在後面包紮。」

姚景升低聲罵道：「眞是飯桶！」

看看包圍圈已佈成，吳錦新忽然自石後跳了起來，道：「咱們商量過，希望閣下退讓一步，彼此都可以減少損傷，若不答應者，咱們只好拚死抵抗！」

姚景升問道：「但不知退讓一步是如何說？尚請明言，拖延時間，對你絕無好處！」

「敝局的確是接到一宗護送屍體到代州之生意，由於路途遙遠，酧金不菲，但絕非閣下所說之紅貨，咱們可以讓閣下打開棺材過目，若無閣下欲得之物，幸勿騷擾死者，並請讓路！」

姚景升心中忖道：「莫非他們不將紅貨藏在棺內？哼，老子才不會上汝之當！」當下道：「在下亦有一個要求，諸位須讓咱們先驗過身！」

吳錦新道：「並非在下信不過閣下，但衆目睽睽之下讓人搜身，有失尊嚴，所謂人要面，樹要皮，這個萬萬不能答應，不過咱們可以將外衣脫下，讓你們檢查！」

姚景升又忖道：「風聞那批紅貨是一些後唐古玩，不可能藏在內衣之內而不顯露，待我且答應他，再見機行事！」當下一口應允。「請汝等包括那八個扛棺材的漢子，都走出來！」

此時歐陽開已趕來，大聲接口道：「不許帶武器暗器出來！」

吳錦新道：「也請你們退後一點！」姚景升考慮了一下，下令嘍囉們退後兩丈，自己則與親信及花利、歐陽開踏前幾步。

西威鏢局十四個人全站在大石上，慢慢將外衣外褲脫下，果然不見身上有物，歐陽開道：「咱們怎知你們會否將紅貨藏在石後？」

吳錦新邊穿回外衣，邊道：「咱們可以站在一旁，讓你們搜索，待搜過無物，再開棺檢驗！」姚景升見他鎮定之至，完全沒有慌亂之色，信心不由動搖起來。

歐陽開見他沉吟不語，低聲道：「莊主，好歹也得試一試，莫中其計！」

姚景升心頭一動，暗道：「不錯，若非有紅貨，爲何不走河東路？嘿嘿，老子就不相信，如果只是護送一個死人，豈有不走平坦之路，偏要兜大圈走山路之理！哼，他們借死人爲名，紅貨一定是藏在屍體內！」當下哈哈笑道：「吳鏢頭說得有理，在下樂意成全！」

吳錦新執起兵器，指揮衆人遠遠退開一邊。歐陽開道：「爲何又取兵器？」

吳錦新道：「貴方人多，在下不得不提防一點，只要你們沒有傷人之意，咱們絕不動手！」

當下歐陽開着人去石後搜索，姚景升亦將包信、李七和馬奔泉派出去，邊問道：「在下有一事不明，尚請吳鏢頭據實相告！閣下所保的若非紅貨，爲何不走平地，反要越山而行？」

吳錦新哈哈笑道：「原來閣下是因

此而動疑，這也難怪，因爲死者之外祖父住在太行山裡，今年已九十多歲，爲免老人家奔波，因此抬棺材到那裡停放兩天！」

歐陽開冷笑道：「這種事只能騙騙小孩子，假如不是『心虛』的，爲何貴局的人又要喬裝孝子？」

吳錦新道：「這只是求減少點麻煩而已，免得人人生疑，諸多揣測，汝等不信，在下亦無辦法！」

說着那些人已在石後搜索完畢，回來報告：「咱們搜過了，什麼也不見！」

歐陽開道：「會否埋在地下？」

包信道：「若他們臨時將之埋在地下，泥土被翻過，決無看不出來之理！」

歐陽開低聲道：「莊主，咱們開棺，叫他們退開一點！」姚景升亦不甘心功虧一簣，當下向棺材慢慢走去。

但他剛走了幾步，忽然停住，暗道：「若棺內有機關，我豈非要首當其衝？」當下令包信等人上前開棺。

吳錦新大聲道：「請小心撬，莫將棺木弄花，吳某難向人交代！」

歐陽開才不管他這許多，也派了幾個心腹上前撬棺蓋，一時之間，叮叮噹噹之聲，響個不停。姚景升轉頭望向吳錦新，只見那幾個西威鏢局的人，神色居然十分輕鬆，有的甚至坐在石上，似乎全不將此事放在心上，姚景升心中更是納悶！

俄頃，棺蓋已揭開，只聽包信咦了一聲，道：「原來棺內的只有死人！」

吳錦新哈哈笑道：「閣下等若還不相信，大可以將屍體搬出來，再仔細搜索一下，也許你們要的東西，就在棺底！」言畢又是一陣大笑！

吳錦新與歐陽開同時忖道：「這具棺材體積如此龐大，極有可能設有夾層，姓吳的這樣說，分明是以退爲進！」當下同時走前，道：「某家正有此意！」

他倆走至棺邊，低頭一望，只見棺內躺着一具屍體，面色雖然死氣沉沉，但肌膚尚完好，看來剛死不久，兩人互相交換了一下眼色，同時彎腰伸手去抱屍體。

就在此刻，那「死人」雙臂突然抬起，而這一刻，歐陽開方覺得屍體太過完好，實在不無可疑，因爲由西京至此近千里路，運棺而行，速度又慢，不可能尚未腐爛！可是他心頭剛一動，腰上一麻，已被人封住麻穴！

與此同時，姚景升亦同樣被人制住，而山上的吳錦新等人突然一齊飛奔過來。

變生肘腋，令人防不勝防，姚景升枉有一身武藝，一招失算便已着了道兒，刹那之間，他竟有做夢之感！只聽那「死人」哈哈怪笑道：「快叫你們手下退開！」

姚景升暗嘆一聲，道：「你們都退後！」其他人做夢亦都想不到，棺材內的屍體會復活，故此事變之後，都愕住了，根本無人衝上前施救，直至聽到姚景升之言，方如夢初醒。

包信與李七同時喝道：「放下人來，否則咱們不客氣了！」只見「活死人」自棺內一躍而出，手上仍提着姚景升及歐陽開，他身材矮瘦，提着一個彪形大漢，一個胖漢，形態十分好笑。

「活死人」將兩個人質交給鏢師，伸手往臉上一抹，已變了另一副模樣，但面皮仍然青白之至，好像長年未見過陽光般，年紀看來已有五十歲。只聽他冷笑道：「誰敢踏前一步，咱們便將這兩人殺死！」

包信等人不由都住了脚，吳錦新又令手下將棺蓋釘上，同時道：「你們都退後一里，待咱們過了太行山，自然會放下這兩個人！」

包信等人只好緩緩後退，花利道：「除非你們現在就放人，否則咱們決不退後！嘿嘿，你如此狡猾，誰知道你們會不會趁咱們後退時殺人？」

吳錦新笑道：「閣下過慮了，吳某豈會做這種蠢事？」可是花利早存了不良之心，想趁此獨吞棺內的紅貨，當下大喝一聲「兒郎們，要想發財的，便跟着來！」言畢帶着人衝過去。

「活死人」喝道：「你們不要人質麼？」

花利桀桀笑道：「你們不會做出這種蠢事的！」

歐陽開急道：「老大，趕快退後！」

花利笑道：「老二，你何必擔心？老子得到紅貨，還愁沒錢請高僧來超渡你？」言畢又是一陣大笑，此時，雙方已經接觸上，那「活死人」十分了得，拳打脚踢，擋者披靡。

吳錦新對秦莊那些人道：「喂，你們不阻止他們，吳某可要殺人質了！」

姚景升雖然是僞君子，但他對一干替他賺錢的人，頗能禮待，因此包信等人對他忠心耿耿，聞言大喝一聲，揮動兵刃衝上去，砍殺雙虎寨的嘍囉。

「活死人」陰賜福將嘍囉打退，直奔花利，花利見狀大驚，四處躲藏。李七喝道：「都是你累事！」竟然幫陰賜福攔截花利。

花利驚道：「老李，咱們兩邊對分，如今尚有取勝之機！」

李七喝道：「李某不像你這種唯利是圖的狗山賊，見利忘義！」身子一閃，又攔在花利身前。

說時遲，那時快！陰賜福已趕至，伸手便抓，花利大驚之餘，揮刀向後砍去，叫道：「老子不劫鏢了！」

陰賜福冷笑道：「這便可叫老子饒了你？天下間豈有這種便宜事！」

花利轉過頭去，李七突然躍起，雙腿凌空連踢，花利聞聲閃開，可是他避得了李七之腿，却躲不開陰賜福之手！只見他雙脚一錯，似猴兒一般

靈活，已迫近花利身後，花利刀還未回過身來，他雙掌已揑住其死穴，隨即將他舉了起來，喝道：「你們頭兒已被殺，還不停手？」

那些嘍囉們，在西威鏢局鏢師及秦莊高手合擊之下，死傷五六十個，其他人見狀，發一聲喊，抛下屍體，竟然作鳥獸散。吳錦新這才放下心來。

李七道：「咱們幫你趕掉那些山賊，你們理該放人！」

陰賜福道：「放了人，你們又動起武來，豈不麻煩？如今有一個條件，看你們答不答應？」

宋新解道：「有什麼條件，且說來聽聽！」

陰賜福轉頭望一望歐陽開及姚景升，道：「你們臉上都蒙着布，當然不是山賊，說不定在江湖上還甚有俠譽，咱們也不計較，亦不揭下你們頭兒臉上的蒙面巾，只要汝等隨後保護咱們過太行山，事成之後，便放你們頭兒！」

話音剛落，姚景升已急不及待地道：「快答應他！」既然頭兒都這樣說了，包信等人自然答應。

陰賜福大喜，道：「你們隨後前進，假如這批鏢有什麼閃失，便唯你們是問！」

姚景升道：「在下有個提議，請汝等走另一條路，由『半里口』過山，那裡比較安全！」

陰賜福與吳錦新商量了一陣，決定採取其提議，正要起行，忽見一輛馬車急速地駛過來，駕車的竟是個孩子。

陰賜福道：「且慢！」馬車停下，車上跳下一個少婦和那個孩子。「你們是誰？」

姬團圓跪下道：「咱母子是被那些山賊捉上山去的，請英雄們救救咱們母子，大恩大德永世不忘！」

陰賜福道：「咱們又不捉你，你倆大可以自由離開！」

姬團圓哭道：「大英雄有所不知，那些山賊必還在附近，他們隨時會再將咱母子抓回去！」

吳錦新問道：「你家在何處？」

「已無家可歸！請俠士們收留，賤妾願做牛做馬報答大恩！」姬團圓言畢更在地上叩頭不已。

吳錦新想了一下，道：「好吧，不過你倆也得答應咱們一個條件，便是沿途穿孝服，必要時還須放聲大哭！死者叫吳茂才，你是他的媳婦，就叫姬氏吧，我便是你丈夫，若有人問話，就如此答覆！」

姬團圓自然滿口應允，當下換上孝服，隨西威鏢局的人前進，這次陰賜福不再躺進棺材，原來此人以善於盜墓成名，但却非以此爲生，只因生性喜收集古玩；也因此，他練成了一種罕見之「龜息功」，運功之後，如同死去，氣息極弱，不知者尚以爲是死人，故有「活死人」之稱，而他亦憑此功，可在墓穴裡任意逗留，而不慮會窒息。

適才那些雙虎寨的嘍囉作鳥獸散，在土包上的那十來個弓箭手亦望風而遁，余顧南便扶母親上馬車，前來求救。

當下一行人向雙虎寨人馬原本埋伏之處前進，此處山路寬而平坦，車馬可通。途中一路平安，兩天之後，已走出太行山區。

宋新解道：「吳鏢頭，咱們已實現了諾言，亦請你們放人！」

陰賜福道：「再走五六里路即可！」當下繼續前進，至石嘴鎮，只見一羣人迎了上來，爲首那人正是西威鏢局的總鏢頭「九環金刀」馮令坤！陰賜福當下將姚景升和歐陽開放在地上，催馬前進。

宋新解解開姚景升及歐陽開的穴道，兩人長長噓了一口氣，都有死而復生之感，當下忙不迭帶人溜了。

馮令坤迎前問道：「老吳，適才那些人是誰？」吳錦新將經過扼要地說了一遍，馮令坤一眼望見姬氏母子，又問：「這兩人又是誰？」

吳錦新又將經過說了，馮令坤眉頭一皺，再看了姬團圓一眼，心中忖道：「老吳斷絃已三年，莫非他有意續絃？」當下道：「既然你已收留了她母子，路上便由你負責照顧！」吳錦新也誤會馮令坤要收留他倆，便一口應允了，於是一行人便走進石嘴鎮。

這鎮雖不大，但因靠近太行山，山貨都在此集散，因此商業頗爲繁盛，鎮上的客棧亦頗具規模。馮令坤早已包下房間，又對母子二人道：「你們呆在房內，不可出來，否則有什麼事，我可保不了你！」

余顧南問道：「叔叔，咱們在客棧內走走也不行？」

「告訴你，咱們是西威鏢局的，鏢貨交割之前，非常危險，而且這一行秘密極多，不能爲外人所知，否則隨時會帶來殺身之禍！」

姬團圓忙道：「賤妾明白，多謝大鏢頭叮嚀。」

姬團圓以爲最多在客棧內住三兩天，那知一住五天，仍無動靜。小孩子整天困在房內，十分不耐，多得姬團圓百般勸解，方不出房玩耍。

到第六天，吳錦新才來叩門，道：「走吧！」姬團圓大喜，問道：「大叔，咱們去那裡？」

吳錦新道：「你忘記了？凡事只能看不能問，有時連看也不能看！快走！」

鏢局裡的人已備好車，衆人上馬，姬氏母子坐在馬車上，當下趙子手在前呼喝開道：「西威鏢局，威震西疆！」姬團圓忽然覺得自己亦甚威風。

一行人向西行了兩天，忽然又折向南行，如此過了三天，又改向東南行，並將速度加快，但鏢局內的人頓

見活躍起來，甚至開了禁，准許飲酒，原來鏢主就是陰賜福，他將盜來之古玩，賣與西夏貴族，在石嘴鎮交易，事前又訂明，鏢局的人仍須故意大張旗鼓，以引開別人視線，五日之後，料古玩已至西夏，整單交易才算完成。姬氏母子如何知道？隨着鏢車去西京西威鏢局。

由於宋遼兩國連年交戰，官兵忙於防範遼兵入侵，無暇兼顧其他，因此盜匪不絕，故而鏢行生意大佳，鏢局一間接一間開張，單只黃河兩岸，大小鏢局便有三十六間之多，但西威仍是首屈一指，即使放眼全國去，西威亦是四大鏢局之一。

總鏢頭馮令坤今年五十出頭，在鏢行裡已混了二十多年，西威亦已開設了十八年，由於年輕時忙於闖名頭，故而遲婚，大兒子馮克勤今年才十八歲。

馮令坤妻子房秀乃拳師之女，夫妻倆連生了五個兒子，到第六胎才生一個女兒，因此寶貝得不得了。這千金名馮若蘭，今年才九歲，但鏢局內上下人等，人人均對她顧忌三分，蓋得罪了馮家子弟還不大打緊，得罪了這女魔王，只房秀那一關便過不了。

西威鏢局的副總鏢頭是「三手刀」余亞神，在河東河西一帶甚有威名，五年前，馮令坤「三顧草廬」方請得他到局子裡當副總鏢頭。

余亞神名字有點古怪，相貌亦極不起眼，十足是個鄉巴佬，可是他却有一個好處，閑時很喜歡說笑話逗樂，因此上下人等都很喜歡他。他善使雙刀，而且一手「三刀齊飛」的飛刀射術，十分了得，因此搏得了「三手刀」之佳譽。

西威鏢局除了正副總鏢頭之外，尚有三位大鏢頭，便是吳錦新、郗保庫和馮令坤的內弟房雄。另者尚有五位二鏢頭，十位三鏢頭，趙子手更是無數，由於業務發展，獨自處理生意，若接到大生意，便由總局派人協助。

開鏢局的人，武功高低不是生意好劣的最重要原因，重要的是人面！黑白兩道，河山綠林都要有交情，有交情則可走萬里，無交情則寸步難行，馮令坤最大的本事便是各方面都吃得開，若論眞實的武功，他還不如余亞神。

當下衆人走了七八天路，終於到西京，西京是個繁盛的大地方，余顧南幾曾見過？望着那些如過江之鯽的行人，不由瞧痴了！

西威鏢局便設在繁盛的東大巷的背後，東二巷裏。巍峨的一座大院，門口寬敞，五道丈二寬的石級，兩旁矗立着一對大石獅子。門簷下掛着一塊金漆牌匾，顏眞卿體的四個字：西威鏢局，寫來極見功力。

鏢隊一至巷口，便有人叫喊起來，霎時間，院子裡奔出一大羣人來，都是局內的趟子手，齊向馮令坤請安。馮令坤翻身下馬，意興逸飛，豪壯地道：「咱們西威鏢局保的鏢，幾時失過手？這些日子來沒事吧？」

一個二鏢頭夏朗月道：「正如總鏢頭所說，憑咱們西威鏢局這塊招牌，誰敢來惹事？三天前余副總鏢頭已經回來，但因局子裡接了一宗加急的生意，是要去京東東路（今山東省一部分）的沂州的，生意雖不大，但余副總鏢頭認爲那邊咱們有交情的朋友較少，響馬又多，所以昨晨已親自押鏢去了！」

另一位三鏢頭梁棟才接道：「開封分局派人來討大將，因有一宗生意，是要去淮南西路（今安徽省）廬州（今合肥），房鏢師又走不開！」說着衆人已進入大廳，自有下人送上茶水。

馮令坤問道：「開封那邊什麼時候須上路？」

梁棟才道：「日子已非常緊迫！」

馮令坤一聽，不由沉吟起來，吳錦新道：「總鏢頭，屬下代你去一趟！」馮令坤因姬氏母子之來，猶疑不決，吳錦新又道：「總鏢頭，淮南西路屬下走過十多趟，人面較熟，由屬下押鏢，是最合適的了！」

吳錦新本就是廬州人氏，他辦事仔細，從未出過大的紕漏，的確是最佳人選，當下馮令坤只好點頭道：「如此便辛苦你再走一趟了！梁鏢師、夏鏢師，你們兩位陪吳鏢頭去，如今便去準備吧！」話音剛落又道：「吳鏢師，那兩母子……」

吳錦新隨口道：「就隨總鏢頭作主吧！」言畢偕夏、梁兩人出去。

馮令坤又誤會了吳錦新意思，當下妥善安頓了姬氏母子，兩人便在西威鏢局住下來。

姬團圓在西威鏢局後宅住了幾天，路上疲乏盡消，因見整天無所事事，連三頓也有人端進房來，十分過意不去，乃對兒子道：「雁兒，咱們在落難中，得吳鏢頭及馮總鏢頭收留，已是萬幸，斷不可無功而受祿，多少也得爲人做些事，否則爲娘心中難安！」

余顧南道：「是啊，就是雁兒也悶得發慌，不知吳大叔爲何不來看咱們？」

「爲娘正是要你去向他討一份差事，隨便是女紅、炊食、幫閑、打雜都行！」

余顧南道：「好，雁兒這便去找他！」他們所住之處乃局內鏢師的居所，在後宅的東廂，而趟子手則住在西廂，馮家大小則住在中院，比對起來，東廂比西廂清靜得多，那些鏢師未有家眷隨身的，或兩人或三人合住一室，有家眷的，則獨居一室。

當下余顧南走出去，不見有大人，問一個孩子，那孩子道：「我不知道，你去前面問問吧！」

余顧南素來膽子大，也不問清楚路徑，見路便走，却不知居然走進了中院，遇到一個十歲出頭的孩子，衣着十分光鮮，正坐在花樹下看書，那孩子見到余顧南衣不稱身，面黃肌瘦，便喝道：「那來的野孩子？」

余顧南最恨人稱他野孩子，當下臉上變了色，怒道：「誰是野孩子？你才是！」

那孩子放下書本，一躍而起，指着自己的鼻子道：「你是什麼東西？敢來罵五少爺是野孩子？」

「你敢罵俺，俺便罵你！請問吳大叔在那裡？」

「這裡有什麼吳大叔？只有你五大叔！」那孩子又指指自己的鼻子，道：「你叫我三聲五叔，少爺才不與你計較，要不今日便得教訓教訓你！」

余顧南輕哼一聲：「俺五叔已死了好幾年了！」

那孩子大怒，喝道：「你敢咒少爺死！看拳！」他標前一步，照余顧南面門便是一拳！余顧南雖然從未學過武，但環境迫使他常與人打架鬥嘴，那孩子小拳頭未至，他一仰身已閃開。

不料那孩子左拳隨後打出，正中余顧南脅下。余顧南悶哼一聲，忍住痛雙拳亂搗，那孩子右脚一勾，登時將他絆倒，不屑地道：「原來是個窩囊廢！你到底叫不叫五叔，不叫的話，要你吃足苦頭！」說着又伸脚在余顧南身上踢了一記。

豈料余顧南忽然不顧一切，雙手抓住他的足踝，用力拉住，在地上打了一個滾，那孩子雖然學過點武功，但下盤未穩，登時被余顧南拉倒在地。余顧南立即壓在他身上，在其脅下打了兩拳，道：「教你知道少爺的厲害！」

誰知那孩子到底學過武功，腰板子一挺一翻，便將余顧南掀落地，他反壓在其身上，余顧南扯住他的衣袖，用力滚動，兩孩子便在地上打起滚來，手脚不停，不斷往對方身上招呼。

余顧南連中對方幾拳，不吭一聲，覷得眞切，一拳搗在其鼻子上，鼻血登時噴了出來。那孩子伸手摸着血，心頭一慌，哇地一聲哭了出來。

余顧南爬了上來，仍不知闖了禍，猶得意洋洋地道：「你乖乖叫俺一聲大叔，俺便饒了你！」

忽然背後搶出一個十三歲的大男孩來，照余顧南後背便是一拳，喝道：「臭小子，竟敢欺侮我弟弟！」

他力量比適才那孩子大得多，這一拳打得余顧南一個踉蹌，幾乎跌個狗吃屎。剛忍痛轉過身，胸膛上又着了一拳，不由豁了出去，罵道：「操你奶奶的，背後偷襲，算是那門子好漢！」他不顧一切，雙拳亂揮亂打，怎敵得那孩子，三招兩拳，便被打倒在地。大孩子一脚踏在余顧南的腹上，余顧南連續幾趟發力，都甩不掉他。

適才那孩子自地上爬了起來，道：「四哥，要他叫你爺爺，要不就打死他！」

大孩子道：「野孩子，你聽見沒有？快叫爺爺！」

余顧南在地上破口大叫：「龜孫子打爺爺，眞是人心不古，世風日下！」那孩子一聽大怒，蹲下身，雙拳在余顧南身上亂搗。

余顧南奈何不得對方，又不甘心受辱，罵得更凶：「俺操你娘的熊！兩個打一個，還要背後暗襲，只有龜孫子才幹得出來！」

忽然遠處傳來一道怒喝：「誰敢操你老娘！」那兩個孩子立即跳開，只見一位四十歲左右的婦人快步走過來。

那兩個孩子忙道：「娘，你來得正好，不知那來的野孩子來咱家撒野！」

那婦人見余顧南臉青鼻腫，衣衫全是脚印，分明被自己兒子打得甚傷，氣頭稍消，道：「你是誰家的孩子？怎地來我家撒野？」

余顧南一骨碌爬了起來，指着婦人罵道：「好啊，原來你是他們的娘親！你爲何只生不教？讓你兒子行兇？兩個打一個，還在背後偷襲，虧你是個大人，不責怪自己的兒子，反罵人撒野！」

那婦人臉色一變，道：「此處是我家，外人未得許可，不得內進，你無端端跑進來撒野，還敢罵人？難道老娘是好欺侮的？」

「豈敢豈敢！俺不給你們母子三人合力打死，已是萬幸，怎敢欺侮你！」

大孩子道：「我一個人便可打死你！」

余顧南道：「聽見沒有，你寶貝兒子小小年紀便口口聲聲要打死人，長大了還得了？這都是你這做娘的縱容的，俺要是你，早就一頭碰壁自盡了！」

那婦人氣得臉色發青，舉起手來，余顧南反而挺胸踏前一步，道：「你下手吧，最好將我打死，俺若有一句求饒的，便是龜孫子；你若不敢打死我的，便是潑婦！」

婦人怒極，喝道：「老娘今日便打死你！」正想下手，忽然外面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什麼事？」隨即見馮令坤走了進來。

兩個孩子立即恭聲喚爹，余顧南吃了一驚，這才知道自己闖了禍！馮令坤看了他幾眼，訝然道：「你不是余顧南麼？怎地跑來這裡？」

余顧南心頭一動，忽然嘆了一口氣，道：「馮總鏢頭，俺本不想告訴你，怕惹你生氣，不過你既然問起，俺如果不說便是對你不敬，不過你聽了千萬不要生氣，令郎年紀到底還小，尚來得及施教！」

他口氣老成，又故意先拿話扣住馮令坤，使他不得不怪責自己兒子，又見余顧南一身是傷，便道：「馮某無暇教子，至令犬子們不肖，你老老實實將經過告訴老夫，老夫自會公平處

理！」

那小孩忙道：「爹，是他將孩兒的鼻子打得流血……」

馮令坤斥道：「小畜牲，你給我住口！」

那婦人便是馮令坤之妻房秀，見兒子被斥，忙道：「令坤，這野孩子十分狡猾，莫聽他一面之詞！」

余顧南又嘆了一口氣，道：「如今俺倒不氣令郎了，因為上樑不正下樑歪，以罵人野孩子為樂！」

房秀喝道：「你若不野，我豈會罵你？」

余顧南道：「我娘不肯白吃，着我來向總鏢頭及吳鏢師討一份差事，好聲問你兒子，他開口便罵人野孩子，先動手打我，俺給他打得一身是傷，還了他一拳，誰知蒼天有眼，教我打中他的鼻子，後來這個大的一聲不吭，在我背後偷襲，這是下三濫的人才做得出來的！你們父親是大英雄，提起馮總鏢頭誰人不知？誰人不敬？若教人知道他兒子專做下三濫的事，有損總鏢頭的名聲！唉，眞是可惜啊！」

馮令坤的小兒子馮克安道：「爹，他也打我！」

余顧南快口道：「俺剛才說的話，確確實實，對你惡行已有所隱瞞，你敢否認的，教你嘴角生疔，在床上喎哭三個月才死！」他罵得惡毒，又教人反駁不得，全不像出自一個八九歲的孩子之口，馮令坤父子都呆住了。

馮令坤四子克業道：「爹，這人剛才還罵娘……」

余顧南指着他們道：「你們有什麼本事，不過是因為總鏢頭是你們的父親而已，要不還不是跟我一般，讓人打得一身是傷！」說着拉起上衣來，露出身上的傷痕。

馮令坤見他受傷不輕，有點過意不去，回頭斥道：「畜牲，還不向人賠罪！」

余顧南道：「不必了，像俺這種自小沒有父親的孩子，遭人欺侮一向只能罵人洩恨，我剛才已罵過了，氣也消了，現在俺已忘記了，誰再提起這件事，誰便是龜孫子！總鏢頭如果再責怪令郎，俺心裡反而不安！」說着拱拱手轉身而去。

馮令坤忙道：「顧南，你且住下來，犬子將你打傷，你雖不計較，也得讓老夫替你裹傷！」

余顧南抱拳道：「多謝總鏢頭美意，俺皮粗肉賤，這一點傷還禁受得起！」言畢快步而去，可是他跨過門檻時，站立不穩，幾乎一跤摔倒。

房秀冷哼一聲：「這孩子小小年紀已如此了得，長大了一張嘴巴便能殺人！」

馮令坤沉聲道：「你教子無方尚敢怪責人？」

房秀也生氣了，大聲道：「他到底是誰，你如此護着他？」

馮令坤這才將姬氏母子的來歷略說了一遍。「我瞧吳鏢師對姬氏有意，咱何不成全他？老吳為西威立下不少功勞，他亡妻又丟下兩個孩子沒人照顧，續絃也應該！只是他這一身傷，咳咳，日後若老吳問起，教我如何答話？」

房秀這才不吭聲，馮令坤回頭又斥馮克安。「你年紀比人大，又學過武，打不過人家，虧你還有臉哭！為父的臉都教你丟光了，今後再惹事，決不饒你！」

忽然一個小女孩自內跑出來，問道：「爹何事罵五哥？」

這便是馮令坤夫婦的寶貝千金馮若蘭！馮令坤一見到她，臉色便是一霽，溫聲道：「沒你的事！丫頭，還不去讀書。」

馮若蘭道：「今日十七是單日，爹忘記女兒單日學武，雙日習文麼？我來找娘練武去！」

「好好，你們都去吧，爹還有事要辦！」馮令坤說罷又快步出院去。

不料剛跨出院門，便險險與一個人碰個滿懷，抬頭一望，却是趙子手老趙，不由怪他道：「什麼事這般冒失！」

「總鏢頭，外面來了兩個人說一定要見你，蕭先生問他倆何事，說是有一批貨，要請咱們鏢局護送！」

馮令坤唔了一聲，老趙又道：「總鏢頭適才余顧南那小子問屬下要找吳鏢師，屬下告訴他吳鏢師要一個月後才能回來，嗯，那小子也壞，與人打架，還騙我是自己打自己的！哈，天下間那有自己打自己的人？」

馮令坤一怔，道：「他眞的這樣說？」

「是的，他滿臉青腫，連衣衫也扯破了幾處，絕不像是自己打自己……只怕吳鏢師那兩個孩子，日後有苦頭吃！」

馮令坤斥道：「不許亂說！」心中却又忖道：「這小子雖然野，嘴又利，但小小年紀也重信諾，倒是難得！」對余顧南不由添了幾分好感。

* * *

余顧南不敢回去見母親，又不知去何處，問過老趙之後，便沿老趙進來之路出去，到了前院，忽然聽到一陣開聲綻氣的雜響，心頭奇怪，循聲尋去，却原來局內的人在庭院中，或在練拳、或舉石鎖挑石擔，打熬氣力。

余顧南反正無所事事，便索性站在一旁觀看，一個叫「青疤梁」的三鏢頭，是隨吳錦新護送暗鏢的，與余顧南在路上混熟了，見他臉青鼻腫，收了拳走過來，笑道：「我老梁叫青疤，你便叫青面雁吧！喂，你怎會弄成這副模樣？」他因左頰有一塊青記，故被起了青疤的綽號。

余顧南道：「我過門檻時，不小心絆了一跤！」

青疤梁一把扯高他的上衣，道：

「你連這個也騙我？跟誰打架？」

余顧南道：「你不要再問，我不會說！因為我答應過人家，大丈夫一言九鼎！」

青疤梁不由失笑，自旁取來一瓶藥酒，道：「你說了，老梁便替他推拿傷患，要不便不理你了！」

余顧南想也不想便道：「那就算了，俺皮粗肉厚，一丁點傷，可沒放在心上！」

青疤梁一怔，又問：「難道令堂問起，你也不說？」

余顧南猶疑了一下，道：「那只好拚着再吃她一頓打！俺師父從來說一是一，說二是二，俺不能弱了他的名頭！」說罷便轉身欲行。

「哎，別走！老梁跟你說着玩的！」青疤梁上前一手拉着余顧南，坐在石階上，道：「把上衣拉高！」

余顧南一邊拉高衣衫，一邊道：「多謝你！」

青疤梁倒了些藥酒在掌中，雙掌一陣亂搓，然後輕輕在他傷患上推拿。「痛不痛？」

余顧南咬着牙，輕聲道：「像蚊子叮一般！」

青疤梁見他額上都爆出汗珠來，暗道：「這小子也眞要强，世途凶險，只怕他日後還得吃許多苦頭！」當下問道：「你剛才說你有什麼師父，為何不曾聽你說過？」

余顧南雙眼現出興奮之色，問道：「老梁，你聽過俺師父齊雲高的大名否？」

青疤梁雙掌猛地停住，澀聲問道：「你說什麼？是那一個齊雲高？」

「當然是『獨飛鐵雁』齊雲高！嘿嘿，沒將你嚇着吧！」余顧南得意洋洋地道：「不過你不用害怕，俺師父是好人！」

青疤梁沒被他嚇着，不過却沉下臉來，沉聲道：「小子，這種話可不能亂說，也不好玩！」

余顧南不悅地推開他雙掌，道：「誰胡說？他的的確確是俺師父，不信你日後見到他再問清楚！」

青疤梁見他說得認眞，不免半信半疑，當下問道：「你幾時拜他為師的？為何不在他身畔？」

余顧南這才將結識齊雲高的經過，扼要地說了一遍，「老梁，俺問你一句話，俺師父是不是很有本事？」

青疤梁苦笑道：「他若沒本事，還有誰有本事？」

余顧南大喜，再問：「俺師父是不是大英雄大俠士？」青疤梁却沉吟不語。

余顧南大急又道：「難道俺師父不是好人？」

青疤梁嘆了一口氣道：「齊雲高一向獨來獨往，黑白兩道的人都得罪，說他是壞人，他有時也行俠仗義；說他是好人，他又殺了好幾位白道上的好手！不管如何，江湖上的人一提起齊雲高三個字，眞是又敬又畏！我也鬧不清他是好是歹，不過你若能入他門下，倒眞是一場造化！」

余顧南道：「我師父絕對是好人，他殺人一定有道理！也許那些白道好手，其實是……是什麼什麼為君子！」

青疤梁失笑道：「是僞君子，不是為君子！你沒讀過書麼？」

「讀書有什麼好？俺爹是教書先生，遼兵一至，還不是被人殺死了？如果俺有師父一半的本領就好了！」

青疤梁正容道：「你不要隨便對人說你是齊雲高的徒弟，要不，好處未得到，壞處便先來了！」

余顧南訝然問道：「老梁，既然俺師父不是壞人，為什麼不能對人說？」

青疤梁繼續替他推拿，道：「近年來，齊雲高雖然較少出現，但早年他在江湖上殺了不少人，仇家可不少哩！世間盡多小人，奈何不了師父的，只好拿他的徒弟來出氣！」

余顧南點點頭，道：「多謝你，老梁師傅！嗯，你可否替咱母子找一份差事幹？」

青疤梁笑問道：「鏢行的活，你們幹得了麼？」

「怎幹不得？」余顧南一本正經地道：「鏢局內人多，自然要有燒飯洗衣服的，俺娘不想白吃！你替俺跟總鏢頭說說，好不好？」

青疤梁沉吟道：「等吳鏢師回來後再說吧！」

「為什麼要等他回來？難道總鏢頭也作不了主？」

青疤梁不想跟小孩討論大人的事，便岔開話題，「以後有空可來這裡玩，不要四處亂跑，中院那裡更不可去！」

余顧南輕哼一聲，忽然又道：「老梁師傅，俺再求你一件事行不行？」

青疤梁捧着余顧南的臉，替他在傷患處搽藥酒，邊道：「你又有什麼鬼主意？」

「俺想跟你們練氣力，嗯，你可以教俺刀法麼？」

青疤梁替他揉了臉，與他並排坐在石階上，道：「練練氣力倒沒問題，要我教你那可眞不敢當了，一來你已有明師，二來我所學也不足為人師！」

余顧南心中忖道：「你不教，難道俺不懂得偷學麼？」當下不再提此事，只問些齊雲高與人結怨、決鬥、仇殺的情況。

青疤梁苦笑道：「我在江湖上只是個小角色，不夠資格談論令師，等余副總鏢頭回來後，你再問他吧！」

當下余顧南又談了一陣便回去。一入房，姬團圓便嗅到他身上那股藥味兒，問道：「我叫你去討差事，你怎地又跟人打架？」

余顧南道：「娘，雁兒無跟人打架。」

姬團圓氣道：「不是給人打傷，又怎會渾身都是藥酒味兒？」（未完・二）

上文提要：馬巡撫將三公主失踪的經過對江千里交待清楚，又會同尹知府燕捕頭聽取宮廷侍衛、宮女的口供，一切偵查事宜，由江千里率領侍衛王重山、燕飛辦理。江千里不愧是追踪能手，從線索顯示，趙二堤涉嫌最大，再從黃河鏢局鏢頭李青竹偵知馬巡撫是武林高手，和趙二堤是同門師兄弟，然後不露聲息，先找燕飛再作打算……



燕子傳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雷霆初動

保釋協助查案　佈置避重就輕

江千里却一伸雙手，各接住了一枚制錢，忖道：「好小子，果然是進步神迅，傳他暗器不過一個月的工夫，却已能運用純熟，一手發出四枚制錢。」

心念轉動之間，人影一閃，已疾撲而至，迎面一劍，刺向眉心。

「流星趕月」正是江千里的絕招之一，劍勢之快，已神似江千里十之七八。江千里右手中制錢疾揚，一陣金鐵交鳴，封開劍勢道：「好小子，果然是一日千里的進境。」

「江伯伯！」來人已聽出是江千里的聲音，收劍疾退。

是小燕子，手中長劍橫胸，目光轉注在燕飛的身上。

果然是冷靜非凡，江千里傳了他武功，也傳了他對敵經驗，已知是江千里了，但仍不放鬆對另一個人的戒備。

燕飛看呆了，剛才兒子露的一手，暗器，輕功，劍招，三樣似已都不在他之下。

室中傳來了一個女人的聲音，道：「小燕子，是誰呀？」

小燕子楞了一下，不知如何回答，江伯伯你沒有見過，那個人，他不認識。

幸好燕飛接上了口，道：「是我！淑貞，去厨房弄兩個菜，燙壺酒，送到我書房去，我們有要事商量。」

房中女人應了一聲，未再多問，自去準備，小燕子却一下撲到燕飛懷中，道：「爹呀！你怎麼這身打扮，燕兒都不認識了。」

推開小燕子，燕飛道：「十五歲了，還要纏人，快去給江伯伯見禮。」

小燕子突然棄去長劍，跪了下去，恭恭敬敬的給江千里叩了三個頭，道：「江伯伯，你一直不肯把我收入門下，現在，你和我爹也認識了，當爹之面，請你答應收燕兒入你門下，燕兒會好好孝順你的。」

他人聰明、嘴巴也甜，雖是很莊嚴的要求，在他口中也說得充滿着情意，十分動人。

江千里却笑一笑，道：「江伯伯也想得要命啊！可是，小燕子，江伯伯不能害你，收了你作徒弟，就等於拏了一根支持大厦的柱子，去作了二架樑，不但是大材小用，簡直是暴殄天物，這三個頭你算是白磕了！」伸出手去，挽起了小燕子。

小燕子冰雪聰明，心中明白，這些話弦外之音，是說給燕飛聽的。

果然，燕飛也有了反應，低聲道：「江兄，這件事，燕某不會變卦，咱們到書房中詳細的談吧！」

江千里點點頭，道：「小燕子，到屋頂上伏着，發覺有可疑的人，立刻招呼我們。」小燕子應了一聲，呼的一聲直拔而起，躍起了一丈四五尺高，隱入了屋頂夜暗中。

「好！好！這一式潛龍升天，姿勢

，力道，都用得恰到好處，才能直直的騰空而起。燕老弟，躭誤了他，可能是終身大憾。」

「我看的出來，他的身手已經跟我差不多了，這幾個月來，眞是辛苦了江兄。」

搶前一步，帶着江千里進入書房。

燕夫人的手脚很快，兩個人剛剛落座，她已托着個大木盤行了進來，四樣菜，一大壺酒。

那是個三十四五的中年婦人，品貌端莊，風韻清雅。

燕飛心中忖道：看情形，小燕子非得被江千里帶走不可，何不借這機會先給淑貞一點心理上的準備。當下說道：「夫人，這位是江大俠，如非他仗義援手，我這個開封府的總捕頭，只怕已經被押入大牢了。」

一頂大帽子壓過去，果然使燕夫人楞住了，這才轉頭看看江千里，道：「多謝伯伯幫忙。」

燕飛接道：「江兄看上了小燕子，要荐他入名師門下，巡撫大人也同意，而且，還要把小燕子收作義子。」

話如急水下灘，三兩句中，却包含了太多的內容，燕夫人一下子似是不能接受，楞了一楞，道：「官人，我們可是說過了，小燕兒要以讀書爲重，何況，他書也讀得不錯，我是希望他能改換咱們燕家門風，以科擧步入仕途……」

「不錯呀！我也這麼想，不過，學武也沒有甚麼不好！文武全才，日後，才能擔當大任，再說巡撫大人都同意了，我也不便反對！」

這番話的內容一團亂，但意思却很明白，那是告訴燕夫人，巡撫大人都同意的事，不容反對。

燕夫人一向賢淑溫柔，但對膝前的獨子，却有着她堅持的看法，搖搖頭，道：「你在開封府中聽差，想見巡撫大人一面只怕都不容易，他是一方大員，日理萬機，怎會和你談到小燕子的事？」

這位溫順的小婦人，似是讀過不少的書，外和內剛，看樣子是個很有主見的人，說不服她，要帶走小燕子，還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她口齒伶俐，燕飛也未必能說得過她。

江千里不願把事情搞僵，笑一笑，道：「是弟妹吧！恕我江某人托大了，撇下小燕子的事，暫時不談。目下開封府正湧着一股暗流，鬧不好，就是千萬人頭落地的大事……」

燕夫人呆住了，靜靜站着不動，似是已不準備離開了。

江千里目光一掠燕飛，接道：「燕老弟，可否請弟妹也坐下來，我看弟妹是很有見識的人，說不定還會幫咱們拏個主意呢？」

燕飛心中忖道：「三公主在開封失踪，確是一件大事，但這未必就能說動她讓你帶走小燕子，知妻莫若夫，你要想說服她，門都沒有！也好，且讓你領教一下我燕某人老婆的唇劍、舌刀。」

心中盤算，人却微微一笑，道：「淑貞，坐下來吧！江兄不是外人，這一次幫了我很大的忙，抓住了一個欽要犯。」

「是！江伯伯不嫌冒瀆，賤妾就恭敬不如從命了……」斟上一杯酒，雙手捧起，接道：「先敬江伯伯拔刀助我夫君，再謝謝你這半年多來，教燕兒苦練武功。賤妾是一片誠心，先乾爲敬。」

擧杯一飲而盡。

果然不是個簡單人物，江千里心中暗讚，這樣也好，能把妳說服，小燕子也會走得安心了。當下擧杯一笑，道：「好！我也乾杯。」

燕飛也乾了一杯，苦笑道：「怎麼？妳早知道了，你們母子一條心，把我這個作爹的蒙在鼓裏。」

燕夫人笑道：「你每天忙得席不暇暖，那裏會關注到兒子身上。」

江千里吁一口氣，道：「燕老弟，馬巡撫不是趙二堤的朋友，而是他的師兄！」

「這……這怎麼會呢？」燕飛眞眞正正的吃了一驚。

「所以，趙二堤擄走三公主的事，馬大人可能早已心中有數。」

「公主失踪，那是說皇上的女兒被人擄走了？」燕夫人的臉色大變，心中的驚慄，似是尤過燕飛。

「不錯，三公主在開封被人劫走！我奉命查辦此事，幸得江兄協助，才找出了一點頭緒，要不然，眞不知要如何着手。」燕飛說出了三公主失踪的經過。

「如是找不到三公主的下落，你豈不是要受到大獄株連……」燕夫人關心的看着丈夫，眉目間一片愁苦。

「不只是我這個總捕頭，尹知府，馬巡撫，都脫不了關係！」

「可怕的，還不是這些，」江千里低聲說：「馬大人已胸有成竹，說不定早已設計好犧牲你和尹知府，以保住他的職位。」

燕飛長長吁了一口氣，道：「聽江兄的口氣，好像是巡撫大人，也參與了擄劫公主的事？」

「沒有找到證據之前，我不能隨便亂說，不過，有幾點無法解釋的地方，不能不讓人懷疑。」

燕飛接道：「那幾點？」

「三公主離京一事非常隱秘，我查問的結果，江湖中無人知曉，到目前爲止，江湖上還未傳出三公主失踪的事，趙二堤怎麼會知道呢？」

「是啊！尹知府和我燕某人都不知道三公主到了開封，趙二堤又怎麼會知道呢？不過，這也不能證明馬大人和趙二堤有勾結呀！」

江千里微微一笑，道：「有道理，如果有人能知道公主的行踪，河南一

省中，那個人會最先知道？」

燕飛沉吟了一陣，道：「馬巡撫。」

「據說託土封疆的大員，在京城裏面，都派有專人駐守，查看政情，以通消息，勾結朝臣，互爲表裏，彼此掩護，以保爵位，燕老弟聽人說過嗎？」

燕飛點點頭，道：「聽是聽過，只不過，那是高等機密，只聽傳聞，未曾目睹。」

江千里歎息一聲，道：「江湖多兇險，但官場的兇險狡詐，尤過江湖，馬文中作了多久的河南巡撫？」

「四年多了吧！去年有內調京官的傳說，不知何故，又留了下來！」

「你對馬巡撫知道多少？」

「他高高在上，一年中難得見一兩次面，自然是知道的不多了。」

江千里低聲道：「他一身武功，已到神氣還虛，不着皮相之境……」

「什麼？」燕飛驚愕的說：「馬巡撫會武功？我不相信！」

江千里道：「你和韓濤的交情如何？」

「算起來，他是我的上司，談不上肝膽相照，却也彼此能談得來。」

「好！你去看看韓總捕頭……」江千里道：「最好是探病密室，讓他有說話的方便，韓濤不是臥病在床，而是被人以特殊的手法，傷了經穴。」

燕飛如受雷擊般，傻住了，手中的筷子也跌落在地上，良久之後，才低聲說道：「是馬巡撫下的手麼？」

「去問韓濤吧，以他之能，數月之久，仍無法自解穴道，下手人武功之高，手法之奇，在當今武林之世，算得上是有數高人之一了。」

李青竹沒有告訴江千里，什麼人點了韓濤的穴道，江千里也不便自作主張的說出一個人來。

「我相信江兄，但暫時還不便去探視韓總捕頭以免露出風聲，等辦完三公主的案子再說。」

「唉！我告訴你這些事，就是要你小心應對，咱們的計劃要改了，一切都早作安排，也許還可以蒙混一時……」

燕飛接道：「江兄，我看，小燕子，你得先帶走了，馬巡撫要收他作義子，雖是一句戲言，但也不能不防。」

「這件事，要弟妹決定了……」

燕夫人滚下來兩行淚水，道：「官場如此兇險，不作也罷，伯伯喜歡小燕子，就帶他去吧！」

「對！三公主案子有個定論，我就辭去這個職位，回家去作個田舍農夫，過幾年安靜日子，」燕飛目注賢慧的妻子，接道：「眞也該好好陪陪妳了。」

江千里心中暗道：想辭去這個職位，一走了之，只怕不會有這麼便宜的事。心中話未說出口，因爲，燕夫人似是已想到了很多，淚珠兒一顆接一顆的滾落下來。

他不願再驚嚇到這位善良、賢慧的小婦人了。

燕飛皺皺眉頭，道：「夫人，不要哭了，江大俠是武林高人，小燕子跟着他，比跟咱們有出息……」

「我不是躭心小燕子，他跟着江伯伯，我很放心，我擔心的是你……」

「我……」燕飛搖搖頭，道：「我有什麼擔心的……」

「一面是金枝玉葉的公主身份，一面是託土封疆的一方大員，也是你的頂頭上司，就算查出了三公主的下落，你又將如何？」燕夫人擧手拭去臉上淚痕，接道：「是公事公辦，還是放手不管……」

「這個……」燕飛想了一下，說：「照道理，『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可是，馬巡撫的官高位尊，很難找出證據。」

「就算能找出證據，也不會很明確……」燕夫人黯然接道：「你鬥不過他的，他是一品公卿，朝中定有奧援，你不過是一個開封府衙的捕頭，怎能扳得動他……」

江千里暗暗讚道，看不出這個嬌弱的小婦人，竟有如此見解，勿怪燕飛提到夫人，表情會有些敬畏了。

「夫人，」燕飛微微一笑，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如非江兄點醒，我連做夢都夢不到三公主失踪一事，會牽連到巡撫大人；心中全無防備，難免被他算計。現在既然知曉了內情，自會有些準備，夫人請收拾一下，天一亮就離開這裏，回歸原籍，如若情勢有變，我立刻趕回去和妳會合。」

「你棄職潛逃，官家豈不要繪形緝拿，天下雖大，只怕也沒有我們容身之地了。」

「夫人不用擔心，我作了三十幾年的捕頭自有逃走的辦法。」

燕夫人歎息一聲，道：「好吧！妾身一切從命就是，好在小燕子已被江伯伯帶走，少了一份心事，我回家等你一年，一年內沒有消息，我就……」

江千里見兩人在研商今後大計，不便插口，此刻聽得燕夫人口氣不對，急急接道：「三公主失踪事，是震動朝野的大案子，馬巡撫絕難一手遮天，就算準備拿尹知府和燕老弟作代罪的羔羊，也無法減去本身的罪行，官方的追查拏問，倒是不足爲慮；可慮的是馬巡撫那身不爲人知，但又卓絕不凡的武功，和深沉的心機謀略；也無法預測出他下一步走的什麼棋？照目前的情形看來，咱們追索三公主行踪的計劃，倒是要暫停下來了。」

「江兄有何高見！燕飛洗耳恭聽。」

「是啊！江伯伯指點我們一條明路，我們終生感激！」燕夫人盈盈站起，跪了下去。

「起來，起來！」江千里急得瞪大

了眼睛，又不便伸手去扶。

燕夫人相當聰明，很懂得適可而止，站起身子，拭去淚痕，道：「我去廚房替你們加兩個菜。」轉身而去。

× × ×

江千里暗暗點頭，忖道：這個小婦人聰明得很，明裏下廚作菜，事實上，是有意的避開，讓我和燕飛能無所顧忌暢所欲言。

燕夫人送上加添的酒菜時，江千里和燕飛的交談已近尾聲，燕夫人聽到江千里最後一段話是：「馬巡撫可能錯估了王重山，也少算了摘星手王彤這個人，如果我推斷不錯，內宮統領王彤會盡快趕來，這等宮闈隱秘，不是你們專職追捕盜匪的捕頭能夠瞭解，只要三公主還活着，這件事暫時不會揭開來，你只要想法拖延時間，等王統領趕到開封府由他接手。」

燕夫人聽得很用心，但她却低着頭，沒有接口，燕飛却連連點頭，接道：「對！對！江兄果是見識卓絕，王侍衛那邊，我不便說什麼，還請江兄交代他一聲。」

「王重山出身武當門下，對江湖中的險詐，早有瞭解，只是經驗欠缺一些，我會安排，燕老弟只要和他緊密合作就行。」

目光轉注燕夫人的臉上，江千里又緩緩接道：「弟妹，我要帶小燕子走了。」

燕夫人點點頭，道：「幾時動身？」

「天亮就走……」江千里道：「公主的事，我已和燕老弟談出一個辦法，拖延時間，以待援手。」

「有江伯伯替我們借箸代籌，賤妾就安心多了。」

燕飛笑一笑，道：「江兄的設計很高明，我相信可以應付下來，現在，我去替妳僱好車子，天一亮，妳就帶着小燕子一起出城，不用等我回來了。」

燕夫人點點頭，道：「我和江伯伯在那裏見面？」

江千里道：「我在琉璃塔下等妳們。」

燕夫人未再多問，她心中明白，江千里和燕飛已爲她去處作了安排，也許不再回歸原籍，當然，最好是跟着小燕子。

暫別了丈夫，能跟兒子在一起，也是一種安慰。

可惜的是，她的希望落空了，江千里如約在琉璃塔下出現，但他只肯帶走小燕子，燕夫人也未回原籍，却寄居在開封城東十里外封家堡中。

那是一處百戶人家集居的小寨子，江千里遣走篷車，親自送燕夫人進入了封家堡，封家堡百戶人家全都姓封，堡主是一位四十左右的虬髯大漢，對江千里似是極爲恭敬。

燕夫人被安排在一座獨立的跨院中，還有一位中年的老媽子伺候，江千里沒有爲兩人引見，封堡主也不問燕夫人的身份，一切行動，似乎是都盡量保持平淡，緘默。

江千里安置好燕夫人，低聲說，道：「送過小燕子我就來看妳，只管安心的住下來，燕老弟知道這個地方，但爲了保持隱秘，非必要，他不會來。」

然後，帶着小燕子離開了封家堡。

× × ×

王重山也沒有夜探趙二堤的宅院，江千里告訴他不宜打草驚蛇，等京裏援手趕來，再作行動；並要他和燕飛合作，看看馬巡撫的反應。他要單獨追查一些線索，會盡快趕回開封。

王重山心中雖然有很多疑問，但却沒有多問。

自從三公主失踪之後，王重山已開始用腦筋思索事情，他出身正大門戶，內心中隱潛着一股傲氣，對一般江湖人物有些輕視，他根本不太相信江千里的追踪之術，也一直不認爲三公主會潛藏在趙二堤的家中。但因想不出追查三公主的辦法，只好聽從江千里的安排。

江千里洞查細微，早已瞧出來王重山心裏隱伏着一股不服之氣，原本想找出了三公主下落之後，讓他自動的心服、口服，但李青竹總鏢頭一番話，使整個的計劃改變，江千里就利用王重山那股心存的傲氣，想使王重山自動的承擔起大部份的責任，以疏解燕飛之危。

果然，江千里離去之後，王重山就表現出不滿神色，搖搖頭，歎口氣，道：「燕總捕頭，你相不相信三公主被人擄藏在趙二堤的家中？」

「這個——」燕飛早已和江千里研商決定，要看王重山如何反應，再依計應付，目注王重山臉上神色變化，緩緩接道：「江湖上盛傳江前輩追踪躡跡之術，無人能出其右，馬大人又禮賢下士，重金禮聘，他身負重任，在下也只有從其所命了。」

「江湖傳言，豈可全信……」王重山搖搖頭，道：「王某十分留心觀察，實在看不出他用的什麼方法，追查到趙家這座宅院，武林中各大門派，也有踪踪覓跡的技巧，但要依據線索、抽絲剝繭，才能有所收穫。但那位江前輩，却故作賣弄；找到了趙家宅院，約好了夜探趙宅，却又自反其說；如今則只說不讓我打草驚蛇，便自行離去，這件事，咱們該如何交代，倒眞是要費些思量了。」

燕飛心中暗道：果然薑是老的辣，江千里判事，認人之明，非我能及，王重山的不滿反應，倒是全在他意料之中了。

心中念轉，口裏却接道：「王兄，你有何高見呢？」

「我想！咱們應該先去見見馬巡撫了。」

「去見馬大人？」

「對！江千里這一走，不知要幾時才能回來，拖延時日，太久，只怕你燕總捕頭無法向馬巡撫交代，王某之意是先向馬巡撫回報。」

「把事情全推到江千里的身上……」

王重山微微一笑，接道：「延誤事機之罪，恐非小可，燕兄只怕也扛不起來。江千里是馬巡撫重金禮聘的人，而且是戴罪立功的囚犯，這一點，馬巡撫也很難自圓其說，燕兄佔住了一個理字，就算馬巡撫想移花接木，嫁禍代罪，也要三思而後行了。」

「有道理——」燕飛倒是眞的有點佩服了，王重山沒有江湖經驗，但這兩年內宮侍衛的經歷，倒是對宦海中的險惡，有了很深的認識，點頭接道：「咱們這就回開封府去，先向知府大人稟報。」

× × ×

尹知府聽說江千里借故離去，嚇得差一點暈了過去，立刻攜燕飛和王重山趕往巡撫府，晉見了馬巡撫。

燕飛是盡量退避，王重山挺身而出，說道：「江千里自行追索敵踪而去，請巡撫大人裁示該如何處置？」

馬巡撫出奇的冷靜，淡淡一笑，道：「江千里是江湖上知名的人物，不致於毀約背信，置諸不理吧？」

王重山道：「大人的意思靜候江千里的回音了？」

「那倒不是，」馬巡撫說：「三公主行踪不明，本撫心急如焚，聖上一旦追究，可能是滅門誅族的大罪；但這等全無線索的案情，本撫雖有追查之心，卻有無處着手之感，王侍衛何以教我！」

燕飛暗暗忖道，好厲害的一耙子，如非心中早已有數，眞會誤認他是位不耻下問的君子。

王重山一挺胸，道：「大人垂詢，王某斗膽進言，江千里單人獨行是否能追查出三公主的下落，以報大人禮聘之情，暫不置論，為今之計，卻不宜坐待訊息……」

「對！王侍衛要本撫如何支援，只管提出，本撫力能所及，定然全力以赴。」

王重山大為感動，忖道：「他一方大員，如此平和謙讓，果然是難得一見的好官。」當下說道：「大人也不用太過憂慮，在下派兩位同僚回京之時，已密囑他們恭請內宮統領親自南下，快馬急趕，日夜兼程，十日之內，定可趕到。」

「你是說，王統領王大人要親自趕來……」馬巡撫急急的接問：「查辦此案？」

「不錯，三公主金枝玉葉，身份高貴，再加上王某的請求，我相信王統領一定會親自南下。」

「這……這我就放心了，不過，還要十日之久，王統領才能趕到，三公主會不會有什麼危險呢？」馬巡撫無限憂慮的說。

「這就難說了……」王重山道：「但他們擄去三公主，也該早知她尊貴的身份；若善待三公主，日後，還有個討價還價的餘地。」

馬巡撫點點頭，道：「有道理，」目光突然轉注到燕飛的臉上，接道：「燕總捕頭，江千里離去之時，可有什麼交代？」

「江大俠臨去之際，當王侍衛之面，交代屬下，他獨自追索敵踪，要屬下留在開封等他，他會盡量趕回來。」

馬巡撫道：「他說過，那一天會回來麼？」

燕飛搖搖頭，道：「沒有。」

「本撫有些想不通了，他要追索三公主的踪跡，為什麼不帶王侍衛和你一塊行動呢？」馬巡撫神色冷肅的說：「王侍衛是保護公主的人，你是開封府的總捕頭。」

「回大人，江千里受命擔負起重責大任……」燕飛胸有成竹的道：「屬下只有聽命行事，不敢阻擾他的決定。」

「唉！這是本撫的疏忽了……」馬巡撫目光轉注王重山的臉上，接道：「王侍衛對此事看法如何？」

王重山心中一動，忖道：「江千里臨去之際，要我和燕飛合作，看看馬大人的反應，話中含意，弦外有音，只不知他用心何在？」立刻提高警覺，道：「江湖人物，有他們的處事法則，和官場不同，江千里也許會去而復返？他盛名素著，受知遇於巡撫大人，在情在理，都該有所交代。」

暗中着急了半天的尹知府，突然接了口，道：「江千里孑然一身，四海漂泊，居無定處，去無定方，追覓公主一案，不可再仰仗於他。」

馬巡撫點點頭，道：「你的意思是……」

「祈盼王統領早日率人趕到，擔起大任，畢竟內宮侍衛，才是眞正負責保護公主的人，」尹知府看了王重山一眼，接道：「王少兄認為下官之言，是否有理？」

王重山心中忖道：可惡，還未到拏問過堂的時光，已開始卸責嫁禍了，但他年輕氣盛，又仗後台紮實，冷冷一笑，道：「王某自有保護不週的罪責。」

尹知府接道：「王少兄果然是英雄氣概，下官是萬萬不及，萬萬不及。」

話中扣話，當眞是越套越牢。

王重山餘言未盡，卻被這頂大帽子扣得一呆，一時間竟想不出如何措詞回答。

馬巡撫卻歎息一聲，道：「雖無聖諭下達，要咱們派人保護，但三公主在此地失踪，本撫和尹知府都有疏忽失察之責，燕總捕頭負有綏靖地方的職司，竟容江洋大盜留居開封，實在是罪不可赦……」

尹知府接道：「大人說的是，來人

哪！把燕飛拏下。」

兩個巡撫府中的捕快，應聲而入，立刻替燕飛上了刑具。

六月的天，變得快，說翻臉就翻臉。

燕飛吁一口氣，正想出言辯解，馬巡撫卻冷冷接了一句：「但願小燕子不要受到牽連才好。」

燕飛心頭大震，躬身說道：「大人恩典。」垂下頭去。

王重山不知道小燕子的事，但目睹官場上的險惡變化，亦自心驚，他原想說出江千里追到趙家宅院的事，也突然改變了主意，但此時此地，保留多分隱秘，似就能多一分保障，語氣一變，道：「府台大人拏下了燕總捕頭，不知要何人幫助王某追查案情？」

尹知府笑一笑，道：「假如王侍衛覺得燕飛確有協辦此案的能力，本府便法外施恩，准燕飛戴罪立功；不過，按律要書寫一張保狀才行。」

「交保辦案……」王重山有些茫然的說：「那要誰作保人？」

「協助你王侍衛辦案，當然你是最好的保人，」尹知府低聲道：「情非得已，王少兄要多多擔待。」

王重山楞住了，寫下這張保狀，他就要擔負起燕飛的一切責任。

轉頭看去，只見燕飛閉目而立，完全瞧不出他的心意，再看馬巡撫一臉冷肅，冰凍雪覆一般，更是瞧不出心中一點訊息，只好一咬牙，道：「好！王某就作個保人吧！」

「王少兄豪氣干雲，本府自當法外施仁，拏保狀上來，」尹知府聲音轉變得十分柔和，道：「請侍衛在保狀上畫押。」

一切都早已準備妥當，立刻有文案奉上保狀，王重山讀過詩書，看那保狀上寫的十分嚴厲，要擔保燕飛隨傳隨到，但事已至此，無法改口，只好在保狀上畫押。

尹知府收了保狀，笑道：「好！燕飛就交給王少兄了，鬆下刑具。」

燕飛謝過尹知府和馬巡撫，立刻退出。

王重山緊隨燕飛身後，低聲道：「燕兄，急什麼？兄弟還有話要請教尹知府。」

「先離開這裏再說……」燕飛加快脚步，離開巡撫衙門，直奔東大街高升客棧，要了一個跨院上房，吩咐了店伙去準備酒菜，才吁一氣，道：「王兄，有話可以說了。」

王重山四顧一眼，道：「事情有些奇怪，他們好像早都設計好了！等着演出這幕交保辦案的戲？」

「不錯，一切都是安排的圈套，等着你王兄跳進去……」燕飛淡淡一笑，道：「其實，王兄不作保人，他們就白費心機了，不過，燕某對王兄作保的義氣，仍是感激萬分。」

「這番計謀，全是設計陷我了……」王重山忿忿不平的說：「當時，如是兄弟不作保人，他們也會自行放了燕兄麼？」

「那倒不會……」燕飛說：「他們會把我關起來，也許還會給我點苦頭吃吃，不過，他們就套不牢王兄了，王統領帶人趕到，他們也擔着很大的罪名。」

「我是一定有罪！但那份保狀未必就能增加我多少罪責，保他們平安無事，王統領目光如電，眼睛裏容不下一顆砂子，他們可以算計我，但王統領就絕不會被他們套住。」

店小二送上酒菜，燕飛先替王重山斟上酒，揮揮手，攆走了店小二，笑道：「我想，這只是他們設計脫罪的一部份，王兄是統領的至親，他們不會以保狀要挾統領，但如聖上頒旨查辦這件案子，王兄這份保狀，就會在刑部大堂上，發生一些力量了，至於，他們還有些什麼設計，和保狀彼此呼應，在下還想不出來。」

「看來宦海中的機詐詭變，比起江湖之兇險，有過之而無不及！」王重山無限感慨的說：「但最使王某難過的是江千里這一手，太不夠義氣了，找不出三公主的下落，至少也應該給咱們個暗示，像這樣金蟬脫殼的一走了之，未免有失厚道。」

燕飛心中很為難，但此刻還不能說明和江千里的設計，只好支吾以對，道：「江前輩盛名滿武林，大概不會這麼一走了之，短期內定會有個交代。」

話鋒一轉，道：「王兄，你看，馬巡撫是不是有什麼可疑的地方？」

「江千里也提過馬巡撫……」王重山接道：「但他除了臉色冰寒一些之外，沒有什麼不同，一般作大官的，都是那個樣子，不喜被別人看透他。」

「我是說，他是不是練過武功？」

王重山微微一怔，道：「馬巡撫會武功？在下倒是瞧不出來。」

「三公主一身絕技，王兄和她同行千里，也一樣沒有瞧出來啊！」

王重山凝神思索了片刻，道：「燕兄，你是不是聽到了什麼消息？此時此刻，咱們是同舟共濟，最好能彼此坦然相對，才能互不相疑，聯手協力……」

燕飛緩緩站來，飛躍出室，四下遊走了一陣，確定四週無人，才重返室內，道：「王兄，這消息還無法證實，馬巡撫是一位深藏不露的高手。」

「有這等事？」王重山道：「燕兄在開封時日甚久，想必早已收集到證據了？」

「馬巡撫刻意掩飾，四年多來，沒有人知道他身具武功，兄弟也是近日中才聽到傳言……」

「傳言是否可信呢？」

「絕對可信。」燕飛歎息一聲，道：「更可怕的是趙二堤和馬巡撫的關係！他們是藝出同門的師兄弟，也同是回回——」

他說出了大部份隱秘，但却把江千里帶走小燕子的事，隱了起來。

王重山震驚了，臉上的肌肉跳動，久久才平復下來，長長吁一口氣，道：「這麼說來，江前輩找到趙家的宅院，並非是無因而起了？」忽然改稱江前輩，似已恢復了對江千里的尊重。

「是！三公主失踪一事，如果牽扯到馬大人，燕某人眞不知這案子如何能辦得下去？」

「一省巡撫，官位很大，但在皇上的眼中，就不算什麼了！燕兄不用太擔心，放開手，公事公辦，我這就去找他問個明白。」王重山說幹就幹，霍然站了起來。

「慢來，慢來……」燕飛攔住了王重山，道：「這件事急不得，咱們只有線索，沒有證據。」

「在下太衝動了……」王重山恢復了冷靜，道：「但三公主隨時有性命的危險，咱們總不能坐以待斃。」

「應該是坐以待援！」燕飛道：「王統領近日會到，我相信江大俠也會盡快趕來，這是一場豪賭，沒有相當的實力，不能輕舉妄動，我們一步失錯，會連累到三公主的生死。」

王重山緩緩坐下，道：「不知馬巡撫的武功高明到什麼程度？」

燕飛知他心中不服，笑一笑道：「眞要牽涉到馬巡撫，王兄還怕沒有和馬巡撫動手的機會麼？此刻，你肩負大任，不可孤注一擲，小不忍則亂大謀，還是等統領到了之後，再付諸行動。」

「燕兄說的是。」王重山已完全平靜下來，道：「現在，咱們應該做些什麼呢？」

「繼續追查三公主的下落。」

「對！咱們出城北上，去迎接王統領，也好早些告訴他箇中內情，使他有所準備。」

燕飛感覺到有點不對，但却說不出來那裏不對，只好應道：「好吧！咱們今夜好好休息一下，明天出城。」

× × ×

兩匹馬奔行在遼闊的荒野中，遙見黃河滾滾，濁流飛濤，這條挾帶着大量泥砂的洪流，東流了數千里，仍是狂野難馴，每當洪汎之期，就泛濫成災，淹沒廬舍，使河水改道，就算平常時日，亦不溫馴，無風三尺浪，濁水飛濺，不宜行舟。

河岸積沙數里，一旦風起，更是黃沙蔽空，雙目難睜。黃河水災，已成了中國歷史上連續千餘年的話題，歷代治水能吏，均無完善之策。

王重山縱騎馳騁，一馬當先，直撲向白石渡。

燕飛却目光轉動，四下探視。

正午時分，陣陣秋風，吹起片片黃沙，目光所及處，四外不見人踪。

黃河沿岸，全是黃色的沙土；但白石渡却遍地全是一顆顆鴿蛋大小白色石子，這一帶，沒有迷目的土沙，故成了一處南北交通的渡口。

這裏還搭建了一所簡陋的草棚，也經常停泊着三五艘渡河的小舟，掌船的舟子休息時，常聚集在這草棚中聊天。

這也是王重山和三公主南下時的渡口。

今天情形有點怪，草棚中沒有等候渡河的客人，也不見等待生意的舟子。

但渡口處却泊着一隻渡船。

王重山躍下馬背，向泊着的渡船行去。

「等一下，」燕飛躍落身側，道：「王兄，帶上兵刃。」

原來王重山的長劍，仍然掛在馬鞍上。

王重山取下長劍，笑道：「今天渡船生意很忙……」

「忙？」燕飛低聲道：「不是忙，是有點奇怪，你可曾看到了渡船？」

王重山抬頭看去，只見濁流滾滾，上下數百丈的河中，不見一艘渡河的船隻。

似乎只有這一艘渡船停在渡口上。

「果然是有點奇怪……」王重山說：「我記得這草棚中還有一位供應茶水的老人，今天也不見了！」

「那艘船，」燕飛指指渡口，道：「是唯一的渡船，想渡河的人，只有走近它——」

「你是說，船中有鬼！」王重山心頭一震，道：「他們會安排下什麼樣的埋伏？」

燕飛搖搖頭，道：「我不知道，白石渡是上下百里之內，最好的一個渡口，風沙最少，渡船最多，水勢也較平緩，平日裏，候渡的客人由晨至暮，絡繹不絕……」

「燕兄小心！」王重山喝聲中，長劍已然出鞘，身子飛起，越過燕飛，迎向來人。

果然，那唯一停泊的渡船中，早有伏兵，燕飛指明了渡船有詐，使他們計劃改變，悄然潛出艙外，偷襲燕飛。

幸好，被王重山發現，及時截擊。

一陣金鐵交鳴聲中，兩人之刀、劍接觸，互攻了四劍、三刀。

王重山出身武當門下，自認劍上造詣很深，這四劍連環攻出，定可傷敵。

那知對方不但連擋四劍，而且，還回攻三刀。

不禁一怔，橫劍當胸，仔細的打量來人。

燕飛也抽出了佩在身後的寬面短刀。

因爲，正有三個全身黑衣，手執長刀的人，包圍過來。

燕飛號稱鐵掌，練有鐵沙掌的功夫，掌力能碎石裂碑，非必要，不會亮出兵刃。

現在，燕飛却感覺到已是必要的時刻，王重山和那黑衣人，對搏一招，燕飛已看出了來人都是精挑細選的高手，兵刃在手，也未必能抵拒得住，怎敢托大。

圍上來的一共四個人，都穿着黑色的衣服，黑色的頭套，除了兩隻眼睛外，全身都隱沒在黑色中，給人一種十分詭異的感覺。

「彎月刀——」燕飛看清楚他們手中的兵刃，失聲而叫：「追魂七煞！」

四個黑衣人沒有回答，只是瞪着四雙眼睛，盯着兩人，腳下緩緩的移動着，似是要佈置一個合擊的陣勢。

「追魂七煞是江湖上著名的殺手，一向聯手行動，怎麼只有四個人呢？」

王重山沒見過追魂七煞，但卻聽過師兄們說過。

燕飛歎息一聲，道：「一定都在這裏……」目光轉動，卻不見人踪。

王重山快速的靠近燕飛，低聲道：「追魂七煞，可是和燕兄有過節？」

「不是，他們是殺手，只要有人出錢，他們就追魂奪命——」燕飛苦笑道：「看來今日一戰……」

「不用擔心，」王重山豪氣干雲的說：「就算七煞到齊，也未必眞能追魂！」

四個黑衣人一直不肯開口說話，名氣愈大的殺手，愈是要把自己隱藏得嚴密，他們不願讓人看到面貌，連聲音也不願意讓人聽到。

除非他們拔刀出手，否則站在你的身側，你也未必知道他們的身份。

追魂七煞就是這樣的人，他們行踪飄忽，出沒無常，兇名動江湖，但很少有人能說出他們的樣子。

「他們的刀上有毒，只要破皮見血，就能置人於死。」燕飛說：「小心他們的兵刃！」

王重山點點頭，低聲道：「燕兄，他們一出手，你就想法子退出去。」

燕飛聽得一怔，道：「爲甚麼？」

王重山道：「本門有一種劍法，專破合擊之術，如若燕兄在側，兄弟反而有些施展不開。」

但聞刀風破空，四個黑衣人已同時出手，像四枝怒箭一樣，疾射而至。

這是很少見的打法，連人帶刀的疾飛過來。

月光下，只見四柄彎月形的長刀，泛起了藍汪汪的光芒，果然是淬過劇毒。

王重山奮起神勇，大喝一聲，長劍飛起，人隨劍轉，疾如風輪，同時大聲喝道：「快走！」

其實，燕飛在四個黑衣人發動之時，已然施展「金鯉倒穿波」，向一側橫竄過去。手中的寬面短刀，護住了全身。

四個黑衣人集中力量攻向王重山，未想到燕飛竟未合力迎敵，所以，燕飛很輕易的退出了合圍之勢。

凝神望去，四道凌厲的刀風，封鎖了四面八方，王重山除了硬接下這一擊之外，很難破圍而出。

一柄劍，如何能接下分由四面攻來的彎月刀？

何況是四把挾帶着強大勁力合圍而至的刀。

燕飛心中有點後悔，縱然王重山口氣托大，但也不應該眞的退出戰圈，兩個人合力拒敵，至少，接下這一擊的機會大一些。

但見王重山長劍如一股急起的旋風，展佈的劍光，迅快的化成一片冷芒的劍幕，把整個人包圍起來，直衝而上。

一陣金鐵交鳴聲中，王重山竟然破圍而出。

「好劍法，武當門下弟子，果然非同凡響！」燕飛心中暗暗的讚道：「勿怪他口氣託大了。」

四個黑衣人一擊不中，而且，也未能把人困住，也不禁爲之一呆。

王重山雖突破了四刀圍襲，但已感覺那合擊力量的強大。這「破山一劍」是武當上一代六位師長合力研創出來的絕招之一，專門用以破合圍之術的武功，可是王重山在施出一劍之後，感受到壓力之強大，完全出乎於意料之外，四把彎月刀上的強大勁力幾乎擠破他旋起的護身劍幕。

現在，要他再試一招，他已完全沒有破圍而出的信心。

寒天飲冰水，冷暖在心頭，四個黑衣人竟也未再出手。

他們那裂石穿雲的全力一擊，也消耗了他們大部份的功力。一擊不成，竟也不知如何才能殺死面前這個敵手。

追魂七煞，殺人的手段一向是講求快速，全力一擊，致敵於死。四人合力一擊未中，一時間，也無法匯聚起再次攻上的內力。

可惜，四人都戴着蒙頭遮臉的帽子，王重山無法看到他們的蒼白臉色，四個人橫刀而立，暗中卻在運氣調息。

但危急接踵而至，另外三個黑衣人突然出現，緩緩向現場逼近。

原來，他們就隱身在數丈外的黃沙之中，黃沙掩蓋了整個的身體，只露出一雙眼睛，觀查現場情形。

是的，追魂七煞，行動一體，從不分離。

他們的衣着，使他們方便於隱形、潛踪。

第一流殺手的特色，就是行跡詭異，莫可預測。

燕飛發現敵人時，敵人已逼近一丈左右。

王重山道：「燕兄，咱們合力拒敵。」

（未完・三）

上文提要：

余筠、藺夢如在湘黔邊境的高峯上，從瑜珈塚內取得半截枯竹，內寫：「傳諸有緣」字樣，雖無所獲，但有啓發作用。二人又發現萬年旋龜，跟着來了崑崙七老的玉靈、洞玄、天山三雁的公孫涵，五人合力圍捕。此時又來河朔醫隱、九指僧將旋龜捉住；先後來的還有舒暢、尹波、趙瑜、晏偉、法通、吳倫、荇風、半瓢等人，爭議分配旋龜……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上官雲龍·文　可飛·圖

恩仇未了情

鷹愁澗顯露玄功　佛陀崖領悟妙諦

余筠喝聲：「來得好！」左袖一揮，迎向洞玄道人所劈出的無形掌力。

兩股勁力相遇，只聽「波波」連聲，洞玄道人頓感自己劈出去的掌力，全被爆散，而對方的滾動雷聲，卻如逆水而上的游魚，循着他劈出的掌力直奔丹田，腹結等穴，這一下可眞把洞玄道人嚇了一大跳，忙不迭地往橫方向疾竄，才險險地避過余筠一記破袖飛雷。

這個時候，恰好玉虛道人和公孫涵也同時一聲暴喝，各被對方內力震退七步，不分勝負。

玉虛道人淡淡一笑道：「公孫兄的功力日見精進，貧道好生佩服。」

公孫涵道：「彼此彼此，道長如有餘興，咱們不妨來個生死一搏！」

玉虛道人道：「只要公孫兄有興，貧道莫不奉陪！」

公孫涵喝聲：「好！」離魂扇一張，正欲出手，驀聽谷頂傳來一串咕咕笑聲，如狠嗥梟鳴，不但刺耳，且使人心顫神搖，不能自已！

在場之人，除河朔醫隱仍是含笑端坐，正在行功療傷的九指僧，臉上忽然流露出一絲笑意外，其餘諸人，莫不面色凝重，翹首望向谷頂。

咕咕笑聲半晌始停，接着，灰暗的夜空突然亮起九點慘綠色的燈光，自空中緩緩下降。

天山三雁之一的晏偉首先一聲驚呼道：「啊！是九陰鬼母！」

衆人不自覺地同時啊了一聲。

這時，谷頂傳來幾聲蘆笙畫角之聲，又亮起四點淡紅燈光，正從谷頂疾奔而下。

九陰鬼母兇名遠播，場中諸人登時敵意盡減，聚集一處。

眨眼間，四點淡紅燈火已到谷底，原來是四個裸着腿臂的苗裝少女，各提着一只紅紗宮燈；後面又有兩個同樣裝束的少女，一捧香烟繚繞的銅鼎，另一個則手捧一柄九陰杵。

這個苗裝少女到達谷底，即向兩邊一分，個個低首躬身，狀至恭謹，聽不到絲毫聲息。

在場之人，大多數都是江湖頂尖兒的人物，見多識廣，但對九陰鬼母的這種排場，也不禁爲之側目。

六個苗裝少女到達谷底約莫一盞茶光景，才聽到一陣環珮叮噹，裙裾曳風的聲音，自上而下。

驀地，人影一閃，六個苗裝少女的中間，突然多了個綠髮堆雲，全身掛滿金飾環珮的中年美艷婦人，笑容可掬地向玉虛道長等人點了點頭，兩道艷中帶煞的目光，最後落在一旁行功療傷的九指僧身上。登時笑容盡斂，粉靨上籠上一層殺氣，轉向玉虛道長等人道：「是那位高人打傷了老身的弟弟？」

老化子舒暢排衆而出，手指着鼻尖道：「是我老要飯的！鬼母可是欲代令弟要回公道？」

九陰鬼母冷冷一笑道：「你知道就好。」

搖曳生姿地走向九指僧，先察看了一下九指僧的傷勢，然後取出一顆殷紅丹丸納入九指僧口中。

不過片刻工夫，九指僧自地上一躍而起，向九陰鬼母躬身一揖道：「久不見姐姐玉顏，小弟無時不在想念……」

九陰鬼母淡淡一笑，截口道：「難爲你還記得姐姐，自你投身雲領，再未回過一次九曲山。」

九指僧陪笑道：「姐姐責備的是，只是小弟也有不得已之苦衷……現强敵環伺，不及細說，以後有暇，再慢慢告訴姐姐，請姐姐原諒！」

九陰鬼母點點頭道：「也好！」返身走回到六個苗裝少女中間。

九指僧緊隨乃姐身後，迷惑地望了法通和尚和雩山三鬼一眼。

法通和尚尷尬地笑了笑，便領着雩山三鬼來到九指僧身側，低聲道：「令姐威名，震懾全場，貧僧……」

九指僧知他下文要說甚麼，忙截口笑道：「有貧僧姐姐到來，咱們就不必躭憂了，等着瞧熱鬧吧！」

說完，自喉嚨裡發出幾聲嗬嗬笑聲。

這時場中已是劍拔弩張，九陰鬼母指着老化子舒暢道：「你既敢出手打傷舍弟，顯未將老身放在眼裡！這樣吧，只要你老化子能接下老身三掌，老身轉身就走，連你打傷舍弟的這筆帳，也一筆勾銷。」

舒暢白菓眼一翻，露出兩粒黑如點漆的眸子，望着九陰鬼母冷聲道：「九陰腐屍掌並非無敵武林，嚇不倒我老要飯的！」

九陰鬼母咭咭笑道：「不信嗎？那你就接老身一掌試試吧！」

舒暢身爲丐幫幫主，數十年闖蕩江湖，經驗何等豐富，見對方雖似隨意拍出一掌，心知這一掌不只凌厲無儔，且必蘊有九陰腐屍巨毒，好在他早已未雨綢繆，默運內功，封閉全身重要穴道，這時也右袖一揮，一片隆隆雷聲，自袖底飛出。

兩股勁力甫接，舒暢登時發覺不對，一絲極寒之氣，循臂而上，尤幸他早有準備，不虞滲入穴道，即使這樣，一條右臂仍覺砭骨極寒，凍得失去了知覺。

這還是因爲舒暢的破袖飛雷，有爆散氣勁的功能，將九陰腐屍掌的勁力爆散不少，加以他事先運功閉住穴道，否則，老化子吃的苦頭可就更大了。

其實，九陰鬼母也並沒有撿到多大便宜，她以爲自己的九陰腐屍功，集窮陰極毒之能，無孔不入，擋者披靡，卻想不到被對方的破袖飛雷，將自己的九陰腐屍功力爆得四分五裂，連心靈也受到巨大震撼，而感到氣翻血湧，內臟隱隱作痛。

不過九陰鬼母不愧爲一代魔頭，不僅武功奇高，就她那份機智，也非常人所及，她自己雖也受到內傷，但妙目抬處，知對方亦傷在九陰腐屍掌下，在這種場合，常能以氣勢壓倒對方，九陰鬼母自然知道這個道理，便暗中以內功壓抑住翻湧的氣血，若無其事地指着舒暢冷笑道：「臭化子，老身這九陰腐屍掌的滋味還不錯，你能挨老身一掌，總算修爲不易，這第一掌就算扯直拉平，還有兩掌，你可得留神接住了！」

她——九陰鬼母的內功雖未達精化神、神化氣，氣還虛，凝虛成力的至高境界，但以她目前的成就，也稱得上是爐火純青了，她就藉着這極短暫的說話時間，暗中行功療傷，且居然傷勢大癒，氣機流暢，登時右臂一抬，又呼地遙向舒暢拍出一掌。

武林中人就有這種輸命不輸名的豪氣，舒暢一條右臂雖被窮陰極毒所侵，運轉極爲痛苦，卻絕不肯低頭示弱，冷笑聲中，改揮左袖，一片雷聲自袖底飛出。

九陰鬼母臉上方自泛出一絲得意的笑意，倏見眼前人影一閃，接着「砰砰」兩聲，九陰腐屍掌和破袖飛雷兩股勁力，同時踏踏實實地擊在那人影的前胸和後背，那人影雖挨了致命兩下，卻若無其事地向九陰鬼母抱拳笑道：「鬼母別來無恙！可還識得我這走方郎中？」

九陰鬼母驚愕之下，一打量來人，登時「哦」了一聲，用手攏了一下鬢邊被風拂亂的秀髮，冷笑道：「我道是誰？原來是你這賣草葯的野郎中，是不是也想和老身較量一下？」

在余筠眼中，九陰鬼母祇不過三十餘歲的中年婦人，卻一口一聲老身，聽來非常刺耳，便笑向尹波低聲道：「這女人的年齡，祇能給向老前輩作女兒，而她偏要老身老身的，眞是可笑得很。」

尹波大嘴一咧，也低聲笑道：「你看她祇不過中年，是嗎？嘻！她的親弟九指僧都已年逾花甲了哩。」

余筠哦了一聲，轉眼向場中望去，見河朔醫隱正脫下他那身犀革衣履，露出裡面一身灰色短裝，含笑向九陰鬼母抱拳道：「向某也是血肉之軀，若非借重犀革之力，怎敢硬擋兩位高人同時出手一擊！不過向某也久仰鬼母的一身絕藝，想在高人手下學學高招，鬼母既有意指教，向某正是求之不得，祇不知鬼母如何指教？尚請明示。」

九陰鬼母咭咭笑道：「河朔醫隱在武林是出了名的好好先生，老身也不想和你爲敵，不過今夜情形特殊，你既欲參與旋龜之爭，已和老身站在敵對地位，自然得較量較量，以定旋龜誰屬，這樣吧，祇要你能接老身十招，老身立即退出這場紛爭，萬一你接不下來，老身也不傷害於你，只請你

退出這是非漩渦！」

她這種狂妄語氣，簡直就沒將河朔醫隱放在眼裡，泥菩薩也有個土性兒，河朔醫隱涵養工夫再好，也已心頭微慍，不過他確有異於常人的忍性，居然絲毫不形之於色，且仍是心平氣和地含笑道：「既承鬼母如此吩咐，向某自然樂意遵命！」

說完話，施施然自腰間取出一柄寒光奪目的短匕，就那份氣定神閑，九陰鬼母也不禁為之暗暗心折。

蘭夢如實在看不慣九陰鬼母那種狂傲神氣，冷冷的哼了一聲。九陰鬼母何等人物，自然聽到了，登時如花嬌靨上罩上一層寒霜，兩眼精光閃閃地怒視着蘭夢如，半晌，忽然發出一陣分外的刺耳嬌笑聲。

蘭夢如也是個傲骨天生的姑娘，纖纖玉指戟指着九陰鬼母嬌喝道：「妳笑甚麼？人家怕妳，姑娘可不怕妳！」

出人意料之外，九陰鬼母不但未以蘭夢如之言為忤，反而收斂起驕狂神色，以一種極其柔和，且略帶慈祥的口吻道：「女娃兒，看妳不出，倒橫得很！嘻，老身就喜歡妳這有個性、有膽量的娃兒！能見告師門嗎？」

蘭夢如小嘴兒一披，冷冷地道：「憑甚麼要告訴妳？」

九陰鬼母微微一笑道：「不告訴也罷。女娃兒，妳如願隨老身回轉九曲山，老身願將一身絕世武學傾囊相授，使妳將來為武林放一異彩……」

蘭夢如不容對方話完，大聲叱道：「住口！誰希罕妳那點左道旁門的玩意！」

九陰鬼母嘻嘻笑道：「妳真的不稀罕嗎？嘻嘻，老身絕對相信，終有一天妳會稀罕的！」

話完，伸手自身旁苗裝少女手中接過九陰杵，嘴角仍然噙着一絲淡淡笑意，娉娉婷婷地向河朔醫隱走去。

河朔醫隱向前趁空打量九陰鬼母手中的九陰杵，只見杵桿有鵝卵般粗，金光閃閃，顯然是上好風火銅合金鑄成，杵端有一只碗口大的圓球，髹成慘綠顏色。

九陰鬼母微微一笑道：「老身這支九陰杵的杵球內，藏有九九八十一粒九陰寒燐彈，威力極大，不過不必膽怯，老身決不會用它來對付你的！」

河朔醫隱也含笑道：「九陰杵為武林一絕，如能盡情瞻仰，誠畢生幸事！鬼母，妳也不必秘技自珍，為向某留餘地，向某只要能窺武林絕學，雖死亦無所憾了！」

九陰鬼母面色一沉，冷聲道：「你不必用話來扣老身，須知九陰鬼母言出如山，義無反悔，衹要你真能接下老身十招，老身決不會在此停留片刻！」

河朔醫隱道：「鬼母既然秘技自珍，就請賜招吧！」

九陰鬼母喝聲：「好！」九陰杵一掄，如泰山壓頂般，向河朔醫隱摟頭砸下。

河朔醫隱久聞九陰鬼母天生神力，心念電轉般暗忖：「久聞這女魔天生神力，我不妨藉這個機會試她一試，看她的神力去到甚麼程度？」

主意打定，便暗將全身功力逼向短匕，一翻腕，硬向九陰杵迎去。

九陰鬼母知道河朔醫隱手中那支匕首，是支能斷金截玉的神兵利器，見他翻腕用匕首迎向九陰杵，深恐傷及自己的兵器，迫得沉腕收招，硬將砸出去的九陰杵半途撤回，冷笑道：「原來你是仗恃着削鐵如泥的匕首呀！嘿！」

河朔醫隱見對方中途收招，不由一怔，聞言方始恍然大悟，含笑道：「鬼母請儘管放心，妳既不使用九陰寒燐彈，向某也不會憑藉利刃的威力！」

九陰鬼母鄙薄地冷笑道：「如此說來，你是存心和老身較較斤兩了？」

河朔醫隱搖搖頭道：「鬼母之言差也！向某從無逐名之心，也不願為盛名所累，此時不過是為勢所迫，雖明知是螳臂擋車，也不得不盡力一試！」

九陰鬼母冷聲道：「那你就好好接着吧！」

九陰杵直搗黃龍，平着向河朔醫隱當胸擂去。

河朔醫隱身形微側，左右手短匕平着向杵端圓球拍去，右手同時駢指疾點對方笑腰穴，避攻還攻，快捷絕倫，連一旁袖手觀戰的三老三雁，也情不自禁低聲喝彩。

這時，公孫涵忽然眼珠一轉，走到玉虛道人身側低聲嘆口氣道：「道長，看今夜情形，那萬年靈物恐怕你我都無緣了！」

玉虛道人明白公孫涵的用意，淡淡一笑道：「公孫兄能知難而退，誠不失為明智之舉。」

公孫涵心中暗罵道：「好狡猾的雜毛，我本想用話逼他求我聯手，誰知他反而用話來擠我。嘿！公孫大爺倒欲和你雜毛鬥鬥心機，到底看誰吃虧？」

他心裡雖在不停的轉着念頭，臉上卻是不露絲毫聲色，苦笑道：「公孫涵並不是個怕事之人，不過眼前情形，無論他們任何一方得勝，憑咱們天山兄弟的力量，實屬難得逞，所以我也想開了，明知無力獲得，又何必去火中取栗，倒不如退作壁上觀，能夠欣賞高人絕藝，卻也不負此行了啊！」

說完話，神情黯然地便欲轉身離去。

玉虛道人不禁微一怔，因為他聽對方說的似是由衷之言，同時，他也明白單憑他們在場三老的力量，決難與河朔醫隱或九陰鬼母任何一方抗衡，祇有合三雁之力才有希望，所以，他原想用話逼公孫涵先提出要求，卻不料三雁之首已存消極心理，竟萌退志，這對他們三老而言，當然很不利，不過玉虛也是個城府極深之人，雖

想將三雁拉攏，卻又不欲直說，微微一笑道：「公孫兄的這種豁達胸懷，確是難能可貴！不過人生機運，可遇難求，如公孫兄能打消退出的念頭，咱們不妨從長計議。」

公孫涵見計得售，不禁心中暗笑，但他表面仍然裝出一副莫可奈何的表情，嘆口氣道：「兄弟也知這種千載難逢的機會稍縱即逝，但力有未逮，徒喚奈何！」

玉虛道人再也忍耐不住，低聲道：「假如咱們聯手，對付任何得勝的一方，咱們都佔極大勝算。」

公孫涵裝作考慮狀，沉吟片晌，才顯得極為勉強的點點頭道：「本來咱們崑崙和天山兩派，素敦睦如兄弟，既道長如此吩咐，天山兄弟自應追附驥尾。」

玉虛道人和公孫涵計議停當，那邊河朔醫隱和九陰鬼母之戰，也已分出了勝負。

只見九陰鬼母髮如飛蓬，鐵青着臉向河朔醫隱恨聲不絕地道：「想不到老身看走了眼，你這走方郎中不祇醫術高明，而武技尤甚出色！今夜你既能接下老身十招，此間之事老身絕不過問，也絕不在此停留片刻，不過老身卻有個要求，不知你賣草葯的敢不敢答應？」

河朔醫隱淡淡一笑，抱拳道：「適才承鬼母手下相讓，向某由衷地感激，鬼母有何吩咐？就請明示。」

九陰鬼母冷聲道：「明年端午，希望你能帶那女娃兒到九曲山亡魂崖走一趟，否則，老身就親赴河朔找你！」

說話時，目光斜睨着蘭夢如，嘴角噙着一絲冷笑。

河朔醫隱聞言，面有難色，望了蘭夢如一眼，為難地道：「既蒙鬼母見召，向某一定如期親往寶山請罪，祇是……」

蘭夢如接口道：「姑娘也一定如期和向老前輩去掏妳的鬼窩子！」

九陰鬼母喝了聲：「好！」暴退到六個苗裝少女中間，又轉向九指僧道：「你也隨愚姐走吧。」

九指僧似是無可奈何地點了點頭。法通和尚向雩山二鬼道：「咱們也和鬼母前輩一道走吧。」

九陰鬼母唔了一聲，將九陰杵交給苗裝少女，突縱身而起，宛如巨隼沖空，平空拔起五六丈高，向谷腰落去，不祇迅捷無儔，姿勢尤其美妙！

九陰鬼母一走，六個苗裝少女和九指僧、法通和尚、以及雩山二鬼也相繼展開身形，追隨而去。

河朔醫隱這時轉向蘭夢如道：「那女魔頭對妳心懷叵測，妳為甚麼要答應她去九曲山？」

蘭夢如冷冷地道：「晚輩看不慣她驕狂之態，想欲鬥鬥她！」

河朔醫隱點頭笑道：「姑娘既有這份豪興，老夫一定成全妳的心願！」

說完，和老化子舒暢點頭打了個招呼，便轉身向昏睡的旋龜走去。

走未數步，倏聽一聲朗笑道：「向兄請暫留步，貧道尚有話商量。」

這憑空攔阻，已在河朔醫隱意料之中，轉身笑道：「玉虛道長有何見教？」

洞玄道人接口道：「深山無主之物，應見者有份。」

河朔醫隱道：「應洞玄道長之意，應該如何處理？」

公孫涵接口道：「依兄弟愚見，將旋龜分成三份，咱們三方面各取其一，向兄以為如何？」

河朔醫隱道：「公孫兄的意見確實高明，祇恐分贓不勻，仍然難免一場火拚！」

晏偉冷聲道：「向兄的意思，是想在武功上解決此問題吧？」

余筠見敵方步步進逼，已是忍無可忍，劍眉一挑，大聲喝道：「旋龜是咱們發現的，是向老前輩制服的，你們憑甚麼坐享其成？」

洞玄道人曾在余筠的破袖飛雷上吃過小虧，餘恨未消，怒喝道：「小子，且慢得意，你霸佔本派的參玄錄，若不即時交出來，恐你也很難離開這座毒谷。」

余筠嘿嘿冷笑道：「憑你的那點能耐，大概還留不住小爺！」

洞玄道人按不住心頭怒火，一聲斷喝道：「很好！旋龜之事，稍待處理，道爺欲先懲治你霸佔參玄錄之罪！」

雲拂疾出，斜向余筠掃去。

余筠早已蓄勢以待，身形一旋，避過掃來雲拂，短劍疾吐，從一個意想不到的角度刺出一劍，指向敵人胸前的幾處重穴。

這一劍是三十六手蕩魔劍法中的精華，因余筠恨透了三雁七老，尤其是對七老中的洞玄道人，更是感到無比的厭惡，所以一出手便毫不留情地使出了絕招。

他這一招劍法儘管凌厲，無奈終欠火候，加之洞玄道人能名列七老，也非弱者，六十四式陰陽逆轉虛元拂，更是玄門絕學，拂演顛倒乾坤，腳下未離方寸，便將余筠的凌厲劍招化解。

兩人搭上手便是二十餘個回合，洞玄道人已將拂法完全使開，拂勢若長江大河般氣勢磅礡，余筠雖使盡蕩魔劍中的絕招，仍無法佔得絲毫上風，且陷入苦鬥局面。

蘭夢如見心上人戰況不利，芳心大急，驀地拔出靈犀劍，皓腕一振，劍光如虹，向打鬥場中走去。

公孫涵在入谷時，曾被蘭夢如織指劃破袍袖，餘忿猶存，這時也搶步而出，一張離魂扇攔住蘭夢如，頷首道：「老夫已拜領姑娘一指之賜，還想向姑娘討教幾招劍上絕學，姑娘不會吝於賜教吧。」

蘭夢如原想下場為心上人解圍，這時被公孫涵截住，芳心氣極，兩支

秀眉一挑，嬌靨上頓時籠上一片殺機，冷冷地道：「你既然找死，姑娘就成全你！」靈犀劍斜劈而出，斬肩掛臂，直取公孫涵。

這一劍平平淡淡，並無奇處，公孫涵不由暗訝：這女娃兒的掌上工夫，極盡奇詭，怎的劍上招式竟如此不濟？他第一次和蘭夢如交手，因欺對方年輕，一時大意，致栽了個觔斗，這次可不敢重蹈覆轍，雖明見對方出手劍招平淡無奇，仍恐平淡劍式中暗藏奇奧變化，所以異常小心地謹愼應付。

其實，公孫涵料的不錯，蘭夢如這平淡的一劍，正是「亂披風」劍法中的一招絕招，名字「平地湧泉」，這招劍法的妙處，就因為平淡無奇，毫不起眼，只要對方偶一疏忽，它暗藏平淡劍式中的奇奧變化便源源而出，使人防不勝防。

蘭夢如因關心心上人的安危，不願與公孫涵纏鬥，所以一上來便想以詭招取勝，詎知公孫涵已嚐過苦頭，再也不敢大意，儘管對方的招式平淡無奇，而他仍以全力反擊，致使蘭夢如之計難售，迫得將師門絕藝——亂披風劍法盡量施展開，且不時還滲雜「迷離掌」力助攻。

公孫涵見對方劍招掌式愈出愈奇，不禁心頭微凜，也忙將自己的成名絕藝——七十二式離魂扇法施展開，盡力和蘭夢如搶攻。

玉虛道人冷眼旁觀，兩條眉毛愈皺愈緊，暗忖：七老和三雁都算得是武林中的佼佼者，而對方下場的一雙年輕男女，眞可謂是乳臭未乾，但他們所使出的劍招掌式，莫不奇奧至極，何況尚有大援在側；河朔醫隱在武林中雖非以武馳名，但看他方才和九陰鬼母對打的十招，無不是曠絕今古的奇奧絕學；舒老化子更是難惹難纏，武林側目的怪物！今夜如不見機而退，恐要毀在這座毒谷之中！

他轉念及此，不禁暗吸了口冷氣，也改變了來此谷的初衷。

就在玉虛道人沉思的當兒，場中戰況已經有了變化。

蘭夢如的劍招掌法雖然凌厲，終歸是個女孩兒家，內力為先天所限，而公孫涵經驗豐富，更是攻敵之短，所以數十招後，蘭夢如已是嬌喘吁吁，守多攻少了。

小化子尹波見狀，忙解下腰間騰蛇索，一招敲山震虎，索端蛇頭發出一片怪嘯，向公孫涵側背砸去，同時口中嚷道：「蘭姑娘，小要飯的來助妳一臂之力！」

尹波雖是先出招，後出聲，但公孫涵何等人物，怎會被小化子的騰蛇索砸着，只見他離魂扇一張，暗注內力向蘭夢如一揮，頓有八線勁風自扇骨射出，將蘭夢如略為逼退，驀地身軀一旋，離魂扇又由張而翕，迅捷無倫地向蛇頭一點，將蛇頭點得盪了開去，同時左手五指箕張，抓向小化子的肩頭。

公孫涵的這一連串破招還招，眞可說是動如電閃，一氣呵成，拿捏得更是恰到好處。

尹波因內臟曾受陰毒掌傷，無法鍛練內力，可是他在輕功方面的成就極高，尤其是手中的一根騰蛇索，已被他練得出神入化，玄妙無方。

蘭夢如由於尹波突然加入，雙戰公孫涵，才鬆了口氣，他們兩人一個是劍掌並施，悉採主攻，一個是東縱西躍，盡取遊鬥，這一密切配合，算是和公孫涵打了個半斤八兩，一時很難分出勝負。

可是那廂洞玄道人的苦頭可吃夠了！

余筠苦鬥洞玄道人不下，心裡已是感到燥急，加以洞玄道人故意冷嘲熱諷，更加使他氣得暴怒如狂，須知武術之道，講究的是澄心靜慮，由虛生明，余筠此時正犯了武術大忌，所以愈打愈不濟，漸漸被迫得手忙脚亂起來。

就在他堪堪要落敗之際，耳邊忽响起一絲極細小，但卻異常清晰的聲音：「娃兒，你中了牛鼻子的計啦，還不趕快收攝心神應敵！」

余筠登時心頭一凜，他本天賦聰明，一經被人點醒，即忙氣納丹田，使神歸玉府，心中的浮躁剎時一掃而空，戰局也由此穩定下來。

又是十數個回合過去，余筠腦中驀地靈光一現，想起了自參玄錄中領悟的一種怪異掌法。

他所領悟的怪異掌法名叫「綿力摧堅掌」，僅僅祇有一招，所以又叫「生死一式」，就是一招判生死的意思。

這一招的精奧所在，全在以神馭力，所以必須有精湛的內功基礎。余筠自巧服朱實靈泉，並經劉寅為其打通任、督二脈，內力的進境可說是一日千里，以他目前的造詣，較七老三雁有過之而無不及，不過他自己還不知罷了。

洞玄道人以七老的身份，久戰一個初入江湖的年輕人不下，已是感到極為難堪，便想藉數十年修為的內力傷敵，殊不知他這一念之興，卻落了個悲慘的下場。

余筠打定了以綿力摧堅掌取勝的主意，便靜下心來等待機會，因為綿力摧堅掌是完全屬於被動的掌法。

恰好洞玄道人也打定了主意，一招「風雷交擊」，雲拂銀絲根根挺如鋼針，向余筠面門戳去，左掌卻凝聚了畢生功力，趁雲拂吸引着對方注意力的瞬間，呼的劈了出去。

余筠既在等待使用綿力摧堅掌的機會，自然不會放鬆對方每一細微舉動，雲拂雖然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但對洞玄道人隱於袍袖之內的左手，並未疏於防範，所以洞玄道人的左臂一抬，他已搶制機先地揚掌向洞玄道人

劈去。

這種掌力無聲無息，和普通人揮掌一樣，洞玄道人自以為得計，心中暗道：「小子，你今夜是死定了，這是你自己找死，可怨不得道爺心狠手辣！」

當他警覺對方那無聲無息的一掌，竟是一股蘊着巨大反震力的柔勁時，已是後悔莫及了，悶哼半聲，一個身子被反震得飛了起來，像斷了綫的風箏般，跌落到兩丈以外。

玉虛和半瓢覩狀大驚，雙雙飛步搶出。

玉虛道人奔向被余筠掌力震飛的洞玄師弟，半瓢道人卻奔向余筠，怒容滿面地道：「小施主年紀輕輕的，手段也未免毒辣了！」

沉默了半晌的老化子舒暢，縱身上前接口道：「半瓢道長責備未免過份，令師兄成名江湖數十年，居然對一個後生小輩出手，已難逃以大欺小之嫌，何況拳脚無眼，自然難免傷亡，假如是這位小哥兒傷在令師兄的掌力之下，不知道長又作何說法？」

舒暢的這番話理直氣壯，半瓢道人不禁惱羞成怒地道：「舒施主不必逞口舌之能，貧道久仰舒施主的破袖飛雷，為貴幫的鎮幫絕學，很想……」

半瓢道人的話還沒說完，玉虛道人已走了過來，臉色極為難看地沉聲喝道：「師弟！洞玄傷勢很重，咱們崑崙七老算是栽到家，這筆帳就留着以後再算吧。咱們走！」

話完，又惡毒地瞪了余筠一眼，才和半瓢道人攙扶着受傷的洞玄，恨恨地離開了毒谷。

玉虛道人等受挫一走，公孫涵更感到勢孤力單，他老奸巨猾，知道大勢已去，留此只有取辱，所以自動地收住招式，向蘭夢如和尹波頷首道：「兩位確不愧為名門高弟，老夫萬分佩服！今夕旋龜之事，老夫兄弟已決定放棄，青山不改，綠水長流，希望以後能有緣再見！」

也不和其他之人招呼，便率同趙瑜和晏偉離谷而去。

河朔醫隱目送天山三雁人影消失後，微微一笑道：「公孫涵老奸巨猾，確不愧為三雁之首。」

舒暢正色道：「其實他們都是顧忌向兄，如果不是向兄先聲奪人，十招之內驚走鬼母，嘿，今夜之事恐不會這樣輕易善了！」

河朔醫隱略為謙遜了幾句，仰面一看天上星辰，急道：「此時已離天明不遠，咱們得趕緊為小化子療傷。」

說罷，轉身走向旋龜。

舒暢師徒和余筠、蘭夢如四人，也跟了過去。

旋龜因服了河朔醫隱一粒丹葯，仍然昏睡如死。

河朔醫隱準備已齊，向身旁四人道：「此物血液奇毒，請諸位稍退。」

舒暢等四人如言後退數步，只見河朔醫隱手中短匕寒光閃處，旋龜的一顆巨大頭顱應手而落，同時一只革囊已套住龜頸斷處，將激射而出的血液，完全收入革囊之中，這才招手讓眾人迎前，小心翼翼地將龜舌上一條細如髮絲的紅筋挑下，納入尹波口中。

舒暢已得河朔醫隱指示，即命徒兒和自己相對而坐，然後伸出雙掌，輕按在尹波的玄璣和當門穴上。

河朔醫隱趁空笑問蘭夢如道：「妳當眞決定了赴九陰鬼母明年端午之約？」

蘭夢如秀眉一挑，毅然說道：「一言既出，如白染皂，就算她九曲山是龍潭虎穴，晚輩也要隨同老前輩去闖上一闖！」

河朔醫隱一豎大拇指道：「好！姑娘這份干雲豪氣，確是人中之鳳，老夫願為姑娘稍效微勞……」

話至此處，自懷中取出一只網兜，網兜中一丸如火，正是取自旋龜的內丹，拈起交與蘭夢如道：「旋龜兩千多年的修為，全在這丹上面，並不亞於朱實、何首烏一類草本，對姑娘的內力有很大幫助，快服下吧！」

蘭夢如遜讓了一番，才恭恭敬敬地雙手接過，同時悄聲問道：「老前輩可知枯竹先生其人？」

河朔醫隱滿面驚愕之色，說道：「此老已是陸地神仙，老夫還是在師門習藝時湊巧見過一面，姑娘怎會突然問起這位息隱江湖已一甲子的老人？」

蘭夢如淡淡一笑道：「晚輩想欲找他，老前輩可知他的隱居之處？是否還健在？」

河朔醫隱沉思片刻道：「此老至今是否健在，不得而知，不過他的隱居住所，倒曾聽先師言及，好像是在峨嵋山佛陀崖。」

蘭夢如輕哦了一聲，喃喃自語道：「峨嵋山佛陀崖，峨嵋山佛陀崖……」

河朔醫隱雖納悶眼前這個小姑娘突然問及那位久已息隱的風塵異人，但見對方神色之間似不願透露原因，自也不便追問，莞爾一笑道：「姑娘速將內丹服下，趁着這凌晨空氣新鮮，老夫再助姑娘一口眞氣，以催行葯力。」

余筠見心上人和小化子尹波都獲得奇遇，心裡非常高興，這時見蘭夢如和尹波都在行功，一個人閑着無聊，便負手仰面，數着天上閃爍的星星。

星移斗轉，天已微曦。

突然，他悟出參玄錄上所載的一種奇妙身法——「七星迷形」，登時全神注視着高掛天宇的北斗七星……

也不知過了多久，突被人在肩上重重拍了一下，才驀吃一驚，轉臉一看，原來是小化子尹波，正齜牙咧嘴地站在身後，望着他笑道：「甚麼事情使你想得這般入神？」

余筠尷尬一笑道：「小弟在想着參玄錄上的武功……」

尹波不待他說完，截口笑道：「兄弟，不是小要飯的捧你，只要七老三雁不自貶身價聯手對付你……」

舒暢白菓眼一翻，喝道：「那來這多廢話！」

尹波嚇得一哆嗦，河朔醫隱朗聲笑道：「老化子，別儘在孩子們面前使威風了，賣草葯的隨你間關數千里，吃足了苦頭，如今一切功德圓滿，貴幫膾炙人口的化子雞，總該請我賣草葯的消受消受吧！」

舒暢哈哈笑道：「這眞是天下奇聞，我老要飯的一生訛吃訛喝，想不到你這走方郞中竟訛到我頭上來了。」

河朔醫隱也笑道：「這就叫做惡人自有惡人磨，你不請也不行，賣草葯的這個竹槓是敲定了。」

又轉向余筠和蘭夢如道：「兩位願意參加嗎？」

余筠俊臉上突然掠過一絲悲苦之色，强顏笑道：「晚輩尚有急事入黔，致有掃前輩清興，候將來俗務稍清，當親赴河朔，踵府叩謝前輩解危之恩！」

河朔醫隱道：「小哥兒言重了，將來有興到河朔一遊，老夫定當倒屣相迎呢。」

舒暢大聲嚷道：「賣草葯的，別酸了，現在天已不早，這隻大王八你還有沒有用處，沒有用處就將牠掩埋了，牠幫了咱們的大忙，咱們也不能讓牠曝屍啊。」

河朔醫隱點點頭，一撩衣袖，默運玄功，遙向旋龜的巨大屍體推去。

旋龜原來藏身的洞口雖被洞玄道人掌力震塌，但塌下的泥土甚鬆，攔不住龜屍疾速的退勢。

容龜屍退入洞中，他又朝洞口虛印兩掌，但聽「轟隆轟隆」兩聲巨响，崩下大片山石，連洞口也埋沒了。

諸事就緒，河朔醫隱提起盛龜血的革囊，笑道：「咱們走啊。」

一行人出了毒谷，余筠和蘭夢如向老化子舒暢和河朔醫隱告別，又和小化子尹波殷殷訂了後會之期，才互道珍重而別。

這時太陽已給千山萬巒抹上一層奪目的光暈，蘭夢如撮口一聲清嘯，靈鵰白兒應聲而至。

一鵰雙跨，晚風撲面生寒，峯巒在鵰翼下急掠而過，不到兩個時辰，已飛越蠟爾山區，遠遠看到一座很大的城池，余筠附在蘭夢如耳畔大聲道：「如妹，下面那座城池大概是黔中銅仁縣了，咱們不如就在此處降落，小兄想步行訪尋家母，只是……」

蘭夢如點了點頭，指揮巨鵰在一僻靜處降下，纖手攏了攏被天風拂亂的秀髮，然後嬌聲道：「筠哥方才未盡之言，是否躭心白兒無法安置？」

余筠笑笑道：「也躭心如妹難耐長途跋涉之苦。」

蘭夢如小嘴兒一嘟，嬌嗔道：「我又不是紙紮的人兒，再說尋訪伯母下落，小妹也應盡一份心意。」

余筠爲之深深感動，情不自禁地將蘭夢如緊緊摟在懷中，低聲道：「如妹的這份情意，小兄眞不知將來如何報答呢。」

蘭夢如享受着愛的溫馨，夢囈似地昵聲道：「只要你明白小妹的心就行了……」

這雙年輕愛侶着實溫存了一會，才取道向銅仁縣奔去。

* * *

在銅仁縣停留了一宵，余筠和蘭夢如雖是馬不停蹄地分頭四處查訪，卻是毫無頭緒。

他們兩人就這日復一日，城復一城地分頭訪查，貶眼間十餘天過去了，而訊息仍如石沉大海。

這天行抵平越縣，只見善男信女絡繹於途，蘭夢如奇道：「這是甚麼神聖？竟然如此轟動？」

余筠笑道：「問問不就知道了。」

兩人一打聽，才知是翠嵐山關公顯聖，據說關公金身神像自己從泥土冒了出來，每日上昇一二分。

余筠嘲弄地望着蘭夢如笑道：「妳信不信？」

蘭夢如小嘴兒一披，冷笑道：「鬼話連篇，我才不相信哩！」

兩人在城內找了家兼營酒食的客棧，盥洗畢，便着伙計送來幾色下酒菜餚，和一小壺酒，蘭夢如總是覺得關公顯聖之事太不正經了，便向伙計查問實情。

伙計嘆口氣道：「關老爺顯聖是千眞萬確之事，只是菩薩雖靈，卻縱容一個胡作非爲的女賊，使人感到神力也有管不到的地方！」

蘭夢如笑笑道：「伙計，聽你言下之意，好像那女賊罪大惡極？」

伙計道：「誰說不是，她已在這平越縣城裡留下五條命案了，唉！死的都是年輕力壯的小伙子……」

蘭夢如冰雪聰明，已知是回甚麼事了，不禁羞得夾耳根飛起兩片紅暈。

余筠一見蘭夢如那副不勝嬌羞的神態，也頓時省悟，即揮退伙計，向蘭夢如低聲道：「如妹，咱們要不要管這件閑事？」

蘭夢如柳眉兒一挑道：「當然要管！而且……」

另一個伙計匆匆走來向她彎彎腰道：「姑娘可是姓蘭？」

蘭夢如愕然道：「是呀！有甚麼事？」

伙計道：「啊，有姑娘一封信，是位老師太留的。」

蘭夢如急問道：「那位老師太現在何處？」

伙計道：「已經走了。」

蘭夢如頗爲失望地輕輕噓了口氣，才自伙計手中接過書信，急急地拆了開來。

「如兒知悉：汝離山後之一切奇遇，師已盡知之，深爲汝慶幸！

日前往訪枯竹老友，他得知『瑜伽塚』留字爲妳所得，亦深慶『瑜伽妙諦』付託得人。

女賊已被爲師驚走，白兒暫由爲師帶回山去。

余小俠令堂已轉往江南，彼與劍簫秀士之嫌隙，現正由幾位武林前輩出面調停，大概不致再有波折。

汝與余小俠可速赴佛陀崖枯竹先生之約，不得有誤！

師示。」

* * *

山中無甲子，歲月逐雲飛。

余筠和蘭夢如在佛陀崖一呆就是半年，這天，枯竹先生忽將兩人叫到跟前說道：「你們來此半年，業已將瑜伽妙諦和參玄錄所載武學全部領悟，雖距大成尚遠，但在目前武林中已足夠應付了。今天已是四月中旬，距如兒與九陰鬼母相約期僅只半月，從此地到陝西懷遠，途中如無躭擱，還可從容的趕到，臨行前，老夫有句話要交代你們，九陰鬼母雖然惡名在外，其實並非怙惡不悛，希望你們謹記此言！」

余筠和蘭夢如敬謹受教，依戀不捨地拜別了枯竹先生，便儷影雙雙，向陝西而去。

夏日雖然苦長，但在情侶們的感覺上卻十分短促，兩人在離開佛陀崖後，即選購了兩匹長程健馬，一路上鞭絲帽影，卿卿我我，不知不覺已到了懷遠縣。

他們抵達懷遠縣時，已是萬家燈火了，因爲明日即是九陰鬼母約會之期，十餘天鞍馬生涯，雖不覺勞頓，總難免有些許乏意，何况鬼母的武功，他們已在毒谷中見識過，明日之約會如果話不投機，必有一番苦戰，所以極需要好好的歇憩一宵，於是找了一家規模較大的客棧歇馬。

一宿無話。

翌晨，蘭夢如被一聲極輕的驚呼聲驚醒，因她是和衣而睡，一躍而起，便向余筠所居房間走去。

余筠的房門仍然緊閤着，她在門外低聲呼道：「筠哥！筠哥！」

門，呀的一聲開了，但開門的並不是她的筠哥，而是個身穿短裝的老人，望着她點頭笑道：「姑娘想不到吧？老夫已來了三天了。」

蘭夢如哦了一聲道：「原來是向老前輩！晚輩這廂有禮了。」

說完，盈盈一福。

河朔醫隱讓蘭夢如進入房中，大家坐落後，蘭夢如向河朔醫隱欠身問道：「老前輩可是已偵查到『亡魂崖』？」

余筠接道：「方才向老前輩曾說，偵是偵查到了，只是那地方確是名符其實，非有躡空蹈虛絕頂輕功，否則就無法飛越！」

蘭夢如淡淡一笑，顯然沒有放在心上。

河朔醫隱見兩人均不瞭解自己心意，又不便明言，便只有一切到時見機行事了。

* * *

九曲山在懷遠縣西約七十里，山勢盤曲險峻，入山即兩峯對峙，宛如門戶，土著都戲呼爲「鬼門關」。

河朔醫隱等老少三人進入山口，只見夾道山壁如削，深入數箭之地，才漸見開闊，可是沿途盡是如筍森立般的尖銳怪石，人行其上，偶一不愼，便有穿腸破肚的危險！

三人這才各展所學，如蜻蜓點水般在銳石上一點即起，眞箇是迅如奔雷掣電，一個起落，便是三五丈距離。

這樣奔行了約莫半個多時辰，河朔醫隱忽然停了下來，遙指着前面一抹突出峯影，向余筠和蘭夢如道：「那座高峯，便是鬼母盤踞的亡魂崖了。」

余筠仰面凝視片刻，疑惑地道：「老前輩說亡魂崖奇險，非有躡空蹈虛輕功不能渡，晚輩倒未看出有何奇險之處？」

河朔醫隱微微一笑道：「現相隔尚遠，待身臨切近，便可看出它的險巇了。不過老夫所說的非有躡空蹈虛輕功不能渡，並不是指的亡魂崖，而是橫阻在前面的一道『鷹愁澗』呢！」

余筠本想問鷹愁澗到底如何危險？忽見那座突出羣山的高峯，自峯腰冲空飛起九點慘綠燐火。

河朔醫隱笑道：「那鬼老婆子已知咱們到了，這九陰燐火，便是她親迎的訊號。」

蘭夢如含笑道：「九陰鬼母人雖可厭，禮數倒蠻週到嘛。」

河朔醫隱忽然心中一動，自語道：「不對呀！」

蘭夢如愕然道：「老前輩，有甚麼不對？」

河朔醫隱想了想，笑道：「老夫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只是覺得鬼母以九燐迎賓，使人感到突然。」

頓了一頓，又道：「鬼母既親自相迎，咱們也迎上去吧。」

這一段路甚爲平坦，前行里許，忽聞隱隱雷鳴，自地底而發。

蘭夢如芳心悚然一驚，低聲向余筠問道：「筠哥，你聽！那轟隆轟隆是甚麼聲音？」

余筠道：「好像是流水的聲音？」

河朔醫隱接口笑道：「一點不錯，正是鷹愁澗的流水聲，兩位很快便會看到了。」

說話間，三人已奔至距離鷹愁澗不到一箭之地，倏自澗對岸傳來一縷極細，但吐字極清的聲音說道：「你這野郞中果是信人，請稍待片刻，老身這就過澗相迎。」

不知甚麼時候，九陰鬼母已率同

六個半裸苗裝少女到達了對岸的澗邊。

河朔醫隱停住身形向余筠和蘭夢如笑道：「今天這鬼老婆子可能會將壓箱底的功夫都掏出來，咱們就慢慢欣賞吧。」

余筠不在意地點點頭，蘭夢如卻不屑地嘿嘿冷笑。

因爲他們離澗尚有一箭之地，余筠和蘭夢如雖無法知道澗底情形，但已看到澗的寬度，大概總在三十丈左右。

這時，只見九陰鬼母從一個半裸苗裝少女手中，接過兩根長不盈尺的木棒，向手捧銅鼎的苗裝少女一聲輕喝。

手捧銅鼎的苗裝少女應聲縱起三丈餘高，向澗中落去，眼看離地平綫不足一丈，九陰鬼母右臂倏揚，一根木棒脫手飛出。

手捧銅鼎的苗裝少女雖然嬌軀直往下墜，但絲毫也不慌張，只見她鳳鉤輕點，正好點在那根木棒上，柳腰款擺，藉着木棒前衝勁力，飛渡過了遼闊的鷹愁澗。

九陰鬼母這一手藉物傳力功夫，不但余筠和蘭夢如衷心佩服，連河朔醫隱也手拈短髭，暗自讚許。

其餘五個苗裝少女均以同一方式飛渡鷹愁澗後，最後該輪到九陰鬼母自己了。

這正是觀察九陰鬼母眞實功夫的時候，所以老少三人都是聚精會神，六隻眼睛瞬也不瞬。

只見九陰鬼母在發出一聲刺耳長笑後，突長身而起，宛如一頭衝空巨鳥般，飛起五丈餘高，接着雙掌猛向後揮，打出兩股「九陰腐屍掌」力，接着身軀一扭，變成了頭下脚上，疾逾離弦之箭般向澗對岸發去。

河朔醫隱待九陰鬼母身形站定，才拱手笑道：「鬼母的『陰靈步』果然蓋世無儔，賣草葯的好生佩服。」

九陰鬼母謙遜地道：「雕虫小技，見笑方家。」

嘴裡雖在謙遜，眉宇間卻隱約有股得意神色。

河朔醫隱對九陰鬼母的謙遜，感到萬分詫異，他深知鬼母脾氣，自負自大已慣，對任何人均不假辭色，今天這種突然的轉變，反而使他躭心起來。

九陰鬼母見河朔醫隱久久沉吟不語，已察知對方心意，也不識破，咭咭笑道：「諸位遠來赴約，亡魂崖備有薄酒粗餚，聊表敬意，老身先行領路了。」

話完，重將六個苗裝少女送返對岸，自己也接着一晃雙肩，向對岸飛去。

河朔醫隱雖曾一路上暗中窺察余筠和蘭夢如的功力，覺得這兩個年輕人輕功造詣，確有極高成就，但是否能不借外力飛越這道闊澗？他卻有點躭心，便悄向兩人道：「兩位的輕功確已達至高境界，只是這澗寬約三十丈……」

余筠已窺知河朔醫隱之意，截口道：「老前輩請放心，這澗雖寬，晚輩自信還能飛越過去。」

緩步向澗邊走去。

蘭夢如忽嬌呼道：「筠哥，咱們一道。」

河朔醫隱見兩人欲同時過澗，心裡異常焦急，因爲一個人他還可以臨時搶救，兩個人同時過澗，發生事故的話，就非他力所能及了，儘管他心裡焦急，卻又不便攔阻，只有眼巴巴地望着兩個年輕人的背影發怔。

余筠和蘭夢如雙雙走到澗邊，不禁同時低聲驚呼，敢情這澗深不可測，百餘丈下面，充塞一片霧氣，如雷鳴的流水聲，便是從霧氣之下傳出，至於流水與霧氣相距多高？就不得而知了。

兩人雖驚訝這澗之深，但並無所懼，這時藉着瀏覽深澗的時間，同一心意地暗自默運佛陀崖習得的極上乘心法要訣。

依常理說，他們兩人在佛陀崖習藝僅只半年工夫，縱然是天賦異稟，也決無如此速成，這就得歸功於靈葯的洗髓伐毛，保元固本了。

雖然如此得天獨厚，終因磨練時間太短，火候尚淺，不得不於事先凝集功力。

他們一番做作，居然矇過了河朔醫隱和九陰鬼母兩位大行家。九陰鬼母還恐有失地大聲招呼：「姑娘，這澗深逾萬丈，可不是鬧着玩的，如果沒有把握，老身就助你們一臂之力。」

余筠和蘭夢如這時功力業已凝聚，因自知火候尚淺，不敢說話分神，僅只回頭向河朔醫隱含笑揮了揮手，兩人的身軀就像被一根繩子吊着往上提一般，悠悠晃晃，慢慢地直往上昇，昇至七八丈高後，仍然原式不變地斜着向對岸緩緩落去。

他們這一炫露，不只九陰鬼母驚得矯舌難下，就連河朔醫隱這位風塵奇人，也爲之驚訝不已！

接着，河朔醫隱也飛渡過澗，向九陰鬼母哈哈笑道：「鬼母，這可眞是長江後浪推前浪，英雄出少年，看來咱們這些老不死的都該歸隱納福，把江湖上的事情讓給他們年輕的一輩了。」

九陰鬼母若有所感地道：「向兄說的是，老身也有同感。」

河朔醫隱業已覺察九陰鬼母的態度，較在毒谷時的那種飛揚跋扈，像換了個人似的，不禁暗暗納悶。

九陰鬼母似有所覺，只淡淡一笑道：「既蒙三位光臨荒崖，老身也備有一杯水酒，聊表地主之誼，三位請！」

河朔醫隱謙讓道：「鬼母先請！」

九陰鬼母頷首道：「向兄既然謙讓，老身就爲三位前面領路了。」

說完，領着六個苗裝少女，向懸崖奔去。

這座亡魂崖確是陰巇至極；三面凌空虛懸，而傍山的一面，上下兩端都是千尋峭壁，獼猴難登。

好在有九陰鬼母在前面領路，她也未再故弄玄虛，略加說明，便縱身而起，至兩丈餘高處，一根指尖插進一個小黑點之中，原來那小黑點是個小洞，全身重力就憑藉着這根指頭來支撐，已是換過一口氣來，然後身軀一轉，以緊貼崖壁，手足並用，一會兒工夫，便游上了數十丈高的崖頂。

其餘三人也依樣劃葫蘆，一一上了亡魂崖。

崖面十分平整，而且還搭蓋了一座竹製的涼亭，山壁有一座洞府，洞門上方鐫着「還眞洞」三字。

六個苗裝少女除一捧銅鼎，一捧九陰杵的尚肅立涼亭外，其餘四個卻往來奔走，張羅酒菜。

河朔醫隱和九陰鬼母這時站在一旁交談，因爲他們是以「傳音入密」的功夫說話，所以旁人自然無法聽到。

余筠游目環視了一番，低聲向蘭夢如道：「如妹，此處連人名帶地名都帶有幾分邪氣，只有那洞名……」

蘭夢如冷笑着截口道：「她能『還眞』？嘿！騙鬼！」

余筠不以爲然地道：「一個人不到蓋棺，是很難論定的，譬如晉朝陽羨人周處，與南山之虎，長橋之蛟合稱三害，後來卒因一絲善念，除南山之虎，斬長橋之蛟而流傳於世，也許她……」

蘭夢如小嘴兒一披，不屑地冷笑道：「不要『也許』了，自從盤古開天闢地到現在，能有幾個周處……」

這時河朔醫隱和九陰鬼母正好走了過來，九陰鬼母笑道：「兩位談得好熱鬧呀。」

蘭夢如柳眉兒一揚，冷聲道：「熱不熱鬧，與妳無關！」

九陰鬼母道：「你們是在談論老身嘛，怎說無關。」

蘭夢如冷笑道：「談論妳又怎樣？」

她滿以爲一定會將九陰鬼母激怒，豈知事實大出她意料之外，九陰鬼母竟然毫無慍意地笑道：「不怎樣。老身只是覺得亭中菜餚已涼，這樣站着說話，也非待客之道，想請姑娘和少俠入亭就座。」

說完話，便殷勤地往亭中肅客。

這一來，蘭夢如反而感到很不好意思了，尷尬地望了余筠一眼，舉步向亭中走去。

賓主落座後，九陰鬼母舉杯道：「荒山無佳餚款客，不過這百花釀尚還可口，三位請多飲幾杯。」

余筠和蘭夢如俱不擅飲，淺嚐即止，河朔醫隱可不客氣，酒到杯乾，而且還連聲誇讚「好酒」不已。

酒過三巡，九陰鬼母突然面色一整，沉聲道：「老身自出道以來，這還是破題兒第一次款待客人！」

河朔醫隱笑道：「是我賣草葯的榮幸？還是我賣草葯的叨人的光？」

九陰鬼母不理河朔醫隱的話，又道：「老身流轉江湖數十年，從來好好惡惡，只在個人一念之間，所以江湖上黑、白兩道，都對老身敬鬼神而遠之，因此老身在江湖上只有仇人，沒有朋友！」

余筠和蘭夢如不明九陰鬼母突然發抒牢騷的用意，所以滿臉迷惘之色；河朔醫隱卻擎着酒杯，不住點頭。

九陰鬼母呷了一口酒，又長長嘆口氣道：「老身幼失怙恃，與胞弟相依爲命……」

余筠問道：「可是那個九指僧？」

九陰鬼母點點頭道：「不錯。不過他以前的匪號叫『陰煞神』，自受挫於君山聶老兒，並被對方斷去一指後，即憤而出家，苦練『陰煞掌』力，誰知幾年過去，進境並不理想，想報斷指之仇，更是談何容易……」

余筠又截口問道：「難道他沒有來請老前輩出面代爲報仇？」

九陰鬼母苦笑道：「他自然來找老身了，可是當老身前往君山找聶老兒理論時，才知曲在老身那不成材的弟弟，雖然當時有瀟湘劉老兒，和梁子湖的裴老兒在場極力化解，但老身概不理會，終於和聶老兒打了起來。」

（未完・七）

上文提要：唐蜜是金燕子恐怖組織的間諜，而特務組織是單綫聯絡，她供出上級是花香香，小神通放她走，志在跟踪。而此妞雖小，經驗豐富，用金蟬脫殼，擺脫誘敵計，小神通中伏遇溺，得賭王之女易盈盈救上船。再遇諸葛風和他的兒子天德，勸喻重歸故里，待羽毛豐滿，再作爭霸，小神通那肯聽從，非要奪他妻子賭王的寶座不可……



新派諧趣江湖遨遊錄／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賭國豪雄

制服兩惡爲己用　强收規費顯威風

終於眞相大白，白小痴道了一聲：「好賊啊。」

小神通同樣十分興奮，道：「小金，甜心，眞有妳的，看來妳是越來越瞭解我小神通了，我小神通也越來越喜歡妳。」

口說不算，抽冷子一把便將她抱起來。還在金不換的額頭上親了一下。

害得小金面紅耳赤，忙不迭的掙開來，嬌羞不勝的道：「討厭，你的臉皮好厚，也不怕人家小痴笑。」

白小痴道：「笑倒不會，只是有點酸，覺得天老爺太不公平，假如能夠讓我白小痴也抱一抱，就太平無事了。」

好大膽，眞的張開雙臂，想去抱金不換。

合該他倒楣，小金就站在岸邊，故意不躲，待近在眼前時，乍然閃開，害得白小痴剎不住車，一頭栽到水裡去。

還是小神通反應快，及時抓住他的雙脚提上來，未曾落水。

金不換噘着小嘴啐道：「像他這種不注重口腔衛生的人，就應該讓他多喝幾口水，好好漱漱口。」

不輸少爺取笑道：「我也不是想救人，是爲了他身上的票子，怕弄濕。」

受譏諷，吃排頭，白小痴已習以爲常，毫不介意，道：「男怕選錯行，女怕嫁錯郎，衰啊！誰叫我白小痴當初不小心，簽下了不平等條約，註定要受人家的壓搾欺凌，連人家放進冷凍庫的女人都不能摸，何況是新鮮新芽嫩蕊。」

常勝公子冷哼一聲，道：「別他媽的再鬼叫鬼叫，咱們走啦。」

金不換道：「到那兒去？」

小神通道：「去附近問問，看有沒有人發現唐蜜那個賤人。」

白小痴高擧起雙手，鄭重其事的道：「不管到那兒，也不管去找誰，我有個『臨時動議』，先解決了『民生問題』再說。」

「我附議！」

白小痴話甫出口，馬上有一個粗獷的聲音搭上腔。

是一個四十來歲，長着一臉橫肉，額頭之上還有一個刀疤的漢子。

從黑暗中大步而出，就站在三人面前丈許處。

「我贊成！」

又是一個粗野的傢伙，應聲立在刀疤漢子的左邊。

「因爲森羅殿上已經爲你們擺好滿漢全席！」

第三人的年齡最大，約在五旬開外，立在那人的右邊。

這樣的出場序，甚是別緻，好像有人在報幕似的。

三人的貌相十分酷似，如同一個模子印出來，都有一張兇神惡煞般的臉，顯然是兄弟檔，淸一色使的是一把七環鬼頭刀，已亮出來。

刀身不短，有二尺八寸，金色的護手，刀背上還有七個銀色的圓環，微一震動，便會發出刺耳的「錚錚」之聲。

金不換撞一下小神通，道：「這幾個魔頭不好惹，是魯南黑風崗的三位當家的，右邊的是大寨主吳德，左邊是二寨主吳才，中間那一位是三寨主吳艮，都是殺人不眨眼的窮兇極惡之徒，合稱魯南三惡。」

的確，魯南三惡都是十惡不赦之徒，打家劫舍，殺人放火，無所不用其極，江湖上有一首歌謠，就是爲他們兄弟寫的，歌曰：

黑風崗上有三惡，
無艮無才又無德，
不幸打從山下過，
男失財帛女失身。

兄弟三人雖然惡名昭彰，但由於手底下的功夫很硬扎，又一向形影不離，同進同出，而且也甚少離開他們的老巢，是以，賭國武林中的正義之士也奈何他們不得。

不料，今天却不惜長途跋涉，來到此地，將小神通截下來。

大寨主吳德嘿嘿冷笑一聲：「女娃兒小小年紀，江湖閱歷倒不淺，可是妙手神偷金家的那個女扒手？」

吳家三兄弟，惡名滿天下，金不換認得他們，不足爲奇，奇在小金名不在經傳，竟也被他們認出來，不由的愕然一楞，道：「你怎麼知道本姑娘是金家的人？」

二寨主吳才陰惻惻的笑道：「曾聽人講，金家的丫頭不爭氣，將自己輸給了小神通，任人擺佈。」

三寨主吳艮不理會小金挑眉瞪眼，對白小痴道：「想必這位就是杭州的名人，敗家子，甘心給人家做奴才的白痴吧？」

這話太刻薄，白小痴怒溢雙眉，馬上罵回來：「你娘，甚麼玩意兒，也不撒泡尿照照你們自己，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一臉的死人相，大概快要『蒙主寵召』了。」

吳艮大怒，欲再開罵，小神通搶先道：「三位，開場白，咱們能省就省，別盡說廢話，該談談正題啦，賢昆仲可是衝着我小神通來的？」

吳德目泛兇芒的道：「沒錯！」

「有何見教？」

「想向你借三樣東西。」

「說！」

「葫蘆、山水畫、以及你項上的人頭。」

「吳老大，你要葫蘆做甚麼？」

「據說有賭神附身，可以得勝賭場。」

「山水畫又是作何用處，可是野狗戴花帽，附庸風雅，想掛在客廳裡唬人？」

「小子，少裝蒜，誰不知道山水畫乃是聖僧不空的藏寶圖。」

「既知此事，那你也應該曉得藏寶圖可以花錢買到。」

「抱歉，本寨主沒有花錢買東西的習慣。」

「還有一個嗜好，喜歡殺人，對不對？」

「對極了，小子，既知老夫的厲害，還不快將葫蘆、山水畫雙手獻上！」

「姓吳的，本教主也有一個習慣，對別人的恐嚇威脅一概不接受！」

「小子，不獻出寶物，休怪老夫要先取你項上的人頭。」

「媽的，你憑甚麼？」

吳德猛地一抖手中的七環寶刀，發出一長串刺耳的金鐵交鳴之聲，寒森森的聲音道：「就憑這把刀！」

小神通也從身上摸出一支「奪命釘」來，道：「這個玩意兒當家的可知曉？」

老二吳才道：「想是傳聞中的『奪命釘』。」

不輸少爺道：「認得奪命釘，那麼，『命喪小神通，做鬼也不寃』這句話，應該也有個耳聞吧？」

老三吳艮吹鬍子瞪眼睛的道：「幹你娘，憑你一個胎毛未退的娃兒，也想威脅我們兄弟？」

常勝公子道：「這不是威脅，是警告，想活命最好馬上夾着尾巴滾！」

老大吳德怒道：「假如我們不走呢！」

「就請你們吃奪命釘大餐。」

「臭小子，憑你還不配！」

「配不配立見分曉！」

「老夫——」

「殺！」

殺字出口之前，奪命釘已告出手。

而且目標不是老大吳德，是老三吳艮。

就好像打籃球，眼睛睨着某人，讓人誤以爲他要傳球給那人，結果，乍然起身投籃，自然輕而易擧的便打板得分。

眼前的情況就是這樣，大家都料定小神通對付的目標是吳德，萬不料奪命釘却飛上了吳艮的眉心，猝然無防之下，竟連半句遺言也沒留下，便急急忙忙的到森羅殿吃滿漢大餐去了。

事出意外，吳德、吳才兄弟做夢也沒有想到，剛剛還活蹦亂跳的三弟，一下子就踏上黃泉路，直氣得兄弟倆嗚哇大叫，暴跳如雷，宛如兩隻發了瘋的大狗熊。

「臭小子，你找死！」

「臭小子納命來！」

一左一右，兩面夾攻，鬼頭刀舞得虎虎生風，猛往小神通的身上砍。

金不換可不答應，手中皮鞭劈啪作響，彷若打牲口一樣抽向老二吳才，吳老二迫不得已，只得抽身回刀，和金不換幹起來。

剩下一個吳老大，壓力大減，但吳德喪弟之痛，恨滿心頭，一路瘋狂

搶攻，小神通又沒有兵器，只有躲避的份兒，很難找到還手的機會。

所幸，小神通身輕如燕，矯若靈猿，任憑吳老大盡展所學，掃斬劈砍，却始終沾不到常勝公子的邊兒。

雙方四人，捉對厮殺，白小痴樂得清閑，站在一邊作壁上觀。

看着看着，被他看出一些門道來，突發奇想，臨時當上了場邊指導員。

「小金，『鷄飛狗跳』，攻啊，攻他的兩隻脚子，叫吳老二跳支舞給咱們瞧瞧。」

「主人，空手入白刃，要膽大心細，先來一招『過肩摔』，給他一個下馬威。」

「小金，機會來了，以長制短，鞭長可及，『海底撈月』，或者『偷吃香腸』，攻男人的禁地！」

「主人，兵法有云，置之死地而後生，以短制長，採取近身攻擊，『黑虎偸心』，攻他的心臟要害，『張牙舞爪』，抓他那一張土匪臉，最好是抓瞎，叫吳老大看不到明天的太陽。」

「用心理戰，用詐術，聲東擊西，變鹿爲馬，虛則實之，實則虛之，虛虛實實，實實虛虛，讓老小子暈頭轉向累死他。」

「用激將法，用罵的，操他親娘，操他祖奶奶，小金別客氣，挑最難聽的字眼兒來罵，激怒他，怒則亂，亂則攻守失序，有機可乘，活活氣死這兩個老王八。」

「衝啊！衝啊！衝啊！」

「殺啊！殺啊！殺啊！」

「對了，就是這樣，孺子可教也！」

「不錯，一點就通，糞土之牆終於畫出了大壁畫。」

「乖！蠻聽話的嘛。」

「乖！你們都是好孩子。」

這一生當中，白小痴可能數此刻最神氣，當上了指揮官，指揮的有板有眼，頭頭是道，雖然不見得每一招皆能開花結果，克敵致勝，但旁觀者清，的確獲致相當效果，令吳氏昆仲手忙脚亂，疲於奔命。

偶而，小痴也會親自披掛上陣，進行偸襲。

打的是游擊戰，專門偸襲男人的禁地。

往往，痛得對方亂蹦亂跳，殺猪也似的鬼叫不已。

或者是偸襲對方的背後，多數都能順利得手，當對手回過頭來要殺他時，小痴則早已逃之夭夭，正好給了小神通或金不換一個痛宰的機會。

惡鬥一直不曾間斷，慘烈之中亦復妙趣橫生，由於彼此搭配良好，小神通與金不換已將吳德，吳才兄弟壓制住，取得機先主動。

小神通攻守之餘，沉聲喝問：「吳德，搶葫蘆，奪字畫，或許可以理解，你我無怨無仇，你幹嘛要殺本少爺？」

大寨主吳德厲色道：「告訴你也無妨，本寨主乃是奉命行事。」

「奉命行事！奉誰的命令？」

「金燕子，聽說過吧？」

「媽的，鬧了半天，你們魯南三惡賣身投靠，也是金燕子恐怖組織的走狗。」

「臭小子，金燕子的主人已佈下天羅地網，你插翅難飛。」

「說，金燕子的主人是誰？」

「吃罷滿漢大餐，閻王老子自有交代。」

話一說完，不再多言，仗着兵器的優勢，掃雙脚，斬橫腰，斜肩劈，砍頭顱，展開一輪猛攻。

一招比一招快，一招比一招狠，步步進逼，猛衝猛打，存心一鼓作氣，要小神通血流五步，結束他的小命。

眼看就要到岸邊，退無可退，白小痴急呼道：「主人，快，快跳到水裡去！」

其實這是個陷阱，是反宣傳，吳德信以爲眞，道：「老子要你身首異處，屍骨不全！」

搶中宮，踏碎步，欺身直上，劈頭蓋面砍下去。

刷！刀勢好猛，七隻銀環鳴聲不絕，一縷刀光直往小神通的脖子上竄，吳德的嘴角已經浮現出勝利的微笑。

事出意外，白小痴也大吃一驚：「我的媽呀！」閉目不敢正視。

吳德刀已落下，未聞骨碎肉裂之聲。

奇哉怪也，好端端的一個人，竟告突然失踪。

沒有落水，係以鬼魅般地身法，千鈞一髮之際，閃到吳德身後去。

「老混蛋，下去吧！」

本就衝勢太猛，剎不住車，小神通再添一掌，吳德立告雙脚離地飛起，一頭栽進水裡去。

並沒有完全栽進去，被不輸少爺抓住兩隻脚。

篤！篤！兩聲，好深厚的功力，堅硬如鐵的岩石，被兩支「奪命釘」硬生生的穿透脚面，插進去。

於是，鼎鼎大名的吳大寨主，便被小神通以「倒掛金鈎」的方式掛在岸邊岩壁上，肩部以下則浸在水中。

喝水是免不了的，「咕咚！咕咚！」大口大口的喝，如同酒肉和尚在灌燒刀子。

「老子跟你拚了！」

吳才睹狀大駭，不顧一切的殺過來，想救他老哥。

「截住他，殺！」

「宰了他，殺！」

「送他回姥姥家，殺！」

金不換的長鞭，彷彿長了眼睛，抽掃纏捲，鞭鞭不離吳老二左右，打得砂飛石走，皮開肉綻，迫得他當場

跳起了「跳跳舞」。

白小痴乘虛而入，脚下無情，一脚踢中他的禁地。

「哇呀呀，痛死我也！」

眼見金不換又一鞭抽來，只好拔空而起，飛落在一棵高聳的枯萎老樹上。

小神通道：「好，老小子，且先在樹上休息五分鐘！」

咻！咻！兩聲之後，接聞兩聲篤！篤！其快奇準，吳才的兩隻扇風耳立被「奪命釘」釘死在樹身上。

小神通拍打一下吳德血流如注的脚面，道：「喂，吳大寨主，少喝幾口，上游可能有人在洗三角褲，不衛生。」

吳德用力挺腰，冒出一個頭來，道：「臭小子，你殺了我吧！」

他整個身子的着力點，全部集中在脚面上，一經使力，便痛徹心脾，就說了這麼兩句話，便又浸入水中。

不輸少爺語冷如冰的道：「急甚麼，想死也得等你說了實話之後。」

語音一頓，繼又說道：「說，金燕子的主人究竟是那一個殺千刀的？」

吳德冒出半個頭來道：「老夫不知道。」

「不知道？你們既是這個恐怖組織的成員，會一無所知？」

「嚴格來說，黑風寨只能算是衛星組織，彼此屬僱傭關係，按件計酬。」

「難道就沒有見過收賣你們的大老闆？」

「見是見過，不過……」

「不過怎樣？」

「全身均裹在黑衣黑布之中，不識廬山眞面目。」

「是男是女？」

「雌雄莫辨。」

「沒有開過口嗎？」

「沒有。」

「放屁，不開口如何下達命令？」

「組織嚴密，分層負責，各有各的上司。」

「你們的頂頭上司是誰？」

「是——是唐蜜！」

「甚麼？是這個賤貨？」

「不錯，截殺你們的命令就是她下達的。」

「她現在何處？」

「可能是去了襄陽。」

「你說的可是實話？」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老夫但求速死，沒有騙人的必要。」

「好，你們他媽的雖然罪大惡極，應該千刀萬剮，但也不失爲是一條鐵錚錚的漢子，就衝着你這一句話，本少爺姑且網開一面，給你們一個再生的機會。」

金不換大驚失色的道：「小神通，你當眞要饒他們不死？」

常勝公子本來是要殺人的，饒人一命，純粹是臨時起意，道：「有何不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例子，歷史上多得很。」

白小痴也不表贊同，道：「主人，你殺了他們老三，不怕養虎貽患，被他們倒咬一口？」

小神通忽發驚人之語：「小痴，本少爺吃了你的肉，可會記恨？」

白小痴傻笑一下，道：「那是奴才技不如人，賭輸了，只好認栽，何恨之有。」

不輸少爺道：「他們也是技不如人，打敗了，只好認命。」

金不換道：「魯南三惡，乃是殺人不眨眼的魔頭，不能相提並論，盼能三思而行。最低限度，也應該有萬全的防患措施。」

小神通眨一眨眼，一臉詭笑的道：「當然，山人自有妙計，就當是在進行一項偉大的實驗吧！」

當即將老大吳德，老二吳才的「奪命釘」拔出，恢復了他們的自由。

眞是死裡逃生，大名已經上了生死薄，居然沒死，連他們自己都感到意外，兄弟倆一齊抱拳說道：「謝謝小英雄不殺之恩，我們兄弟有生之年，必思圖報於萬一。」

小神通道：「報恩倒不必，只要乖乖聽話就可以啦。」

老大吳德請教道：「請小英雄明示。」

「首先，本少爺要求你們脫離那個恐怖組織。」

「行刺不成，事實上我們兄弟已在他們殺人滅口的黑名單上。」

「其次，本公子要聲明，老吳德與老吳才，已死在樹上，爛在水裡，現在的吳德吳才是我賜給你們的，等於是再世爲人。」

「是，再生之德，沒齒難忘。」

「爲了紀念新生，你們要棄惡從善，名字也要改，老大叫吳新德，老二叫吳新才。」

兄弟倆還眞聽話，齊聲說道：「吳新德，吳新才謝謝小英雄賜名。」

小神通繼續說道：「另外，本教準備擴大編制，招兵買馬，你們必須加入神通教。」

吳新才躬身道：「這是我們兄弟的榮幸。」

「只是一個小兵，小得不能再小的二等兵？」

「屬下知道，願意從基層幹起。」

「既已入教，就得效忠本教主。」

「那是當然。」

「本教主一向獨斷獨行，是個獨裁者，不講民主，你們必須絕對服從。」

「應該的，應該的。」

「也得服從白總管的命令。」

「是！」

「還有金大顧問。」

「是！」

兩個不可一世的魔頭，被小神通要得團團轉，金不換也一下子變成了神通教的大顧問，小金覺得好好玩，不輸少爺果然「神通廣大」。

白小痴看得技癢，馬上表現出他總管大人的威風來，乾咳一聲，裝出一副老氣橫秋的樣子，正經八百的道：「注意，當小兵就要嚴守小兵的分寸，我們睡覺的時候你們是衛兵，我們休息的時候你們是哨兵，我們行動的時候你們是尖兵，懂不懂？」

老大吳新德邊說兩聲：「懂……懂……」

「遇到敵人的時候，你們要當衝鋒兵，遭遇危險的時候，你們要當犧牲兵。」

「屬下知道。」

「還有，天氣太熱的時候，你們要當紅豆冰。」

「白總管好幽默，很會說笑話。」

「甚麼幽默，意思是叫你們天熱口渴的時候，不要忘記買幾支紅豆冰來孝敬。」

「這是小事，好辦。」

「大事在後面，最最最重要的一件大事是，絕對不可以影响到我們的私生活，沒事的時候要躲得遠遠的。」

「甚麼私生活？」

「譬如我們逛窰子的時候，你們不可以當電燈泡。」

「這算休閑活動，我們在外面放哨。」

「當教主跟金大顧問親熱的時候，你們要非禮勿視，滾得遠遠的。」

「這是閨房私事，我們自然應該迴避。」

這話太黃了些，惹惱了金不換，玉面一寒，道：「你皮癢了是不是？閉上你的狗嘴，你自己胡說八道，不要把姑奶奶扯進去！」

這丫頭好烈的性子，皮鞭一揮，劈！一聲，在白小痴頭頂之上爆出一個鞭花來，還捲走一小撮頭髮。

嚇得白小痴頭皮發炸，雙手抱頭，溜到一邊去，餘悸猶存的，拍着胸部嚷嚷道：「眞辣；沒人愛。」

小神通嘻皮笑臉的道：「胡扯，誰說沒人要，我要，我要！」

金不換又待發作，小神通已轉變話題，故意踢一下吳老三的屍體道：「兄弟如手足，你們會甘心？」

老二吳新才道：「技不如人，死而無怨。」

「莫非不想討回公道來？」

「想復仇的吳家昆仲已經死了。」

「這句話答得好，本教主喜歡聽。」

「謝謝教主誇獎。」

「爲了表示對本教主的忠誠，可願意爲我小神通做任何事？」

「上刀山，下油鍋，絕對服從。」

「沒有這樣麻煩，只要你們服一顆藥丸。」

探手入懷，取出一個小藥瓶，倒出來兩顆黑色藥丸，給了他們兄弟一人一粒，道：「你們想不想知道這藥丸的名稱？」

老大吳新德道：「請教主指點迷津。」

小神通肅容滿面的道：「叫『效忠丹』。」

吳老二呆了一呆，道：「『效忠丹』？好怪的名字。」

小神通作了一個嚇人的表情，道：「不單怪，尤其毒，是絕毒無比的毒藥。」

兄弟倆嚇一跳，堆下一張苦瓜臉來，異口同聲的道：「教主不要我們當小兵了？」

不輸少爺不慌不忙的道：「要，當然要，這藥雖然絕毒無比，却不會隨便發作，只有在有了叛變的意念，打算反叛本教時才會發作。一旦發作，可不得了，雙眼發黑，口吐白沫，咕咚！一聲倒下去，馬上就會翹辮子！」

觀察一下吳家兄弟的反應，接着說下去：「換言之，假如乖乖的，安份守己的，做你們的小兵，藥丸就會像未裝信管的炸彈，或者是維他命，永遠不會爆炸，對身體有益無害。」

兄弟倆面面相覷，臉色陰晴不定，眼珠子轉來轉去，未曾立即出言答腔。

金不換等得不耐煩，籠着一臉的寒霜道：「你們到底吃不吃？殺頭也不過碗大的一個疤，幹嘛婆婆媽媽的，哼，沒有出息！」

白小痴道：「事情很簡單，吃下『效忠丹』，咱們就是一家人，否則，就改吃『奪命釘』，我們走我們的陽關道，你們過你們的『奈何橋』！」

吳家昆仲互換一道眼神，終於下了決心，一齊將「效忠丹」吞服下去。

小神通好不高興，笑口大開的道：「好，好極了，神通教又增加兩名生力軍，今後的生意會越做越大，好好的幹，本教主不會虧待你們，現在且先說說，吳老大剛才的話是否屬實？」

吳新德道：「句句實言。」

「當眞是奉唐蜜之命行事？」

「一點不假。」

「她去了襄陽？」

「是根據判斷，唐蜜並未明講。」

「走水路還是陸路？」

「水路。」

「現在給你們的第一個任務是，去僱一條大船來，務必食宿齊備，美侖美奐，叫他們多備美酒佳餚，別辱沒了本教主的身份。」

「是，教主！」

＊　＊　＊

襄陽。

終於到了襄陽。

這是一個南來北往的中樞要地，也是古往今來，兵家必爭的一座古城。

今日，到襄陽來的，不單單是神通教這一批。

據說，東司馬，西歐陽，南龍北虎僧道俗，在賭國武林中有頭有臉的大人物，差不多全部來到了襄陽。

至於所爲何事，道上的人却衆說紛紜，莫衷一是。

小神通他們一下船，第一件事便是尋找唐蜜。

豈奈唐蜜是坐客輪來的，那一條客輪，打聽的結果，早在一天前便已西去，唐蜜是否下船，或是到了那裡？根本無法查探。

無意間却發現了諸葛先生乘坐的那一條豪華遊艇。

遊艇就停靠在碼頭上，業已下錨。

船頭甲板上，有一位少女迎風而立。

是小公主易盈盈。

「盈盈，盈盈，小公主，小公主！」

小神通一面喊叫，一面擺手打招呼，話說完時，人已到了船下面。

小公主易盈盈也看到他們了，興奮的大聲道：「哦，是小神通，小痴，還有小金，想不到我們這麼快就重逢了。」

金不換道：「是啊，我們也沒料到會在襄陽遇上小公主，下來吧。」

易盈盈嬌聲道：「還是你們上來比較方便。」

白小痴道：「算啦，你那位哥哥我們不敢領教，諸葛先生似乎也不很友善。」

易盈盈道：「沒關係啦，我爹跟我哥都不在船上。」

小神通道：「可是進城了？」

「是去了襄陽。」

「做甚麼？」

「可能是有事情要辦。」

「小公主怎麼沒去？」

「爹要我留在這裡看船。」

「下來，我帶妳去，聽說襄陽古蹟很多，很好玩也。」

「不行，爹會怪罪的。」

「嗨，妳已經長大了，應該有自主權，偶而『蹺一次家』，有甚麼關係。」

「小神通，我有聽沒有懂，甚麼叫『蹺家』呀？」

白小痴忍不住「噗嗤」一聲笑出來，道：「妳眞土，落伍啦，我爲妳難過，好想哭，『蹺家』就是不假外出，不告而別，私自離開的意思啦。」

金不換補充道：「就公主的情形而言，只能說是『蹺船』。」

不輸少爺道：「不管『蹺家』也好，『蹺船』也吧，下來到處觀光遊覽一下，總比窩在船上好。」

易盈盈還是拿不定主意，道：「主要是怕爹責怪，其實船上的人多得很，也用不到我來看。」

白小痴道：「這簡單，只要趕在諸葛先生前面回來就可以了。」

小神通忽然擺出一副紳士的姿態來，道：「請勿辜負我小神通的誠意邀請。」

這一着果然奏效，小公主笑盈盈的道：「好嘛，好嘛，我答應你就是，請稍候，待本宮去換一件衣服。」

白小痴道：「公主這一套衣就很美，害得我們兩個男士心裡噗噗跳，何必再換。」

小公主易盈盈堅持己見：「我爹說整潔的儀容，是一種禮貌，尤其是跟敬重的人在一起。」

說吧，兀自走進艙房去。

閑着也是閑着，白小痴的眸光溜來溜去，發現桅桿上的那一把天王豹子仍在，奇道：「怪事，莫不是諸葛先生至今仍未悟出其中的奧妙來？」

金不換道：「何以見得？」

白小痴道：「妳不覺得，他應該將骰子挖出來，敲敲打打的尋根究底？」

金不換道：「憑諸葛先生的聰明才智，也許一看即知，無須多此一舉。」

事實究竟如何，小公主換了一身粉紅色的宮裝，下船後白小痴立將問題提出來，易盈盈含情脈脈的望了小神通一眼，道：「我爹的反應很平淡，僅說：『哼，小騙子，賊小子，居然敢在老夫的面前搗鬼，膽子不小！』。」

常勝公子道：「既知是假，何不除去？」

易盈盈笑道：「爹說：『畫家塗鴉補壁，就讓賊小子的天王豹子補桅桿吧！』。」

小神通道：「看來諸葛先生很幽默嘛。」

易盈盈道：「我爹本來就是一個很風趣的人。」

金不換道：「當然與衆不同，不然怎麼能夠娶到武帝賭王做老婆。」

白小痴不耐道：「好啦，好啦，管它是油墨還是水彩，咱們進城去玩最重要，走啊，走啊！」

＊　＊　＊

襄陽的古蹟的確不少，一行四人，城裡城外玩了個够，正午時分，選了一家最大的飯莊進午餐。

說也邪門，始終沒遇上諸葛先生與小王爺諸葛天德。

也沒見唐蜜的一影半踪。

白小痴焦灼不已的道：「主人，怎麼辦？」

小公主易盈盈楞了一下，道：「甚麼怎麼辦？」

小神通據實說道：「我們來襄陽的主要目的，是想找一個叫唐蜜的女子。」

易盈盈道：「她來此作甚？住在那裡？」

金不換道：「就是不知道才到處亂撞。」

易盈盈道：「那現在該到那裡去找？」

小神通想一想，道：「且先到賭場裡去瞧瞧。」

白小痴道：「對，這個賤人乃賭國高手，此來襄陽十九會混跡賭場，同時，羣英大會的彩金還差一大截，正可藉此機會，向這兒的老闆們徵收一點『規費』。」

一語提醒夢中人，猛然間，小神

通這才想到，彩金的事同樣迫在眉睫，繳不出五萬兩黃金的彩金，就無法參加羣英大會，與人爭奪武林皇帝、賭國之王。

於是，一行四人隨即匆匆付帳離開。

* * *

財神賭場。

這個店名很好，很具有號召力，但不知是庇佑老闆？還是照拂賭徒？如果兩者都得兼顧，那麼，這位財神爺也必然「備極辛苦」，也一定得隨時「加班」、「趕場」，沒有辦法天天「爸爸回家吃晚飯」了。

姑不論往日的「神績」如何，今天，財神賭場就面臨一個難題，不「破財」，恐難「消災」，不知道財神爺罩住罩不住？

因爲神通教主小神通收「規費」來了。

直接找上矮胖痴肥，油光發亮，一臉福泰相的大掌櫃魏財神。

白小痴毫不客氣，一照面，就直接了當的道：「大掌櫃，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我們是來收『規費』的。」

魏財神錯愕一下，道：「收規費？收甚麼規費？」

小神通神氣活現的道：「賭國中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爲了對賭技特別優良，有突破性表現的人才表示敬意，只要這位仁兄大駕光臨，賭場基於花小錢保大錢的原則，多數都會待若上賓，包一個大紅包孝敬，藉以破財消災，這就是一般所謂的規費，相信魏老闆定必耳熟能詳。」

魏財神目泛冷芒，以快速度打量一下眼前的四名少男少女，一臉不屑的道：「你以爲你們是誰？聖僧不空和尚？武帝賭王易如意？」

白小痴「哦」了一聲，道：「抱歉，是本總管忘了介紹，這位是我們教主，神通教的教主小神通，兼九江神通賭場的大掌櫃，新當選的湖北省代表，更是賭國武林中最明亮的一顆星，技藝超羣，獨步江湖，曾有一夜之間連挑黑道七十二寨的輝煌戰史，在杭州，連砸了十八家賭場的場子，在武昌，所有的賭場皆高掛免戰牌，歇業三天，不敢交手，並在暗中送紅包，拉關係，打通關節，戰戰兢兢，惶惶不可終日。」

這眞是吹牛皮不犯死罪，不怕砍頭，醋添得太多，油也不少，簡直太離譜了。

魏財神當然不信。

不是不信，是不全信。

事實上小神通早已打出知名度，盡人皆知，魏財爺自然有一個耳聞，只是不及白小痴口中所說的那麼神奇玄絕而已。

當下略一沉吟，包了一個紅包，放在桌上，推送至小神通的面前，道：「一點點小意思，聊表寸心，請小英雄買杯酒喝，幸勿嫌少才好。」

紅包內裝的是銀票，根本看不出多少來，小神通並未打開，但他已知道，數字不會太大，用食指輕輕敲打一下桌面，道：「少到甚麼程度？」

魏財神神色一緊，道：「整整白銀三百兩。」

啪！白小痴猛一拍桌子，破口大罵：「你娘，這簡直是在侮辱我們教主，堂堂小神通的身價才值區區三百兩，你他媽的留着買棺材吧。」

三把兩把，立將那紅包及銀票撕個粉碎，一古腦丟擲到魏財神身上去。

「找死！」

「住手！」

「不要動！」

五名財神賭場的保鏢，在魏財神的示意下，方自從三面撲來，準備羣起而攻，不料攻勢尚未正式發動，便胎死腹中，被人擺平了。

一個人的手臂被「奪命釘」釘在身後木架上，手裡還握着刀，刀已出鞘。

另一人的腳掌被釘在地板上，地板上一片殷紅，寸步難進。

還有兩個大男人，滑稽透頂，緊緊的抱在一起，彷若熱戀中的情人，難捨難分。

不是他們願意出洋相，而是被金不換的皮鞭強行捲在一起，同時還被鞭梢掃中了「痲穴」，動不得也哥哥。

第五個人的狀況最特別，一手握劍，作挺刺狀，左手內還扣着暗器，作勢欲投，一腳高舉，一腳着地，可就是前進不得，宛若一尊泥塑木雕的鬼怪像，僵立在那裡，原來是小公主易盈盈的傑作，被她以「隔空打穴」的絕妙手法，連點了全身十三處大穴。

魏財神嚇傻了，顫聲道：「教主打算要多少？」

小神通沉聲道：「最少二萬兩。」

魏財神倒抽一口冷氣，道：「甚麼？二萬兩？這簡直是敲詐勒索嗎！」

白小痴勃然大怒道：「媽的，你說話客氣點，甚麼叫敲詐勒索，多難聽，其實這已經是七折八扣大減價了，憑我家教主的賭技，十把豹子就可以將你這家財神賭場贏下來，別不知足。再說，我們教主籌錢是爲了繳羣英大會的彩金，你老小子也是湖北道上的一分子，出錢贊助也是天經地義的事。」

四小武功出衆，震駭全場，魏財神那裡還能狠得起來，只好苦苦哀求道：「數目實在太大，小老兒力有未逮，可否請小爺高抬貴手，寬減一些？」

不輸少爺怒沖沖的道：「不跟你賭，是對你客氣，居然敢在本教主面前討價還價，我看你是白吃了幾十年的大米飯，太不上路了！」

桌上，擺着一盒骰子，小神通抓起三顆來，隨便抖手一擲。

不是擲在碗中，是投向一側的一面粉壁。

卡……卡……卡……三聲響，三粒骰子全部嵌在粉牆上。

「豹子……」

「豹子……」

「好棒啊！」

三顆六，是豹子，小金等人一齊驚呼出聲。

白小痴趾高氣揚的道：「老小子，看到沒有，牛皮不是吹的，火車不是推的，我家教主確有眞才實學，二萬兩算是便宜你了。」

小神通道：「不……現在三萬兩。」

魏財神大吃一驚道：「不是二萬兩嗎？怎麼——」

「漲價了。」

「漲價？這——」

「因爲本教主動了『貴手』。」

「擲一把骰子就要加一萬兩？」

「對，老頭，你聽清楚，擲一把骰子加一萬兩，本教主一直擲下去，銀子也一直加下去，甚麼時候你覺得已經很『滿意』，就請打個招呼。」小神通道

言畢，立又抓起三顆骰子來，擲向同一個地方。

不用看，又是豹子，呈品字形，整齊美觀。

第三把更漂亮，用了六粒骰子，擲出豹子王。

骰子是財神賭場自己的，牆壁上也沒有強力膠，完完全全是眞本事，硬功夫。

就連貴爲武帝賭王掌上明珠的小公主易盈盈都讚不絕口的道：「小神通，你的確有一套，任何一位頭腦清楚，眼睛明亮的賭場大老闆，都應該主動的向你進貢，免得砸了鍋。」

砸了鍋就沒得混了，魏財神當然明白，忙不迭的握住常勝公子的手，阻止他再擲出第四把，聲顫色惶的道：「小爺爺，我的活祖宗，魏某算是服了你啦，請勿再擲，再擲小老兒的心臟病準會發作。」

小神通故意逗他，黠笑道：「再擲兩把嘛，急甚麼，挺好玩的。」

「不要，千萬不要。」

「你服了嗎？」

「心服口服。」

「不再認爲本教主是在敲詐勒索？」

「不敢！」

「本教主有這麼高的身價？」

「應該更高。」

「那你今天打算付多少？」

「五萬兩！」

說到做到，魏財神連半點折扣也不敢打，當場付出五萬兩銀子的銀票來。

小痴清點無誤，小心收起，冷然一哂，道：「哼，既知現在，何必當初，分明二萬兩就可以擺平的事，老小子卻花了五萬，眞是活該，這一課的代價實在不小，看你以後還敢不敢『搞怪』！」

破財不算，魏財神還表現出一副受教的神情，道：「是是是，這一課的確很寶貴！」

金不換冷笑道：「老小子，現在覺悟已經太晚，我們要走啦，送送吧。」

將保鏢的穴道解開，四小轉身就走，魏財神當眞直送到大門之外才折回去。

小神通拉着易盈盈的手，道：「盈盈，好不好玩？」

易盈盈投來深情的一瞥，道：「好玩，好好玩啊。」

「甚麼時候咱們兩個也來玩一玩。」

「哎呀，這怎麼可以，我們是朋友，不能賭錢。」

「可以賭人呀。」

「人怎麼賭？」

「比如我贏啦，妳做我的妻子，我輸了，就做妳的丈夫。」

易盈盈終於明白他的意思，心裡甜甜的嘴上卻大發嬌嗔：「你好壞，佔人家的便宜，下次不跟你玩啦。」

兩隻小拳頭，雨點子似的落在小神通寬厚的胸膛上。

金不換看在眼中，卻酸酸的，怪不是味兒，暗道：「哼，狗改不了吃屎，見一個愛一個，將來天曉得會有多少女孩子栽在他的懷裡。」

她明明知道小神通很花，甚至經常會花到床上去，卻捨不得離開他，甚至想在他愛的領域裡爭得一席之地，因爲，每一個女孩都覺得，小神通是男人中的男人，具有一種不可言宣，與生俱來，願意陪他上床的魅力。

「唉，大概是前世欠他的吧。」

金不換在心底輕歎着，默默地跟在身後，離開財神賭場。

* * *

以同樣的方法，又在「厚利」、「得意」、「快樂」、「發財」等幾家賭場，視其規模大小，或一萬，或二萬，或痛痛快快，或曲曲折折，但最後沒有一家不屈服，也沒有一家未得逞，又繼續收了不少「規費」。

迄未發現間諜唐蜜。

亦未遇上諸葛先生父子。

此刻，他們來到了「大鴻運」賭場。鴻運上面冠了一個大字，表示這一家賭場的規模不小，事實確是如此，單是各式賭桌就有百十來張，洗牌，發牌，催下注，喊點數，呼么喝六，不絕如縷，賭客更是熙熙攘攘，摩肩接踵。

還有漂亮的女服務生穿梭其間，爲客人端茶送酒，遞手巾把子，甚至拋媚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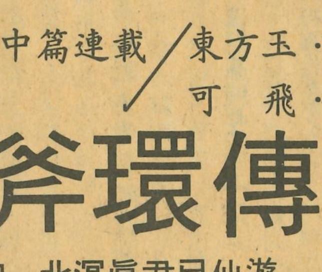
週到，服務相當週到，不論那一位贏錢的大爺，只要招一招手，便可以帶着他喜歡的妞兒「出場」。

熱鬧，的確很熱鬧，在襄陽城，「大鴻運」賭場是數一數二的。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兩個老人見陸翰飛自認是南嶽門下，溫如玉阻止已來不及，金蛇叟轉回挾持陸翰飛，兩老人挺身迎戰，跟着又來了東門子艮、沙無忌、左浩參戰，殺得難解難分，忽然一老婦和三個少女向正在逃走的陸翰飛奔去。前面有兩個蒙面綠衣人似和追來的人拚搏，溫如玉背負着陸翰飛，趁機翻山而去，遠處傳來猿嘯之聲……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東方玉·文　可飛·圖



斧環傳奇

北溟眞君已仙遊　石城洞天留掌印

老婆婆點點頭，沉吟道：「不錯，那準是黑猿，難道他還沒死？」

接着她又自言自語的啞然失笑道：「其實，我老太婆不是也仍舊活着？」

溫如玉急急問道：「老婆婆，妳知道黑猿在那裡嗎？」

老太婆仰起頭，木然無語，過了半晌，才冷冷的道：「不要緊，妳大哥不會死的，但我老太婆明天就要死了，我要妳拜我爲師，我把幾手最厲害的武功傳妳，然後替我報仇，妳肯答應嗎？」

話聲未落，只聽門外一個女子聲音，尖聲叫道：「啊，師傅，在這裡了！」

疾風颯然，一條人影飛快的衝進屋來！

溫如玉連人影都沒看清，只聽老婆婆一聲冷嘿，同時那女聲驚「啊」了聲，掙扎着朝榻前走去，她敢情也被老婆婆長髮套住了！

溫如玉擧目一瞧，那是一個身穿紅衣的少女，自己曾經見過，她是冷秋霜。

她掙扎了幾下，沒有掙脫，反而被人朝榻前拉去，心中一急，尖叫道：「啊喲，師傅快來……」

叫聲出口，只聽一個尖銳聲音喝道：「甚麼人敢傷我老婆子的徒兒？」

人隨聲入，一條人影快如閃電凌空撲來，一掌朝榻上老婆婆當頭拍落！

屋中響起「砰」然一震，那條飛入的黑影，被震得後退了三步！

老婆婆陰嘿一聲，獰笑道：「陰風掌？入我屋來，妳也別想出去！」

黑影落地之後，那正是身穿黑衣的鳩面老婦——陰風煞柯靈。

她似乎大感驚凜，但一凜之後，發覺自己業已被人用細索套住，鳥爪似的左手，懸空一撈，咕咕笑道：「甚麼人，敢暗算我老婆子？」

她手上牢牢握住那根長髮，黑衣波動，敢情已和老婆婆拚上內力！

這時門口，又有一個青衣少女和一個黑衣少女(黑娘子倪朵珍)相繼趕到，正待往屋中掠入。

陰風煞向後搖了搖手，喝道：「妳們不可進來！」

她正在拚內力之際，這一出聲，脚下不禁往前衝了一步，但立即站定身子。

冷秋霜已被老婆婆拉近榻前，回頭一看，竟然連師傅也被人家用細索套住了頸項，心中一急，抬手一掌，往老婆婆胸口拂去！

老婆婆身子微微一震，「噫」道：「『九陰神功』？妳這點年紀，居然學會了『九陰神功』？」

突然一探右臂，抓住冷秋霜手腕。

冷秋霜被她一把抓住，只覺全身力道頓失，口中不禁叫了聲「啊喲」！

陰風煞正以內功和老婆婆相抗，覩狀大駭，急叫道：「妳不能傷我徒兒！」

她這一分心，脚下不由自主又往前跨出了兩步。

老婆婆長歎一聲，右手一鬆，道：「妳這徒兒眞是不錯，我如果要傷她性命，只怕十條小命都沒有了。」

陰風煞心頭極是憤怒，趁老婆婆說話之際，猛地運起全身功力，右手指甲奇快無比朝細索上劃去！

只聽「繃」的一聲輕响，細索齊中劃斷，陰風煞閃電橫躍，一下搶在冷秋霜身前，低喝一聲：「秋兒快退！」

老婆婆坐在榻上，身子始終未動，只是冷冷的喝道：「站住，我說過不傷妳徒兒，妳還急些甚麼？妳認爲我老太婆留不住妳？嘿嘿，妳方才劃斷的，只是我一根頭髮而已！」

「頭髮？」

這下眞把陰風煞給楞住了，暗想：這老婆子內力深厚，怕不要比自己高出五成以上，何以武林中從沒聽人說過？心頭轉動，不禁遲疑的道：「妳到底是誰？」

話聲剛落，只聽門外有人呵呵一笑，大踏步跨進兩個人來。這兩人年約五旬，一身黑衣，一個禿頂紅臉，一個連鬢鬍子。

那笑聲發自禿頂老人，他一脚跨進門口，便朝溫如玉走去，口中說道：「老朽兄弟總算找到姑娘了，那陸……噫……」

口中說到一半，突然「噫」了一聲，兩人同時被拉動了數尺！

只聽老婆婆陰沉的道：「你們是找我徒兒來的？」

禿頂老人和連鬢鬍老人同時感到頸項上被一條細線緊緊套住，連掙了兩下，只覺這條細如人髮的紅線，十分柔韌，心頭一驚，同時大喝一聲，迅疾從懷中摸出兩儀尺，北極圈，朝細線上砸下！

「繃」「繃」兩聲輕响，細線竟然絲毫無損！

榻上老婆婆却突然臉色大變，口中驀地發出一陣刺耳怪笑！

「好哇，你們原來是北溟老兒門下！」

禿頂老人取出兩儀尺，一下沒把細線砸斷，心頭方自一凜，此時驟被老婆婆喝出來歷，不由怔怔的道：「妳認識家師？」

老婆婆一臉厲色，桀桀笑道：「豈止認識？你們兩個自己送上門來，可怪不得我老太婆！」

雙手乍揚，十指伸得筆直，正待隔空戳去！

但很快又把雙手收回，目注兩人，自言自語的道：「如果斃了他們，北溟老兒豈不要笑我老太婆欺凌後輩？」

說到這裡，雙目一瞪，聲色俱厲的道：「唔，你們兩個找到這裡，可是你們老鬼師傅指使來的？快說，如有半句虛言，就要你們嘗嘗『五行十絕指』的厲害！」

陰風煞自從兩個黑衣老人掠入竹屋之後，就一把拉着冷秋霜，站在邊上，靜觀其變。

但始終想不出這老婆子的來歷，此時聽出她說出「五行十絕指」，不由心頭猛地一震，暗想：難道此人會是那個魔頭？

禿頂老人敢情也因對方說出「五行十絕指」的名稱，身軀震動了一下，立即肅容道：「老前輩既和家師相識，不知可是……可是……」

「哈！哈！哈！哈！」

老婆子一陣懾人厲笑，突然伸手揭去包頭黑布！

這一揭不打緊，只瞧得冷秋霜驚噫出聲！

不，所有在場的人，全都心頭猛震！

原來老婆婆揭開黑布，披下一頭赤髮，冷冷笑道：「昔年赤髮仙子，如今該稱赤髮婆婆了！」

禿頂老人連忙躬下身去，說道：「果然是老前輩……」

赤髮婆婆怒道：「我問你的話，還沒回答。」

禿頂老人瞧了陰風煞一眼，才道：「老前輩垂詢，晚輩怎敢隱瞞，家師已有三十年沒有音訊，晚輩商仝和師弟紀登此次就是爲了打聽他老人家消息，才一路尋來。」

赤髮婆婆屈指一算，神情平復了不少，點點頭道：「不錯，我老太婆在這裡也住了三十個年頭了，嘿嘿，那麼你們怎會找到我這裡來的？」

商仝遲疑了一下，道：「家師當年原是爲了尋找公孫喬夫婦遺留之物，從此沒了音訊，晚輩兄弟二十年來，遍歷名山大川，始終沒有找到他老人家。近日忽然聽到江湖傳言，公孫喬夫婦藏寶之謎，已被賽孫臏揭開，其中一支開啓石門的金鑰，落在南嶽門下陸小兄弟手中；晚輩兄弟只想隨同陸小兄弟同往藏寶之地，一探家師下落。不料許多武林高手聞風趕來，意圖掠奪，和晚輩兄弟動上了手，這位姑娘，護着陸小兄弟先行，晚輩兄弟才一路找到此地，不想驚動了老前輩。」

赤髮婆婆冷哼了一聲，道：「這就是了。」

抬手之間，收回了套在商仝、紀登兩人頸上的長髮，回頭朝陰風煞道：「妳呢？妳們是否爲了奪取金鑰來的？」

陰風煞還沒開口，冷秋霜搶着道：「我們是找陸大哥來的，陸大哥在石鼓山負了重傷，武功已失，被歹人劫持，我們一路追踪趕來。」

說完，朝溫如玉道：「喂，蛇蠍教主，妳把我們陸大哥藏到那裡去了？」

楚湘雲和黑娘子兩人，也在此時，一齊走到陰風煞側站定。

溫如玉臉上飛起一陣紅霞，囁嚅的道：「我是一番好心，把陸少俠救出，不料在前山休息之時，陸少俠忽然失蹤了，我才一路找來的。」

楚湘雲柳眉一挑，冷哼道：「誰相信妳的鬼話？妳明明把陸大哥藏起來了。」

赤髮婆婆兩道眼神，慢慢掠過衆人臉上，微笑道：「你們都是要找那個姓陸的娃兒，找到這裡來的？眞是湊巧得很，那娃兒去的地方，除了我老太婆，天下恐怕找不到第三個知道的人啦！」

溫如玉心中一動，急忙叫道：「師傅，妳快說咯，弟子都答應了。」

楚湘雲、冷秋霜也異口同聲的叫了聲：「老婆婆……」

赤髮婆婆聽到溫如玉改口叫自己「師傅」，心中大是高興，癟嘴一咧，瞧着溫如玉柔聲笑道：「乖孩子，妳急甚麼，我自然要說。」

溫如玉被她說得臉上一紅，赤髮婆婆接着瞧了商仝、紀登一眼，說道：「你們不是要找北溟老兒？可知他去了那裡？」

商仝躬身道：「老前輩想必知道家師行蹤？」

赤髮婆婆臉色突轉獰厲，怪笑道：「豈只知道？我老太婆就是傷在你們老鬼師傅『玄武掌』下，不過，他也被老太婆『十絕指』點中，傷得不輕！」

商仝、紀登同時臉色劇變，霍地左右一分，凝神蓄勢！

赤髮婆婆却直似未覩，微嘿了一聲，說道：「那已是三十年前的事了，我老太婆從此就沒有再出過山……」

商仝、紀登吁了口氣，似想開口。

赤髮婆婆沒待他們開口，又道：「你們有話，聽我說完了再問吧，唉，我活到八十九歲，今天已經是最後一天了，這段往事，和你們大家多少都有關連！」

她說到這裡，頓了一頓，才道：「五十年前，江湖流傳着兩句話，你們總聽人說過？」

商仝道：「老前輩是說『三君蝕骨，雙仙銷魂』？」

冷秋霜望着陰風煞悄悄問道：「師傅，我怎麼沒聽人說過？」

陰風煞擺擺手，意思要她不可插嘴。

赤髮婆婆聽商仝說出，不由點點頭道：「不錯，當時江湖上和我老太婆年齡相仿，武功不相上下的，共有五人，那就是西域白骨神君、北溟眞君、火德星君、紫雲仙子、和我老太婆赤髮仙子，武林中稱我們三君雙仙。因爲咱們五人，不但武功詭異，而且個個出手毒辣，遇上的人，從無倖免，於是才有『蝕骨』和『銷魂』之稱。」

屋中諸人，除了陰風煞和商仝師兄弟兩人，知道當年之事，楚湘雲、冷秋霜、溫如玉、黑娘子四位姑娘，却從沒聽人說過，五十年前有這麼幾個厲害人物，是以聽得她們各自睜大眼睛，一眨不眨。

赤髮婆婆續道：「這該是三十多年前，江湖上又出現了一位武功十分了得的人物，這人才一出道，便聲譽鵲起。這人不但年紀極輕，人又生得英俊瀟洒，而且專和黑道中人作對，曾在一夜之間，掌劈當時橫行齊魯的十二煞星，使整個武林爲之震撼……」

陰風煞身軀微震，脫口道：「是九孔鐵笛！」

赤髮婆婆瞧了她一眼，道：「不錯，此人正是九孔鐵笛蕭鳳崗！」

冷秋霜偏着頭道：「師傅，我以前聽妳老人家也提到過九孔鐵笛，妳說我『九陰神功』練成了，就可勝得過他……」

陰風煞鳩臉一紅，急忙以目示意，不讓她多說。

赤髮婆婆朝冷秋霜笑了笑，續道：「當年大家把老太婆和紫雲仙子合稱雙仙，其實我老太婆年輕的時候，就長了一頭紅髮，活像一個妖精。那紫雲仙子，才是眞正天仙化人，生得明眸皓齒，美艷如花，但却找不到一個合意的人，後來，九孔鐵笛出現江湖，他們兩人很快的一見鍾情，他們當眞稱得上珠聯璧合，天生一對，當時，白骨神君原是暗戀着紫雲仙子，但始終得不到她的青睞，這麼一來，白骨神君不由遷怒到九孔鐵笛身上，幾次三番的找九孔鐵笛尋仇，俱未得逞，最後他邀約火德星君，北溟眞君和老太婆三人助拳。那日火德星君冉無天並沒有到場，咱們三人在九華絕頂，和他激戰了一晝夜，依然敗在他鐵笛之下，當時大家全都負傷不輕，尤其白骨神君還被他破去一身功夫；臨走之時，他說除非咱們找到金玉雙奇遺留的武功，否則要找他報仇，今世休想。」

商仝口中不期「啊」了一聲道：「家師確是從那次回來之後，把他老人家隨身兵器兩儀尺，北極環傳給晚輩師兄弟兩人，又匆匆出去，從此沒有他老人家的消息。」

赤髮婆婆頷首，繼續說道：「當時只有我老太婆聽出九孔鐵笛口氣，似乎知道公孫喬夫婦藏寶之處，我化了幾十年功夫，故意和紫雲仙子接近，才知九孔鐵笛蕭鳳崗，原是當年公孫喬夫婦門下一個記名弟子的曾孫。他祖上家傳武功，雖得公孫喬夫婦指點，其實只不過是公孫喬夫婦十之一二，同時他因祖上傳說，約略知道公孫喬夫婦藏寶的地點，那就是……」

她說到這裡，倏然住口。

這是最緊要的關鍵所在，商仝和紀登兩人，固然因這一點，關係他們師傅北溟眞君的下落。

楚湘雲、冷秋霜、溫如玉等人，也想到這可能和陸大哥的地方有關。

因此，大家誰都沒有作聲，只是

靜靜的瞧着赤髮婆婆，等她繼續往下說去。

赤髮婆婆沉吟一下，抬頭道：「法不傳六耳，並不是我老太婆故意賣甚麼關子，待我辦完正事，自然會打發人領你們去的。那時我從紫雲仙子口中，隱約知道了公孫喬夫婦藏寶地點，心中大喜欲狂，過了幾天，就獨自匆匆趕去，那知到達地點，那只是一堵堅厚的百丈石壁，那裡有甚麼公孫喬夫婦藏埋武功秘笈的影子？」

他瞧了商仝、紀登一眼，又道：「但那時候，你們師傅却突然現身相見……」

紀登忍不住道：「老前輩和家師動上了手？」

赤髮婆婆道：「那倒不是，我們當時講好只要找到公孫喬夫婦遺物，大家共同研參……唉，人總是自私的，何況得到公孫喬的武功，就可無敵天下？就在當天晚上，北溟老兒乘我在運功之際，突起發難……」

商仝心中暗暗哼了一聲，暗想：焉知不是妳先發難襲擊師傅？

赤髮婆婆接道：「其實咱們兩人，武功各有所長，打了一個晚上，直到天色黎明，我中了他的『玄武掌』力，他也被我『十絕指』擊中，兩人都傷得不輕，於是咱們約定在咱們兩人沒有分出勝負之前，誰也不准私自挖掘。那知那一場拚鬥之後不久，我老太婆忽然運岔了氣，走火入魔，半身全廢，直到現在，在這裡一住就是三十個年頭……」

商仝道：「老前輩，那麼家師呢？」

赤髮婆婆道：「當年你們那老鬼師傅，傷得不會比我輕，但也並不是致命之傷，自然不會就此死去。」

商仝心頭稍寬，還想再問！

赤髮婆婆瞪了他一眼，道：「我話還沒說完，你就等我說完了再問不遲。三個月之前，門口來了一個白衣書生，這人臉上蒙着白紗，身後還跟着一個老蒼頭……」

冷秋霜道：「啊，那是白衣教主！」

赤髮婆婆橫了她一眼，自顧自說道：「他聲言遊山迷路，想在我屋中暫時歇足，並要老蒼頭燒些水喝，我因住在這裡，已有幾十年沒見過人，一旦有人來了，心中甚是高興。何況這九疑山九座山峯，各導一溪，形勢相似，遊山的人，最易走迷了路，自然不疑有他。這主僕兩人在屋中坐了一會，才起身告辭，白衣書生不迭的朝我道謝，往門外走去，但在這一瞬工夫，我忽然發覺他們舉步之間，不類常人！白衣書生走到門外，回頭笑道：『老前輩已中了我無形之蠱，三月之內，如能說出公孫喬夫婦的藏寶地點，晚輩自會派人送上解葯。』我聞言不禁大怒，等到發出『五行十絕指』，但相距已遠，那白衣書生舉袖一揮，居然把我指風引開。他這一手法，正是當年白骨神君的『化力神功』，我急怒之下喝道：『你是白骨神君的何人？』他朗朗笑道：『老前輩不用多疑，我是白衣教主。』說話之時，人已去遠，我等他走後，運氣一試，發覺胸腹之間，隱隱有異，果然是中了苗疆最厲害的惡蠱之象，到明天正好三個月了！」

溫如玉突然想起自己身邊，僅存的一粒「寶蛇丹」，正是善解蠱毒和療傷的聖葯，這就連忙說道：「師傅，弟子身邊，還有一粒專解蠱毒的葯丸，妳老人家……」

赤髮婆婆慈笑道：「不用了，我活了八十有九，生死之事，對我已並不重要，即使不中蠱毒，我也早就有預感，這走火入魔之軀，近幾年越來越糟。說實在，我已經僵化到腰臑之上，漸及心臟，無非仗着幾十年精湛內功，才能勉强支持。使我老太婆最痛心的，莫過於沒有衣鉢傳人。如今……哈哈，乖孩子，妳光是口中叫着師傅，那能算數，當着這許多人，正好做個見証，妳還不快過來拜過師傅！」

說到後頭，語氣竟然十分慈愛，那像是幾十年前殺人不眨眼魔頭？

溫如玉先前爲了陸翰飛下落，口頭叫着師傅，原不過是一時權宜之計，但此時眼看赤髮婆婆滿臉都是歡愉之色，慈祥可親，心中大是感動，急忙走近榻前，恭恭敬敬拜了下去，口中叫着：「師傅，弟子給妳叩頭。」

赤髮婆婆笑道：「乖孩子，妳從此時起，是赤髮婆婆的衣鉢傳人了，可惜咱們只有一日師徒之緣，但妳却須負起重任，替爲師完成一件足以震撼武林的大事……」

溫如玉仰臉的道：「一日爲師，終身爲母，師傅有甚麼吩咐，弟子赴湯蹈火，也當去做。」

赤髮婆婆從懷中摸出一顆蠟丸，捏碎外殼，裡面是一粒金箔爲衣的葯丸，隨手遞到溫如玉手上，道：「孩子，妳吞下去吧。」

溫如玉接過葯丸，果然依言吞下。

赤髮婆婆突然發出一陣悽厲的嘻嘻怪笑，但隨着笑聲，雙目之中，隱含滿眶淚水，一把把溫如玉攬入懷裡，憐惜道：「乖孩子，爲師……爲師這是情非得已……」

說到這裡，抬頭朝陰風煞和商仝等人，厲笑道：「你們都已知道這孩子是我赤髮婆婆的傳人，如果有人敢欺凌她……嘿嘿，我老太婆的傳人，可不是好欺之人。」

說到這裡，語氣一緩，道：「好，你們暫且退出屋去，明日黎明，我徒兒自會領你們同去要去的地方，但今天晚上，却有勞你們替我師徒兩人護法，不得讓任何人擅自進入竹屋一步。」

陰風煞聽她說得鄭重，心知赤髮

婆婆新收了溫如玉爲徒，定然要傳授她的獨門武功，自己等人留在屋內，自有不便，聞言便率同楚湘雲等三人退去。

商仝、紀登，也朝榻上躬身爲禮，走出屋外，只聽赤髮婆婆的聲音說道：「你們遇上北溟老兒，就說我老太婆先走了一步；今世裡，他再也別想和我分出高低來了。」

話聲才落，板門緩緩的無風自閉……

* * *

晨曦初上，薄霧未消。

山林之間，披着一層濃霜。

一座插山高峯的右側，一個小山凹上，兩間竹屋，站着兩個黑衣老人，一個鳩面老嫗，和三個年輕少女。

這些人，已經在凜然的寒風中，整整熬了一個晚上。

因爲竹屋裡的主人，是當年出名難惹的赤髮仙子；她要他們守在屋前，替她師徒兩人護法，不准任何人進入竹屋一步。同時也答應在天亮之後，自會派她徒兒領他們同去要去的地方。

商仝、紀登，爲了要找尋他們失踪已有三十多年的師傅，自然奉命唯謹。

陰風煞柯靈和楚湘雲、冷秋霜、黑衣娘子倪采珍，爲了找尋身負重傷的陸翰飛，也不得不等。

漫漫長夜，總算過去了，在他們預料之中，可能會找上門來的白衣教主，却始終沒有露面！

一輪紅日漸漸升高，發出溫煦的熱力，大家雖然並不怕冷，但有了陽光，總比冰冷的站在寒風裡要好得多。

冷秋霜蹲在石頭上，一邊曝日，一邊仰臉問道：「師傅，我們要不要去敲門？怎麼老不出來的？」

她口中呵着白氣，已是有點忍耐不住！

楚湘雲道：「秋妹妹，我想那位赤髮老前輩，一定還沒把武功教完呢。」

冷秋霜道：「一個晚上，能教多少武功？幹麼她要一個晚上教完？」

楚湘雲道：「那赤髮老前輩，恐怕……」

「噓！」陰風煞朝她輕輕噓了一聲，楚湘雲立即倏然住口。

冷秋霜一張小嘴，登時噘得老高，她怪師傅膽子越來越小，自己不肯多說，也就罷了，連楚姐姐說的話，都要半路裡遮攔起來。

「呀」的一聲，竹屋兩扇板門却在此時突然開啓。

大家聽到聲音，急忙轉頭瞧去。

這一瞧，登時把大家全都怔住了，突見從裡面像幽靈似的，緩緩走出一個赤髮的女郎！

是她？

她不是五毒教的蛇蝎教主溫如玉？

怎麼一夜工夫，一頭青絲變成了披肩赤髮？

溫如玉紅勻的臉頰上，淚痕宛然，徐徐走近衆人面前，斂衽道：「我師傅業已仙逝，她老人家要我從此時起，承襲赤髮仙子的名號，諸位請小憩片刻，我替師傅料理好後事，立即和諸位上石城峯去。」

商仝拱手道：「姑娘只管請便。」

楚湘雲走近陰風煞身邊，低聲問道：「乾娘，石城峯在那裡呀？」

陰風煞道：「九疑山共有九峯，石城峯就是前面第三座高峯。」

說話之間，溫如玉已走回竹屋。

不過眨眼工夫，只見屋中冒起一陣濃烟，溫如玉臉色悽然，匆匆返身退出。

整間竹屋，業已冒着火，但見烈焰騰空，「劈劈」「啪啪」的燃竹之聲，響個不停。

溫如玉淚流滿臉，跪倒地上，拜了幾拜，站起身子，纖腰一直，伸手掠掠赤髮，瞧着大家一眼，說道：「好了，我們這就走吧！」

黑娘子倪采珍江湖經驗較豐，此時眼看溫如玉神情冷傲，和昨天見到的她，幾乎判若兩人，不由低聲朝楚湘雲道：「湘雲妹子，妳瞧了沒有？這姓溫的性格神情，似乎和昨天大不相同了呢！」

楚湘雲偷偷瞧了溫如玉一眼，搖搖頭道：「我瞧不出來。」

冷秋霜眨着眼睛，低低的道：「當然喲，她連頭髮都染紅了，這多難看？」

溫如玉話聲一落，便自轉身朝山下走去，赤髮披肩，白衣斜颺，另有一種高傲冷峻之感！

商仝、紀登，立時跟在她身後走去，陰風煞朝三人打了個手式，也相繼跟去。

楚湘雲輕聲道：「倪姐姐，妳說得不錯，她果然有些變了！」

大家隨着溫如玉盤山而行，人隨山轉，一路急奔，約莫跑了頓飯光景，越過兩座刺天高峯的山脚，前面又有一座高峯，排雲直上。

溫如玉一路細察地勢，已到了自己和陸翰飛失散之處。

她心頭不期升起一陣感慨，昨日今朝，有如一場春夢！

昨日還是爲情出奔，寧願脫離五毒教的叛教教主，今天卻變成了一頭赤髮的怪人——赤髮仙子！

她想起一頭赤髮，便惘然若失，這不能怨懟師傅，只是命運的安排！

她只覺眼眶一陣濕潤，珠淚已奪眶而出。

她不願讓他們瞧出自己在流淚，於是脚下加緊，逕往峯後繞去。

這是一道橫在峯與峯之間的深澗，水聲淙淙，盈耳不絕！

溫如玉低頭疾走，沿着山澗奔去！

這一路，一邊是臨壑懸崖，水勢湍急，其深莫測；一邊是巉岩斷壁，險阻難行。

好在一行人，輕功全都不弱；急縱疾掠，又是一盞茶光景，只聽水聲越來越響，迎面峯腰上，一條瀑布宛如匹練般倒掛而下，直注壑底，發出奔騰澎湃之聲！

山澗中白霧滃鬱，水氣蒸騰！

人在二三十丈之外，已覺得霏霏濛濛，寒逼肌骨！

溫如玉脚下收勢，抬頭朝對崖望了一眼，便一言不發的緩緩朝山澗邊上走去。

大家隨着她眼光瞧去，只見對崖是層岩矗立的陡峭山壁，石巘兀立，峻拔如削，高刺入雲。遠遠望去，當眞像一座石頭城墻，迤邐在羣山之間，氣勢奇偉！

商仝跟在溫如玉身後，瞧她好像找尋甚麼似的，忍不住問道：「溫如娘，可是找尋甚麼？」

溫如玉也不回頭，冷冷的道：「你們自問能飛渡過去嗎？」

這下，倒眞把商仝問住了，這條絕澗，少說也有二十來丈寬闊；一個人輕功再高，終究不是生了翅膀和飛鳥一樣，怎可以飛得過去？他碰了一鼻子灰，不由摸摸下巴，尷尬的道：「這個……只怕誰也無法飛渡。」

溫如玉也不再理他，隨意掠掠披肩赤髮，緩緩往瀑布底下走去！

不！其實離瀑布還有二三十丈遠近；但傾瀉而下的瀑布所激起的水花，已如濛濛細雨，沾衣頓濕。瀑布聲如萬馬吼奔，震耳欲聾。

溫如玉一聲不作，直向那片濛濛白氣中走去。

白氣愈來愈重，有如進入濃霧之中，眼前白茫茫的，大家窮盡目力，也只能看到二三丈左右。

走了百步左右，所有的人已衣履全濕，冷冰冰的好不難受。

陰風煞心頭不禁漸生怒意，凝聲喝道：「溫姑娘，咱們到底應該如何走法？妳也說出來讓大家聽聽！」

這裏瀑聲如雷，她這聲大喝，凝住眞氣而發，是以大家仍能清晰聽見。

溫如玉走出不遠，突然站住身子，俯身往崖邊一指，冷冷的道：「我師傅說過，進入水氣圈，再走百步，便可找到斷樑，我們就要從這裏過去。」

她這一開口，不由得大家大吃一驚！

她隨口說來，居然比陰風煞那聲大喝，還要清晰得多！

要知在這怒瀑奔騰之中，以陰風煞的內功修爲，開口說話，尚須凝住眞氣，才能使大家聽到。

溫如玉的內功，原比陰風煞差得很遠，那知只有一夜功夫，她的功力，居然會凌駕陰風煞之上？

商仝、紀登心頭立時明白，敢情赤髮婆婆已在昨晚一夜之間，把她畢生修爲，悉數貫注到溫如玉身上了。

因爲自己曾聽師傅說過，武林中有一種「透穴傳功」之法，把自己一身功力，轉注到另外一個人身上；但此人功力一失，便如燈盡油乾。難怪赤髮婆婆昨晚要自己這些人，替她師徒護法。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大家心中一凜，立即朝着溫如玉所指之處瞧去！

原來離崖下三丈之處，突出了一段生滿苔蘚的斷樑，敢情在若干年前，還是一條天生石樑，後來被山洪冲折，只剩了半截樑根，凌空架出。

此處倒瀉而下的瀑布，相隔雖遠，但霏霏濛濛的水珠，好像天空在下着絲絲細雨，一片茫茫。

到底和對崖半截斷樑，相隔究竟有多遠？對崖是否也有半截斷樑？誰也無法瞧得清楚，要從這一片白茫茫的地方，縱身掠到對面，簡直是不要命了。

溫如玉眼看大家都沒有作聲，不由冷冷哼道：「師傅說過，兩岸樑根，中間相隔約爲五丈左右，你們自問敢過去的，就跟我來。」

話聲一落，人隨聲起，輕飄飄落到斷樑之上，白衣飄忽，朝澗外走去，轉眼之間，已走出數丈之外，大家只看到一點白影，在霧氣中消失。

不，一個冰冷的聲音，從隆隆水聲中，筆直傳來：「你們再不過來，我可沒工夫久候。」

商仝朝紀登低聲說道：「紀師弟，我們過去。」

說着提了一口眞氣，雙足一點，飛落斷樑。

紀登一見師兄下去，也立即跟着飛落。

陰風煞朝身後三人說道：「你們還是等在這裏吧，我一個人過去好啦！」

楚湘雲道：「乾娘，不要緊，我跟妳去。」

冷秋霜嚷道：「師傅，我也要去。」

黑衣娘子也道：「老前輩，如果只有五丈距離，我們自問還能過去。」

陰風煞拗不過她們，只好點頭，帶着三人，相繼躍落。才一落到斷樑之上，只覺寒氣森森，山風凜冽，向下望去，只有隆隆水聲，茫茫雲氣，落脚之處，全是青綠苔蘚，滑溜得難以舉步，身臨絕壑，着實令人觸目驚心！

這時商仝已提氣而行，到了斷樑盡頭，向對崖一望，白茫茫的哪想瞧得準立足之點，一個拿捏不準，等於自投絕壑。

但此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當下向後退出兩步，吸了一口眞氣，足尖一點，倏然躍起，直向茫茫白氣中投去。

接着只聽商仝的聲音遠遠傳來：「紀師弟，果然只有五丈有餘，六丈不

到，只是山風猛烈，你身形不可躍起得太高。」

紀登答應一聲，跟着往白霧中縱去。

陰風煞眼看兩人都已過去，知道除了水氣迷濛，瞧不到斷崖之外，事實上還並無多大危險，心頭略爲放寬，回頭道：「妳們在這裏等一會，還是我帶妳們過去吧。」

說着，正待伸手朝楚湘雲挽去，只聽溫如玉冷冷的道：「怕死就別過來，說不定還有比這更難走的地方！」

楚湘雲聽得一氣，身子往後退了一步，接口道：「乾娘，妳只管先走妳的吧，這點地方還難不住咱們。」

陰風煞那肯讓她涉險，一把挾起她身子，閃電朝對崖掠去！

身形落地，堪堪把楚湘雲放下，正待回身縱去，冷秋霜和黑娘子兩條人影也衣袂飄風，急掠而至！

陰風煞暗暗替她們揑一把冷汗！

大家登上對崖，溫如玉和商仝、紀登三人，早已走出十餘丈外，朝峯脚一條小徑上走去！

不！陡削巉岩，人跡罕至，那有甚麼小徑？那只是石壁上差堪落脚的石磴，行走之際，人要貼壁蛇行，才能通過。

石磴斜斜往上盤去，越走越高，也越來越是險峻。

這樣走了盞茶光景，大家已上山腰，但磴道已盡，面前只有一道光溜溜的崖壁，寸草不生。

山峯上端，全被如絮浮雲所籠罩，上到山頂，還不知究竟有多高？

溫如玉略爲駐足，忽然騰身躍起，一下縱上五丈來高，身形在壁上吸住，手脚並用，捷如猿猴，朝崖壁上爬去。

一行人原是一個接着一個走來，後面的人，因有人擋住視線，瞧不清溫如玉是如何上去的。

但到了近處，才發現崖壁五丈以上，鑿有一行疏疏朗朗石孔，沿壁而上，正好容人伸手攀住，此後只要雙手互易，手足並用，就可往壁上爬去。

這一段石壁，不僅光滑無比，而且上豐下削，雖然手足並用，但整個身子，還是微向後仰，全藉幾個指頭，支持身體。

商仝、紀登、陰風煞三人，還不覺得怎樣，楚湘雲、冷秋霜和黑娘子倪采珍三位姑娘家，終究功力不足。

一陣功夫下來，便已累得頭暈目眩，手足酸軟，只好緊緊貼伏在石壁上，調勻呼吸，繼續向上爬去，誰也不敢向後瞧上一眼。

這時大家早已全在雲層之上，蔚藍晴空，陽光照耀，距離矗立峯頂，還有數十丈之遙。

凜冽罡風吹得一身濕衣，其寒如冰！

正在爬行之間，瞥見溫如玉身影一閃，忽然不見。

原來僅堪容指的石孔，到此已盡，右側有一塊數丈見方的巨石，上豐下削，懸空凸出在削壁中間，宛如平台一般。

溫如玉已飛身躍上巨石，悠閑的站在那裡。

大家陸續翻上平崖，三位姑娘已是面紅如火，香汗淋漓，不住的喘息。

大家細看存身之處，原是峯腰中支出的一片平崖，約有五六丈方廣。

中間一堵石壁，石色微呈淡黃，壁上三丈來高，橫鐫着「石城洞天」四個擘窠的大字，寫得龍飛鳳舞，筆力遒勁。

大字底下，石面剝落，印着無數大小掌印，和刀劍斫劈的痕跡，此外一無所有，既沒有見到北溟眞君，也沒有陸翰飛的影子。

商仝瞧得心頭納罕，回頭朝溫如玉問道：「溫姑娘，這裡就是白衣劍侶公孫喬夫婦甜隱之處了嗎？」

溫如玉道：「師傅只叫我把你們帶到這裡來，旁的我沒有問，師傅也沒有說。」

陰風煞方才悶着一肚子氣，聞言不由怒從心起，提着雙爪，陰惻惻的問道：「小丫頭，陸少俠的人呢？」

溫如玉翻上平崖，沒瞧到陸翰飛，內心何嘗不急？但被陰風煞這聲「小丫頭」叫得柳眉一豎，神情冷漠的道：「妳問我，我去問誰？」

陰風煞咧着黃牙，桀桀笑道：「小丫頭，妳不知道，領我們來作甚麼？老婆子面前，妳要是有半句虛言，莫怪我出手毒辣。」

溫如玉冷笑道：「只怕未必見得……」

話聲才落，只聽紀登「啊」了一聲，筆直朝石壁跑去，口中喊道：「大師兄，快來瞧，這不是師傅留下來的『玄武掌』印嗎？」

陰風煞和溫如玉兩人劍拔弩張之勢，給他這一叫，也登時跟了過來。

只見商仝在壁上逐一細瞧，點頭道：「不錯，這掌印四週輪廓清晰，入石三分，除了他師傅老人家的『玄武掌』力，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個有此功力之人……」

溫如玉輕哼了一聲，望壁上點點剝剝的石孔一指，道：「這是師傅的『五行十絕指』，入石快近四分，不見得遜過兩位的尊師吧？」

商仝却只當不聞，繼續說道：「這裡既然寫着『石城洞天』，該有洞府才對，師傅在這堵壁上，連用『玄武掌』，劈了這許多掌印，那麼這裡是公孫喬夫婦隱跡之地，這堵石壁，是洞府門戶，該已無疑問，由此推想，師傅和赤髮老前輩當時不知開啓之法，才想以指功掌力，破門而入……」

紀登道：「照這情形，師傅並沒有把它打開。」

商仝沉吟道：「使人費解的就在這裡，師傅既然沒有震開石壁，這三十年又到那裡去了呢？」

他們師兄弟只是站在壁前討論；其餘的人也都目光集中，只是朝這堵石壁上下左右，不住的打量。

黑娘子倪采珍站在衆人面前，目光一瞥，忽然發現平台另一盡頭之處，依稀有一條曲折小徑！

她心思縝密，這一發現，立即縱身掠去，仔細的一瞧，那還有錯？這條小徑，上落之處，較一般石面較爲光滑，顯然經常有人走動！

不由心頭大喜，急忙喊道：「柯老前輩，妳們快來，這裡還有一條小徑呢！」

這下，連溫如玉也大感意外，這岩上的情形，昨晚師傅已經說得十分詳盡，她老人家也並沒有提到石壁右邊，還有一條小徑？

大家紛紛掠起，一齊朝小徑上奔去！

小徑沿着山勢斜斜轉去，雖然僅容足尖，但石壁上還有不少石孔，可以用手攀附而行，似是純出人工所鑿。

才走出一箭光景，石壁上還有一個黑黝黝的山洞。

黑娘子倪采珍走在最先，略一猶豫，伸手掣出長劍，躍到洞口，再從身邊取出火摺子，一手晃亮，當先往裡走去。

後邊的人也已陸續趕到，相繼入洞。

這座石洞倒是天生成的，洞口極狹，斜向裡伸，走了五六步才稍爲寬暢，也只有丈餘方圓。

黑娘子擧着火摺子，仔細一看，只見石洞裡靠角落之處，鋪着許多乾草，好像經常有人在草上睡眠。

紀登忽然「噫」了一聲，伸手一翻，草堆邊上發現一大堆松子、茯苓和四個橘子！

他隨手取起一個橘子，雙目烱烱的道：「大師兄，這個橘子皮色還青，顯然從樹上摘來，還沒有好久。」

商仝入洞之後，只是不住的向四週打量，聞言點點頭道：「不錯，這洞裡確係有人居住……」

說到這裡，忽然住口，目光落在石洞盡頭的壁角上，口中低喝一聲：「師弟，隨我來……」

人隨聲起，一下掠近壁角，身子一閃，便自不見。

紀登一見大師兄閃身而入，也立即跟了過去，果然，這石壁盡頭有着一條斜縫，可容一人側身而入。

大家瞧到兩人進去，也紛紛跟着走進。

原來裡面還有一間略呈方形的石室，比前洞要寬敞得多。

石室正中，還放着一張石榻，榻上盤膝趺坐着一個頭戴道帽，面容枯瘦，胸垂五綹黑髮的黑袍道人。

一行人中，只有黑娘子身邊帶有火摺子，黝黑的石室，火光微弱，大家還沒十分看清。

商仝、紀登等人早已同時搶近榻前，噗的跪了下去，口中失聲叫道：「師傅，你老人家果然是在這裡……」

陰風煞聽得大吃一驚，沒想到榻上之人，就是當年名震一時的北溟眞君，急忙以手示意，要楚湘雲、冷秋霜、黑娘子三人站到一邊，不可妄動！

北溟眞君端坐榻上，絲毫不動。

商仝緩緩抬起頭來，凝目一瞧，才發現不對，師傅雙目深陷，臉色枯槁，早已羽化多時，敢情山上氣候寒冷，屍體並沒腐爛。

當下恭恭敬敬拜了幾拜，一面朝紀登道：「師弟，師傅他老人家業已仙去，我們瞧瞧看可有甚麼遺言？」

紀登也已發覺師傅神色不對，立即答應一聲，站起身來，兩人在石榻四週，仔細看了一遍，並沒發現甚麼。

再在北溟眞君懷中摸索了一會，也沒有發現甚麼遺物。

這間石室，除了石榻，就無一物，商仝還有點不敢相信，師傅坐化之前，會連一句遺言都沒有。

他仔細朝四週的壁上又察看了一陣，才回身向陰風煞等人拱拱手道：「先師坐化已久，老朽之意，擬請諸位退出石室，俾老朽兄弟封閉洞穴，以安先師在天之靈，老朽兄弟感激不盡。」

溫如玉一聲不作，轉身朝洞外退出，陰風煞慌忙還禮，道：「商大俠不必客氣，北溟老前輩法體所在，自應封閉洞府才是。」

說着，便和楚湘雲三人，一齊退了出去。

商仝、紀登偕衆人退出之後，立即動手，取出隨身兵刃，挖了許多石塊泥土，把壁間斜縫密封塡塞。

大家雖因外洞草堆中發現鮮果，顯然有人居住，心頭不無懷疑，但找遍全洞，除了業已死去的北溟眞君之外，不見生人蹤影，只好廢然退去。

溫如玉心頭沉重，楚湘雲、冷秋霜更是焦急，不知陸大哥究竟落在甚麼人手裡？

大家依然循着小徑，回到石壁前面。

楚湘雲黛眉低蹙，抬頭道：「乾娘，我們到那裡去找陸大哥呢？」

陰風煞一張鳩面凝結如霜，橫了溫如玉一眼，獰笑道：「問她！她把陸少俠藏到那裡去了。」

冷秋霜想起自己被五毒教擄去之事，氣憤憤的道：「是啊，她把我們硬騙到這裡來，就是拖延時間咯，陸大哥一定被五毒教的人劫走了。」

溫如玉冷笑道：「不錯，就算五毒教劫走了，妳們又待怎的？」

（未完・二十）

上文提要：

靈台一點清明使冷香頓悟，放走了盈盈。白髮急生，皺紋迭現的金丹副作用反應，破碎了喬妧的美夢，行爲更是瘋狂，竟施毒手殘害冷香……冷香竟未死去，寒魄奮不顧身以全身功力救治冷香，重要關頭包天笑父子率殘部掩至，被飄二誑走；半路深悟折回，幸寒魄剛好行功完畢，以殘餘功力拚死迎戰，戰情慘烈……喬妧逃去，竟與毛錦秋走在一道，毛身邊三位高手原來是「天竺三仙」……



新派俠義中篇故事／東方白·文／可飛·圖

豹俠

正邪難免終一戰　報應多是自招來

包天笑並不知道冷香就坐在臥室床上，而錢十九和吳十四也沒說。

聽說冷香和她的師妹回來了，父子二人招呼着柳十七就竄了。

一個在內院門口喘，一個在外院門口喘着，申寒魄知道，要不是「飄二爺」這一咋唬，纏鬧下去，今夜還是要難看。這工夫匆匆入內，道：「老康，香姊呢？」

「飄二爺」道：「不是在床上嗎？」

申寒魄入內，看看冷香，還是那樣子，道：「香姊我們離開這兒。」

淒然一笑，冷香道：「寒魄，二位快走吧！別忘了把那東西帶走……盡快服下……寒魄……姊姊不能幫助你……却也不想連累你們……」

申寒魄向「飄二爺」揮揮手，道：「二爺，就用那床單撕成帶子，幫我把香姊綑在我的背上。」

冷香是眞不想走；但扭不過二人，也來不及換上整齊的衣裝，仍穿着那件褻衣，被綑在申寒魄的背上。

冷香不能不想，要是在沒有傷殘之前，能和寒魄肌膚如此緊密地接觸有多好？冥冥中主宰的安排，總是叫人啼笑皆非。她在申寒魄的耳邊道道：「寒魄，這又何苦？帶着我……你們會遭遇更壞的局面。」

申寒魄道：「香姊，我們只要還能走能爬，總要帶着妳一起。要不，我們即使身體安逸，但心却是破碎的；今後就讓我們福禍與共吧！」

冷香伏在他的背上，淚水把他的背衣濕了一大片，哽咽着道：「寒魄……床墊下面的東西也帶走吧……要不，也會便宜了別人……」

「飄二爺」撩開床墊，是些大字號、大票面的銀票；全國通用，在任何票號、錢莊中都可以使用，由「飄二爺」收起，然後他們來到精舍內。

申寒魄竄上迎門條几上，把牆上的一幅巨畫摘下捲起來，道：「香姊，是這幅沒錯吧？」

冷香道：「是的，現在可以走了……」

一個人在暗中覬覦，一會含怒，一會皺眉，一會又自怨自艾。

而此刻的小道姑之一，發現已死在後院花壇之中，可能是被包天笑第一次來時弄死的。

而另一個小道姑，也就是被派在前院監視那個，早就溜出觀外，沒多久就被毛錦秋所俘。毛錦秋教她一些說詞，由「天竺三仙」之末把她送到米倉及百里光等人的住處附近。

目前米倉他們爲了行動方便，能立刻作全力一擊，故此百里光和米倉住在一起。

小道姑靜茹，被迫去找米倉，不去就得賠上小命。

這兩個小道姑，實在談不上什麼慧根，更勿論勘破生死了。爲了保命，不得不來找米倉。

她在米家門外大叫「救命」，米順開門出來查看，他驚奇地道：「妳不是冷霞觀的小道姑嗎？」

靜茹臉上有淚，指指後面道：「是的……有……有人要殺我……救救我……讓我進去避一避好嗎？」

表演似乎是大多數人都具備的本能，連小道姑都不例外；事實上這就等於說謊。

米順叫她進屋，米倉、百里光及米大娘都在，米順道：「爹，問問看，八成冷霞觀出了漏子。」

米倉道：「小道姑，出了什麼岔子？」

靜茹道：「觀主她走……走火入魔了……包天笑父子……還有什麼柳十七等人去……去搶什麼金丹……我就逃了出來……」

百里光和米氏夫婦互視一眼，他們等的正是這一天，但遲一步就會白忙一場。

百里光道：「冷霞觀主怎麼會走火入魔？妳不會說謊吧？」

靜茹道：「不會的……是因爲觀主的師妹喬妧偷服金丹被發現，兩人爭執起來，喬妧佯作跪下，把頭抵在觀主腿上，向觀主求饒，沒想到她突然下了毒手，連點觀主三大要穴，逼問剩餘的金丹在何處？」

所有的人都像受驚的兔子，豎起了耳朵。

米順道：「是啊！還有些金丹呢？」

靜茹道：「可是觀主不說……她說金丹要是落入喬妧手中，那還得了？至死不說，喬妧本來志在金丹……也不想下毒手……可是被逼急了！終還是下了毒手，廢了觀主的武功逃走了……」

米倉霍然站起，道：「那冷觀主呢？」

靜茹道：「正好申大俠和康大俠回來了，申大俠運功救治觀主，看樣子死不了，恢復武功是辦不到了。就在運功救治的檔口，包家的人來了……」

百里光道：「妳逃出來的辰光，雙方交手的結果如何？」

靜茹道：「雙方差不多，沒有幾百招分不出勝敗；可能現在還在搏殺。我知道，今後去搶金丹的人一定不少，決定逃離冷霞觀……」

百里光道：「米兄，咱們要打鐵趁熱，你看如何？」

米倉看看老伴，道：「順子的娘，咱們不能虎頭蛇尾，既然等的就是這一天，再不走人，八成吃『接羅』也輪不到咱們哩！」

留下一個香主看家，以及留下小道姑，以免累贅，一衆以最快的速度去了冷霞觀。

這一段表演台詞，都是毛錦秋親口敎的；本來喬妧不主張這麼說；但毛錦秋以爲，這樣說才能使對方相信。

而毛錦秋派「天竺三仙」老三帶小道姑去騙米倉等人，立即又派出老二綴上了申寒魄一行人。

原來申、康二人爲了冷香的行動不便，需要找個不受干擾之處，和「飄二爺」一商量，決定到華山去找個隱秘之處，設法恢復冷香的武功。

第一，冷香救過他們一命；不然的話，他們不能活着離開包天笑的行宮。

其次，她也救過張盈盈兩次；明明她喜歡申寒魄，却能推己及人，昇華了愛的格調，所以申寒魄下決心非救她不可。

其實，那舍利金丹是白雲和尚被害前不久，親手交給冷香的，因爲那時已出現了敵踪。

白雲和尚看出，冷香心地不錯。要是交給師弟，就要遭來物議，而且他和冷香不是一對戀人，故問心無愧。但他要告訴師弟時，已經遇害了。

所以申寒魄一直不知道舍利金丹是由師兄臨時改變主意交給冷香保存——遇上正直的、堪造就的青年俠士，再予以栽培；如果遇不上那種人，冷香自己可以服用。只是連白雲都不知道女人服丹有大忌的事。

因而冷香才會有金丹，且服了三粒；但她並無私心，一遇上申寒魄，知道他素行坦誠，一如往昔，立刻放入茶中成全他，以免他會拒絕。

米倉一行人，四十多口子，以最快速度趕到冷霞觀，却未找到一個人；上屋打量，發現有人影晃動，在觀外奔馳。

他道：「快追！那人影一定是『豹子』和『飄二』，要不就是包天笑等人，反正跟着包天笑，一定也能找到『豹子』他們。」

於是就追了下去，不久天亮，在華山山麓，像捉迷藏似的，一會看到人影在山林中閃動，追上又不見人影。再過一程，又發現了人跡，過一會又失踪。

就這樣折騰了一整天，累得四十來口子人像灰孫子似地！

米大娘可就不耐煩哩！道：「米倉，你們吃了八頓飯撐着了？要出來溜腿，你們儘管繼續溜下去，老娘可不想再窮竄哩！」

米順道：「娘，都已經追了一天了，來到了華山，總不能就這麼一走了之。反正不論是申寒魄也好，包天笑也好，找到任何一人，都能找到走火入魔的冷香。娘，依順子猜想，冷香殘了，說不定申寒魄要帶她到華山來找個地方療養。」

百里光道：「順子，怎麼知道咱們追了一天半夜的人影不是包天笑？」

米順道：「百里大叔，如果是包天笑，那也是正好。因爲他們窮跑一天半夜來到這兒，順子敢斷定，也必是跟着申寒魄等人綴下來的；咱們只要踩上包天笑的線，一定能找到『豹

子』。剩下的金丹，不是在冷香身上，必在『豹子』手中；咱們乾脆讓包天笑打頭陣，等他們倒下了，咱們就揀現成的。」

百里光豎起大拇指道：「順子，老要飯的如今已並非志在金丹，只是欲罷不能，非爲我那死去的長虹報仇不可。所以，一旦事了，不論後果如何——只要我百里光還沒死，一定把全身所學傳給你。」

米倉道：「順子，你就拜個乾爹吧！今後就是一家人了。此番行動，等於孤注一擲，一家人痛癢相關，幹起來也不會有人藏奸惜力，必會一條心的。」

米順跪下磕了三個頭，叫了一聲「義父」。

百里光樂得笑出了眼淚，那是因爲老來喪子，想起來不免心酸，他似乎永遠不會檢討，要不是整天計算別人，強搶豪奪，兒子怎麼會被宰了？

又是紅日西沉，山風勁急的時刻了。

米倉和百里光一商量，決定把人手分爲三撥，分頭去找，一有發現，就以竹哨爲號集合一起再動手。

在華山找藏身的洞穴，何只千百？但太著名的，如老君洞（老君試鑿穴）；相傳是陳希夷的修道處。這些地方申寒魄等人都不能去，他們不能被干擾。

在北斗坪、臥虎石、獅子岩附近，有個不起眼的洞穴，深才四五丈，洞徑迂迴，寬與高度都不滿一丈五尺，他們選擇了此洞。

爲了那三粒金丹，三人一路爭執，申寒魄要留着給香姊恢復功力，也要給「飄二爺」一粒。可是「飄二爺」堅決不要。

冷香說她不願意老，早知道金丹會如此促壽，她寧願作一個身手平庸的武林人物。

於是兩人力促申寒魄統通服下去。

申寒魄拗不過他們，服了兩粒仍偷留了一粒。

好在一路上買了些食物，天冷不易腐壞，洞內有山泉，倒也方便。

然而，申寒魄連續運功爲冷香試行打通經脈，以便使她恢復武功，却又全部失敗了。

申寒魄道：「香姊，妳是否知道有什麼特殊方法，可以恢復武功？」

想了一下，她搖搖頭，道：「寒魄，你對我已盡了全力，我是終生感激，你也不必浪費精力了！」

申寒魄道：「香姊，我沒有盡全力……『飄二爺』，有沒有聽說過些什麼偏方能恢復功力的？」

搔搔頭皮，拍拍後腦勺子，「飄二爺」道：「他奶奶的！俺倒有個熊辦法，只是俺一直不敢講，因爲這是聽朋友說的，是不是瞎扯蛋？俺也弄不清楚。」

冷香道：「說來聽聽也無妨。」

「飄二爺」連連搖頭，道：「不……不！操！這八成是胡編的，俺不能說……」

申寒魄正色道：「老康，你一向是胡同趕羊——直來直往的人。怎麼這辰光又忸怩起來了？說呀！就算是道聽途說，荒誕不經也沒有什麼，反正我們姑妄聽之，也不一定採用的。」

「飄二爺」把申寒魄拉到一邊，在他耳邊道：「小申，俺對你講，你斟酌一下，能用則用，不能用就拉倒，也不必說出來。朋友說用『三竅合』的方法，就是口、臍和下面那個密接，然後用什麼天機口訣……就可以恢復，不過詳細的內容，俺記不清咧！」

申寒魄當然知道，師兄對他說過，要恢復武功，如果男女，必須「三竅合」，再施「日月合璧天機口訣」，日代表男人，月代表女人，雖非交媾取樂，却也算是交媾，但不可洩，洩則無效。而男女交媾，又是互相傾慕者，誰能勒馬而不洩呢？

由於這牽涉到房中術，故申寒魄雖早知而不提起。其實冷香也知道，她更不能說出來。

申寒魄搖搖頭，道：「左道旁門，不足採信。」

「飄二爺」道：「俺就知道你非但不會採用，還會說熊話！算咧！俺以後再也不出這種餿主意哩！」

申寒魄與冷香的目光一接，雙方立即移開目光。他們幾乎都知道對方早已知道這個方法，但誰願意先說出來呢？

毛錦秋和「天竺三仙」以及喬妣等人，定計先把米倉和百里光一伙人引來打頭陣，他們却都埋伏在暗處監視着。

米倉等人分三路趕到附近，嗚哨集合在一起，然後再派人手分五路呈扇面形向前搜索，終於被他們找到了。

米倉夫婦及米順，加上百里光共四人，一字排開站在洞外，四十餘個剛調回來的堂主把洞包圍起來。

「飄二爺」站在洞口道：「百里光，眞他媽的那裡有洗脚水你往那裡跑！老甲魚，你專在混水裡摸，摸來摸去，連個兒子也摸丟了！居然還是吃一百粒豆子不嫌豆心氣。你他奶奶的是不是天生下賤？」

百里光「叭」地一聲吐了口唾沫，道：「姓康的，把那東西拿出來，一切好商量，要不，老夫今天要叫你們豎着進洞橫着出來。」

米倉道：「康老弟，寒魄在吧？叫他出來談談。」

「飄二爺」道：「有什麼好談的？你也要金丹是不是？可惜已經吞到肚中去哩！各位非要不可，只好求其次；吞丹一定瀉肚，瀉出的東西，也含有靈丹成份，各位在外面等着，一旦聞到味道，就把舌頭伸長……」

百里光一杖掃了過去，「飄二爺」閃過，米順也是獨臂，自側面疾射撲上，似想入洞，但「飄二爺」一蓬腿浪又把他逼到洞外。

像一羣斷了食的惡獸，在百里光的吆呼下，四十來個有一半擁上。

米氏夫婦多少有點不好意思，但女兒的事，却遷怒申寒魄，扯下老臉，也就不在乎了。這些人一出手，「飄二爺」立刻就沒得抗哩！

申寒魄冷漠地走了出來，眞靈，這麼多的一流高手，又乖乖地退到洞外。

老康守住洞口，申寒魄在洞外約一丈之地站住，道：「申某說句眞心的話，希望各位相信。丹是有，但申某以前並不知道，冷觀主服了三粒，二觀主三粒，我服了四粒，是冷觀主偷放在我的茶水中吞下的，十粒全部下肚，試問各位還有什麼想頭？」

這話申寒魄說出來，大致都相信了五七分，米倉首先面色一變，厲聲道：「你這個沒有良心的小龜羔子！你只會護食獨吞，忘恩負義！以前的事且不談，秀英爲了妳被包天笑那血賊給糟蹋了，昨天上吊自盡了！我問你，她爲過你，你可曾爲她作過點什麼事？不看僧面看佛面，就算看在小英爲你犧牲份上，你也該送我們一兩粒金丹哪！這辰光，啥也別談了！順子的娘，百里光，今夜咱們豁出去，不殺這個龜羔子絕不離開華山！」

百里光道：「老夫以報仇爲主，要丹乃次要之事，不殺申寒魄，誰要先溜走，就是個兔蛋！」

申寒魄雙手一按，正色道：「米大叔，秀英被包天笑俘獲而失身，在下萬分痛心，且發誓要爲她報仇，但這却和金丹扯不上關係。」

就連米大娘此刻也失去了理性，嘶嗥着赤手撲上，申寒魄只能閃避，不願還手。

但米倉再上，加上百里光和米順，這無儔的壓力，眞不是人力所能抗拒。

申寒魄那兩粒金丹服下不久，還沒產生威力；而這四個頂尖高手，却是在絕望之下全力拚搏！過去是爲了金丹，多少還保留點餘力，不想弄死他，現在已無這種顧慮。而且那四十來個堂主也全撲了上來。

有人趁機去招呼「飄二爺」，老康爲了冷香的安全，出手就不留情。

而申寒魄吃虧的是，米氏夫婦步步進逼，招招要害，申寒魄却只守不攻。

尤其這次百里光調回的堂主都是能手，經驗豐富，地方不大人却多，這些人覷準了才出杖，所以每次攻擊，除了四大高手之外，至少也有二十來根竹杖四面八方戳砸而來。

鞭匕交互飛掠纏抽，彎匕如冷電寒虹，烏金鞭如狂龍捲騰，不論他的功力多高，正是所謂雙拳不敵衆手，猛虎難勝羣狠。

八十招不到，已挨了米倉一掌，米大娘一脚，還被百里光在耳下位置挑了一杖，皮翻血出。

「飄二爺」摞倒了三個堂主，自己也掛了彩，那隻空盪盪的衣袖也被掃斷。

米順悄悄地移到「飄二爺」左後側，凝着血紅的目光，趁三個堂主的狂撲，他也貼了上去。

他被「飄二」卸下一臂，雖然「飄二」也被卸了一臂，他還想把他這唯一的一條也擰下來。他的手上風磨銅半月刃已出。

這一下雖未抓下「飄二爺」的獨臂，却已掃中。衣破、皮裂、肉翻、血流。

「飄二爺」道：「小舅子，你好狠！你姊姊一死，奶奶的！你就六親不認咧……」

「察」地一扇，把米順的髮髻掃了開來。

申寒魄已摞倒了十一個堂主。百里光像頭瘋狗，這半年來，損兵折將，先是幾個長老被宰，接着兒子被放了血，堂香主死了已有二十人之多；而今夜，可能會使窮家幫的精英全失。

但他已無選擇餘地。他知道，申寒魄服過金丹，本就內力過人；這辰光和他折騰，最後雖可能把他累死，但是，四十來個部下也會被宰光。爲了復仇，他要再次孤注一擲，於是他怪叫一聲作出了暗號。

在此同時，米氏夫婦疾退，百里光和部下反而貼上，三十來根竹杖平伸而疾顫，「聯珠碎玉」在一陣集密的劈啪爆炸聲中展開，竹屑如狂飄中的砂石或利刃，方圓五丈之內如飛蝗鑿集，隱天蔽月。

「蓬」地一聲，「帆風順」施展開來，衣衫如飽帆滿篷脹起，萬千竹屑像射在鼓上反彈而回的同時，烏金鞭和彎匕，沒有糟蹋半瞬的時間，在敵人退避竹屑中，慘嗥聲破空而起，鞭捲匕掃，飛顱濺血、斷肢靡肉貼滿了附近的岩石和樹幹上，就連百里光也被抽中了一鞭，滾下斜坡。

未挨鞭匕的最多不超過七八個，也被彈回的竹屑射得滿臉血污，有如脫困的獸羣狂奔而去。

「飄二爺」驚得呆了一下，立被米順砸了一掌。

幾乎在此同時，米氏夫婦一交眼色，不顧一切地撲了上來，連米順也有點默契，似乎百里光的悲慘結局並未鎮住他們。

申寒魄道：「大叔，大娘，你們也太過份了吧！」烏龍狂捲，寒匕電閃流瀉。

「啪啪」兩聲，申寒魄挨了兩掌，但米氏夫婦被烏金鞭纏在一起，長嘯聲中抖鞭甩了出去。

米順大叫着：「爹……娘……」想

奔上接住，一個也沒接到，雖未摔死，大概也要跛着下山。

場中塵土尙未落定，除了未死的呻吟聲，那就是「飄二爺」和「豹子」的牛喘聲了。

二爺走近，拍拍他的肩胛道：「小申，你怎麼樣哩！」

看看身上粘糊的血漬，申寒魄道：「還湊合……老康，附近有人覷視，我們這就走人。」

又以傳音入密道：「我揹人往東，你往西，目標是三元洞，逗着他們兜幾個圈子……。」

原來這小山洞的後面洞壁上有個隱蔽的出口，平常用大石塞住不易發現，申寒魄揹人自暗口處走了，「飄二爺」把出口塞好，自洞口竄出來，向相反方向馳去。

監視的人不知洞內有出口，乍見「飄二爺」一人出洞向西而去，立即派一人跟踪，以爲申、冷二人必然仍在洞中。

那知等了一會不見人影，毛錦秋這才知道不妙，而喬妐入洞一看，大叫「奇怪」，道：「難道他們會遁不成？怎麼不見人了呢？」

毛錦秋和「天竺三仙」之二入洞，略一搜查，也就找到了那個出口，立即出洞追去。

而此刻，在申寒魄後面踩線的自不是百里光和米家的人，更不是「天竺三仙」的老三；而是包天笑父子，和柳十七。

在山中揹了個人本就很吃力，尤其是在力戰數十人，內力耗損過鉅之時；申寒魄全身大汗淋漓，也就忽略了有人跟踪。

到了三元洞，放下冷香道：「香姊，妳還好吧？」

故意淡淡地一笑，道：「寒魄，這辰光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時候。」

抹抹汗，申寒魄用衣襟擦擦她臉上的塵土，道：「香姊，妳的氣色很好看，奇怪的是白髮又不見了！」

她十分驚奇地摸摸頭髮，笑着道：「寒魄，你甭哄我……已經白了的頭髮……怎麼會沒有了呢？」

申寒魄捧着她的臉道：「香姊，我說的是眞話，不但白髮不見了，連臉上剛出現的輕微皺紋也不見了！」

像天眞的小女孩，激動地摸着臉，美眸中閃着淚光；可見女人對青春的重視，幾乎超過了生命。

就在這時，洞口有個極淡的影子一閃，申寒魄往外一掠，道：「什麼人？」

包氏父子加上柳十七只有三人，而且柳十七和包慶堂都受了傷，尤其包慶堂，由於臉上被斜斜地掃了一匕，上了藥，樣子很猙獰。

包慶堂森厲地道：「是你包爺取你的命來了。」

包天笑道：「『豹子』，還是那句話，交出剩餘的金丹，過去的一筆勾銷，你斟酌一下，此時此刻，你的內力消耗殆盡，絕不是我們的敵手。金丹固然重要，要是連命都沒了，要丹又有何用？」

冷冷一笑，申寒魄道：「包天笑，丹已服完，如果你非要不可，很可能喬妐手中還有一粒。也是最後唯一的金丹了。十粒之中，觀主服了三粒，我服了三粒，喬妐服了兩粒，但她把多餘的兩粒帶走了。」這當然是驅虎噬狼之計了。

包氏父子也看見，喬妐沒有與他們同行，自然也聽說喬妐叛了觀主的事，且廢了觀主的武功。

因而他信了申寒魄的話，他道：「你的話我可以相信一半，却仍要搜搜身。」

申寒魄道：「姓包的，不要說你，就是再厲害的人物，想搜我的身，也他媽的休想！」

而包慶堂此刻根本不想金丹，矢志要報這一匕毀容之仇，大喝一聲，先和柳十七撲了上去。包天笑也沒閒着，緬刀如出洞毒蛇自袖內捲出。

搶丹的人都聽說，吞服金丹非但功力驟增，還能延年益壽，至少可活百歲以上，這眞是天大的誘惑。

申寒魄雖服過金丹，但是服了金丹之後，也不能馬上達到功力增到巓峯狀態，大約要三個月後才逐漸上昇達到巓峯。

所以現在，他的內力也不是取之不盡的。

他在拚搏之後再揹人越澗跳壑，體力幾乎用盡。再遇上這三個高手，沒出五十招，已被包氏父子掃中了五刀。

儘管不是傷在要害，傷口多了流血也多，總是不妙的；可是爲了保護香姊，他全力擋住了洞口，道：「姓包的，要進洞你們得宰了我才行！」

「颯颯颯」三刀，其中一刀實在閃不勝閃，陰毒無比，這是包天笑的絕招，申寒魄即使滾地揮鞭，還是挨了一刀，而眼見包慶堂和柳十七的兩柄緬刀又自左右攻到。

他從未遇上這麼險惡而絕望的局面，總之，都是內力枯竭之故，他暗暗一嘆，結果還是栽在這兒，自己死了也夠本，可憐香姊她……

那知這時有人柔聲道：「慶堂哥……不要……」聲音雖是那麼溫柔，沒有一點火氣或命令味的女聲，在包慶堂的耳中，却是玉旨綸意。

堪堪已刺到申寒魄小腹上的一刀猛然收回。

如今只有柳十七的緬刀到達左背部，他已能應付；匕一格，烏金鞭如一陣狂風，加上剛才生死一線的怒火，把柳十七捲出七八丈外，砸在山石上。

他之所以未叛包天笑，是希望包能贈他一粒金丹，使那話兒再生。而從此，他再也不需要金丹了。

來人竟是張盈盈，看也沒看申寒魄一眼，道：「慶堂，是誰傷了你的？」

包慶堂本來還不大相信張盈盈會關心他，道：「是姓申的，你們可是老相好的了……」

冷峻地一笑，她淒然地道：「他自從有了冷霞觀主，他眼目中已無別的女人，他殺我叔父、父親和堂兄，此仇必報，而如今那假道姑已是廢人一個，他又體力消耗殆盡；要宰他，就沒有比這檔口更好的了！」

包慶堂吶吶道：「盈盈，莫非妳不怪我……而且還珍惜那一段？」

張盈盈道：「只要不是冷血，誰會忘記那種事，你要是不喜歡我，又怎麼會那樣？」

這調調眞叫申寒魄直翻白眼；張盈盈這女孩在他的心目中，一直是純潔而剛烈的，沒想到她居然還珍惜那一段，也就是包慶堂强姦她的那一段。

包慶堂道：「盈盈，有妳這幾句話，我就有足夠的勇氣擊敗姓申的了。」

她森厲地一笑，揮着手道：「不是擊敗，而是宰了他，我要死的，不是活的，而且死了之後，也要在他臉上劃十刀！」多麼狠毒的女人心！

包慶堂道：「盈盈，我有這份信心，妳給了我信心，這就幹給妳看。」

張盈盈掏出潔白的羅帕道：「慶堂，你左頰上的創口又淌下血來了！我給你按一按，上點藥再動手吧！」這聲音眞是悅耳極了。

包慶堂走近送上臉部，道：「盈盈，妳不嫌我毀了容破了相？」

她柔聲道：「只要彼此痛癢相關，那又算什麼？如果光是長得英俊，並不一條心……」

包慶堂道：「對……對……」

張盈盈的手往下一滑在包慶堂的咽喉處一抹，「格登」一聲，包慶堂發出一下奇怪的聲音，一掌把張盈盈砸出；原來張盈盈的潔白羅帕之下包着一根金簪，竟把他的喉管完全切斷。

包慶堂還在站着打轉慘叫，身子飛出的張盈盈還未落地，包天笑已厲吼一聲，人到刀到，攔腰向張盈盈掃去。

而原以爲張盈盈妒火中燒，故作出了親痛仇快的事……繼而發現事有突變，却已遲了半步的申寒魄，長鞭猛捲包天笑的緬刀；但包天笑爲報子仇，這一刀是非中不可，略收而再次掃出！

但申寒魄的第二鞭可沒這麼快，只聞張盈盈悶吭聲中摔落草中，背上衣破肉裂，已見骨屑。

申寒魄暴喝聲中，鞭匕猛捲疾瀉，悲傷的包天笑，實也是强弩之末，因前傷未癒，過去又好酒色，比申寒魄也好不到那裡去。

這一力拚，未出三十招就見了眞章。申寒魄腿上又被掃了一刀，但長鞭捲中包天笑的一臂一抖，包天笑馬步不穩，人箭射至，彎匕送進了包天笑的左胸腹之中。

兩個血人，面對面，只是一個已死，一個還是活蹦亂跳的。

他踉蹌搖晃了幾下，才拔下匕首，走近張盈盈，道：「盈盈，妳這又何苦，早知妳爲了救我……我不會讓包天笑刺中妳的……」

張盈盈吃力地睜開眼，道：「寒魄……有件事我……我一直不敢……不願……也不想對你說……那就是我已失身於包慶堂……那天喬妐把我推下井中……被米老婆子……不過她曾威脅我嫁給米順……最後大概良心……發現才把我救了上來……」

又道：「後來便遇上了包慶堂……我自知已配不上你……但一直暗暗跟着你……我曾看到包氏父子去冷霞觀被『飄二爺』騙走……也知道毛錦秋和『天竺三仙』在附近伺機而動……眞正危險人物是毛錦秋和『天竺三仙』，這三人藏技不露，是絕世高手，尤其是拉瑪……再加上一個喬妐……」

她睜着美麗的眼睛看着申寒魄接着又道：「寒魄……千萬小……小心。他們也在附近……寒魄……我知道你一直對我好……可惜我過去老是把你當作仇人……這是命……我不抱怨……只希望我死後……你能把我的遺體就地埋了，以後再移回石榴鎭……葬在張家墓地內……寒魄……冷姊很好……我要是男人……也會要她……寒魄……我不行……了……我是眞……要走了——」

她就這樣走了；表面上看來和包家父子及柳十七等死得差不多，但死的方式却截然不同。

可以說她比米秀英死得更壯烈、更無憾。申寒魄含淚抖手在她雙眼皮上一抹，她才閉上永遠不再睜開的美目。

這工夫「飄二爺」已默然站在他的身旁，道：「剛才的一切，俺看到了個尾巴，她很任性，以致才有這不幸的下場，只可惜天妒紅顏……她的心地很善良，原來那次在廢菜園中已被包慶堂那畜生……」

申寒魄道：「據盈盈說，毛錦秋和『天竺三仙』也在附近，而且那才是眞正的大敵，『天竺三仙』深藏不露，早有奪丹之心，但他們却另走蹊徑，佯作回國，在暗中等待。老康，這一戰後果難料，咱們先把盈盈暫時埋葬在此地吧！你怎麼才來？」

「飄二爺」道：「操！俺還不是被人踩上了線，爲了擺脫跟踪的人，只好他奶奶的牽着毛驢進磨坊——淨兜圈子。」

葬了張盈盈，「飄二爺」爲寒魄療治了傷口，這才入洞。

冷香含淚道：「可憐的張盈盈，她是死在喬妐手上。寒魄，我的心意略有改變，如果今後遇上喬妐，勸而不

聽的話，就代我清理門戶吧……寒魄，你要盡快調息，恢復體力，我估計追踪二爺的人，必然就是喬妉和毛錦秋等人，他們居心至毒……」

「飄二爺」道：「不錯，這要快點！俺這就到洞口去暗中把風……」

然而，申寒魄剛坐下不到一個時辰，敵踪已現，內力再深厚的人，體力消耗如此多，也不可能在一個時辰內恢復，甚至連四五成都辦不到。

先出現的是毛錦秋，一指洞口，道：「應該就是這兒，附近有包天笑父子的屍體，百步之外有座新墳，你們猜猜看那是誰的？」

喬妉道：「他們會埋葬包天笑的人？不會，不會的。」

冷冷一笑，毛錦秋道：「死的是張盈盈，我知道她一直在我們附近，但幾次想逮她都沒有成功；不知道她是怎麼死的，猜想必是幫助申寒魄力戰包家父子和柳十七而成的。」

有點失望地，喬妉低聲道：「可惜沒讓我逮住她，這個女人一直扮演一個可厭的角色。」

而這時「天竺三仙」老二和老三，已大剌剌地向洞口走去。

藏在洞口岩縫中的「飄二爺」，此刻可不講什麼規矩了。兩柄小飛刀呼嘯而出，相距不過四五步，一柄釘在老三的左肋上，另一柄正中老二的大腿，深入四寸到達骨中。

這二人的功力比之老大拉瑪，差得太多了。

二仙咆哮着正要後退，「飄二爺」抱着宰一個少一個的心情自石縫中射出，巨扇砸向老三的天靈，一脚踹向老二的後腰。

一扇砸偏，正中右肩，肉糜骨碎，那一脚未踹中腰部，却剛好踹在釘於大腿骨上的小飛刀刀柄上。小飛刀沒入骨中，這人發出一聲怪嗥，足足滾出了一丈多遠。

但「飄二爺」却被拉瑪奇詭的一掌砸出三步之外，拉瑪看看老二和老三，似乎都殘定了，至少今晚已經不能再派上用場了。

他抬頭望去，申寒魄已走出洞口。森森地，每字都有稜有角地道：「申寒魄，就算你獻出舍利金丹，我也不會饒你們。」

冷漠、蔑視地向空中吐口氣，申寒魄道：「事實上金丹全都下了肚，已無可奉獻，看來你們是白忙了一場。」

喬妉大聲道：「寒魄哥……我爭的不是金丹，我……我……我只是……」

申寒魄手一揮，表示不必說什麼，道：「妳已犯了滔天大罪，如果就此悔過，申某應令師姊要求，廢了妳的武功，作個普通女人去吧！要是……」

喬妉厲聲道：「廢我的武功？我現在還希望武功更高些呢？哼！門兒也沒有！寒魄哥，如果接納我，一切都好商量！」

「飄二爺」可忍不住了，扯着嗓門眼道：「他奶奶的！『豹子』對妳這雌貨沒胃口，妳要是急了！二爺俺倒是可以將就着收下來擺弄！反正天貓配地狗，誰也別嫌誰！」

拉瑪手一揮，道：「丹大概是沒有了！不必留活口！上……」

拉瑪的對手就是申寒魄，沒想到他也用兵刃，他用的是軟劍，只是較長些，足有四尺半長，可在腰上圍兩圈。

而且先攻的是拉瑪，劍上「霍霍」聲盈耳。像掉落銀蛇窟中似的，上下四方都在銀燄冷芒的網羅中，申寒魄幾乎有點施展不開的感受。

而「飄二爺」可就更慘了，他的身手對付毛錦秋，略高一籌，却絕對應付不了喬、毛二人聯手。

可惜申寒魄內力耗盡，僅恢復了三四成，而拉瑪又是絕世高手，比包天笑還高，不久就感到內力不繼，汗出如漿了。

「飄二爺」却已被喬妉踢了個觔斗，但毛錦秋却挨了他一鋼扇。

打了半個多時辰，毛錦秋發現喬妉並未全力以赴，道：「喬小妹，妳似乎不忍心下手，現在妳留情不殺他們，一旦咱們栽了，冷香會按門規廢了妳的武功；小妹，可別作傻事呀！」

喬妉冷笑道：「妳這臭娘們眞不是個玩藝兒，要不是我的警覺性高，早就被妳出賣，失身於拉瑪了。我現在既不想賣力，也不想幫『豹子』那邊，我灰了心，甩手一走，找個地方隱下來享清福去……」

這時洞內傳來冷香虛弱的聲音道：「喬妉，雖然妳作錯了事……師姊也並不想報復，如果妳立刻回頭……同仇敵愾……師姊決定原諒妳……喬妉……人生不過數十寒暑……而女人吞了金丹，青春必飛快消逝……又何必再在仇殺、逃亡之中眼看着青春飛逝，紅顏變爲白髮呢？」

「蓬」地一聲，申寒魄已無餘力拚搏，被拉瑪一脚踢倒，幾乎比閃電還快，一劍刺向他的心窩。但申寒魄的長鞭幾乎抽中了他的右腿，這一緩，申寒魄又站了起來。

然而，拉瑪太強了，沒出三招，又掃中了申寒魄一劍，一掌把申寒魄掃了個踉蹌。

他道：「姓申的，我們自稱回天竺，却在暗中等待；看着你以天下第一高手姿態所向無敵，我不禁好笑，就讓你揚扈幾天吧……」

他看着申寒魄又接着道：「我們是伽魯大師的師姪孫……他的金丹不賜給我們，却要成全你們，這正是我們三人暗暗跟來非得之才甘心的原因；初來不知一切情況，才隱在于得水處，後來慢慢地理出了頭緒……」

申寒魄道：「你們如果早說，我們可以給你幾粒金丹，可惜你這人太深沉，也等於是作法自斃……」

「蓬啪」兩聲，申寒魄又中了一脚

及一掌，口鼻淌血，已是強弩之末了，而且連滾動的速度都不夠快；而那森寒的軟劍已指在他的心窩不到兩寸之處。

拉瑪狂笑着，金丹即使可以得到，似乎也沒有這辰光能制伏「豹先生」這件大事，令他更興奮。場上的搏殺立即停止！

「飄二爺」滿身血汚，內心難過極了，寧願自己再被卸去一臂，也不願「豹子」栽了，道：「拉瑪，你這個天竺阿三，俺相信你勝得並不光榮，因爲『豹子』內力今夜已消耗殆盡，如果你讓他恢復了體力，你絕非他的敵手。」

毛錦秋大聲道：「拉瑪，別聽他的，刺下去！先放了他的血，剩下的就好打發了，快點呀！」

「飄二爺」道：「拉瑪，你是一號人物，別聽她的，這爛貨只是利用你，要你揹黑鍋，武林中人會說你乘人之危。」

拉瑪目光一寒，由於兩個弟弟已死，他明知毛錦秋在利用他，但宰了申寒魄和「飄二爺」之後，再幹掉他的枕邊人和喬妉，誰會知道這場搏殺的實況呢？

反正「豹先生」是死在他拉瑪手中的。

就在他力貫劍身一刺時，「噹」地一聲，軟劍竟被彎匕震開，力道太大，差點握不住。

而此時申寒魄已一躍而起，鞭浪如山壓到，拉瑪只感覺到自己的身子像陷入了濃稠的膠液之中。

沒出五招，已被那不可抗拒的力道震得東倒西歪，就那麼一鞭，「噗嗤」一聲，一個腦袋瓜子被抽得四分五裂。

原來申寒魄吞下的兩粒金丹剛剛發生了作用，產生了威力。

毛錦秋魂飛天外，道：「喬小妹，咱們要自衛保命，上啊……」

說着上啊，身子却往後退，但烏光如潮湧推展，山壓過來，她的鍊刀被捲飛，被那無法形容的暗勁帶得往前一栽，已被申寒魄揪住了頭髮。

而喬妉，却在這刹那痛悟前非，跪在洞口，磕着響頭。

「飄二爺」大叫着：「『豹子』別殺她！讓俺來零碎收拾……」

但申寒魄手一鬆，毛錦秋已塌在地上，早已氣絕，他以爲殺人不過頭點地，報了仇也就算了。

此刻的喬妉，已磕得額頭血紅一片，道：「師姊要殺我，小妹不置一詞，因爲小妹已見白髮，歲月不居，死期已經不遠，如師姊開恩不殺，請把冷霞觀賜我，從此遁入空門……」

* * *

喬妉作了冷霞觀主，才不過半月時光，已是滿頭灰髮，一臉皺紋。也許只有這樣的人才較易看破紅塵，一心向道吧！

此刻在華山東麓剛購置的華屋中，「飄二爺」小心翼翼地在臥室門外護法，因爲申寒魄決心爲冷香恢復武功。他說過，還有七成把握使她的武功恢復後而能不繼續老化，這當然是兩全其美的事了。

但整整一夜，六個時辰過去。「飄二爺」在門外很不耐煩了，他嘟囔着道：「不是說四個時辰就成了嗎？奶奶的！在裡面窮折騰什麼？操！該不會是小登科吧？」

這工夫房門吱喲一聲開了，申寒魄滿面春風，兜頭一揖道：「老康，眞抱歉！讓你累了一夜，正如你所說的，我們是小登科。因爲香姊以爲，既然沒有把握在恢復武功後絕對不再老化，實在不必冒險，何況兩情相悅，在『三竅合』的情況之下，自是只羨鴛鴦不羨仙了！因而她決定作個平常的女人，而作我的妻子，實在比有武功而很快變成雞皮鶴髮的怪物更幸福些。」

「飄二爺」大叫着：「什麼？你們在小登科……俺他奶奶地却在門外喝西北風，連撒尿和拉肚子都不敢去，眞把俺給憋態了！原來你們在……我操！」

由此可見，「飄二爺」也在茶中吞下了一粒舍利金丹，正是申寒魄偷偷留下的一粒。只是他還懵然不知罷了。

（全文完）

上文提要：方瑟和夏蘋逃出柳雲山莊，轉入樹林藏匿，秦鵬飛已尋踪而至，幸得雁蕩派鐵陀行者解救，才脫險回到城裡。先找到劉一帖爲夏蘋療傷，自己趕回長興鐵店，準備和師父說清楚救夏蘋之事，豈料回到店裡，門已鎖上，和隔壁宋掌柜將店門撬開，龔江師父死在裡面，被一支短劍穿胸而死，死前有打鬥的跡象，懷疑是兩個師兄所爲……





新派武俠長篇／張林．文／可飛．圖

紫電青霜

痛打店員勒索　不慎中計被擒

方瑟托起宋掌櫃的身軀，將他擺放在屋角的椅子上，然後拿起擺在小几上的茶壺，道：「宋大叔，你喝點水定定神吧！」

宋掌櫃捧着茶壺，連喝了幾口涼茶，方始吁了口氣，定過神來。

道：「這是怎麼回事？」

方瑟道：「我師父已被人謀害了。」

「我知道……可是……」宋掌櫃嚥了口唾液，問道：「你師父是個好人，又有誰會謀害他呢？」

方瑟眼中湧出凌厲凶煞的光芒，沉聲道：「那兩個賊子弒師潛逃，我發誓一定要找到他們，爲師父報此大仇！」

宋掌櫃見到他那股凶煞的模樣，心中顫悚，口吃地道：「你是說殺你師父的是你那兩個師兄……」

「甚麼師兄？」方瑟怒吼道：「他們是兩個禽獸都不如的東西！」

他激動地解說道：「他們還不是看到師父賣了房子，身邊有錢，這才偷偷的趁師父午睡的時候，走進來暗害他？」

他說到這裡，臉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悲慟地道：「他們好毒的心，這一劍刺得如此之深，竟然把師父整個人都釘在床板上，想必是師父在夢中痛醒過來，一見是他們兩個，所以才抓住鐵拐，盡他老人家最後的力量，把鐵拐擲出……」

宋掌櫃聽到此處，忍不住轉過臉去，望着門外走道的牆上，留下那個被鐵拐擊中的深洞。

他暗暗打了個寒顫，忖道：「想不到龔拐子像是風吹就要倒的一副樣子，也會有這麼一手功夫……」

他想到了龔江平時對待鄰人是那樣和善，如今却落得如此慘死，禁不住爲之嘆息不已。

嘆息聲中，他只見方瑟用手掩着龔江張開的眼睛，嘴裡喃喃有詞，不曉得在默禱些甚麼。

方瑟對着師父的屍體，暗暗發誓一定要把那兩個弒師的逆徒抓住，然後帶回師父的墓前，以他們的頭顱來祭奠師父之靈。

默禱完畢，他移開了手，只見龔江那雙怒睜的眼睛果然閉合起來。

他忍不住淚水橫流，跪了下去，叩頭道：「師父，你老人家的英靈不遠，當能助徒兒替你老人家復仇！」

宋掌櫃乾咳一聲，道：「方賢侄，這件事我們還是稟告官府，行文天下，不怕他們逃到那裡去……」

方瑟站了起來，沉聲道：「不，我非要親手報此弒師大仇不可。」

宋掌櫃看到他的神情，心中驚悸，訕訕地說道：「方賢侄，你又何必……」

方瑟沒有理會他，伸手拔出插在龔江胸前的長劍，撕下一塊床單，把劍刃一層層的纏好，然後插在背後腰帶裡揹好。

他轉過身來，躬身朝宋掌櫃抱拳一揖。

宋掌櫃幾乎跳了起來，道：「方賢侄，你這是做甚麼？」

方瑟沉聲道：「宋大叔，在下有事相託你，請你受小侄一拜……」

宋掌櫃慌亂地道：「你……你有話好說，這樣做什麼？」

方瑟道：「在下此去天涯海角，誓必要抓到那兩個逆徒，我師父的後事，還是勞煩大叔了……」

宋掌櫃吁了口氣，道：「我還當是什麼事，敢情是你師父的喪事，我們是多年的老街坊了，他的喪事，當然我們……」

方瑟抱拳道：「如此，多謝大叔了。」

宋掌櫃臉上的肥肉一陣抖動，道：「不過我這下可吃了大虧了，你師父賣屋的銀子都交給了那兩個……逆徒，如今他又被害死在這兒，我……」

方瑟沒等他把話說完，從包袱裡拿出一錠銀子，交給宋掌櫃，道：「宋大叔，這兒是我師父的喪葬費用，不知道夠不夠？」

宋掌櫃接過銀子在手裡掂了掂，見到大約有五兩多重，眞個喜出望外。

可是他却還裝模作樣，推辭地道：「唉，方賢侄，這個……」

方瑟道：「如果夠的話，就請大叔收下吧！」

宋掌櫃訕訕地收起銀子，道：「不是我要貪多這幾兩銀子，實在是這幢房子出了兇事，恐怕賣不出去，我的虧吃得太大……」

方瑟打從心底就瞧不起這種唯利是圖的商人，一聽他又要嚕囌下去，連忙打斷了他的話，道：「宋大叔，請你不必多說了，這兒的後事就偏勞你……」

宋掌櫃拍拍胸膛，道：「賢侄你放心，我一定把你師父的喪事辦得風光風光，不過你……」

方瑟道：「小侄我就去追那兩個逆賊，無論追着與否，在半個月之內，我都要回來一趟，然後安排一些瑣事，再作打算……」

他在說話之時，心中想到了留在劉一帖那兒的夏蘋，痛苦地忖道：「我既已答應救她脫離秦鵬飛的魔掌，如今又爲師父的突然被害，而把她擺在劉一帖那兒，只有等到半月之後，再回來安排她了……」

宋掌櫃見他說到一半沒有說下去，也不曉得他心裡在想什麼，默默了好一會，道：「方賢侄你也不用難過了，人死不能復生，如果你師父曉得你這麼對他，在天之靈他也會覺得安慰的。」

方瑟被他這句話引起了心中的隱痛，臉上肌肉痛苦地抽搐了一下，喃喃道：「我不該多喝那一杯酒的，否則，我也不會醉倒，自然就不會發生那麼多的事情，而影響到我回到店裡的時間……」

他握緊了拳頭，嘶喊道：「這都是怪我，我若是早回來一步，師父就不會遭那兩個賊子殺害了！」

宋掌櫃見到他那股痛苦的樣子，安慰道：「方賢侄，你也不用自責了，其實你就算早來一步，也救不了你師父的命，他大概在中午就被……」

方瑟怒吼一聲，道：「你不要多說了好吧？」

宋掌櫃全身一震，臉色發青，顫聲道：「我……我不說了……」

方瑟歉然地望着他，低聲道：「宋大叔，非常抱歉，我……我……」

他深深的嘆了口氣，道：「有些事情你是不曉得的。」

宋掌櫃苦笑道：「我曉得你的心裡很難過，其實我又何嘗不難過，他是個好人……」

他驀然覺到自己的話又說多了，趕忙停住了話聲，道：「方賢侄，你在這兒吧，我……我回去叫人了。」

方瑟吁了口氣，道：「不，我也要走了。」

宋掌櫃訝道：「你這就走了？」

方瑟默然點了點頭，問道：「宋大叔，請問你，那兩個逆賊僱車是朝那裡走的？」

宋掌櫃道：「那時店裡生意忙，我沒看見他們是朝那個方向走的，不過據二楞子告訴我，他們是出西城而去。」

方瑟略一沉吟，問道：「宋大叔，你可曉得他們是僱的那個車行的車子？」

宋掌櫃道：「好像是鄭麻子的車！」

方瑟頷首道：「多謝大叔了。」

他朝宋掌櫃抱了抱拳，轉身便待出房而去。

宋掌櫃慌忙道：「方賢侄，等等我。」

他拿起擺在几上的油燈，不再多看床上的屍體一眼，隨着方瑟身後，急急忙忙的走出了長興鐵舖，方始吁了口大氣。

方瑟又一次抱了抱拳，道：「宋大叔，這兒的一切，都勞你老人家的照顧了。」

宋掌櫃道：「方賢侄，你是曉得我的爲人，對待鄰居和朋友一向是最厚道的，你師父的事，你就放心交給我吧，我一定找塊好地，替他好好做一場水陸道場，讓他的靈魂能夠安息。」

「如此多勞大叔了。」方瑟道：「半個月內，我會回來一趟，到時候會請你帶小侄到師父的墳上去祭奠一番……」說到這裡，他的心頭一酸，再也說不下去了。

宋掌櫃憐惜地道：「人死不能復生，你還是節哀爲是，免得把自己身子弄壞了。」

方瑟抱了抱拳，道：「宋大叔，我走了。」

說着，他轉過身去，大步離開這使他傷心的長興鐵舖。

他才走出三步，宋掌櫃在他身後把他喚住了。

方瑟轉過身來，道：「宋大叔，還有什麼吩咐？」

宋掌櫃道：「你把臉上的淚痕擦掉，別把人嚇倒了。」

方瑟舉手拭去臉上的淚痕，發現擦得滿手的血，他這才曉得自己傷心過度，已經流出血淚了。

他的目光閃動了一下，只見路上的行人齊都駐足向他望來，顯然是爲他這副模樣吃驚。

宋掌櫃趕上兩步，問道：「方賢侄，你這就要去追趕他們？」

方瑟搖頭道：「不，我要先到鄭麻子那兒去查問一下他們僱車要到那兒去，然後再辦一點私事，便就此走了……」

宋掌櫃道：「方賢侄，無論你找不找到他們，如果你沒有地方好去，可以回來我這兒來，隨我做生意。」

方瑟見他說話時的神態很是誠摯，內心非常感動，道：「多謝大叔的好意，小侄非常感激，只是此去浪迹天涯……」

他不想對那庸俗的宋掌櫃多說什麼，因爲他知道像那種人一生在錢堆裡打滾，不會了解自己心胸中的大志，又何必多費口舌，多費時間？

是以他話聲一頓，再度抱拳，道：「大叔，晚輩走了。」

他轉過身去，也不管鄰人街坊紛紛以好奇的眼光望着他，快步向着鄭麻子所開的車行急行而去。

* * *

江南水道很多，許多人出外經商，多半都是乘船，短程出外訪客就大半都坐轎子，另外有些要到鄰省鄰縣的人，爲了方便，就乘馬或者坐車而去。

於是一般的大城市裡都有出租騾車，或者出租馬匹，而在鄰縣有站驛或者分行，以備旅客換車休憩之所。

這鄭麻子乃是本地的一個地痞，手下有二三十個徒弟，經營着一個車行，專門出租車、轎，馬匹。

早年，他帶着手下的徒弟，跟北街的洪鐵頭兩人瓜分了嘉興的地盤，不但包庇娼賭，並且還做一些其他的壞事。

後來，他的年紀大了，加上碰了一次大釘子，讓雁蕩山下來的驚虹劍客教訓了一頓，斷了一條胳膊。

從此以後，他便洗手退隱，不再作那違法之事，把積下的一些錢財，和那些徒弟開了一家興隆車行，做規規矩矩的生意人了。

由於他的約束，他手下的那些徒弟，沒有一個敢胡作非爲，全都老老實實的做起車伕來，許多年來，都沒出過一點事，以致生意愈做愈好，竟然做到鄰省去了，擁有的騾車和馬匹都上百……

方瑟在嘉興城裡住了兩年，雖然一直都在舖裡打鐵，難得到外面去，然而長興舖打造的鐵器，全城都知，所以跟興隆車行也有往來。

方瑟記得自己也送過不少鐵蹄到興隆車行去，曾見過那白髮蒼蒼的鄭麻子，當時他望着那些駕車的車伕，確實對他們能夠行走各地，飽覽各地勝景的生活感到羨慕不已。

他沒想到自己現在竟會到興隆車行去問有關兩個逆賊的去向，而自己也將開始過那些流浪天涯的日子了……

一邊行走，一邊想着，隨着思緒移轉，他又想到夏蘋起來，暗道：「我本來計劃把她寄住在劉一帖那兒，等我在半個月後再回來帶她走，怎未想到她那等美麗的容貌，豈不會惹起劉一帖的色心，若是惹出什麼麻煩，以秦鵬飛在這個城裡的勢力，夏蘋還會再度陷入他的魔掌裡……」

他沉吟一下，暗道：「我何不也僱一輛馬車，隨在他們的後面追去，無論追到與否，至少我可以把她安置在另外一個地方，只要找間房給她住着，不怕秦鵬飛的神通廣大，也找不到她……」

他思緒被一陣話聲打斷：「客官，請問你要僱車還是僱馬，我們這兒有最好的……」

方瑟抬起頭來，只見自己已經走到興隆車行的門前，那站在自己面前，堆着笑臉打招呼的伙計正是行裡的管事常彪。

他笑了笑，道：「常大哥，不認識我了？」

常彪是個身軀矮小的胖子，他站在方瑟的面前，還不到方瑟的胸口，聞聲仰起頭來，仔細的打量了方瑟一下，方始吃驚道：「小方，原來是你，你有什麼事嗎？」

方瑟道：「我來向你打聽一件事的。」

「奇怪！」驚訝的常彪道：「你那兩個師兄下午來僱車，說是你們搬走了，我正在心裡納悶，敢情你們並沒有搬走……」

方瑟道：「我就是爲這件事情來的。」

他的眼中射出煞厲的光芒，沉聲道：「我師父死了。」

常彪嚇了一跳，驚道：「這……這是怎麼回事？」

這時，那些吃完飯坐在行裡閒聊的漢子，全都聞聲走了出來，有那認識方瑟的，看到他的神色不對，紛紛追問道：「小方，什麼事？」

方瑟咬了咬牙，道：「我師父死了，是被那兩個逆賊殺死的！」

那些大漢嘩然大驚，衆口異聲的追問起來。

常彪揮了揮手，制止那些大漢喧嘩之聲，問道：「小方，你是說你師父是被陳……」

方瑟沉聲道：「就是那兩個逆賊所害！」

他的話聲一頓，問道：「常大哥，他們午後來僱車時，可有說過要到那兒去？」

常彪略一沉吟，目光閃爍了一會道：「他們僱車是到杭州去的，不過路上是不是有所變更，那我就不知道了。」

方瑟道：「常大哥，請問僱你們的車到杭州去要多少錢？」

常彪道：「這要看你是算里程的還是算天……」

方瑟道：「我要輛最快的車子，最好的車伕，以每天算，一次是多少錢？」

常彪嚷道：「小方，你是眞的要追到你那兩個師兄？這可要不少錢哪！」

方瑟沉聲道：「不管多少錢，常大哥，你開個價吧！」

常彪道：「車子都是一樣的，要快嘛，得找一匹好馬套上，也得配個好手才行，連人帶馬的費用，最少也得每天三錢銀子……」

方瑟頷首道：「好吧，就這麼算，你快請人備車。」

常彪似未想到方瑟會答應得如此爽快，楞了一楞，道：「小方，你敢情是發了財？」

方瑟臉色一沉，道：「常大哥，你這個生意要不要做？」

常彪一見方瑟生氣，趕忙笑道：「小方，我們是自己人，開開玩笑有什麼關係？你又何必生氣呢？」

方瑟沉聲道：「常大哥，我現在心情不大好，希望你不要跟我開玩笑，免得發生什麼誤會。」

常彪尷尬地道：「我們之間有什麼誤會？老弟，你說笑了。」

方瑟道：「既然沒有，就請你命人套車吧！」

常彪道：「小方，你不曉得我們這兒的規矩，租車子是要先付二兩銀子做押錢的，等車子到了鄰縣，再跟我們設在那兒的站驛結算……」

方瑟自包袱內摸出一錠銀子，交給常彪，道：「我現在可以上車了吧？」

常彪掂了掂銀子，眼中露出詫異的神色，望了望方瑟腰上掛着的那個包袱，然後吩咐道：「秦三，你快把馬車套好，要起程了。」

他笑了笑，道：「老弟，你隨我來，我開個收據給你。」

方瑟隨着常彪往屋裡行去，只見常彪鬼鬼祟祟的左右望了一下，然後低聲道：「老弟，你是不是一定想找到你那兩個師兄？」

方瑟看到他的神色不對，心中暗暗提防，凝神注意着他，只要對方有什麼不利的行動，馬上就出手攻擊。

他默默望了對方一下，頷首道：「不錯。」

常彪問道：「是否不計任何代價都要找到他們？」

方瑟目光一凝，沉聲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常彪笑了笑，道：「如果你老弟眞的要找他們，我倒有個確實的消息告訴你，你準可找得到。」

方瑟道：「你方才不是說他們是到杭州去的嗎？」

常彪聳聳肩道：「我是這麼說的，不過，我也講過他們如果中途要改變路程就不知道了……」

方瑟冷笑一聲道：「你既說他們會改變路程，如何能曉得他們到那裡去？」

常彪乾笑了一下，道：「他們在中途會不會改變路程，我雖不知道，但是他們到了杭州以後的目的地，我却清楚得很……」

方瑟臉色一沉道：「常大哥，你既然清楚得很，爲何不告訴我，還要瞞着做什麼？」

常彪嘿嘿乾笑，道：「他們告訴我的時候說過，無論任何人問起他們的行踪，都不能說出來，你想，我跟他們是多年的朋友了，豈可把他們行踪洩漏出來。」

方瑟道：「你既然跟他們是好友，要替他們保密，爲何又把我帶來這裡？」

常彪道：「我實在不曉得他們竟然是弑師逆徒，本來預備替他們保密，後來看到老弟你如此痛苦，想必一定要抓住他們……」

他說到這裡，一個大漢走了進來，道：「常大哥，馬車已經套好了！」

常彪揮了揮手，道：「秦三，你先去等着，我跟小方商量些事情呢！」

他等到那個大漢走開之後，乾咳了聲道：「我這人最恨的便是出賣師友的人，尤其是像你那兩個師兄那樣，做出謀弑師父的罪行來，實在使人不能容忍。」

方瑟道：「常大哥，你要說什麼話，儘管直說就是，又何必拐彎抹角的？」

常彪笑了笑道：「老弟你到底是個聰明人，嘿，你這個朋友我是交定了，今天我非得把他們的行踪告訴你不可。」

方瑟抱拳道：「常大哥如此幫忙，小弟多謝了，今後總有機會可以報答你。」

常彪道：「這算得什麼？誰叫我這人是血性漢子，平生最佩服的就是像你這種誓死爲師報仇，情義兩全的鐵漢子呢！」

「常大哥過獎了！」方瑟道：「不過小弟尚要趕路，時間重要，還請你把他們落腳之處告訴小弟……」

常彪楞了一楞，道：「老弟，你……你還不明白我的話？」

方瑟暗暗冷笑，問道：「常大哥，你不是說你乃是血性漢子，見到他們害了師父，所以預備把他們落腳之處告訴我嗎？我沒聽錯吧！」

「你是沒聽錯，可是……」常彪頓足道：「唉，我還是跟你明說吧！」

常彪用手比了手式，道：「兄弟，我把這個事告訴你，你總得賞我一點酒錢吧！」

方瑟嘿嘿笑道：「弄了半天，原來是這麼回事，常大哥，你何不早說呢！」

常彪尷尬地笑道：「兄弟，你是個痛快人，也曉得我們幹這行的辛苦……」

方瑟問道：「你要多少？」

常彪伸出兩個手指，道：「二兩銀子不算多吧？」

方瑟臉色不變，道：「常彪，你眞以爲我發了財？」

常彪咧着嘴笑，道：「聽說你師父把房子給賣了，錢都給了你……」

方瑟冷笑道：「這想必就是那兩個逆賊對你說的，常彪，你找錯人了，那些銀子，全都給他們兩個帶走了。」

常彪一楞，道：「這怎麼會呢？他們明明說是……」

方瑟自包袱裡掏出一塊碎銀，道：「常彪，這兒大約有八錢銀子，你把他們落脚處說出來，就是你的了。」

常彪貪婪地望了那塊銀子一眼，道：「老弟，這未免太少了一點吧！」

方瑟沉聲道：「你要不要？」

常彪道：「要是當然要，不過……你能不能加一點？這樣吧，你再加五錢……」

方瑟猛地一把抓住常彪的胸襟，道：「我這不是跟你做生意，你是說還不說？」

常彪臉色一變，用力掙扎了兩下，也沒能掙脫，厲聲喝道：「小方，你這是做什麼？」

方瑟把銀子放懷裡一揣，手腕一用勁，把常彪舉了起來，沉聲道：「你是說也不說？」

常彪的身軀被提起，咬了咬牙，猛地舉腿向方瑟踢來。

方瑟冷笑一聲，一手抓住他的脚，舉着常彪的身子，雙手撥動，懸空轉了起來。

常彪怪叫道：「你……你快放手……」

方瑟把常彪往地上一摔，道：「快說！」

常彪被旋轉了十多匝，摔落在地上，撞得他的肩膀酸痛，嘴裡不住地喊叫，躺在地上裝死。

方瑟沒想到常彪竟如此卑鄙的一個小人，竟用別人的痛苦來榨取金錢，他愈想愈是生氣，怒道：「常彪，你是說還是不說？」

他的話聲方了，常彪已爬了起來，道：「老弟，你把那八錢銀子拿來，我就馬上告訴你。」

「現在一分都沒有了！」方瑟伸出手，道：「你們的車子我也不僱了，把銀子退給我。」

常彪楞道：「什麼，你不僱車了？」

方瑟還沒說話，只見脚步聲急響，好幾個大漢湧了進來，嚷道：「常大哥，怎麼回事？」

常彪大聲道：「這小子來這兒耍賴，還要動手打人，你們快把他……」

方瑟沒等他說完話，一把抓住了他，伸手逕自探進常彪的懷裡，把那塊銀子掏了出來，放回自己懷裡，沉聲道：「我也不僱你的車，你要不到我一分錢，此外，你還得告訴我，那兩個逆賊在那裡？」

常彪伏着有人，叫道：「小子，你以爲這是什麼地方，竟敢來此撒野，弟兄們，你……啊喲……」

他的話聲未了，方瑟已摑了他兩個巴掌，身形急速一轉，拉着常彪貼牆立着，沉聲喝道：「你們那個敢上來，我就先宰了他！」

那些大漢並不清楚事情的始末，一見方瑟打人，齊都嘩然大叫，作勢要擁了上來。

可是他們一見方瑟抓住常彪，用手揑住常彪的脖子，沒有一個人敢衝上來了。

他們幾乎大半數都認識方瑟，頓時有些人便勸說道：「小方，有話好說，你先把常大哥放了下來，何必……」

方瑟鐵青着臉，道：「他欺人太甚了，明明曉得我那叛逆師兄他們在那兒，却不告訴我，要敲我二兩銀子，我方瑟往日是一鐵舖裡的伙計，從今天起，已是亡命之徒了，你們誰敢過來，就別怪我不客氣了。」

那些大漢面面相覷，有的在數說常彪不對，有的在勸說方瑟。

方瑟沒有理會他們，沉聲喝道：「我再說一句，常彪，你是說也不說？」

常彪嚷道：「你們就讓他這麼欺負我，你們還不上？」

方瑟氣極，猛地又摑了常彪一掌，怒道：「你的嘴好硬，好，我看你有什麼法子一直不說出來……」

他一把挾住常彪，喝道：「各位讓讓，免得鬧出人命……」

那些大漢一見方瑟挾着常彪向這邊行來，不知他要做什麼，齊紛紛後退，方瑟很快地便走到門口。

他只見門前擺着一輛套好的馬車，於是緩緩向着馬車行去。

常彪被挾在方瑟的脅下，臉孔腫起，鼻血奔流，他本來還以爲那些弟兄會把他救了下來，此刻一見方瑟竟然毫無攔阻地便出了大門。

他不曉得方瑟要把自己帶到那裡去，駭然道：「你……你要做什麼？」

方瑟冷笑道：「毫無疑問，你跟那兩個逆賊是勾通好的，我帶你去找他們，那天找到，那天給你飯吃，放你

回來……」

常彪駭然道：「救命呀，你們站在那裡做什麼？還不過來……」

那些大漢也看出了方瑟的用意，很快地散了開來，把方瑟和那輛馬車圍了起來，有些人就跑到屋裡把刀槍木棍都取了出來。

方瑟目光一閃，觀察了眼前的情勢，暗自思忖着如何脫身之計。

本來依照他的性子，他確實不該在這個時候多惹是非的，但是他在心痛師父之喪，情緒已經不好，再加上常彪的一再使出狡猾，使得他實在忍耐不住，這才放膽大幹一場。

他的眼中射出冷森的光影，望着那些慢慢圍起來的人，驀然把常彪上身往地上一摔，握緊了常彪的雙足，大吼一聲，掄了起來。

那些大漢見到方瑟竟以活人作兵刃，全都怕把常彪傷了，頓時退了開去。

方瑟就藉着他們退開的刹那，飛身躍上了馬車，準備衝出重圍。

方瑟挾着常彪，剛剛衝到馬車旁，還未奔躍上去，只聽身後傳來一聲沉喝。

「住手！」

方瑟並沒有因這聲呼叫而停住了行動，他的左手攀及車上橫杆，飛身縱上駕車人的座位上。

他的屁股還沒坐穩，突然聽到一陣金風破刃之聲急嘯而來。

藉着眼角的餘光瞥去，方瑟只見三柄柳葉飛刀成品字形向自己射將過來。

由於飛刀來勢極快，他已無法抓住韁繩，駕着馬車馳開，只得先避過這三柄飛刀再說了。

這個意念在腦海中飛快地一閃，他的身軀一傾，斜斜的從車右躍了出去。

「登登」兩聲，其中兩柄飛刀釘在車座上，另外一柄飛刀則剛好插中馬臀上，但聽那匹灰馬驚嘶一聲，四蹄飛踢，拖着馬車衝出街上，頓時把站在前面的兩個大漢撞倒。

方瑟的雙脚才一落地，便聽到身後傳來駿馬長嘶之聲，他的目光一閃，已見到兩個大漢被駿馬撞倒，未及閃開，立即被滾動的車輪輾過。

他們發出兩聲慘叫，嘴裡噴出鮮血，全都死在輪下，連腸子內臟都被壓了出來，慘不忍睹。

這一幕突然發生的悲慘情景，使得那些大漢和方瑟全都震懾住了。

方瑟楞了一下，倏地想起自己爲何不趁着馬車疾馳時追趕而去，既可避過一場打鬥，也可以就此駕車離開。

那知就在他稍稍遲疑一下，馬車已經馳上大街，那些大漢也都又紛紛圍了上來。

方瑟心中一驚，曉得這下對方有人慘死，必然不會如此輕易便能罷休，少不了一場惡鬥了。

他很快地使自己冷靜下來，放下了手裡挾着的常彪，抓住背上的那柄長劍，緩緩的解開纏住劍刃上的布條。

他在作這些動作的時候，已經轉側了身軀，凝目望着那發飛刀的人。

「啊！」那個自車行裡奔來的老者一見到方瑟的臉，失聲道：「你不是長興鐵舖的小方麼？」

方瑟只見那個老者一張圓臉上滿佈着點點坑坑，彷彿是一大塊乾橘皮貼在臉上一般，身上穿着一襲藍布大掛，左邊衣袖空蕩蕩的別在腰上繫着的黑色皮帶上，不是興隆車行老闆鄭飛熊是誰？」

鄭麻子想必是聽到外面有人鬧事，匆匆的走了出來，除了腰上寬皮帶裡插着的幾柄飛刀之外，手裡沒有拿其他的兵器，還揑着兩柄飛刀沒有發射出去。

他似是沒想到晚上到自己行裡鬧事的，竟是往昔送馬蹄鐵來的長興鐵舖裡的伙計，是以環視之下，射出驚疑的光芒，凝注在方瑟身上。

方瑟一見鄭麻子認出自己，頷首道：「鄭大叔，你好。」

鄭飛熊臉上浮現起憤怒的色，問道：「方瑟，是誰叫你到這兒鬧事的？莫非是龔跛子……」

方瑟冷冷的打斷了他的話聲，道：「他老人家已經死了，希望你不要再這麼說話。」

鄭飛熊一楞，道：「什麼？他死了？」

他向前跨了一步，道：「他死了，你到這兒來鬧事做什麼，莫非是常彪殺了他不成？」

方瑟冷笑道：「憑他也配？」

鄭飛熊大聲道：「既然不是他殺的，你找到這兒來做什麼？你是存心跟我過不去了……」

他望了躺在方瑟脚下如死人般的常彪一眼，怒喝道：「你吃人要吃到我的頭上，那是做夢，老夫今日決不能讓你就此離開此處。」

「鄭麻子，難怪你的胳膊會讓人砍了！」方瑟也被他的話激起了滿腔的怒火，沉聲道：「原來你是這麼一個不明事理的傢伙！」

他這話一出口，鄭飛熊氣得哇哇怪叫，那些大漢舉起刀棍便要來個一湧而上。

方瑟大吼一聲，把長劍架在常彪的頸上，道：「你們那個敢上來，我先宰了他……」

那些大漢一楞，齊都停住了前衝之勢，以目注視着鄭飛熊，等候他的命令。

鄭飛熊臉上的麻子一陣紅一陣青的，揮了揮手，喝道：「你們退下！」

方瑟見到那些大漢退下，冷冷地道：「鄭麻子，你這麼做很對，不然你們要死掉不少人就划不來了。」

鄭飛熊臉上肌肉一陣抽搐，道：「方瑟，你這樣做，不怕衙門裡的人找你？」

方瑟冷笑道：「從我師父死了以後，我便成了亡命之徒了，我還怕什麼？」

鄭飛熊道：「常彪究竟與你有什麼仇恨，你竟然要這樣對付他，還把老夫門下的兩個人都害了！」

「那兩個人可是給馬車壓死，並不是我害死他們的。」方瑟道：「至於我爲什麼要對付常彪，那是因爲他太過可惡。」

鄭飛熊道：「他有什麼事情對你不起，你可以找我，我自會責備他，又何必如此呢？」

他是鑒於常彪的性命已掌握在方瑟的手裡，眼見自己若是用强，方瑟在喪師之後，失去理智，可能做出對自己更加損害的大事。

因而，他忍住了胸中的怒火，想要誘使方瑟放鬆了對常彪的警戒，可以趁機救下常彪，然後，便可全神對付方瑟了。

方瑟冷笑一聲，道：「你以爲我喜歡如此？我是被他逼得無可奈何，只有孤注一擲了。」

鄭飛熊道：「方老弟，他到底做了什麼事？使得你如此痛恨。」

方瑟道：「你既要知道，我就說給你聽好了……」

鄭飛熊打斷了他的話，道：「方老弟，在這兒說話有點不方便吧，免得等會衙門裡的人來了……」

方瑟目光一掃四週，但見街上有許多人遠遠的站在屋簷下向着這邊望來，也有擠在窗口向這邊瞧的，他暗忖道：「那些人見到這兒死了兩個人，只怕會跑到衙門去把差役叫來，我雖然不怕，却也甚是痲煩……」

鄭飛熊見他默然不語，連忙把手裡的飛刀插回寬皮帶的鞘內，大聲吩咐道：「你們快把兵器收拾好，把屍首抬到後面馬房去！」

那些大漢不知鄭飛熊爲何要這樣做，面面相覷了一陣，不敢有違鄭飛熊的吩咐，有的收集兵器，有的抬屍體，很快便從側門進入後面馬房去了。

鄭飛熊笑了笑，道：「方老弟，現在我們可以進去了吧！」

方瑟道：「其實我也沒什麼好跟你談的，我只要問常彪一件事，他回答了，我就走。」

「他已經昏過去了，如何能回答你？」鄭飛熊說道：「我們得先弄醒他才行，不然他若是死了，豈不……」

方瑟道：「好吧，要進屋去就進去，我也不怕你施什麼暗算。」

鄭飛熊嘿嘿一笑道：「老弟，你過慮了，我怎會呢？」

他說完了話，領先走進了屋裡。

方瑟猶疑了一下，把長劍插在腰上，提着常彪，也隨同鄭飛熊一齊走進屋去。

鄭飛熊進了屋後，道：「方老弟，你是否可以把常彪交給老夫，老夫給他治傷……」

「不行！」方瑟道：「我得等他告訴我那件事後，才能夠把他交給你。」

鄭飛熊苦笑道：「老弟，他已經昏過去了，如何能夠說話，你又……」

當他見到方瑟臉上浮起的堅毅之色，他曉得多說也沒有用了，於是話聲一頓，改口說道：「老弟，到底你要知道什麼？可以告訴老夫。」

「當然可以！」方瑟冷笑一聲道：「也讓你曉得你的徒弟是一位怎樣的人！」

鄭飛熊臉色變了變，終於沒有發作，忍耐了下來，尷尬地笑了笑，道：「老弟，你坐下慢慢說。」

方瑟察看了一下椅子，見到沒有什麼，坦然坐了下來，把常彪往脚下一擺，然後一隻脚踩在他的身上，防備有突然的變故發生。

鄭飛熊的嘴角抽動了一下，想要說什麼，依然忍住了沒有說出來。

方瑟默然了一會，在凝神注視鄭飛熊的情形下，很快地把常彪勒索敲榨自己的事情說了出來。

鄭飛熊沒等他說完，大罵道：「眞是該死的傢伙，竟做出這種混帳的事出來，丟我的臉……」

方瑟也不曉得鄭飛熊是故作姿態，還是眞的心中生氣，他沉聲道：「我如今只想他告訴我那兩個逆賊……」

說到這裡，有一個大漢端着兩杯茶走了進來，方瑟頓着話聲，沒有繼續說下去。

鄭飛熊目光望那個大漢擺好了茶，吩咐道：「金牛，你去拿點金創藥來。」

方瑟見那名喚金牛的大漢應了一聲走了下去，繼續說道：「我發誓要找那兩個賊子，替師父報仇，凡是阻止我報仇的，便等於是我的仇人。」

鄭飛熊但見方瑟說話之時，眼中露出一股煞厲的神色，暗暗心驚：「這小子以前送馬蹄鐵來的時候，看來跟普通的童子一樣，沒想到他倒練了一身的好功夫，身手如此矯健，這麼說來，那龔跛子竟也是個隱居的俠客不成……」

他乾咳一聲，道：「若說常彪太過貪心，老夫相信，但他決不會跟你那兩個師兄有任何勾結的地方，等他醒後，老夫問他……」

方瑟冷哼一聲，拿起桌上擺着的熱茶，潑在常彪的臉上。

那杯茶冲好不久，頗爲燙熱，鄭飛熊一驚，道：「你幹什麼？」

話聲方畢，常彪已大叫一聲，被熱茶燙醒。

方瑟凝望着鄭飛熊，道：「你問他吧！」

鄭飛熊搖了搖頭，沉重地道：「想不到你的年紀那麼小，竟會如此狠心

，看你把他傷成什麼樣子……」

方瑟冷笑一聲道：「爲了替師父報仇，我是甚麼手段都能使出……」

他想起了龔江對他的大恩，平時愛護他的情形，忍不住心中抽痛，如同刀割。

重重的咬了咬嘴唇，他狠聲道：「他如果還不說出來，我會殺了他的。」

鄭飛熊暗暗吁了口氣，正要說話，那躺在地上不住呻吟的常彪已叫道：「師父，你快救救我。」

「沒有出息的東西！」鄭飛熊罵道：「你把我的臉丟光了，還好意思要我救你？」

常彪被叱，顫聲道：「師父，我……」

鄭飛熊臉色鐵青，那一臉的大痲子顯得更加可怕。

但見他的嘴角抽動了一下，問道：「常彪，你快說那兩位陳……」

方瑟打斷了他的話聲，道：「那兩個傢伙是畜牲，是逆賊，不是人。」

鄭飛熊瞥了方瑟一眼，繼續道：「常彪，你把他們行踪說出來，就沒有事了……」

常彪痛得身上打哆嗦，顫道：「他們……他們說是去拜江南大俠爲師……」

方瑟一楞，驚道：「什麼？他們要拜江南大俠爲師？」

常彪道：「他們說是到了杭州先玩一陣子，然後拜在江南大俠門下，學好武功，就不怕任何人了……」

鄭飛熊也訝道：「江南大俠會收他們爲徒？不可能吧！」

他搖了搖頭，道：「常彪，他們是這麼說的，你沒記錯？」

常彪道：「徒兒……也是這麼問他們，但是他們說是有函件……」

方瑟失聲道：「介紹函件？」

他的思緒急轉，在忖量着常彪的話中所含的眞實性到底有多少。

默然忖想了一下，他抬頭起來，只見鄭飛熊正以狠毒的目光凝注着自己。

鄭飛熊一見方瑟抬頭來凝望着自己，連忙移開目光，望向常彪而去。

方瑟心中一動，暗道：「人家說這鄭痲子以前乃是個地痞，恐怕不僅如此，他可能還到江湖上去混過一陣，做了不少壞事，否則他也不會惹得雁蕩……」

心念未了，他只聽鄭飛熊道：「方老弟，常彪既已把話說清楚了，你總該放了他吧……」

方瑟心中已經暗暗提防鄭飛熊，那會如此輕易的便放開常彪？他微微一笑，道：「我還有話要問他呢！」

常彪呻吟着道：「你放了我吧，我再也忍受不住了，啊，師父……」

方瑟冷哼一聲道：「你也不用叫你的師父，放不放你，端在於你自己了！」

鄭飛熊怒叫着道：「小方，你有話要問他，就快點問他，不然他傷重死去，老夫也不會饒過你。」

方瑟看到鄭飛熊惱怒的樣子，知道是自己的話傷害了對方，他也沒理會對方，沉聲問道：「常彪，那兩個畜牲可曾對你說起那封介紹函件是什麼人寫給他們的？」

常彪道：「他們說是龔跛子寫的……」

本來方瑟是絕不容許常彪這麼說的，他對龔江尊敬無比，絕不容許任何人用言語侮辱，可是當他聽到常彪的話，他已爲之震驚住了。

他已沒有心思去責備常彪，意念急速的在腦海中輪轉，驚忖道：「怎麼會是師父寫的函件？怎麼會呢？」

這個問題很快地得到了解答！

方瑟在思忖之下，立即便推想而知，那封給江南大俠藍天雄的函件，必是師父爲自己而寫的。

他咬了咬牙暗道：「這兩個畜牲，竟利用師父替我寫的介紹函，投靠江南大俠……」

常彪道：「所以當你問我提起他們竟然把龔跛子殺了，我不敢相信……」

「住口！」方瑟眼中露出凶光，狠聲道：「你再敢侮辱我的師父，我便一劍將你殺死……」

鄭飛熊大驚，沉聲道：「姓方的，你冷靜點……」

方瑟道：「我很冷靜，你別在我的眼前弄鬼！」

他深吸口氣，手指彈了彈劍刃，道：「現在我準備離去了，請你備好一輛馬車，喏，這是車資。」

鄭飛熊見他把銀子掏放在桌上，驚問道：「你是要去杭州？」

方瑟頷首道：「不錯，我要到江南大俠那兒去找他們，不怕他們跑到那裡去！」

鄭飛熊默然望了方瑟一眼，道：「你這麼做，敢情……」

一個大漢匆匆自內室走了出來，打斷了他的話，鄭飛熊瞥了那個名喚金牛的大漢一眼，叱道：「怎麼這樣慢才出來？」

金牛道：「好久沒人受傷了，金創藥藏在箱底，找了好久才找到……」

鄭飛熊叱道：「你還不快去跟常彪敷上藥？」

方瑟見到金牛手裡持着一個烏木瓶，走將過來，要替常彪敷藥。

他沉聲道：「且慢！」

鄭飛熊站了出來，道：「怎麼回事？」

方瑟冷笑一聲道：「你們想藉跟常彪敷藥的機會把他弄走，你可別想了！」

鄭飛熊氣得跺脚道：「好小子，你把老夫看成怎麼樣的人了？竟敢說出這話……」

方瑟冷冷的打斷了他的話，道：「鄭痲子，你是什麼出身，我清楚得很

，我能夠不提防你嗎？」

鄭飛熊怒叱道：「你準備怎樣？難道要他痛死不成？」

方瑟道：「這位金大哥，請你把金創藥擲給我，我來替他敷藥。」

金牛望了鄭飛熊一眼，終於把手裡的藥瓶擲了過來。

方瑟接過藥瓶，道：「你能否替我準備馬車？」

金牛楞了一楞，鄭飛熊叱道：「金牛，叫你去備車，你還不快去？」

方瑟見到金牛轉身離去，招呼一聲道：「金大哥，我把話講在前頭，不許你們在馬車上弄什麼鬼，否則這位常大哥就危險了，到時可別怪我言之不預……」

鄭飛熊大聲道：「聽到沒有？要備輛好車來！」

方瑟見到金牛唯唯退去，笑了笑道：「鄭大叔這麼做就對了！」

鄭飛熊冷哼一聲，道：「你現在可以替他敷點藥了吧？」

方瑟望了望手裡的烏木瓶，道：「這個藥怎麼擦的？」

鄭飛熊道：「你只要把藥粉洒在傷口就行了。」

方瑟只見常彪臉上起了不少水泡，面頰腫起老高，心中也有點不忍，拔開瓶塞，俯身把藥粉洒落常彪身上的傷痕處。

那知那些藥粉竟然像輕煙一般，方瑟傾着瓶子往下倒落，藥粉飛撲而起，向他的面門冲將上來。

方瑟心中一驚，曉得有點不對，想要閃開，已是來不及了。

那股輕煙似的藥粉一撲進鼻中，方瑟只覺頭暈目眩，竟然登時凝滯起來。

他的身軀還未站起，已就着原來的姿式撲倒於地，跌落在常彪身上。

鄭飛熊發出一陣狂笑，道：「乳臭未乾的小子，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找我的麻煩來了，眞是自找死路……」

他站了起來，大聲喝道：「來人哪！」

那些大漢全都聚在內廳等候呼喚，他們一聽鄭飛熊的喝聲，全都應聲出來。

鄭飛熊指揮道：「你們把這小子綑起來，把常彪抬到裡面去，替他敷上藥……」

那些大漢有的扛着常彪進去，有的就把方瑟綑起來縛在大廳的圓柱上。

他們全都痛恨方瑟無比，所以用繩索乃是鐵絲摻牛筋揉合一起的鐵筋繩，這種繩索着肉捆着，若是遇着掙扎，鐵絲可以深陷肉內，磨斷骨頭，的是狠毒厲害。

鄭飛熊冷冷地望着方瑟被捆在柱上，眼中泛過一絲陰險的神色，吩咐道：「金虎，把這小子弄醒過來，我要讓他嚐嚐鞭子的味道，看他以後還敢不敢找我的麻煩。」

（未完・五）


常服
氣